

AC
145
G856
1923
v.9
pt.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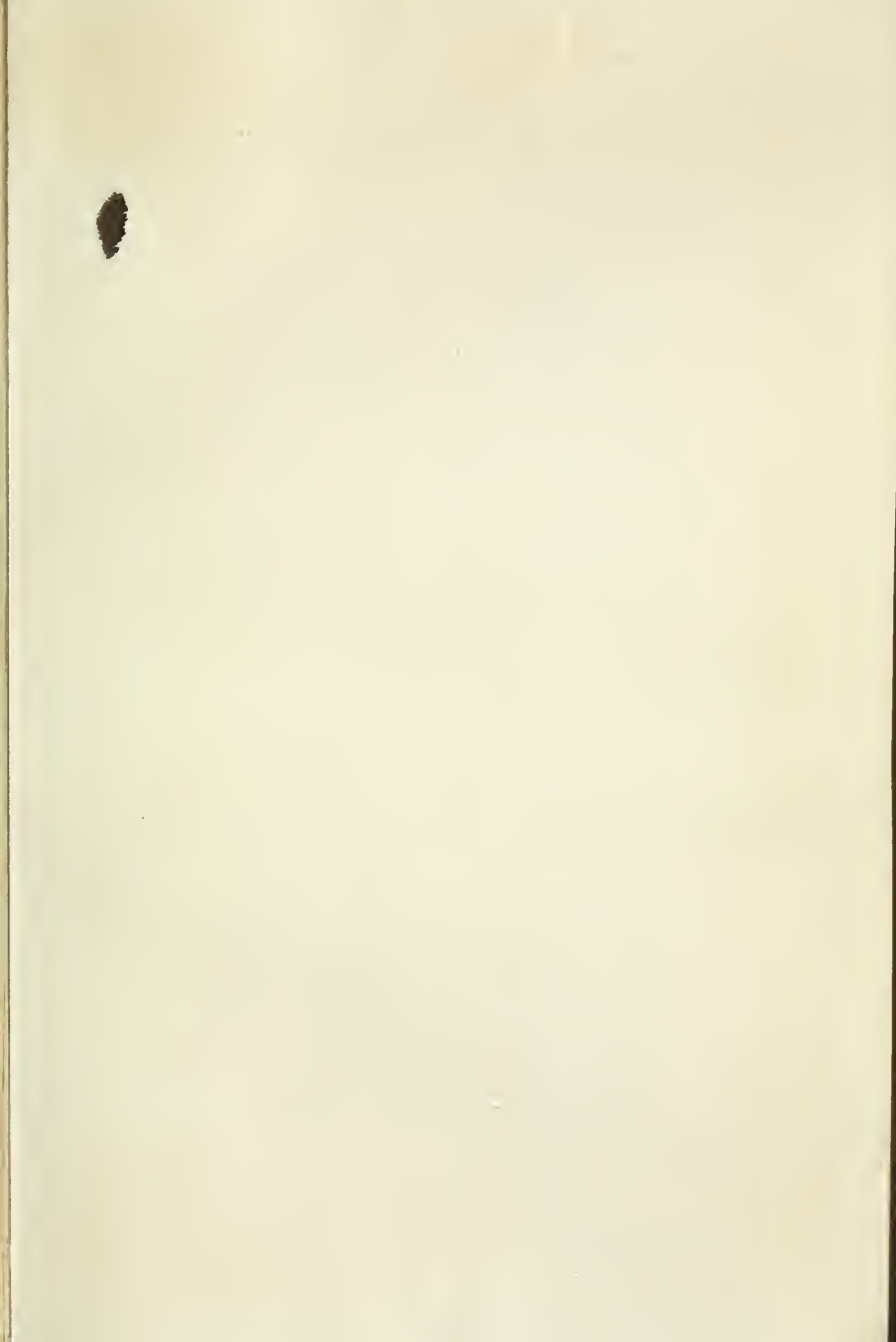
Zoku Gunsho ruiju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昭和二年十一月出版

續群書類從

第九輯下

東京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AC
145
G856
1923
v. 9
pt. 2

續群書類從第九輯下目次

傳部

卷第二百三十

東福第十一世南山和尚〔主雲〕行實	四〇七
雙峰國師〔宗源〕年譜略	四〇九
大燈國師〔妙超〕行狀	四一〇
佛日焰惠禪師明極俊大和尚塔銘	四一六
河東祇樹一源統禪師行狀	四一八
清拙大鑑禪師塔銘	四二〇
佛林惠日禪師塔銘并序	四二四
卷第二百三十一	
高山照禪師塔銘	四二五
遠溪祖雄禪師之行實	四二八
謹具東海和尚〔竺源〕行實	四二九
雪村和尚行道記	四三〇
平田和尚〔慈均〕傳	四五三

竺仙和尚〔楚僊〕行道記	四五四
卷第二百三十二	
海藏和尚〔虎關〕紀年錄	四五八

卷第二百三十三

夢牕正覺心宗普濟國師年譜	四九六
西山夜話	五二三
臨川家訓	五三〇
夢窓正覺心宗國師塔銘并序	五三四
同普濟國師碑銘	五三九
卷第二百三十四	
月林皎禪師〔大幢國師〕行實	五四五
大陽和尚〔義冲〕行實	五四七
大道和尚〔一以〕行狀	五四九
眞源大照禪師龍山和尚〔德見〕行狀	五五一
無極和尚〔志玄〕〔佛慈禪師〕傳	五五四
固山鞏和尚行狀	五六一
佛嚴禪師〔南峰〕行狀	五六四
卷第二百三十五	

孤峰和尚〔覺明〕行實	五六八
廣智國師乾峰和尚〔士曼〕行狀	五七二
大年和尚〔法延〕傳	五七五
無德和尚〔至孝〕行實	五七六
峨山和尚〔韻頤〕行狀	五七八
月篷見禪師塔銘	五八〇
古傳和尚〔邵元〕傳	五八一
別源和尚〔圓旨〕塔銘并序	五八二
寂室和尚〔元光〕行狀	五八四
無雲天禪師行實	五八六
圓應禪師〔元光〕行狀	五八七
卷第二百三十六	
天應大現國師〔義亨〕行狀	五九二
不聞和尚〔契聞〕行狀	五九四
佛觀禪師〔慈水〕行狀	五九六
覺源禪師平心處齋和尚年譜略	五九九
友山和尚〔士德〕傳	六〇六

古先和尚〔印元〕行狀	六〇八
宗鏡禪師〔周皎〕傳	六〇九
佛種慧濟禪師中岩見和尚自歷譜	六一〇
卷第二百三十七	
約庵久禪師略傳	六二一
廣慈禪師在庵大和尚行業	六二一
圓光大照禪師〔宗興〕行狀	六二三
南海和尚〔寶州〕傳	六二四
定智禪師〔良芳〕行狀	六二五
清溪和尚〔通微〕行實	六二七
天關冲禪師行實	六二七
正眼智鑑禪師年譜〔大歇和尚年譜〕	六二八
拔隊和尚〔得勝〕行實	六三四
卷第二百三十八	
普明國師〔妙葩〕行業實錄	六四四
龍湫和尚〔周澤〕行狀	六五二
月庵和尚〔宗光〕行實	六五四

無文選禪師行業	六五七
正印禪師言外和尚〔宗忠〕行狀	六六三
太清和尚〔宗渭〕履歷略記	六六四

卷第二百三十九

性海和尚〔靈見〕行實	六六七
翊聖國師〔中津〕年譜	六六八
別峰殊禪師行道記	六七三
勝定國師年譜	六七四
慧鑑明照禪師〔靈彥〕道行記	六七六
普覺圓照禪師〔實生〕傳	六八二
哲岩浚禪師行狀	六八五
一庵麟禪師行狀	六八六
常光國師〔明應〕行實	六八九
普濟禪師〔善教〕行記	六九四
無求仲禪師行實	六九七
松領秀禪師行狀	六九九

岐陽自贊	七一〇
石屋禪師〔真梁〕塔銘并叙	七一一
東漸和尚〔健易〕傳	七一五

卷第二百四十一

大機弘宗禪師〔安譽〕行狀	七一七
寰中和尚〔元志〕傳	七一九
心關禪師〔清通〕祖道履歷之記	七一九
雲章和尚行狀	七二〇
錦谷跌禪師行狀	七二二
宗惠大照禪師〔宗願〕行狀	七二七
瑞岩禪師〔龍章〕行道記	七二八
竹居禪師〔正猷〕塔銘	七三三
器之禪師〔爲璠〕塔銘	七三七
明教禪師〔周鳳〕行狀	七四二
一休和尚行實	七四六
一休和尚年譜	七四九

一州和尚〔正伊〕行實記	七六六
卷第二百四十三	

橫川和尚〔景三〕傳	七七〇
大宗禪師〔泰浦〕行狀	七七一
心宗禪師〔宗賴〕行狀	七七三
曇英和尚〔惠應〕行狀	七七六
一華頌由禪師行實之狀	七七九
大弘禪師實傳和尚道行記	七八三
大聖國師古岳和尚道行記	七八六
春林和尚〔宗淑〕行實	七八九
正覺普通國師大林和尚塔銘	七九一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三十

總檢按保己一集

男源忠寶校

傳部四十一

東福第十一世南山和尚行實

前住五山之上瑞龍山南禪禪寺遠孫備陽沙門

竹庵大緣謹撰

師諱士雲。自號南山。遠州人。父藤氏。母某氏。家世簪纓也。以後深草天皇建長六年甲寅而誕。豐盈犀角。英邁不群。閭里以爲神童。文永初。始投東福聖一國師室。漸長遊諸老門。佛源住建長。師依之。源移壽福圓覺。以師爲侍者。源示曰。只如國師道。將謂吾辜負汝。汝却是辜負吾。吾意在於何雲侍者。他時已眼豁開。方知國師年老覺心孤。到處老衲俊彥。肩隨袂屬。指以爲惠。

日一枝之所寄也。東陵讚師曰。久隨佛光嗣法。聖一國師示寂。以佛鑑法衣付師。師遺誡曰。此信衣。自徑山佛鑑禪師。傳于東福開山國師。國師授於老僧。收在傳宗庵。永仁三年乙未。師年四十二。在建長結夏。冬至秉拂。四年移圓覺。又在首座寮。兩節說法。五年。年四十四。有承天之請。而來洛下。佛源。大通。一山。鏡堂。佛燈。雙峯。玉山。鐵庵。絕涯諸老。偈以賀之。佛燈序云。方今分座訓徒。以饜四衆之視聽。主一方之精藍。非有陰推其轂者。惡能然乎。既有西沂之興。一到鎮西。擊大法鼓。踞大法座。演說一句。普令

搢紳縉褐知奇才大用。六年三月。住承天。一香供聖一。正安二年冬。上京拜常樂塔。題三偈序云。曩者獲侍命世亞聖之几席。親聽提耳傾呬之訓誨。常曰。孺子可教矣。而不羈出遊。問津四方。道無異味。徒噬臍耳。此資糧於數千里外。拜塔于二十年後云々。偈曰。道合王臣德日增。從茲圓照轉輝騰。靈光一點億千載。長作昏衢不夜燈。三年。住東濃法藏。德治二年丁未。住相東勝。應最勝圓寺殿招。延慶三年庚戌。五十七。相州貞時奏師行業精微。住東福。指山門曰。衲僧關捩。祖師門庭。如山峻。似砥平。喝。一唱驟步。入小參云。四十年前登此山。殿前花柳高三尺。如今重到經行處。古木滿庭人戴雪。山僧當初參得底不過。惠日山在洛陽城東南。最爲峭絕。應長三年退院。上堂云。五歲耕開祖父田。不辭領破又蹄穿。如今力盡擬伏櫪。穩睡清風明月前。冬移壽福。文保元年丁巳。六十四。住圓覺。秋暮

退院。又再住。偈云。自慚蹤跡似附趨。欲占林園遠世途。勿奈府書促歸急。再呈舊面對禪徒。立傳宗庵。元應二年庚申。年六十七。住建長。臘月二十二日。入門語曰。不勞彈指。樓閣門開。顧視左右。云相隨來也。元亨元年辛酉。創金剛崇壽寺。陞諸山之列。遺誠云。草創于元亨年中。二年壬戌。退建長。憇息莊嚴藏院。書龍淵室引清軒等額。居無何。往承天。有癸亥春遊安樂寺長篇。閑居十有一年。太元東洲寄書。叙前二十八年之事佛燈。法海諸老。慰問頻煩。元弘元年癸酉。八十一。上京居莊嚴。詔住南禪。辭而不就。建武二年乙亥。後醍醐重祚二年也。師八十二。自題寺門前長松樹。一株枯。一株榮。老僧示涅槃相。諸子莫動哀情。十月七日。書偈曰。了達三世。撥轉一機。祖也不會。佛也不知。火浴。五色舍利粲烟焰所及。不可勝數。雙峯秉炬曰。了達三世。吾門老宿。撥轉一機。不事邊幅。祖也不會。佛也不

知。一馬二羊。三綠四白。白頭心事秋空暮。吹恨

霜風折喬木。建石浮圖收骨石。虎關舍利入塔佛

事云。化被人天。洒八處之雷雨。道高佛祖。斥九

重之絲綸。湖南潭北。見層落無影。樹頭花菓新。

天龍夢窓。訃至。上堂云。化緣已盡。撥轉一機云

云。蓋師慈悲爲先。度生爲急。筆類逸少。文似潘

岳。乾峯題師墨蹟之語也。東福開選佛場。乾峯

普說云。南山以此珠。五山四住。應化八十年。又

贊曰。能自稱觀世音。全無慈悲喜捨。建武四年。

乾峯住東福。九月七日記云。吾師頂相。古佛現

出。爲是吾師。爲復古佛。子細思量。眼中着屑。

召畫師繪全容於其上。滅後九十八載。粗記萬一

而已。聖一的子。住惠日者一十三人。師當十一

代。度人無數。據大方者六人。子孫領五山者三

十餘人。

永享四年十月日

雙峰國師年譜畧

師諱。初名逢原。後改宗源。字雙峯。筑前州人。以弘長三年癸

亥歲生。建治元年乙亥。十三歲。投于東福聖一之室。

披削服侍者六歲。平常打硬作工夫。未幾終得旨

決。

弘安六年癸未。二十歲。如相陽。謁佛光於巨福。光

俾典內記。尋周旋佛源大通一山寂庵之門者二

十年。所至命以版首。大通寂庵者推擇而分座說

法。

嘉元三年乙巳。四十四歲。冬。府帖。自圓覺耆舊住筑橫

岳山崇福禪寺。開臘月八開堂。一薊記聖一之乳。

延慶三年庚戌。四十歲。入雒。逾月歸筑。

正和四年乙卯。五十三歲。春。受惠日之請。四月八日入寺。藤丞

相時々入山。諮參禪要。造詣益深。便拜師受伽

梨鉢多。

元應元年己未。五十七歲。入相陽。平副帥高時驩而相

迎。聞師之香積不眠。割防州上得地一莊。捨於

東福。

元亨元年辛酉^{五十}夏。奉聖勅住南禪。^{八月晦入寺。爲第八世。此}

^{時瑞龍惠}建治太上皇聞師道望。洊入宮問道。奏對

詳明。兼受禪門大戒。寵渥日熾。賜以雙峯禪師

號。^{以字加師號。兼二名山之權。優稱云。}李部親王屢詣師之室。叩入道

之要。師授以話頭機語投契。師付伽梨以證之。

親王捨洛東后妃之故宮構禪苑。^{山曰正法。寺曰大聖。勅陞官寺。}邀

師爲開山祖。

正中二年甲子。^{六十}大聖開堂。又卽惠日之東

偏。築庵爲歸藏所。太上皇親蘸宸奎。賜額曰特

賜萬年桂昌精舍。奎畫爛如。^{滅後揚之庵所。南禪澤龍湫有揭額佛事。}

嘉曆二年丁卯。^{六十五}再住東福。秋赴相州。至于

臘月還東福。

三年戊辰。^{六十六}退東福。憩桂昌庵。再有南禪之

詔命。辭不就。

建武元年甲戌。^{七十}藤丞相復請令補惠日之席。

以老力辭。藤相益堅。不得已臨衆。至此三住矣。

二年乙亥^{七十}十一月。示微疾。二十一日中夜。

斂儀趺坐。召門弟子。後事一々條盡之。各加勉

諭。時檀越吏部親王。以師頂相請讚。迅筆爲書

曰。泥洹一句。無人咨參。雲收碧嶂。月落寒潭。

又書偈曰。幻生幻滅。畢竟非實。本地風光。無固

無必。放筆而化於惠日之正寢。實二十一日寅刻

也。二十三日。奉全身歸桂昌庵。閣維收骨石。築

塔於庵之東南隅。滅後六年。曆應三年十一月二

十日。勅諡雙峯國師。

大燈國師行狀

大應國師唱臨濟宗旨於橫嶽萬壽建長也。幾乎

四十年矣。其間樞衣者不知幾何。師其一也。師

諱妙超。宗峯其號也。生於播州揖西縣。紀氏。無

子。父母禱於本州書寫山如意輪觀音。母夢一僧

手携白花開於五葉而興之。有妊。妊而後如寐而

不寤。至其誕之時。熟睡而不知也。保母俄聞呱呱一聲。往而見之。未澡浴而肌體瑩潔。克岐克嶷。頂骨聳立。伏犀插額。目光射人。隨而前人能轉顏目。五歲時。見人發力於劓云。何爲而作也。云貴圖快利。云不快利處有快利。備還知麼。其人罔測。師呵呵大笑。觸事以言折挫人若此。親族有諫而欲使住之者。拈棒便打。鄉黨稱爲神童矣。十有一歲而師事於書寫山戒信律師。每屏坐靜處。志厭俗塵。經書過目成誦。一日慨然云。假使究九流三藏百家異道書。爭若入不立文字直指單傳宗。未剃染而發足。至京城并相州。參問諸尊宿。尊宿雖氣吞佛祖底。不敢嬰其鋒。謁建長老。問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飯。意旨如何。老曰。放下著者般底。直下便看取。師云。只如道直下。便看取如何。老擬議。師乃喝。造万壽。問佛國禪師曰。佛法無多子。着衣喫飯處。卽是纔作恁麼理會。早是不是了也。國

云。未知恁麼事。以前與而今如何區別。師云。區別。別則不別。國云。試區別看。師指露柱云。喚者箇作露柱。則與昔時迥區。不喚者箇作露柱。則而今已別。國云。豈是佛法。師云。和尚好箇時節。國云。只與麼受用與老僧別。師云。若見有和尚某甲佗日悔去。國云。平生日用處。直下道來看。師云。步步踏着毘盧頂。言々勘破維摩詰。次日又來問云。昨日與今日。請師辨別。國云。說什麼昨日。直道今日事。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國云。雲未起。風未來時如何。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國云。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如何。師曰。一口吞却了也。國橫點頭曰。此語不敢肯。師乃喝。國亦喝。師又喝而出去。國送出門曰。我見多少學者。未嘗逢如公俊底。宜祝髮披衣。棟梁吾道。師翌日重參佛國。國見來曰。古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和尚未問以前。已現前久

矣。國云。在甚麼處。師曰。夜來狂風吹折門前一枝松。國云。如何是狂風。師搖手中扇子。國休去。師云。狂風豈不是扇子。國大笑云。纔見相似。却也蹉過。師於此服膺矣。自歎曰。人身難得。佛法難遇。遇賤則貴。豈丈夫志。遂落髮受具。且夕留心於此事。一夕坐僧堂。聞僧隔壁誦百丈語云。靈光獨耀。迥絕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驀然有省。夜半扣門。呈其見解。國云。既是真正見解也。宜建法幢立宗旨。厥後大應國師應詔。自橫岳來京師。館于韜光庵。師在相州。聞其手段辛辣。趨于京。(國師弟)經詣其室。問云。學人遠遠來化下。請師一接。師云。老來無力。且坐喫茶。師云。恁麼用去。只恐不肯。國師云。爾是新到。爭知這裏事。師云。千里同風。豈不是君子。國師云。室中物色。備試指出看。師云。七九六十三。國師云。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師云。謹謝。老師以學人托上梵天。國師云。今日自領出去。

明日事備作麼生。師云。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國師云。一死不再活。師便休。國師梗問。五祖演示佛眼云。牛過窓櫺。頭角四蹄。全出尾毛。因甚出不得。備試下一轉語看。師云。曲心已露。國師云。如何是曲心。師云。柱天柱地。國師大笑云。與麼空過。他日有悔。三日後。師下語曰。杓卜聽虛聲。國師云。方得相似。自爾晝參暮請。不敢退轉。國師時臥疾經旬。閉方丈戶。止學者參問。唯師見許參請。國師云。爾是天然衲子也。不是一兩生參學士。國師承詔。住京城萬壽師從之。侍巾瓶。國師示以翠岩眉毛在麼。雲門云。關之語也。師下語云。將錯就錯。國師曰。是則是爾能於關字着精彩。他時別須有生涯。德治丁未。國師赴于相州。住建長。師乃參隨。至彼未經十日。因案上放在鎖子。忽然打透關字到了。圓融無際。真實諦常。大法現前處。汗流浹背。急趨方丈。下語曰。幾乎同路。國師大愕云。夜來夢見

雲門入吾室。爾今日透關字。爾是雲門再來也。師掩耳而出。翌日呈二偈云。一回透過雲關了。南北東西活路通。夕處朝遊沒賓主。脚頭脚底起清風。透過雲關無舊路。青天白日自家山。機輪通變難人到。金色頭陀拱手還。妙超胸懷如是。若不孤負師意。伏望賜一言。近擬歸故都。莫惜尊意。以爲大幸耳。國師撥筆。自書其後云。爾既明投暗合乎。吾不知爾。吾宗到爾大立去。只是二十年長養。使人知此證明矣。爲妙超禪人書。巨福山南浦紹明。延慶戊申臘月。國師示滅。心袞既畢。歸京而卜居於洛水東。衲子纔六七輩。刻苦自厲。至忘寒飢。一夕夢有六人僧。狀若羅漢。居第一位僧云。出世時至何不出也。師云。仁義盡從貧處斷。僧卽頷而以竹針挑破腦後云。爲爾抉出貧肉。覺後頭腦尙痛焉。不幾而去雲居。徙居城北紫野。不立佛殿。唯樹法堂。洗心子玄惠法師。偕儒者九人奏於朝。欲破禪宗。禪宗若

有奇特事。吾儕豈敢。諸儒徵詰。諸方禪將無有當意者。諸儒聞師名而特來。問云。禪宗手段如何。師云。以虛僞示真實。儒云。聖人有虛言否。師云。有。云。既是聖人。有甚虛言。師云。不見孟子有之。象謂已殺舜了。而入宮見。舜在床琴。舜見象來而喜。豈不是虛僞。其間激揚鏗鏘。問答罷。儒却問師云。畢竟如何決斷此義去也。師云。舜却殺象了也。諸儒皆稽顙而執弟子禮。就中洗心子入室參禪。造詣不淺。不勝崇信之至。施第宅而作大德方丈。今雲門庵是也。師氣宇如王。人少近傍。數年罕有爲檀越外護者。一旦荻原法皇聞其風而召入內。上遣中使告師。而欲披道服而除一重坐席談話。師再三乞着袈裟而對坐。一許之。帝勅云。佛法不思議與王法對坐。師奏云。王法不思議與佛法對坐。上動龍顏。一日上勅問云。不與万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搖手中扇子云。皇風永扇。一日面有勅云。朕欲以大德寺

爲朝廷第一祈禱處去。師受命而云。唯々。後醍醐天皇卽位。如前所勅。禮敬彌敦。寵恩益渥。帝召弟子僧入內。帝問云。不與万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僧起而鞠躬。僧却奏云。不與万法爲侶者什麼人。上以手中珪劃一劃云。這箇聲。師上法語云。億劫相離而不相離。盡日相對而不相對。不審是什麼物。請聽綸言。帝御筆書紙尾云。昨夜三更露柱。向和尚道了也。上書投幾頌賜師云。二十年來辛苦人。迎春不換舊風烟。着衣喫飯恁麼去。大地那曾有一塵。又書紙尾云。弟子有箇悟處。以何驗朕。師又書云。老僧恁麼驗聲。又御筆書古人節角諸訛則語問師。師謹書紙奏對。不可勝計。勅洞院都護。請師入禁掖。就五節所。俄設法坐。請師陞座。面前懸百丈禪師頂相。帝亦於法座右側設御榻。側天聽。月卿雲客皆在於左右前後。拈香祝聖罷。師下法座。帝亦下御榻。師奏云。臣僧適來許多鄙俚言說。功飯何處。帝指

百丈真云。百丈禪師爲證明。師云。此外更無人作證明麼。帝便堅起拳頭。師云。與麼則南山朝北闕。夜々見明星。帝瞬目而祇揖。師鞠躬而出。皇情大悅。次日賜兼金縑帛等。兩朝特賜與禪大燈高照正燈國師號。所賜庄田。濃州長森。播州小宅三職方。并浦上。總州遠山方御厨。信州伴野。紀州高家。仍見下官府宣。正中年中。南禪虛席。詔下請師再三。竟不赴。建武初。下綸旨云。大德禪寺。宜處五山之一也。師却而不受之。又下詔云。宜相並南禪淨刹。萩原法皇。後醍醐天皇親宸翰。有一流相承。不許他門住。涇渭殊流。貽言於龍華御製。臨之刊之。見懸於塔額左右。萩原法皇自剪御髮。造小塔安於其中。被（於殿）置在靈光塔左邊。蓋爲結與大燈當々來世香火緣也。筑州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上帖於師。請住橫岳崇福禪寺。詣闕而以此事奏。帝堅留之。重敷奏以師翁行道地。帝乃允之。纔作百日告

退。還飯于大德。垂三轉語。示衆云。朝結眉夕交肩。我何似露柱。盡日往來。我因甚不動。若透得箇兩轉語。一生參學事了畢。〔而別〕建武丁丑冬。一夕。召首座德禪開山徹翁和尚也曰。我化緣已盡。衣法并本寺末寺住持職事。悉付與爾。克令子孫接續。使不斷絕。未幾得疾。臘月二十一日夜。書享首座相從久矣。悟徹既人皆知之語而授焉。又示遺誠於諸弟子云。我行而後。置骨於丈室。莫別造塔。其有以也夫。汝等宜委悉。二十二日午時。欲端坐胡床示滅。而久有足疾患。不克結跏趺坐。首座出以此爲憾語。帥自以兩手加左足於右股上。左膝傷折。血流霑衣。至今血痕尙存焉。乃書辭世偈云。截斷佛祖。吹毛常磨。機輪轉處。虚空咬牙。擲筆而逝。大鑑禪師時住南禪。有人傳誦遺偈。鑑聞而大驚云。不意日本有明眼宗師也。平生欲會面。而人皆沮止之。遺恨不少。欲赴茶毘。而緣有朝廷祈禱事不能也。且遺僧人伺茶

毘。特至馳飯告之。乃率大衆出山門頭諷經。遣侍者二人贈辨香。溫中和尙。正翁和尚也。辨香至今爲寺什物。世壽五十六。僧薦三十四。門人悉遵遺誠。親承印可。嗣其法者。妙心關山和尚。與德海岸。池寺白翁。野州了翁。長福壁峯。金剛日山。貞庵主。可監寺。和典座。各據一方。接引學者。師居〔云〕居與物爲春無町畦也。迄于夫陞堂而秉拂子。開室而握竹篋。以機攻機。如張良躡足而封韓信。是賊知賊。若孫子滅竈而敗龐涓。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金翅鳥王擘破娑竭羅海。談笑而起臨濟於已仆。叱咤而破雲門之機關。到于極處。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々。有語錄三帙。一帙雪竇錄。着語有自來矣。按夫雲門遺誠云。吾滅後置吾於方丈中。上或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又遺表云。聯明鳳詔。累對龍廷。繼奉頒宜。重疊慶賜。師示遺誠。准雲門故事。置骨於方丈。塔賜靈光額。沐雨朝寵光優渥。嬰足疾患。大應

雲門再誕語。絲髮不爽也。大應滅後十有九日。嘉曆元年奉詔開大德法堂。一香供大應。二十年長養記荊。若合符節。入滅纔九十年矣。夫何門庭冷落。子孫應微。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歟。寔足歎息。應永三十三年龍集丙午九月日。德禪遠孫小比丘禪興。謹狀梗槩。以備大方尊宿名公銘塔之目云。

開山大登國師語錄板行。應仁世亂壞却時燒失矣。今既逮百五十餘歲。十二世之子系宗玩。呂衣孟資。再刊三帙錄。不直半文錢。若遂他昭覽。則人謂家醜向來外揚矣。實元和七辛酉年七月日奉寄附于大德。

佛日焰惠禪師明極俊大和尚塔銘

道急於成物。而緩於成己。於非緩成己也。抑其志有急焉耳。蓋證道以成己。而行道以成物。成

物之謂公。成己之謂私。古之人志於私。則緩於證道者。廼所以急於行道也。故師於衰暮之年。去鄉里。捐朋友。蹈萬里濤波之險而東。志槩以此。師諱楚俊。字明極。慶元昌國之黃氏子。父某。母季。感神光香氣而婉。幼入塾。以強記冠課誦群童。性姿恬靜。孤絮不好弄。雖處貲產之家。益厭惡。承欲棄去。卽禮竹窓喜和尚於回峯里刹薤染。久之獲坐夏玉几。而叢林嚴謹。橫川珙公提唱高古。韋益左（公）密。師晝夜進業。忘食寢造冷泉。虎岩伏公容入室。一日公見師。忽問曰。是甚麼。師拱而前曰。和尚莫瞞某甲好。公曰。未在前道。師曰。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公休去。因俾侍香。以研究所學。旣而飯太白。掌藏鑰於止泓鑑公會中。遂出世金陵之奉聖。繼遷瑞岩普慈二名席。以錦行鄉郡。是皆迫於僧司之命。而起應焉。非師志。迨謝事藝之雙林。而徑山靈隱天童淨慈。以第一座交聘。所至包笠紛雜。爐鞴宏

敵。師之聲譽。雷行颺起。孩孺所懷慕。皂隸所推仰矣。獨念以爲大法衰替。苟欲扶持以致隆盛。舍我其誰歟。於是日本國具書幣。以國師之禮迎。誌日本者海東大國也。舊稱博桑。其俗醇美。佛圖僧刹。殆徧都邑。而名號位次。悉效中州。住持者。亦或求之中州云。師臨使發歎曰。緣之所在。夫復奚遜。吾茲有以知達磨祖之渡流沙也。世謂般若多羅。預識涉梁歷魏之難。然乘願力。以傳法度生。尙何難。始舟抵彼岸。官吏士民。擁趲廷階。元弘帝問師曰。棧山航海得々來。和尙何以度生。師答云。以佛法緊要處接衆。帝云。正當恁麼。叱如何。對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此時有兵革。帝遜位。師相之云。君雖有亢龍之悔。後必踐祚。因是帝不祝髮。建武復位。師言果然。群臣異之。對揚稱旨。命住鉅福山建長禪寺。未幾徙瑞龍山之南禪。東山之建仁。皆五山。其儒宗之雋彥。釋子之宿碩。必趣嚮而

敢依。(後略)參尋而扣激者。堵牆立。則嬉笑怒罵。轉賢愚凡聖於彈指頃。而師於逸老息休之託。將乘桴之樂。若無足以易携復之悲者。且屈開山於廣嚴之寺。侍燕適於雲澤之庵。賜飯藏於少林之塔院。其所以發勝妙之趣於遐方。斂清明之氣於幽壤。則源氏藤氏二檀越之盛心。國主一人之至德也。嗚呼可言哉。予嘗聞其議論於□席之間。觀其攝接於堂惶之上。其援古而徵今。其立真而黜假。如富商之閱珍寶以定價。如名將之授方略以勝敵。其懸計獨斷。機發而利隨。則其於履踐之實。造詣之深。亦足以闕知其万一。至正十二年。(三略)其徒得闔見予於城之延慶曰。師以日本國建武五年丙子九月二十七日。書偈示寂於建仁方丈。越七日闔維。得舍利五色。卽雲澤少林二塔。併爪髮分之以葬。而銘碣未樹。願有所着也。予時許之。而未暇作。更十年。當本朝之至正二十二年壬寅。闔復持湖州道場寺住持孤峯德公之狀

以來。按師生於宋之景定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生十有二年而六イ出家。五十有四年九イ而入東。居東國者七八イ僅九年。壽七十五。七イ臘六十三。五イ所度弟子若干人。唱其道者。則洛陽万壽之竺堂圓瞿。北山真如之不昧興志也。其說法有七會錄。行世。是爲銘。銘曰。

猗歟此心。莫大之大。動而衆生。靜而世界。非動非靜。廼曰虛空。惟虛空體。與此心同。是謂如來。薩婆若海。深廣難量。物无不在。誰其遊者。有焰惠師。示教利喜。万類攸皈。於一念間。過蓮華藏。悉滅群迷。境風識浪。不起于座。遂入那伽。漚阿般若。二義何差。我修我銘。爰詔彼國。天外雲開。山明水肅。大元佛真文懿大師前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住持曇噩撰

河東祇樹一源統禪師行狀

慧日祖師。嘉禎年中入宋國。新傳圓照心印而歸。其道赫々乎搏桑日域間。祖師旣戢化。權得其要者大明國師一人而已。巋然靈光學者仰之。不滅乎慧日之盛也。大明再世得平田均公。均公道被君臣。鼓行天下。其度弟子。復不乏人。然默默克修。不銜於世者。祇樹一源禪師是也。禪師諱會統。字一源。肥後州人。生於菊池藤氏。甫二歲。州有亂。祖母抱匿山中。兒明敏過人。有出塵志。時平田均公旣罷參。韜晦於筑前州油山。建武丁丑歲。有僧。携師投于均。均受納之。十六薙髮。戊子。均入京。居雲居小庵。無何奉相帖住東福。師皆隨之。後侍冲大陽。應接賓客。均復遷南禪。師往掌衣鉢。納忠救過。莫敢敗德誤事。以其恭謹。遷居燒香職。均退老常在光院。師辭歸肥後先塋。零落無留意。庚子歲。一日居室中。自謂。吾侍師者二十餘年。已事未明念。歲月飄忽。

徒失出家利。恐復因緣不在于是耳。往諸方學佛法去。便辭均。均不能挽以留。賦偈送曰。僧聚散同雲去留。東西南北任悠悠。青山隨處如々體。不管叢林黃落秋。至近州飯高山。時寂室光公游方。受本中峯印記。望尊一時。師往參光。示以趙州狗子話。單々提撕。不捨晝夜。衣不繒纈。食無重味。光視器許之。堂中衆數百輩。雖飽參宿納亦下之。更六年。得疾將下山。光語曰。病至身上。當知死之將至。既知之則工夫。豈有少有間斷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忍苦忍痛。綿密參究。厥志勇猛精進。若無退轉。則假使臘月三十日到來。不被生死魔軍所擾。前路亦得大自在。丙午夏。寓錫輦下。病少差。或割頂上。以內舍利。或燒指節。以誓諸佛。皆欲其道力堅固也。應安初。有尼玄智。覲金一匱。願創庵爲和尚禪誦之所。於是就天王祠側建一字。名曰祇樹。師一納閱寒暑。禪誦不忘。每歲首。一衆屏絕

飲食。儼不出堂者七日。持不語者復七日。堂衆有致昏墮者。誦咒以儆之。今以爲常。己酉九月十六夜。師偶宿雲興庵。夢遇聖一國師。其眼不眇。作起身勢。師喜怪問之云。如何得免輪迴。國師不對。師又云。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國師亦不對。師又云。看無字時乍麼生。國師曰。無字最切。師又云。中峯使人發疑。參究不亦妙乎。國師首肯。離座指東壁上曰。爲我受扇子來。師進青絹扇子度與國師。國師亦以他扇付師。師跪受之。無以爲吉兆。日州大慈寺住持虛席。衆議舉師。不肯就。攝州光雲寺。大明國師行道之地。殘僧數輩。寺以不振。明德初。樞府陞之於甲利。蓋師請也。於是叢規嚴肅。鐘鼓一新。衆復請居丈室。師亦不就。大凡天下諸老無不景仰。葩春屋。澤龍湫。見性海。快古劍。携伯英。柔剛中。綱南宗。咸數々往來道話。終日而去。其瑜溫中臨終留偈。有地近祇樹。常仰道風之句。官員士庶。趨

拜致敬者不可勝計。而上梧藤戶部房方法名常越。赤松源光祿義則法名性松。忘形方外。誓爲檀越。初不度弟子。後恐斷佛種。稍授禪戒而已。其徒繪像。師自題曰。咄箇默漢。完無所知。三十年閑。坐無明裏。自稱祇樹。下老古錫。有一分信。着一分疑。無修無證。何描如斯。阿呵呵。識者誰。戊寅春卜居小山。以爲終焉之計。居隣白石神廟。因號白石。明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寅刻。端坐而逝。閤維得舍利。俗壽七十一。僧臘五十。古謂。先輩嘉言善行。寔沒無聞。則當時門人弟子之罪。而後世何有所矜式哉。龍門藏主識桂懼乎斯罪不可追。略具先師平生始末。過予不二室。請狀其言行。予老且病。以眼昏手顫力辭。越三年請猶不已。於是乎書。應永己亥初祖諱辰前天龍資聖禪寺住持比丘岐陽方秀。

清拙大鑑禪師塔銘

四明釋沙門東陵永璵撰

古人之有位者。惟能以道德自任重。人莫不敬仰而尊崇之。恃勢利以自高者不取焉。余生於元朝之初。及見宋末三教諸大老。皆以道德稱尊一代者不少。淨慈愚極佛心禪師曰天下老和尚。其嗣子清拙和尚。以佛法爲己任。首衆大仰。時與余厚善。及予來東國。禪師已順寂矣。其上足天境致禪師董建仁。具乃師行實。謂予知師之詳。求銘其塔。予不辭焉。師諱正澄。號清拙。福州連江劉氏。母孫氏。夢吞月孕。及產白光滿空。家驚異之。四歲入學。敏慧過人。年十五。父母捨送州之南報恩出家。時月溪圓禪師嗣癡絕和尚。遂得剃度。十六受具戒於開元。十七。依鼓山平楚聳禪師。時法席全盛。叢林大禮皆講行。痛自心責正。因出家行脚可虛負乎。然臂香以自誓。僧堂危坐者六年。衆中有谷源岳首座。无方普大歇真二藏

主。號飽參。乃從而咨扣之。發藥頗多。(下)因閱世尊與長爪梵志論議公案。眞曰。汝作麼生會。師欲答。眞以手掩其口。師點首。普公一日問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阿那箇是無出沒底淨法界身。師云。泥猪疥狗。普云。見什麼道理。便與麼道。師云。這裏還著得道理麼。普異之。二十三。入浙至淨慈。見佛心愚極慧禪師。正值法座寶蓋新成。上堂。有云不下禪床接大王之句。師進頌首云。虛空拽下作禪床。佛心云。虛空還拽得下麼。師應云。終不向別人借手。佛心喜。遂令歸堂。每入室。佛心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凡下語。便被喝出。二十四。入擇木寮。二十七。佛心示滅。方山寶禪師繼席。命掌藏鑰。凡見語不虛。發心以向上事激揚。職滿潛沉衆底一十五年。後一錫閑遊。見靈隱虎巖。育王東巖。蔣山月庭。皆前席之當時上流。如茂古林。海東嶼。心竺田。恩斷江。義空遠。咸澤山。皆其友也。不以位拘。月江印禪

師親兄也。道德聲譽溢天下。亦賢師之所爲。遂自淮甸至廬山。及遍禮江東西浙南北諸祖塔。皆有留題。咸傳誦之。松巖秀退居西林。一見稱賞。一山萬主開元。有挽斷衫袖不肯留之句。虛谷陵公在仰山。眼空諸方。師先以偈寄呈。虛翁大喜。及至見曰。何來之晚。師隨衆插單。一夕中夜危坐。提有句無句話。忽憶瑯琊云。樹倒藤枯好一堆(下)。爛柴。頓見佛心中室用處廓然無餘蘊矣。未幾請歸板首。叢林盛禮。委師行之。一衆肅然。翁虛巖峻寡言。見師則議論不輟。遂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虛翁遷徑山。大仰一衆請前徑山晦機和尚補之。師爲專使。晦翁避命遠遁。師宛轉尋問。久之得見。同登大仰。復令首衆袁守。本齋王公一見問道。機語投契。翌日公檄至。請出世雞足山。一番爲佛心供。居未半年。新建僧堂以安衆。外道服化。坐禪持戒。有充副寺職者。道俗欽慕。居四載而退歸浙。省伯氏月江和尚於何山。遂赴松

江真淨之請。至則建層樓。鑄洪鐘。金飾佛像。厥功告成。海東檀信遣使至。師欲流通佛心之道。忻然受請。登舟而東。嗣子永鎮侍焉。大元泰定丙寅六月。間游耽羅高麗新羅等國。有題詠。載別錄。八月至博多。明年正月上京。關東使來迎。居建長。三月十二日入寺。檀信稟以大國禪林所宜行事。悉舉行之。師開堂告香普說。新造衆寮。規。製如靈隱者。國中始有也。起十僧閣。各立扁以居大者舊化。檀信施賀積保莊二千石。衲子歸心進道。三年退閑。復主淨智。諸禮講行。坐禪不鳴。版衆不約而至。閱年餘。又遷圓覺。鞭策愈力。四載養閑於福山禪居。未幾建仁詔命至。天使廼左衛門督殿藤原實世。躬請開堂。寺產素薄。師奏賜數田莊。因請晦無隱充第二座。晦稟師曰。居邊邦日久。舉措失儀。望師指教。一日袖禪林備用請益。看至百丈忌。師曰。此間叢林不設斯忌。若吾化日。當在茲辰。同爲齋供。書于備

用之首。爲他日之驗。閱三歲。甘苦同衆。一日召入內。面諭南禪之命。師弗受。請益堅。天使奉旨至。始承命。丁時孔艱。集衆禪坐。如建仁時。信州太守小笠原朝臣貞宗領男并老幼。俱稟戒受衣。執弟子禮。就信州伊賀良庄。創建梵刹一所。山名疊秀。寺曰開善。請師開山。並依百丈清規行焉。越三載。戊寅十二月十七日。預知緣盡。集衆謝事兩序。耆宿抑留。不容鳴鼓。師乃厲聲叱行者。撾鼓陞座。別衆携主杖出門。徑往東山禪居。群衲湧隨。寺衆僉議聞于朝。翌日詔下再起。師力辭以疾弗就。累徵者三。強而就焉。緇素欣躍。明年己卯正月十日。抵城講諸山諸官賀正之禮。至晚回。示微恙。醫者至。皆却之。十二日。信州太守有女。久患將終。請爲受戒剃度。歸則疲甚。然應酬學者不憊。求語者衆。援筆不輟。至十五日。進退兩序。陪衆煎點。旣退索紙。書偈遺諸山尊宿官員道舊。一々無遺。前年曾令行者。本

通縫背兩軸清江紙。人莫能曉。十六日。令侍僧取來一書遺誠。一寫辭世頌。又作遺表。至十七日。所書偈語成束。不假他筆。然后淨髮沐浴。更衣易新鞵屨。端坐談笑如平昔。伯州太守土岐存孝。同子彈正少弼。孫刑部少輔至。禮師問疾。酌對無倦。從容謂曰。今天下稍定。寰中將安。公等乘願力。現身宰輔。宜爲邦家羽翼。外護佛法。勿忘吾祝。面書遺偈。并古銅香爐。以表永訣之懷。太守泣曰。得師在世。化導無窮可也。攜涕而別。又足利大夫將監源公。及大友吏部侍郎源公至。求稟戒法。師與改法名。付衣孟。并授戒法。無難色。遂呼侍者澄密曰。汝是末後侍者。還會末後句麼。密泣而無言。師呵々大笑曰。今日廼百丈祖忌之辰。吾將行矣。命請璞翁琢首座。古田虞首座。玉峰璨都寺至。爲證明。書偈云。毘嵐卷空海水立。三十三天星斗濕。地神怒把鐵牛鞭。石火電光追莫及。擲筆泊然而逝。上見遺表。哀形

于色。追諡大鑑禪師之號。諸山見遺書。衆官員見遺偈。哀痛不已。師生於大宋咸淳十年甲戌正月三日□時。示寂本朝曆應二年己卯正月十七日酉時。停龕三日。顏貌如生。觀者無數。火化于東山之西南岡。燼餘縑素獲舍利者多。於是灰土爭爲收取無餘。其末後盛大。靡不敬慕焉。語錄卷外集卷刊行。度弟子若干。其徒堅實能奉師之遺命。罄衣鉢買田。歸南禪常住。永充百丈忌日之供。又有清深。從土岐武衛平公請。領相州萬年山成願禪寺。奉師爲開山初祖焉。嗣其法者。皆一時龍象也。遂爲之銘曰。

三山之英。連江之清。篤生至人。月華孕靈。荷擔佛法。海涉山登。永元之道。集厥大成。七會演說。天人敬聽。立制垂憲。禪宗振興。六十有六。道香德馨。乃建禪居。鬱々佳城。像設如在。塔曰靈明。朝廷追諡。大鑑爾稱。勒世永久。百世繩々。

越之中州黃龍山興化護國禪寺開山

勅諡佛林惠日禪師塔銘并序

師諱運良。號恭翁。卓爾儀形。詔然德量。禪河教海之辨。棒雨唱雷之機。人皆辟易以却。無嬰其鋒者。初參洞谷瑾禪師。旁搜曹洞之旨。後詣南紀鷲峯法燈國師。師示以狗子話。一夕豁然大悟。遂吹起法灯不燄之照矣。又遊南都講寺。以化律虎。逮入於東洛禪窟。乍伏僧龍。大凡若道契王臣。行感神鬼。青鷹兆夢。白鷺隨行。可謂解慧三昧者也。且夫師者叮囑。賓主酬及。生平禪坐經行之偈頌舉足下見。靡不佛法規範人事警策矣。今不贅焉。悉見於本山行實。昭々若懸鏡以照物矣。曆應四禩辛巳秋八月初。示微疾。十二日親自剃浴。乃書偈云。心不是佛。佛不是心。心佛不如。豈亘古今。輒擲筆安祥逝矣。世壽七十五。闍維後。其徒光侍者收拾設利。蓋順師遺命也。塔號大光。室扁常寂。延文五年。後光嚴帝

勅諡佛惠禪師。應永十六年。後小松帝特賜佛林惠日禪師。塔于本寺。系以銘。厥銘云。

赫々慧日。光破夏夷。常照寂爾。曾無盈虧。維師行業。古今不移。大機大用。殺活臨時。嗔拳熱喝。一等慈悲。如遼天鵲。似踞地獅。勅號再降。契兩朝帝。法運所系。承一國師。南紀創業。北越建基。平生確論。潛子器之。大唱祖道。盛行禪規。青鷹瑞兆。大陽孤兒。一夢兩覺。彼々不知。經像示異。神鬼着奇。東山祖圖。聯彼五葉。南方佛法。分是一枝。若墮齒牙。若剃髮髭。誇利如粟。貼器離々。又化火後。璨如摩尼。烟氣所及。木葉琉璃。雲湧青巒。無縫之塔。月印滄海。不磨之碑。大人境界。豈易津涯。鬱彼象教。幢々萬支。龍天所護。日月無斯。

日

前南禪華岳建胃老衲謹銘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一

傳部四十二

日本國京師建仁禪寺高山照禪師塔銘

師名慈照。號高山。姓菅氏。京師白川人。家世大儒。有菅丞相者。生而神靈。沒而廟食。謚爲大自在天神。師其後也。二歲喪父。七歲母源氏使讀書。能通大義。十二辭母出家。便絕葷血。十四禮淨土寺觀法師落髮。習天台止觀。有聲講肆中。從戒壇院觀律師。受具足戒。課念法華諸經及行業八十一事。畫形壽不變。日以爲常。法燈心禪師得法於宋季無門關和尚。住鷺峯受衣。往參禮。燈問。汝名甚麼。答曰。本名心鏡。燈曰。何不呈

似老僧。師打一圓相。日請和尚鑒。燈曰。百雜碎。一日呈百丈野狐頌曰。百丈野狐。不昧不落。前身後身。一夢兩覺。卽印可之。執侍六年。去謁白雲曉禪師於東福。南浦明禪師於萬壽。浦入室。問。學者未得入頭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師曰。逼大透牆。浦稱於衆。侍香闕。屈師職之。引却東下。謁高峯日禪師於萬壽。峯問。學者得入頭時如何。答曰。開口見膽。峯大器重。又謁寂庵照禪師於壽福。久聞師名。命居擇木寮。繼掌內記。周旋建長圓覺兩刹。西澗雲公。一山寧公。朝煨夕煉。金無留鑛矣。紀之大慈虛席。諸山舉師。使者

三返。堅臥不起。檀越故舊以師養母素謹。若近寺構草堂。延母居之。爲書懇及如此必來。已而果然。不得已應命。辨香嗣法燈。燈嗣無門關。關嗣月林觀。觀嗣走衲證。證嗣月庵果。果嗣開福寧。寧嗣東山演。祖至師八世。室中常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學者雖下語。未嘗肯。四方禪衲聞風而來。一喝岩爲首座。悟肯山爲藏主。鞏固山爲維那。以大道爲侍者。規庵圓國師方領。南禪。延師居第一座。未幾遷泉之香山。京之妙光。紀之楞嚴。報恩。長樂。鷲峰。而大雄。龜山。泉之興禪。海藏。京之延福。福城。河之寶壽。各請爲開山之始祖。再住大慈三十餘年。始終如一日。左武衛大將軍直義源公革京之萬壽。甲乙爲十方。妙選住持。南禪虎關鍊公。建仁嵩山中公。天龍夢窓國師石公。舉師道行高潔。疏幣敦請。及返其禮。復遣勝因一長老致命曰。願坐而說法。寺務不敢上煩。師欣然入寺。僅兩

月。廢者具興。俄被旨住東山建仁。移東海源公補處萬壽。金昆玉季。敲唱相應。法燈之道盛行。于皆庚辰歲六月大旱。有旨。輦下三宗諸山祈雨。七日不雨。十八日銀祭光祿大夫直義傳旨。特以祈求命師。師曰。宋季大旱。理宗皇帝詔吾祖無門和尚。入選德殿。對御升座。三日而雨應。其雖德薄。敢違旨耶。直義請期許以三日。默坐大室。至二日夕。雲騰雨澍。遠邇周給。咸稱道力之驗。一年請還故山。河內大守橘公翹寺西浦。請師開法。既至。榜爲楞伽寶壽禪寺。於是南都興福寺諸山議曰。昔吾宗三祖道照法師發足南遊。首參慧滿禪師於隆化。傳佛心宗。受楞伽經四卷。又謁玄奘法師於福光。授西天戒賢論師衣鉢。且囑曰。他日此宗盛化東方。今始於汝。法師歸國。大弘法相宗旨。爲慈恩之初祖焉。記我滅後六百歲。有一肉身大士。名曰慈照。於吾生地剎寶壽寺。與佛心宗。歲數既符。而高山禪師

適此說法。異哉。專使賈識奉賀。共與先德密契。毫髮無差。非乘願輪能若是乎。癸未秋八月。訪舊山之主然可翁。會諸耆年款留。重爐茗盃。彌月而別。臨岐攀慕不忍。遽辭十月返楞嚴。十二月十五日示疾。十九日夜半。山嶽振動。鳥獸悲號。寺衆莫不驚思。師謂左右曰。吾行之徵。其在自在天神閔忘之日。至二十五日戌時。沐浴薙髮。趺坐訓徒說。索筆書偈曰。呵佛罵祖。七十八年。末後一句。臘雪連天。擲筆而逝。衆奉命還龜山。停龕七日。如法荼毘。烟氣所及。雨舍利如菽。備五采。道俗取之。不可勝數。其徒無塵泣不在會。就化壇求之。七日獲精瑩如珠者三。平居無恙時。爪髮齒牙皆生舍利。住山四十餘年。持戒嚴甚。袈裟未嘗斯須去體。三衣一鉢外。不蓋長物。檀信資其盡入常住。與衆作息。不別衆食。僧臘六十四。世壽七十八。住名藍十有三。所嗣法弟子二十餘員。其上首。則萬壽運方。常興初爻。

法華見明。永福超儀。鷲峯守真。安國道標。六人落髮。徒弟二十餘輩。穎脫而出者。龜山至安。廣福聞聰。大慈居運。華藏天曙。妙光禪慧。延福彥貞。六人分舍利爲五塔。建仁。鷲峰。大慈。龜山。寶壽。勅謚廣濟禪師。庵曰靈洞。塔曰再來。德久藏主依師薙染。爲法忘疲。涉鯨波三萬餘里。問道中國。留世五年。老叢林。飽參學。撰師行業。求余塔銘。余雖不識師。稔聞其德。銘曰。

佛記飲光。首傳心印。二十八傳。禪源益濬。戒我東土。而壁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東土六傳。曹溪大士。南岳青原。法門昆弟。馬駒一出。四海雷奔。黃檗臨濟。嫡子親孫。陶冶學者。痛棒熱喝。正法眼藏。瞎驢邊滅。東山而下。別派分流。圓悟閑福。道徧閭浮。堂々照公。是大法器。日本正傳。實爲八世。鷲峯之門。挾復初登。鍼芥相投。撥火得求。普參諸老。善巧方便。妙密鉗鎚。精金百鍊。

聲名馨香。霜露果熟。萬納從我。王臣推轂。住山說法。四十餘年。宴坐不動。

山林市鄣。

透頂透底。如月入水。任運忘懷。

（宛然）

克全厥美。

緇衣瓦鉢。處俗常真。彼二乘者。但束其身。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仰止高山。講若畫一。

從緣而有。緣盡而無。聚設利羅。藏于浮圖。

我作此銘。虛空鳥跡。繼々繩々。視師爲則。

龍集乙巳冬十月望前住嘉禾天寧禪寺佛日

禪師梵琦撰

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伯琦并

（書說）

篆額

丹波州氷上郡佐治庄瑞岩山高源寺

開山遠溪祖雄禪師之行實

法孫比丘錦江道演謹記

師者丹州氷上郡佐治庄之產也。俗姓藤氏。字者

遠溪。諱祖雄。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普應國

師直傳也。弘安九年丙戌歲誕質。從十三歲有志

於道。而常上松樹枝坐。晝夜無倦矣。如是嗜道

業七年。故此松名坐禪松。人皆異之。告父光基。

光基聞之曰。栴檀從二葉香。苦瓜從苗稼苦。若

天然法器。自利々他。有九族生天之義乎。遂許

令出家。師適悅。嘉元二年甲辰。十九歲而出娘

生之室。潛投小院。祝髮受具矣。德治元年丙午。

航海入大元國。謁天目山

普應國師。國師卽客令近侍。勤無怠所參。話頭

綿密也。既大元皇慶二年癸丑八月三日。宗門一

大事并大戒血脈等密付畢矣。國師一夕有夢曰。

於日本丹州有一山。形似天目山。石盤上有觀音

像。洎覺圖之。謂師曰。爾頃日有叢否。師曰。連

夜有夢。具話之。與國師夢一如也。國師曰。爾扶

桑之緣未盡。早可回鄉。師曰。國師在世之間致

忍耳。國師感師志。強不言之。復留三年于茲。屹

日本慈母託于商舶。寄書曰。予頃日有瑞夢。從私宅之內有祥光。通石岩寺之洞口。我將謂。於此可建梵刹布金地也。任瑞夢早可把歸橈云々。師得此書。忽有飯鄉意。具陳前事。國師曰。三夢一如也。也太奇々々々。早可催飯國。嚮所寫繪圖并眞替之壽像度與師。師拜接頂戴。而下天目山。泛大洋。則大元延祐丙辰。本朝正和四年也。船既着筑之冷泉津。于屹從丹州有僧持書來。師披而見之。慈母已逝矣。忌日分明于書中。師悄然曰。今我飯鄉何益耶。暫潛跡於筑之府中岩閣十年。其間接一人而爲中峯派下貽厥也。了庵和尚是也。其後飯丹丘之故里。以所賜之圖。卜境致於石岩寺上。所指祥光合符於此者也。盤結草庵。而山號瑞岩。寺名高源。師住十九年焉。康永三年甲申六月念七日。就于庵設小齋。請諸檀越。齋羅各々面前請暇訖。書一偈曰。悟了生死。五十九年。來々去々。白日青天。端然而化去矣。行

年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滿座緇素。奇怪驚怖而散。其後師化相納壺中。葬于松樹下。築小院號灵光殿。師平日垂誡曰。於我身後。不畫肖像。不可安牌。如其言至于今。然入定既雖歷居諸。法運未衰而高源一派長流。而五幾九筑命脈不斷。祖々相傳者也。

入定百七十四年之後。遠溪十世知傳頌精開本寺於 勅願所以來。住山之徒着紫衣者也。

未孫願賢頌鼎謹記于后。

正中二年丹州高源寺建立。至天正四歲丙子二百五十一年也。

謹具東海和尚行實

東海和尚諱竺源。東海其號也。紀州藤氏子。母夢見懷日有娠而生。幼禮鷲峰法燈國師薙染。年

十四作大僧。一日禮辭法燈遊方。始在京師慧日大明國師會裏。隨衆有年矣。爾來京洛東關諸大

老之門。無所不參遍。南院國師主南禪日。待容

及于司藏鑰。屈書雲節。對衆秉拂罷。龜山太上

法皇不勝睿感。幸弊寮加嘆。一衆無不驚異焉。

大通住圓覺日。依檀越元帥之命。重知藏做佛燈

一世明師在建仁。俾師司記室。遷建長。亦居後

板。適紀州粉河誓度虛席。忝奉持明太上皇聖

勅。領席辨香。爲法燈酌恩也。乃輟院事。累踞建

仁壽福建長板首數回。而應同門興議。繼鷲峰

席。復去寓居建長西堂寮。額列泉也。不計以公選赴筑

之聖福。不幾天下一統。師至京師。入內對御。特

奉綸言。重歸住聖福。京之萬壽。東山則序遷也。

而以老病退。幽栖京城西北妙光蘭若法燈塔下。

期以終焉。得病雖輕。弗醫待死矣。至于康永甲

申十月十六日。示遺誠於徒衆。索紙書偈。泊然

死。春秋七十五。夏臘六十二。荼毘坐具。數珠不

壞。合靈骨建塔東山東北隅。欽焉號水中庵。塔曰寂光。

勅謚寶覺直空禪師。前住大唐京兆翠微寺。後住日本京城東山建仁禪寺。雪村大和尚行道記

法孫 有諸謹撰

師諱友梅。字雪村。自號幻空。越之後州白鳥鄉

人。世姓源氏。父之黨一宮。母黨藤氏。信州須田。

一夕母夢。吞和州東大寺大鐘。衆イ頃刻有異僧。來

借宿。問之。曰。我是南都沙門衆乘也。寤寐不測

遂有身。果以正應三年庚寅誕焉。天稟秀拔。岐

嶷生知。壘塾喧傳。爲非池中物也。甫以童子。禮

國師一山有契。時三童入室。特取三友名之。其

松竹不顯於時。而師也隨侍於相之福鹿兩山。往

來說法者有年矣。

國師時兼住建長圓覺兩寺。上十五日巨福。下十五日瑞鹿。往來說法。大衆送迎。由是兩山之間。砌路交換。轎輪番行。僕侍童從之盛。雖曰痴絕權住大宋育王天童。猶不可及。或曰。師在建長。侍國師賓客。

故有問法曾遭三頓棒。爲人不惜兩莖眉之語。

師在元土。憶玉雲老人曰。雨洗山橫秋後色。雪凌松老歲寒姿。阿師無恙滄海外。想見虛堂提屨時。厥後聞訃。哭玉雲老人曰。石火光中掣電機。臨行書表叩丹墀。灵明既遇肅宗帝。道價未饒忠國師。問法曾遭三頓棒。爲人不惜兩莖眉。飯來待覓黃金骨。勸破虛空落地時。又曰。回首滄波千點淚。松風書掩玉雲庵。文保元年丁巳十月廿五日。國師示寂。表辭。太上皇又逝。偈曰。橫行一世。佛祖飲氣。箭旣離弦。虛空落地。上皇後宇多院。

由今視之。師之出於國師之門者。大章一夔耳。

厥後入京登壇受具。棲錫于建仁。

貞和元年二月十八日。師視篆建仁小參提綱曰。四十年前寓此山。三條椽下樂清閑。

時本邦衲子爭先入元土。參知識決大事。師纔十有八歲。振百城之策泛海。大舶着岸。觀光二年。

岷峨集云。始吾來自扶桑東。二年京國觀光罷。杖頭典發崧山顛。路借滄陽歷叢社。

摺紳先生謙習琢磨。文譽籍甚。而四方參遍。到處叢林戶知倒屣出迎。風望端肅。驚動人心。

世傳簡敬叟在唐。參一名宿。知客不目。逮師至。遣報方丈。卽時迎待。彷徨賓禮。簡在方來中傍睨師。顧眄曰。汝日本何鄉人。具通實。稍睹彼送迎禮盛。自意同是外國。不及如此。罷參回鄉。

機鋒威稜。庸流畏避。當代名宿。莫弗參扣也。端元叟。陵虛谷。海東嶼。熙晦機。賓主互換。矧亦朝端名儒乎。一日訪趙氏子昂於翰苑。師揮季北

海邕之筆勢。見而驚之。寵賜以一大麝煤。稱得八法。而後登湖之道場山。^湖執侍堂頭叔平隆和尚。

法嗣育王頑極彌圖像。^畫在播之金華大龍庵。又頑極竹篋扼腕像。同自元國傳來藏此。師平生曰。我在元土。沐這和尚恩者多矣。師由本朝不臣之罪。囚獄流竄。叔平亦由師罪連累。按問不屈。遂死于獄中。天童雲外岫公贊叔平像曰。髮白貞古。瞳方眉秀。雲山聳奇峯。瑤池印明月。聲飛朝野。名動江浙。絕痴翁之禪。極頑父之德。十年坐道場。說法無定則。破群魔之妖孽。排百難而獨出。先輩典刑。當今知識。追生面之舊容。寫丹青之遺質。留與兒孫長記憶。見雲外錄。

博學多聞。見德尤夥矣。命以大藏關鑰。握塵據猊座。

大鑑禪師清拙自製京西禪山門疏曰。前席大

唐翠微諷方慈雲雪村和尚。登瑤席握文犀摩尼之寶。竺仙和尚自作道友疏曰。握塵尾曾坐道場。又豐後州萬壽江湖疏曰。死句活句。換却鄉談五千卷。翻轉道場。瑤席道場山方丈扁。師於是歷侍者藏主說法座。余招切座也。見事苑。

舌本瀾翻。換骨奪胎。人不知外國來客。方是時也。元主相繼。動有臣伏海外之心。然而日本神國在羈縻之外。

^(奧沙)

方與有羈縻州。大元世祖蒙古利有天下。年號至元。成宗號元貞。大德。武宗號至大。仁宗號皇慶。延祐。英宗號至治。泰定。文宗號天曆。至順。元統後至元。至正。師成宗大德十一年入唐。文宗天曆二年皈朝。日本元德元年己巳也。甫十八歲至四十。在唐廿三年。貞和二年丙戌入滅。又纔得十八年住。三世凡五十七歲耳。

百王一種遞化號。外國不思服。往々罪在吾人。

百王野馬臺識文。本朝文永十年十月。蒙古利來侵。弘安四年七月又來。神兵加威。皆大潰去。大元國朝文類云。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墨迪。殷弘。趙良弼。杜世忠。何文着。王積翁。釋如知。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皆奉國書。竟不報。至元十年。以二萬五千人征之。十七年十萬人。廿年復十萬人。皆敗殲。十萬之衆得返者三人。成宗卽祚。大德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人竟不至。蓋大元滅宋取天下。纔九十二年。以一統欲及海外。國師之來。師之遭誣者。一之心而已。

以故一例刑籍。囚師於雪川之獄。

湖州。

鞠勘万端。湯火條治。不可具陳。有童子曾參無厭足。饔湯爐炭起清風之句。叔平以師故。竟亡

於獄中。

初蒙古一例刑日本人。師天性華音。叔平以唐人。欲令免刑。有告訴者。連累罪之。師書偈幸免矣。

而刑吏加白刃。師俄朗誦佛光禪師子元遇兵一偈云。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由是獲免名天下。寔大元皇慶二年二月七日。師時廿四歲矣。然則叔平佛光者。非師壽星耶。今爲厥子孫者。猶尚可弗戴仰彼二尊耶。載藤隱集者。一時譚柄爾。

建長中岩月和尙藤隱瑣細集曰。泰定二年。予初參靈石和尚秀之本覺。石云。今年鄉里有幾人出浙。對曰。廿餘人。石曰。非細事也。千鄉萬里。爲道忘軀。往年有梅雪村來元朝。官軍以刃加頸。殊無恐色。而作四句云。乾坤無地卓孤筇云々。兵不敢害。悔謝而去。予曰。此頌

則子元和尙作也。非雪村也。石乃呵曰。汝不欲成鄉人之名譽耶。此間人皆謂雪村所作。汝又言不是。非唯汝一人。吾見汝鄉曲。每人如此言之。想必鄉風俗不欲成人。佛光常照國師諱祖元。字子元。又自號無覺。嗣無準範。昔者痴絕與無準有隣單之道交。見祭無準文。載痴絕外集。厥后二師道同鳴天下以蔣徑。天下學者稱曰二甘露門。見無準示寧兀庵法語。況乎一山之於正覺。國師之於常照國師也。機緣非淺。恩光尤大。累世通家。吾門子弟克念之。師猶於獄中折四句。述成五偈。

乾坤無地卓孤筇。可是藏身處沒蹤。半夜木人騎石馬。鐵圍撞倒百千重。且喜人空法亦空。大千任是一樊籠。罪忘心滅三禪樂。誰道提婆在獄中。珍重大元三尺劍。寒霜万里光焰々。燭體乾盡眼重開。白壁連城本無玷。電光影裡斬春風。舜若多神血濺紅。驚得須彌盧倒卓。

潛身跳入藕絲中。又和曰。百城烟水一枝筇。觸目無非是幻空。童子曾參無厭足。鑊湯爐炭起清風。皇慶二年二月初七日。在雪禁中。卽誦無學禪師遇兵劫伽陀。因折句拜和。以見意焉。見岷峨集。

宥在長安又三年。而朝議遽竄。遂於西蜀。師道出函關。度秦隴。登望崧華。山川跋涉。苦吟燭體刃下。逃腥血。脚債曾煩驛吏徵。遂編置於成都岷峨之間也。師志不少屈嵌。空逢婆西領之雪。

岷峨集云。函谷關西放逐僧。黃皮瘦裡骨稜嶒。有時宴坐幽谷石。（說正德）只欠空生作友朋。函谷關西放逐僧。是何頑惡人憎。燭體刃下云々。

函谷關西放逐僧。同行唯一枝藤。終南翠色連嵩華。慶快平生此一登。函谷關西放逐僧。全機消礫火中冰。破茅風卷荒山頂。百鳥啣花更不會。又平生無夢曾行路。綉嶺東邊渭水南。元夕藍田右甕寺。（石）又延祐三年作云。瓶冷

吳水月。錫輕秦山雲。一身縲紲餘。三歲長安市。又綱川雍城有作。又雪頌爲魯山跋曰。曩予汗漫遊涉蚕叢之國。霜天清曉。搯藤。徐步玉岷之下。矯首遐矚。嵌空。蓬婆積雪萬里。

諷咏嘲弄。十著不獲歸。搏桑萬里。念々奮飛。自非夙抱大志。爲法忘軀。豈臨大辟緘其口。受彼大苦而忍死於此蚕叢魚鳥之荒僻乎。

蚕魚。古蜀二主。

心憤口悽。吐出胸中。自然成章。經史諸子。一日皆記。在峽隘舟中。手披小本南華真經。

馬上本莊子官人。馬上看過小本也。

每紙一覽。拋向水中。人見而問之。師咲曰。不記胡爲。聞者卷舌。兩川大官老儒。多令佳子弟鼓篋於函丈。受指畫口講者爲不鮮矣。偶有大赦召還。

大元英宗泰定乙丑。有錦城灯火作。次雪山吟。留別錦里諸友。丙寅夏五。陵雲嘗荔支。泰

定^年三月離蜀。七月嘉州。八九月巴峽渝州灩澦

堆雲安縣。冬月登君山遊南岳。四年丁卯。吳楚廬山集山金山王山。泛湘江送吉州祐兄云。半年同飲虎溪水。不談玄妙是甚底。明年此日遙相憶。我歸東海君西州。見岷峨集。

留連長安復三年矣。一旦老親在夢。歸興浩然。茂古林送偈曰。道人海外來。歷涉幾難阻。不唯凌驚濤。益遭世綱苦。脫身万死中。尅志在佛祖。有如百煉金。遠指色可觀。玄機歷落如轉丸。迅手展托胡爲難。萬人叢中獨穎跋。一鐮解破三重關。重來兩臉鐵色黑。欲話三生緣未得。茶甌放下便言飯。爲省慈親走匍匐。床頭主大不假舉。一句臨岐聽吾語。水宿風餐宜善爲。扶桑夜半金烏飛。時泰定四年丁卯秋洊九月也。天曆元年戊辰。文宗卽位。有命住京兆。

長安南山。

翠微寺。廼翠微接得禪板打龍牙之處也。

傳灯糸。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然。

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嗣洞山价。在翠微時。如

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

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住打要。且無

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

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

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嗣香供一山。不忘其本也。宗旨一唱。朝賜師號。

杜墅王莊。優遊周覽。

杜佑。王維。

凡天下名山古迹。南衡北恒。東岱西嶧。巴閬嘉

渝。瞿唐灩澦。瀟湘洞庭。廬山之瀑。金山玉出。

高少濟水。吳雪楚花。皆丈頭玩具也。

境致見岷峨集。

又以叔平不可忘。命工肖焉。芝靈石贊曰。悶而

耀。約而豐。凜乎秋烈。粹若春融。祖痴（總說）不有痴

絕。師頑翁不跡頑翁。秉知惠劍。肅清魔壘。佩毘

盧印。坐斷雲峰。

道場山號。

攻衲子病。起臨濟宗。法隨法行隨建立。扶桑不

在海門東。雲峰堂上叔平和尙繪像。法姪京兆翠

微梅長老請贊。泰定戊辰春仲淨慈如芝。

今年改元天曆。

己巳夏。勝幢趁舶泛大洋東歸。卽本朝元德改

元。師時四十歲矣。仙竺（三才初）仙竺仙泊閩江。寄雪村

西堂偈云。掛席同爲海國遊。寸心如水正悠悠。

又與月山書記云。天曆二年五月吉。天風飄兮海

波立。

見竺仙東度集。今年己巳。明極竺仙同舟。道

出福州。着日本博多岸。庚午入朝。月山友桂

見一山主相州東光寺。入元土爲印月江書記。

延祐六年臘八。爲國師入牌於育王頑極雲西

塔院。育王住持東生德明佛事。見錄。

大舶着岸。自博多遠赴相陽。白雲無定。親舍何

處。存沒亦不可知矣。道過由比之濱。時師乘馬蹄俄一蹶。陷墜於泥淖之中。聊入道傍繩樞。以澣燥泥衣。舍有一老嫗。出而泣焉。師問其由。則曰。我有二子。皆入空門。一子遠遊不歸。我與其季。待已久矣。若有感激者。稍迫而察之尊親也。子母相見。悲喜茫然。夢耶非夢耶。不知吾涕之出也。雖推至性至孝之應。而天地日月之有心歟。抑且幽明之感通有時歟。師既包齋一金。忍飢寒奔竄。不以漫使用者。意欲令怡慈顏。乃解包奉之。與慈明壽金併案也。孟筭王鯉易地則然。是歲同居。侍養守歲。喜慰可想。庚午首春寓于巨嶠之玉雲。慕國師也。

一山云。最勝園寺殿。於丁未年。給以敷地。於建長寺西北隅。造玉雲庵云々。書付一了優婆塞。最勝園乃府元帥貞時也。一了信州諫方下宮大祝也。大鑑禪師玉雲櫻花偈云。瓊琤一樹玉雲香。彷彿垂絲蜀海棠。雨過石巖春正暖。

國師面目不會忘。石室玖和尚偈云。秋時來拜國師塔。藏密何期對用中。因憶昔年破船客。補陀岩上飽清風。大鑑兄月江印和尚。同受業福州道山神光禪寺月溪和尚。諱紹圓。諡明鑑禪師。嗣痴絕。山是大鑑來本朝。厚講同門道義。尤與師法契不淺。兩派至今金石交盟有以矣。石室和尚南詢泊明州寶陀。時有國師。徒弟詳問日本道化。故厚遇之。望慕不已。藏密玉雲書院扁。用中良妙時掃塔塵。后住寶休。偶信州諫方郡慈雲新寺虛席。郡守金刺氏一了。以國師開山之場。喜師至以懇請。

開基檀越金刺滿貞。法諱一了。時在鎌倉。國師兼住福鹿。府主尊寵。出入不自便。託善光數日之詣。敦請開山。曰白華山慈雲禪寺。正安二年庚子夏五月望題曰。華棟高薨半入雲。農居漁屋接松門。翠杉蔽日靈祠近。金鐸鳴風寶塔存。千朶山屏當小檻。一區湖鏡照前村。

驪山曾被玉環汚。此地湯泉獨淨溫。又名八景曰。慈雲晚鐘。清湖夜月。春社花木。秋社風露。砥橋跨虹。萩藏環翠。飛湯濯疣。三濟修禊。山有井名甘露。國師卓錫涌出。大旱不涸。有龍王殿。大鑑寄石梁和尚曰。慈雲不似玉雲閑。爲雨爲霖出世間。今日諫方大湖上。又添新寺入諸山。一了頂戴國師衣。助玉雲成。臨終偈云。弓折箭盡。獨射紅心。踏破虛空。蹤跡難尋。

夏四月九日入寺。大鑑竺仙各自製疏。從與人境雙奇。湖山改觀。

諫方郡地分上下。大祝分守。其間神湖出焉。周廻十有五里。自白華山登望扶桑第一名山富士峰。八葉層出。白雲銀葉。倒影湖底。天下奇觀也。湖乃天流河之原也。

辛未秋。神氏爲賴創德雲寺於山部。請師開法。師答圓覺長老書曰。今年秋。初退慈雲。縛半

間茅於別峰之頂。愚意疏遠人世。消磨舊習。庶作息影之計。無何業緣相迫。趣爲京西之客。山程迢遞。車馬殆其連顛。困弊之狀。難逃慈照之中矣。西禪斗剎。叢爾何足道。矧得如友梅孱劣臨之。其陋垂諒。適蒙妙語。光飾寵褒。弱羽覺有風雲之助。橫飛直上。自此剋衿可待也。所製草疏。高古而筆力不減九峰。今世安得如璉公之人之奇。承此推獎。服義而起。挽回古風。而俾我東國之人。僉知道之行也。不擇方所。奚必在乎一玉几焉。伏昏不覺僭言。希尊恕。蓋大鑑住圓覺。製疏送西禪也。德雲比丘與善財別峰相見。大覺璉爲九峯韶一疏。出住育王山。九峰在育王山。

壬申歲。右金吾校尉小串藤範秀素欽師道風。以京西禪敦請。

開基檀那範秀。法諱聖秀。別稱雲巖。見國師大清族祖父也。正慶癸酉亂出家。其一門子弟

皆投師執弟子禮。秀具十德富財。其末也詞翰達者。作和歌曲詞。至今天下盛行。曰現爾也娑婆。又曰早歌。其中有少林訣及曹源宗專詠禪宗。曆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逝于播之知足庵。州牧圓心厚善師。祭文曰。道友金華山法雲主喪比丘友梅。起廢檀林。金碧嚴麗。庵名知足。掛錫金華。人生貴知。矧復道契。形影相隨。死生同誓。蓋古檀林斥言。西禪安道學二衆令修習內外教門。故置毘盧大藏。一々自題書。二度遣唐使達林二僧監護好本。又看藏人不限多少。自他老少籍食常住。又住持職不限自他門。只以其人見地明白者補之。具闡提緣無着中嵩山董焉。又開基席塔。扁曰瑞雲庵。有安置像。示寂前三年。自書贊語曰。此心非聖亦非凡。金粟如來是共參。一默當機雷電製。暫隨問人。戲號雲巖。明德辛未春大清新之。

冬十月十八日。視篆。三年峨麓。鐘鼓一新。甲戌歲。有豐後州蔣山万壽之命。四月二日辭命云。七尺烏藤無定力。業風吹轉海西州。出開應被龜山笑。欲縮頭時不縮頭。是月晦入院。檀門致敬。宗社有光。後三年謝事。來隱于度賀之尾。

俗曰梅尾。今避師諱。見太平記。

道香難掩。學者景從。豈料山茶延俗客。白雲還逐馬蹄塵。江湖至今傳誦。丁丑之歲。干戈平定。播州牧源圓心夙願。昇建新寺於赤穗苔繩之鄉。而欲選天下有道名宿爲開山住持。藤範秀以師酬其所問也。

本朝神國也。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皇百代。天神七代者。上古典文有在焉。地神五代者。自天照大神。至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治世八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五年。次人皇百代者。自神武天皇始封。其後治亂興亡不同。而卽位治世者。皆天照大神真孫也。天兒屋根尊

執鈞柄以降。藤家遞代。天下大治焉。天兒尊乃春日明神。藤家元祖也。順德天皇承久三年。廢帝一年除之。則以文和天子後光嚴院爲百王也。後白河保元。二條平治之間。平相國清盛專戎機權霸柄二十餘年。治承四年亂兆。先代將軍源賴朝及平氏。爲霸主秉柄。前後九代百五十餘年。至高時政亂。元弘三年癸酉。除光嚴御宇正慶二御出家。故夢窓年譜。同五月。六波羅廳相州九州同時大潰。霸柄歸今相門。幾乎百年。初平時賴。乃高時總天下戎機。身在相之鎌倉。二司於京六波羅。聽朝廷指揮。定天下政。是曰兩六波羅。小串範秀亦預焉。元弘之元九月五日。淨妙寺殿讚岐守貞氏薨。喪未除。高時付兵符於尊氏。鬱訴不及。使華寰中東人首鼠。時赤松圓心義勇聞天下。奮然獨歸尊氏麾下。破兩六波羅。一日七戰。烏合之北走。唯殘七騎。馬斃代半。彼軍如雲。

不得攻勝。日之晡。與則祐父子一處欲自刎。南向男山合掌誓願。此舉若得勝。我當建一寺安置百僧。當報神助。天下安穩。干戈泰定。心念片刻。祥風時來。旗脚靡敵。時有何物謠者曰。敵旗其紋鮮形水也。我旗在巴水也。水之與水相成。故無勝負。加以大龍必勝矣。聞之頓繪大龍於巴上出戰。乃得大勝。遂入定寰中。蓋神宣耳。又有一說。余所聞如此。厥后天下龍興虎疲。建武四年丁丑。征夷大將軍入大定寰中者。彼父子之力也。蓋大龍扁塔。暗合可尚矣。當年圓心欲果此願。心試問範秀。秀薦道師德望。時節因緣。感應道交。師資符契。非多生夙發耶。傳聞。檀家古人敦實純真。醇乎英雄武烈一士也。言行不華。曰。我得這長老。開山住持。上求天下安全。父母乃至吾身成佛不可有疑耶。秀唯々。卽合掌領解。敦請開山。法雲以最初勳賞高田竹馬寄進。建寺度。

僧。實建武丁丑七月一日也。又唱世尊。不稱雪村。倭音相近。又則祐出遊。江霧未散。遠見墨牡丹來。祐下馬。邦人及內外侍從數十人皆俄下馬。江水淺深。濕溺縱橫。濯錦可觀。三寶尊崇。父子如此。凡國法自落岩至梵字石。雖貴介公子皆下馬。況邦人行旅人客已下。於牌門外。雖雖僧見之。例下馬。昔日吾佛居靈鷲山中。以退凡下乘二牌界之。自茲天竺諸國波斯匿王等。必皆幢蓋圍遶。徒步拜詣。遺風未泯。以故今日檀門師門並榮。一念願力無二。誠心所及也。兩門後胤克念之。又有兩寺建寺之置文詳焉。

乃厚加聘禮迎之。秋七月朔。拜請開山。冬十月望。創建大佛殿。寺名法雲昌國。山號金華。皆宸染也。

勅造本尊毘盧三尊。圓覺會上說和梁牌曰。聖躬萬歲。天地泰而社稷安。臣佐千秋。干戈定

而戎夷服。誓興檀度慶集家門者。建武丁丑孟冬吉日。清信沙彌月潭圓心。昇建下間牌曰。十身調御統塵區。以爲道場。大力量入。挿莖草以標梵剎。願經劫石。永壯福田矣。金華山法雲禪寺開山住持比丘雪村友梅謹題。曆應二年冬至日。宸翰勅額。諸山帖子迎接。有上堂語。又開山自筆定案及檀那請開山狀。寺供養記錄。佛工七條法眼康俊。應永廿三年丙申。列天下十剎。

被旨。己卯冬十一月至日。位于天下諸山之列。而定十方住持者。時際興運。山門檀門。天時地利。一代盛事。住持得人。衆亦龍象。陞堂說法。規矩嚴肅。可謂般若叢林中第一藍。

師自製山門疏。請開溪聰日。北斗以南。淨剎不知沙數。中國之內名山。莫似金華。又開山以來。住持且望上堂。說法頭首。秉拂禪客。法戰大衆。正月八日對策。至腊月百衆爭競後

先。至今不絕。

與彼大方鉅刹。至今抗衡。

師歸朝后一年。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江南第一龍翔寺新建。勅修清規。未製。本朝曆應三年庚辰。天龍寺新建。兩朝大利。後先相望。金華在其中間。草創得師。早稱名藍。前上野長樂大本良中歸朝。一夏留此。作禪詩曰。祇林處々正蕭條。華阜春光輝碧霄。樹遶紺園花雨合。洞通玄圃彩雲飄。蛇喉尊者黃金錫。鶴背仙人碧玉簫。子去瑤京望茲地。青山疊々永迢々。延文三年送人作之。後貞治四年乙巳秋。義堂信和尚酬雲溪山曰。金華洞裡山書記。十年前吾故人。別后星標猶在眼。憶會輦寺共栖身。梅花世界詩千首。芳草池塘夢幾春。賴有諸郎遙勸駕。東遊趁々及嘗新。又寄器之簾借師。岷峨集云。願將一點岷峨雪。散作人間大雨霖。今刊行集中不見。大本義堂。

同年同友。正中乙丑生。本四十四亡。福不逮惠。壽不及義堂。叢林至今惜之。長樂入寺小參釣語。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聽長樂鐘。石室玖和尚曰。長樂鐘聲吼霜夜。何人得句破天荒。至今傳誦之。中嗣丘東林。林嗣一山。受師指揮入唐。

庚辰營大龍庵於寺之左。山明水秀愛之。

九月十三日夕々。九月今宵正十三。清光昭徹照龍庵。嫦娥應笑唐人癖。只把中秋作話談。

辛巳春。有朝命。征夷大將軍及左武衛將軍虛京城万壽席禮請。荐上書辭之。

等持院殿并三條殿源直義。介元古先和尚專使。師辭狀云。某悚息具申大將軍閣下。友棧伏準釣筍。今月十六日差友梅佳持万壽寺。友梅自揆無堪。固辭有分。竊念友梅稟氣椎魯。受材孱頑。遊歷宋境二十餘年。所見知識。粗得參詢。從上機緣。全不明了。旋歸本朝。已經

一紀。東西村院。偷生苟安而已。頃年因播州牧圓心爲祈寰中泰定闔外清寧之故。就於治內。創建法雲禪刹。稍成其緒。既是山中。人事稀疎。尤便養科。去年之春。忝蒙祈願諸山兩帖。誠謂叢社千載一遇之慶也。友梅年臘未長。筋力盡衰。邇來腳氣相攻。醫治未効之際。專使忽來。捧出令旨并御教書。友梅聞命之初。載喜卽合。跣勉馳詣。仰副大檀越不忘佛囑之雅意。而無奈現患若此不能跋涉。他日倘見體安。卽得納謁閣下。面謝衛法之重恩。今玆先申辭免之狀。以奉黷嚴憲。切望涵容。俾友梅仍舊栖止法雲。安心辨道永資兩殿祿算。則在法雲猶住萬壽也。城郭山林何所。住而不是洪鈞造化鑪哉。矧彼萬壽。京城望刹。宜選年高德邵之衲子主之。則不日可見興其廢而支其顛。法門獲益。正在是舉矣。住持萬壽。不敢承命。違抗之罪。万乞裁宥。須至申問者。右

謹具申呈。曆應三年正月廿六日。法雲釋友梅。又答等持官寺古先和尚書云々。舊疾未痊。新痾新作。不避嚴譴。辭免之狀。具別紙進呈。切望導此鄙忱。就林藪以將息万幸。昔晦堂因潭師謝師直請主大瀉。愈請愈辭。乃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愚雖不腆。請例斯言。如得春暖病安。一策上京。謁見幕府。致賀前后重疊衛法之恩云々。和古先招偈曰。倦翼固難翔九霄。侯門不奈有嘉招。辨香願祝深雲裏。萬壽何曾限六條。又兩殿者。等持院殿。委政尊弟三條殿。自居常在光院下御所表。太平坐致。故應夢岩抗章及常在光院。景古先諱印元。南詢嗣天目山本中峯。

使者三反。而廷議罪歸檀家。尙堅執不起。時南禪竺仙以偈檄之。聞說大龍行雨罷。無心更出作雲雷。願將橫海身千尺。來臥拗堂水一盃。答之。塵柄一持嚴祖令。龍門萬仞鼓風雷。飛箋招我言

如蜜。毒勝燒腸鴆百杯。官命不允。公舉私望以難免。潛出金華。掩關於良峯。

俗曰吉峯。又曰善峯。

檀家動靜侍衛。思師遠引去。而出處不違師心。進退從其所趣。稍欲以諷動也。

師爲法雲聞溪書云。愚劣近日。自嵯峨移居善峯。貪翫勝槩。而不作久住之計。

癸未歲。圓心排闥懇款陳情。通身汗下。出謂人曰。我嘗也馳突百萬軍中不屑焉。只今老師面前片刻跪對。威稜逼人。怯懾如此矣。師不獲已。以秋八月十一日。莅京萬壽。一佛出世。巷衢蹂躪。明年同月日。移疾于清水清住。遂有攝州溫泉之行。

與聞溪書曰。十一日撾退鼓辭衆曰。去年今日入忙處不及。今年今日退閑邊閑得。煞拈杖曰。烏藤元不屬閑忙。一咲出門天地大。如今情況語下可。察也。寄居清住庵。至來月爲湯治

可以出京。八月廿一日。

乙酉春。以朝命。二月十八日。董東山建仁禪寺。宗風大振。法雨霽霈。王臣皈依。人物輻湊。若痴絕住山。故開丈室。講其語錄。聽徒如雲。超越於萬壽庵之講。

眞淨文語中偈頌於萬壽講。本寺四天王。尊氏等身供養等持院本尊。安座開光明。

夫參方正眼。蟻蟲龍象。自證於古人舌頭。沒毫髮疑處。而說偈贊書無虛日。鍊虎關染疾於惠嶠之海藏。冬十二月初六。師特往問之。延接談笑。互忘賓主。

前三年癸未正月十六日。師及虎關大陽赴幕府齋請。師明日訪關。侍僧受謁。入報因言曰。前者見一老宿。老宿未揖茶盞。先致言端。師收盞。始酬前言。人欽其義稜其裁之。關笑而出見。卽進語。侍僧寒心。師輒晤語侍者。揖坐歛蜜。移時而去。人亦仰主客俱期人也。詳見

于門人淬龍泉所撰海藏紀年錄。又師與聞溪書曰。上刹修造無錢。必不能就檀那。在京費用極多。因此不能加意也。此又何足惱尊意。付之檀越可也。近來只在嵯峨。警固天龍寺。歸京示稀。相見難得。玆遇的便不能忘情。故及此。四月廿五日。是歲八月天龍寺供養。

且說偈謝之。養痾窓底忽心驚。象駕崢嶸輾矮廂。分散盞湯新點茗。撥丹爐火便燒香。人非摩詰病相似。客是曼殊才可當。床下履塵不應掃。苦吟轉調謾成章。師和之。穀下諸老亦擊節。門人裝軸。謁師求叙。

師筆叙文繁不錄。載彼紀年錄。

叙成。關自跋云。斯軸新譯無垢稱經也。

維摩詰。此云無垢稱。

遂唱寂。人傳道。火化現舍利。師咲曰。鍊公尙存蹤跡乎。惟歲貞和二年丙戌十一月之杪。師忽寄香資於恭石梁興雲塔曰。

石梁和尙。諱仁恭。台州人。隨侍一山來朝。乃厥外甥雪竇紀綱開山信州佛國山慈壽禪寺。住持慈雲聖福壽福建仁。建武元年甲戌十二月十八日示寂。諡慈照惠灯禪師。恭扁臥雲。改興雲一字。

法弟不久行脚。兄忌在來十八。我不能供此香。預修忌齋可也。守塔者驚其命。速備營辦。以是月廿六日。師臨齋諷演。白傘蓋咒。至第五段。燒香大展。起立未定。右手不叉。然而法體如常。朝廷醫藥皆却之。十二月二日黎明。自呼紙筆。以左手書逝偈。字畫不成。憤然擲着大筆於屏上。墨淋漓未乾。

器之云。筆痕屏風□片昏剝之。今尙珍藏。

般涅槃于位。朝市山林嗟悼慟哭。後三日。闍維于清住庵。

舊址直北斗堂下。今水堂界內。相博大龍地。蘭洲和尙後取扁其塔。

設利無算。五色流輝。烟氣所及。草樹綴珠。雒汭之內外。道俗奔赴。集而取之。覓而獲者。皆如至寶。或後而至者。掘土淘砂。有法弟良雲。

良雲庵主嘗守大雲塔。以佛舍利數粒并田地寄附塔院。勢州橘厨是也。

遠聞。後數日。自伊賀來。不及見。直往化壇。具威儀展拜燒香。致誠懇禱。吾師兄若實有般若靈驗。必當有其證。片時哀求。鏘爾現出案上者一大粒。感泣頂戴而持去。又存日落一牙。青瑠璃色。如指頭大。

前住寶林。諱良耆。號太春。付宗垣余親頂瞻之。耆嘗於七條甲弟。爲觀音妙懺導師。至三尊洒水。善財童子現形。以攝受。簾中一會皆感拜矣。又則祐以大般若與妙懺。於五社神前闡拈。拈得修懺法。至今不絕。曰天神講會也。蓋以。定慧內熏。種子發現。末後光明。雖曰非師本分。不猶愈於骨塔暗封腐臭相望乎。住壽五十

七。僧臘若干。門弟子若干人。師早離國師。

正安元年來朝。文保元年入寂。師德治二年入唐。元德元年飯朝。建武丁丑創金華。爲國師拈香云。一萬里重溟鼓掉。業風所轉。生遭王法了也。十九年四處移場。魔說大行。死墮阿鼻了也。惡積於家。殃及於我。作如是因。受如是果。究然餓炒無由殫。年々今日。栢子烟熏牛糞火。正長元年二月廿二日。相之巨福玉雲後山俄崩。國師木像椅子俱自出于饗堂之外。緇白人民。詣拜成市。明年七月。卯塔修造。安置之京之大雲。康永元年壬午正月十六日。八金剛救火災。瑞阜住山竺仙刻碑。立大佛殿上。明德四年癸酉八月廿二日。本寺大變。延燎帝祠鐘樓本坊檐栢連構。國師卯塔獨存。薨楣焦灼。燔痕如新。雖家醜爲后生記年月。

遠方歸來入寂。已過一紀。欲再見而不可得。獨以石梁兄爲遺愛。敬事如國師。人有執弟子禮

者。必令其中俊邁者。指見石梁入室。且曰。村僧風火相逼。不可構架塔院。當收梟骨依祔興雲塔。

祔音附。合葬。

又雖無長物。一簪遺資。必當歸之大雲塔。

師歸朝住信州慈雲。時幼時養母小笠原明敏大姊。付屬尾州瀬戶萱井二莊。皆寄附大雲塔。敏本從等持院殿。號播磨局。有子出家。號希遁庵主。

諸徒克遵命也。時圓心則祐父子與謀折中。以分附大雲大龍。

痴絕竹篋。頑極握腕像。所傳法衣蒼頡夏禹孔子手迹及晉唐諸人法帖。僧懷素高閑顏真卿張旭皆榻本。中岩石筭尊者書。絕代奇觀也。又師唐土行脚草鞋一雙。貞和三年丁亥正月。良本宗渭良和三人僉押。永置于播之大龍也。蓋一山所傳衣者。曹源付痴絕者乎。而今天下

國師及諸像所著皆此衣也。今已粉碎。寸絲所存者。皂行環條而已。當初秘而不言。假名一山衣。年代深遠無知者。今世所傳揚岐密庵衣尙不壞。一山衣纔過百有餘年。如此零碎。況乎師資雕畫眞像皆用之。自非曹痴頑相傳衣。不必然。曹源衣事。見印月江語錄。本藏主。師室中先登。入滅之後。終千里閉良。標侍者號無格。共信州人。取師諱偏。曰本曰標。摩頂印證不過之。德業文學。一門雙駿。本仁科族。標下宮大祝金刺氏子。九歲入室。及壯稟師命入唐。從師學李邕字樣。一時有超師譽。七夕在金華作曰。七夕雨晴初。新涼滿草廬。不期天上約。肯晒腹中書。三事秋雲冷。一生世態疎。星河風物爽。吟罷遶階除。令裕侍者追和曰。秋風夢覺初。無事坐幽廬。憶昔金華寺。難兄寶墨書。鴿原空寂寞。荆樹不扶疎。每遇二星夕。憂心未得除。先師曰。仙齡志學初。三載共

同廬。染指西天教。研精東魯書。黃泉逢爾闕。白髮竟蕭疎。今夕是何夕。秋風遶屋除。四明東陵和尚跋裕謙溪追和軸云。雪村梅禪師有子。曰標侍者。壬午歲遊浙。不及登岸而飯。寂于舟中。傳聞蒙古與本朝不和。由是一船遭非命。本標裕師室中名士。無出世故。泯々無聞知小紀。惜矣。又圓悟示虎丘法語。應密相傳跋語。頑極號一軸置京之東山大龍庵。又痴絕每日課書般若心經。先師住南禪日。取以獻征夷大將軍准三宮義滿。得此乃曰。今夜夢有一老宿。授我以心經一卷。喜以頂戴。欣受奇之。明年丁亥。圓心特創塔院於雒之東山建仁。以下其地。又明年春蒙綸命并鈞旨。廼取生祠。扁曰大龍。

雜華曰。譬如大海能受能接能持。一大龍王所霽大雨。若二若三乃至無量諸龍王雨。於一念間一時淫下。皆能安受攝持。何以故。以是無

量廣大器故。住法雲地菩薩亦復如此說。悉亦如是。是故此地名法雲。菩薩以自願力起大悲雲。震大法雷。通明無畏以爲電光。福惠智惠而爲密雲。現種種身。周旋往返。於一念頃普遍十方世界。隨衆生心所樂。霑甘露雨。滅除衆熱塵垢。爲法雲地。乃是菩薩第十地師。創播之法雲。時定中感見有五百僧來。求掛塔於本寺。師以寺小辭之。強之。同時檀越夢中感求許之。其日有人賣五百羅漢_其圖像一幀。圓心大喜。買得進呈之。師資感應一夢。至今安置大龍。有羅漢供。其圖樣短幅小圖。以五百粒數之。無欠少云。

塔曰幻空。割膏腴以奉香火也。

初清住其地。大狹隘議相博今地。清水教寺衆議迂延三年。蘭洲和尚爲芳藏主時。以清水爲南都興福所管。往反陳訴。故興福衆徒。吹貝撞鐘。會議三度。貞和三年三月四日相傳。四

年二月二日。興福清水本末兩議治定。綸旨并鈞旨有之。秋八月廿四日。圓心寄進播州大津庄。又移其私第。一字開基云。師滅后五歲。觀應元年正月十三日薨。享年七十四。葬于播之大龍之右。

嗣子則祐。以文和乙未。建寶林永昌禪寺於播州之赤松里。以繼先志也。

傳大士諱翕。婺州人。齊建武丁丑五月八日降雙林鄉。傳宣慈家。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會有天竺僧崧跋陀。曰。我爲汝毘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韞之處多鈍鐵。良藥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崧指松山頂曰。此可栖矣。大士躬畊而居之。大士披衲頂冠跋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跋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大

士於松山之頂。因雙檣創寺而居。故名雙林。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檣陳留切。剛木也。今尙存云。龍華樹也。其樹有花。花形如龍。故名龍華。經云。當來彌勒於此樹下。說法度人。而有三會。初會先度釋迦所未度者。次度其餘。凡六十八億人。第二會六十六億。第三會六十四億。故曰龍華三會。雙林在婺州金華山。山在縣北二十四里。亦曰金盆山。一名長山。有赤松觀。金華郡名玉臺新詠序曰。金星與婺女爭華。故曰金華。雙林因雙檣爲名。卽寶林寺也。赤松子金華山牧羊。乃黃初平也。金華山又在梓州。唐陳子昂白玉讀書於金華山有讀書堂。檣又徒勞切。卽今寶林寺。元在備前新田庄中山。貞和年中。則祐建立。請師開山。建仁住持時故。公驗皆曰建仁長老。偶丁回祿災。文和四年春移建於播州今地。九月二日。列本朝甲利。永德三年五月

廿二日。列天下十刹。住持有承。今案。建武丁丑。金華寶林。赤松之佳名。自然暗合奇中。兩檀家父子皆書諱準史法。

師在世。洎滅後諸孤之立法派之侈者。皆彼父子外護之力也。烏虜希矣。師爲人尊貴。天性氣壓宇宙。眼空古今。名振兩朝。

大唐。日本。

面目嚴冷。一平生無笑。緇白望風。畏敬接見。汗出氣懾。不目曆書。不手念珠。几案無一冊。金口所說。唯以圓覺了義爲所詮。

翻看二卷。在金華大龍。手澤尙存。題新曆曰。若要避凶全就吉。棟他猶日與驢年。

屹坐室中。如木塑人。飯不獨食。甘苦同衆。四來奔謁。不接妄庸。

師住山時。中岩來通報師曰。明日上堂次。法堂上參見了也。曙東白諭默庵東福子游。一時龍象皆隨之。又相之福鹿兩山兄弟爲法嗣十

人。相拉入洛。途中聞師已示滅。歸去云。白東明諭夢窓游虎關徒。

高視遠識。不以詞色假人。其董東山也。不拜開山。人有問之者。曰。山僧嫌佛不做。其赴官齋也。左武衛源公。

征夷大將軍尊弟直義。時委天下兵馬元帥。文和元二月廿六日未刻。於關東大休寺。泊然神遷。四十六歲。師三條殿頌軸序曰。古山居士。海內戎機。身自總轄。政成之暇。多與名師宿衲遊云々。天下無二道。故知道之所。在天下則天下重。在一介則一介重云々。師嘗赴府齋。虎關大陽諸宿。皆齋罷揖去。獨師聽呌不見。亦無進履者。佇立待進。源公取而進之。一時盛談之云。

進履不辭。見者寒心焉。衛法之貴。弘宗之重。子房釋之。

二張。

豈可同日而語哉。當時以一身。使天下佛法重於九鼎者。非師其誰耶。沙門衆乘者。播州東河淨土寺住侶也。

淨土寺。曰南都。曰北京。皆以衆乘故也。應永之末。寺僧以私欲不滿。以北京豪奪契券皆在焉。

南都東大寺者。本朝第一大伽藍也。治承之亂一燼焉矣。乘嘗發心。日本大唐高麗百濟。靡弗幹化。而舟車稠載。委積如山。不翅牛馬奔運。梁棟飛來。工匠出現。力士自然而至。

本緣起亦如此。

彼恒說華嚴院四聖同時大道場。

東大寺本尊廬舍那。圓滿報身。範金一十六丈坐像。恒說華嚴院八宗兼學大道場。聖武皇帝建立。內證觀音。良辨僧正。寺主彌勒婆羅門僧正自天竺來。供養善賢。行基菩薩奉勅觀緣文殊。故曰四聖同時。又曰四聖同心。

廣博像設。不日成就。輪奐羣飛。如紫金山。如白銀闕。雄鎮覆壓。非龍天扶助。則鬼神督役。豈復人力耶。於是乎知。乘者大權爾。其行化而歸也。道過興福寺猿澤池邊。有一老翁。呼乘言。法師發無比大願勸化。翁願預其一分功德。引入空金城湯池內宮殿。奇麗不可說。自擎出金銀奇寶與之。忽焉不見。蓋亦神龍感動乘之誠心而已。至今大寺安乘像。

東大寺有衆乘堂。其笠其杖器在焉。或云。乘勢州小僂人。終于備前佐山。庶牌尙存焉。號大佛上人。曰重源。三教通達。尤善文章。有文集。世誤曰修乘。曰春乘。曰俊乘。

師常戒其徒。却後爲吾兒孫者。當詣奈良大像。偈云。範金十六丈爲身。雄鎮扶桑第一尊。除是虛空圓滿體。人間彫刻盡兒孫。播之寶所者師之塔也。

寶林寺開山塔。

淨土者乘之住所也。嘗割淨土之莊田。助寶所之香油。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寶覺真空徽號也者。元主賜也。

大元第六文宗。

師既歸本朝。不榮耀。投置之篋笥。不發已久矣。文和壬辰。方當減度之七周。諸徒奏聞。勅翰揚于塔門也。

京師東山大龍庵龍山掛額。

余志學明年。見先師於雲門。粗聞祖蹟。先師亦逝矣。退而憫焉。方今天下寺院。碑銘篆刻光昭前烈者比々焉。

比音鼻。又音匹。

獨吾祖道行不愧於古人。而味々不傳于後乎。以故同門伯叔。

器之秀峰。同門者法之兄弟。法眷者法之屬爾。

或外國諸宿贊語。

或江湖傳誦

痴絕四世頑極之孫一山法嗣。道德備尊。南遊上國隻焉。遠奔翠微無學。提唱猶存。八座道場。居山之東。舍利流輝。塔于大龍。龍門大清渭長老請贊乃師雪村和尚像。四明東陵永興拜書。又小師爲首座請贊云。面目嚴冷。處衆慈祥。別辭東國。遠涉南方。江淮南浙。湖北潭湘。中原西夏。雲南四川。岱恒崧華。山東燕南。周回往反。二十餘年。瑤席池上。負吾負汝。翠微山裏。說妙說玄。晚飯故國。衣錦而旋。爲大雲國師之嫡子。實玉山痴翁之正傳。開山德雲法雲中山之寶林。住持慈雲西禪萬壽而建仁。丹青寫不得。吾爲汝傳真。大龍子孫。森然玉立。必能大其家世而踵其芳塵。四明東陵永興。

泥途馬蹶。桂轡上司洞宗衆。乘先師吞大鐘。省潤上司佛源派。一宮須田法兄。希古彥音

音直。聞諸先師無疑。一說。高階氏先師見師逮乎十年者。況明敏一宮同出源氏。峽隘舟中莊子心華。元棣西堂大覺派曆書數珠。靈圖侍者黃龍宗子昂墨法及禪師號。良林侍者省潤上司材入室。

岷峨集及疏書零碎。

岷峨集乃外國行。卷若干番。信州山部德雲開山後。俄入京。命弟子良乘都總宇。叮囑待后便。乘慎尊命。藏護如眼睛。且恐穿賊之不意。縛置于梁上。自然屋漏。濕爛如糜。今所傳數番而已。又住院語錄。門人良樹藏主齋持入唐。大方諸名宿題跋證明。十襲歸朝。病死於周防之竈戶關。遺託同船裔竺芳。偶爲同袍。借看不還。裔上岸歸關東。遂化烏有。器之秀峯每話潛然。

見聞之所及。辛勤拊撫者廿餘年。狂斐雖不足以稱揚先德。而所不媿者。靡以當世俯仰增損而

已。師諸子椽筆雄文。當初林立天下者。或出世唱道之應酬。或早世淪落。以不令師全體作息。大機大用。光明照世。傑然特出者。聞知於後世而今徒所存者。師之片言隻字。瑣細補綴。以埃僧中董狐矣。永享四年四月五日。前住建仁師孫比丘有諸謹記。

于時長享二年九月廿六日書于釣雪齋下

平田和尚傳

平田。諱慈均。相州鎌倉縣人。嗣道山晟。晟嗣大明國師。早有南遊之志願。自刺身血寫五部真詮。二十七歲。遂入大元。直抵金陵鳳臺參古林。林偶入室。林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堅起拳頭。林喝一喝。師亦威振一喝。倒禪床。便參堂去。行者拜云。和尚遇堂了也。師辭去見中峰于天目。月江于何山。灵石芝。竺雲曇。無言宣。清

拙澄。雪竇常。厂山詠。皆有道號偈。送行頌師。及還本朝。出世初住豐之崇福禪。播之圓應。次住普門。董東福南禪。貞和三年九月十六日入滅。有偈云。生死去來。无此无彼。明月行空。清風匝地。投筆逝矣。南禪塔曰雲興庵。開長州下關回日山永福寺。下關則赤間關也。古人或以赤壁呼之。

予以爲。師亦振威。一喝倒禪床去。林云。參堂去。行者拜曰。到堂去也。焦麼則可矣。今覩此小傳。石十成如何。

建長禪寺竺仙和尚行道記

慈雲普濟禪師前平江路靈巖禪寺住持清欲撰昔我佛釋迦文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屬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入此土爲初祖。又五傳而至曹溪大鑑。是爲唐土六祖。道滿天下。而衣止不傳。於是南

北分宗。五家列派。魁壘逸群。星分莽布。而其法化無往不至。若我臨濟大師秀拔五家。而其子孫逮今特盛。前保寧佛性禪師古林茂和尚。望臨濟爲一十八世。望達磨則亦二十八世焉。日本國建長禪寺竺仙禪師。實自保寧出。諱梵僊。字竺仙。雅稱來々禪子。居楞伽。因號寂勝幢。莫年懷土。故曰思歸叟。中華古明州象山縣徐氏子。祖某本州儒學學生。父應。字景陽。隱德不仕。母歐陽氏。生三子。師其季也。以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五日生。六歲入鄉校。不一年而韻書切紐之法若素習聞。人誦般若心經。輒能記。癯不勝衣。而惡葷血。父母視其無適俗韻。逾十歲舍之出家。從湖之資福別流源公。作驅鳥誦經。如涿源甚器之。年十八。依杭之靈山。瑞雲隱公試所習爲妥。名給公符。禮其師虎岩和尚塔。削髮預僧數具戒。或遊方首謁淨慈晦機。次依天童雲外。聞開壽商隱親見此庵。渴思一見。既至。薄暮

陞堂。作咳嗽聲。隱隔壁聞曰。誰。師曰。行脚僧。隱曰。爾何僧。不知時節。師曰。預晚通謁來。早相看。隱異之。出而問曰。作麼生。是行脚切要事。師曰。非時要見主人翁。隱云。作麼生。是爾主人翁。師曰。今日相見太晚。隱曰。且坐喫茶。留數日。還浙西。依靈隱元叟淨慈東嶼。見止岩成公於虎跑。示以鎮海明珠話。微詰無滯。岩有之。師自以爲未穩。祈觀音覲。早遇明師。決了大事。登天目見中峯。峰曰。奇道人也。作竺仙說以贈。偶僧自建康來。能言保寧鉗鎚妙天下。卽宵征。適寧過萬壽。衆請陞座。一聞舉唱。心地豁然。下座進拜問鄉里。師曰。明州。寧曰。明州有布袋和尚。是否。師曰。是卽今。又不在那裏。寧曰。他說等人々。寧師曰。卽今來也。寧曰。作何面目。師曰。且請跌坐。梵僊禮拜。寧欣然許就弟子列。一日齋次。寧曰。菩薩子喫飯來。師曰。來也々々。寧曰。是什麼物恁麼來。師曰。和尚喚底。寧曰。喚卽不無。

來底不足。師曰。和尚年尊。認他不著。寧喝曰。喫飯去。入室次。寧曰。一字不着畫。是什麼字。師曰。金剛鑄鐵券。寧曰。一字也不識。師曰。不識最親。寧便喝。師機鋒穎脫。英氣逼人。故寧嘗示以止庵在佛果處。襟妄想之語。不覺汗流浹背。遊湯泉閱大慧廣錄。所重脫然泊歸。寧問曰。爾前日因甚納敗闕。師曰。不敢。寧曰。放爾三十棒。自此師資相契。泊典藏清涼。道聲藉甚。俄有江陰白龍之招。師曰。吾方問道。其可爲人。還東浙遊荆楚。一錫去留。爲時所慕。登徑山。會明極赴日本之聘。挽師偕行。師追念保寧異時當大化日本之記。因徑之。己巳五月。離福建度海。六月至本國關西。掌國諸官迎勞動至。館於大慶宅。江守太江氏直庵卽欲以豐州萬壽處師。僧意曰。大名已達京師。未可也。庚午屆京。二月至關東。館於建長。相摸州大守平氏高時。一見如平生。懽懽。明極住建長。師爲第一座。別駕藤氏之子高。

景爲極弟子。以御前南禪禪寺奏師瑞世意在嗣極。師笑而却之。大江氏知師不赴南禪。復以萬壽聘師。亦不赴。壬申。平氏以淨妙起師。高景峻阻。平氏曰。惟我命開堂日辦香。爲保寧拈出。直庵欣然致賀。洎平氏亡。源氏當政。兄尊氏仁山。弟直義古山。尤篤於師。爲其母夫人延之私第。兄弟侍焉。供饋無虛。時寺之前迫於官舍。一夕兵燹。夷爲廣墟。古山盡請以屬寺開拓門徑。爲一方偉觀。甲戌。直庵亡。遺命復以萬壽延師。源氏固留。而迂論起師主淨智。入寺賜官幣三萬地三千畝。乙亥。賜天柱峯下故址爲壽塔。其山下瞰大海。絕類楞伽山。師樂其勝。作楞伽院。榜曰心地要門。燕居之所曰一粟乾坤。曰語心堂。曰含暉室。曰寂勝岩。絕頂作亭曰妙高。日以楞伽爲事。戊寅。吏部侍郎大江氏泰。故直庵之子。承先志。以關東三浦無量壽禪寺命師開山。己卯。退淨智。稱疾居東堂。辛巳。奉旨仍住御前瑞

龍山南禪禪寺。以四月十三日開堂演法。中使繕錄以進。昇本寺于五山之上。七月二日。大納言兼征夷大將軍仁山。偕左武衛將軍古山。入寺飯僧。請陞座開堂。加嘆而去。逾年遠引。重請入寺。由是相寺之宜。鑿陂瀦水。輦土爲山。左環右抱。路經其中。山曰瑞龍。陂曰豢龍。亭曰鎖春。寺以日裕。境以日勝焉。癸未五月。太上天皇臨幸。對御談玄。龍顏大悅。賜饌曰。師其加餐。母視朕也。海內榮之。師固自若耳。未幾勇退。被旨。於本寺建壽塔。亦稱楞伽院。乙酉。仁山施田資香燈。丙戌春。受真如命冷住建長。丁亥入寺。凡禪林典禮悉行之。俾後昆見古道顏色。戊子四月。以疾謝事。居布金館。七月。回淨智楞伽院。問疾者至。剛應如常。初八日。戶部侍郎憲顯藤氏來訊。歸告仁山公。長子左典厩將軍義詮君。翌日捨安房州正木鄉田庄若干。以贍其塔。弟子輩悲泣。競求真贊。師隨手應之。旣而

治命畢。大書祇夜。泊然而逝。卽戊子七月十六日。歸全身于寂勝塔。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九。

度弟子若干人。示滅十二年。其徒海壽以其師與予同參。携行述來求予記。義不得辭。爲之記。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二

傳部四十三

海藏和尚紀年錄

門人靈源寺令淬編纂

師諱師鍊。自號虎關。姓藤氏。洛陽人也。父左金吾校尉。母源氏。皆有賢行。共歸佛乘。同持蓮經。生五子。師其三也。師頂骨插額。駢齒疎眉。童而習。敏悟絕倫。時號文殊童子。天賦嗜書。日數千言。性多病。而未嘗手釋卷。母氏思其勞。深藏書。師必搜索而得。率以爲常。母氏笑而遂使其自喜也。稍長。心自約而言。月必讀所未嘗見書不。遂則閱藏經。故冠歲而幾究經史諸子百家之書。而學通內外。師於文也。其所慎者獨明教

嵩耳。洪覺範。曇橘州未足多也。嘗從容謂徒曰。吾自幼旁涉儒典。宗貫顯密。皆有以也。若等唯究心祖宗則庶焉。不則非吾徒也。室中常問學者曰。天有九關。虎豹守之。汝還透得也。無有答者。師云。汝只透得豹關。虎關未也。便打出。時有一僧。答初問云。匝地清風。至次問。僧佇立作怕勢。師云。不妨掉臂去也。亦嘗曰。余正和已前。以書質心。正和已後。以心質書。師晚歸老海藏院。人不名呼海藏云。

建治皇帝弘安元年戊寅

師夏四月十有六日申時誕質。自既乳之夕。母

氏寤寐之間。恒見一青衣童子。就請兒。雖侍妾且與觀焉。母莫之測。心訝之。數日乃不見。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四年辛巳

五年壬午

師五歲。從父受書。度越倫輩。三聖寶覺之徒。珍藏主者。嘗往來其家。一見異之。因諭父。令其出塵。恃怙殊愛惜。故訥於言。是年師嬰沈痼。家中蒼黃。母夢。矜伽羅制多迦二童子時來離衛。自後疾瘳。

六年癸未

七年甲申

師七歲。沙門本證。時有外學之譽。師就而學。證大稱賞之。又謂父母曰。是子可以爲塵外摩尼。不可以爲掌中之珠也。其語懇至。父母意浸幡然。

八年乙酉

師八歲。家有畢方之災。生緒日腴。鞠養清甚。珍藏主亦苦勸父母。內師釋門。父母不得詞。

遂以珍爲紹介投寶覺。覺得之。眉睫間不以常兒爲待。覺指語人曰。安得待渠登志學日。授之拂柄。其早爲學所遇如此。

九年丙戌

十年丁亥

師十歲。春祝髮。夏四月八受戒叡山。是年。日讀註論語二篇。隨讀隨誦。旬日而舉。人皆優之。師意不自多也。

皇帝正應元年戊子

師十一歲。母告師曰。我自妙年持課細字普門品。老矣今困昏眊。子其餘暇。爲我大書可乎。師輒操筆。闌寫捧呈。不錯一字。母喜懷盈懷。沒齒受持。

二年己丑

師十二歲。是年腹疾大作。喘々然久黏榻席。藥石不効。諸醫束手。師一夕夢。車駕過一朱門。牛不得進。師恠問其所。有一夫對曰。是安樂寺也。

寺東偏有神祠。榜曰廟院。世通呼安樂寺。

師下車入門。金殿玉

宇煌々如也。殆非人世。徐前入廟。忽珠簾中

有聲。而玉手推簾。以物授師曰。子其嚙之。師

跪而受焉。意謂向梃車者乃斯人也。乃嚙。如

龜鼈者暴下。覺而腹內輕安。且試召醫者診

視。醫矍然駭曰。融脈平善。孰能治之乎。師

因說夢中。且曰。是寺吾未之前聞也。世信有

諸乎。醫增駭歎曰。非斯神而爲斯疾者誰乎。

所憂蓋鼈瘕耳。此寺神。實苕相公之靈。而北

野廟之本祠也。昔苕相以讒遷關西。死爲神。

見今在筑州太宰府焉。是神嘗爲大儒。今猶祐

學者。故特來綏護乎。不然豈有夢醫哉。師幸

而得再覲寶覺。覺相得歡甚。手撫其首曰。吾

以汝爲死矣。我法猶存耳。一日寶覺欲面試。

參罷授師起信論一卷。暨明日參了。覺手持其

書。使師背誦。琅々終卷。無一謬。覺歸降焉。

三年庚寅

師十三歲。寶覺因有疾。特以青伽梨一頂託侍

僧。用付師。蓋以師時尙幼也。

四年辛卯

師十四歲。是年師與寶覺問答。叢林相傳。以

爲口實。覺上堂。師出衆問云。如何是正法眼

藏。覺答云。破沙盆。師進云。休將常住物。作

自己受用。答云。打草唯要蛇驚。進云。忽化龍

去時作麼生。答云。一任拏雲攪霧。師後住東

福。關西卽字堂以書寄師。其中及是事。末有

一偈曰。透網金鱗飛在天。拏雲攪霧去翻然。

諸方不掩震雷耳。仰望東山下左邊。寶覺號東山。師

報遣字堂書曰。曩自當山分袂。已瀕三十祀。

東參西商。天南地北。而德義嘉誨。常縣謂渭于

胸懷矣。近歲。與神足寶真藏主。兩刹交肩。以

故詳審起居。少慰契闊耳。忽領妙偈寶墨。字

畫遒勁。句法清新。喜慰邁千頃者倍蓰矣。古

所謂千里一書同面晤者。見於今日焉。忻幸忻

幸。叨次玉韻。忝續貂云。一燈傳得自西天。春

日峯頭千百然。字堂時住春日。口吐毘藍便吹滅。風流

何啻瞎驢邊。又拏雲攫霧之句。先師未了之公案也。不知從何入賢聰耶。出門便是草者。陶家之閑語也。新豐焚香而成百世之古則焉。從空放下者。虛舟之口占也。玉山棹船而爲一時之絕唱焉。予之家私因公之提掇。恐泛傳江湖。不得耻幸不相半耳。秋八月八寶覺滅。師索居。

五年壬辰

師十五歲。聞規庵圓旺化南禪。欲一投謁。往依焉。圓與語奇之。以爲難得。知待最厚。無有比者。時 龜山上皇在下宮。上皇以師之銳氣出稠人。時々 召入宮。其出入之無間。雖中貴人弗之過也。上皇嘗命師。親就 御几。點勘經咒等。時會暑。輟筆昏寐。上皇密來。御手弄拂其頂。師以爲官人弄已。引手枝梧。上皇匿笑。師仰視逡巡起去。上皇

大笑而援止之。

永仁元年癸巳

師十六歲。以相陽爲禪窟。提策而東。託跡圓覺。悟桃溪之法席。按釋書序說志云。初予覃總角而離家。逾志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

二年甲午

師十七歲。秋七月。還自相陽。從太子賓客菅在輔。聽文選之說。蓋在輔爲時名儒。其家藏北野廟祖曾自加點竄之文選。兼傳神說。時正安帝在春宮。在輔手持其神書。入侍講筵。出不釋服。迎師而講。顧群子弟曰。二三子以我爲過乎。我此神書。非人主未嘗披也。然至若人。我不得慎家規也耳。

三年乙未

師十八歲。春。僑寓南禪。規庵舊好如新。乃拜侍藥庵陞堂。師時在侍序。卒患軟脚。潛離列。

上皇適望見。勅侍臣曰。鍊必有不虞乎。

往視之果是。是蓋所以 皇春之常在師也。

上皇有 御製壯丹韻。師次而上之曰。一朵爛

斑玉砌傍。風流依舊屬唐王。天公巧施臙脂

色。不許韓郎染碧妝。又 建治皇帝幸龍山。

有 御製蟬詩。令薦紳方袍和宸韻。師預其

數。其詩曰。葉間雖隱翎雲外。已揚聲似識

天聽。(并遺空有脫文)辱故含頌德情。以上共是年春夏所作

也。秋作相陽行。又寓圓覺。

四年丙申

師十九歲。夏四月四。副元帥平貞時修崇先府

君法光一十三白之諱。堂頭桃溪爲慶讚導師。

是時班資異常。師調爲侍客。師一旦奮然而自

誓曰。楞伽四卷。爲吾祖印心之經。而古難句

讀。註脚不下。我當銳志于此。以造之箋釋。以

報祖恩。且建一寺。名之楞伽。以壽其傳。

五年丁酉

師二十歲。夏四月。壽福寺有道源老者。工乎

相部。師慕而偕源記室雙峯國師也去。同夏於此。秋

七月。卷械西上。依建仁範無隱。師與源僕射

有房公爲支許之游。源公屏人間語曰。易也者

吾道之緼也。由大臣吉備公三十餘傳。以至於

我。其授受不得人則已矣。我願吾家之童烏。

無任委託。乞煩以此託。而他日倘有我貽厥之

堪重負。兄幸見付。乃傳經及卜筮等秘說焉。

其夕孔子顏淵二人見夢源公。數之曰。易知命

之書也。非知命之年不易授也。卿曷爲傳少苾

芻。以得失家法乎。源公謝曰。小子有罪。然彼

少比丘。豈他人之比歟。二人首而去。源公且

以夢告師曰。微兄吾其得罪矣。居頃之。適仁

和寺。稟廣澤之密旨。

六年戊戌

皇帝正安元年己亥

師二十二歲。春二月。又依南禪規庵席下。規

庵命師內記。是年寧一山來朝。館于上都。師往而爲儀封人之見也。師自惟曰。近時此方庸繙。噪然例入元土。是遺我國之耻也。我其南游令彼知秦有人耳。旣治行。母氏知其幾。哀訴師曰。吾老且病。子志遠遊其道乎。師感而止。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師二十四歲。規庵職師客司。

皇帝乾元元年壬寅

嘉元元年癸卯

師二十六歲。規庵補師以侍香。禪刹時皆玩看新書叢林公論者。其板在歸雲。師讀之獨曰。玆論不公。非吾黨之可攻者。雖然第二十三葉下。語意不承上。疑有脫簡乎。善本自元朝繼至。遂如所指。人始心伏。今之補雕者是也。

二年甲辰

師二十七歲。秋。仰空藏山之道風。特趨寄錫

東福。東福厨饌不給。圓規庵以偈問之。師輒次韻而答之。冬。游醍醐寺。探實賢師之密派。三年乙巳

師二十八歲。春正月十六日。藏山侍職舉師燒香。是時少年初學競乞聆傳燈等語。師指函丈以謙抑。藏山聞之曰。吾且預談席。其餘誰避邪。師始容之。舍中隘。後至者坐階。時斑白之老半焉。衆皆困其狹。至延之衆堂。秋。上皇病龜山宮。上皇召規庵。館壽量院。時々侍看養。一日。上皇曰。久不見鍊。在甚處。規庵言。寓東福。上皇曰。朕以爲鍊居遠地。不聞。朕疾乎。若其在慧嶠。寧不知乎。何無聞。規庵言。鍊也上々間候壽量院。但以尊嚴不得通謁耳。上皇憮然而曰。鍊之於朕也。寧有若間乎。規庵馳使告師。師便陪壽量。九月望。上皇崩。師陪之四日也。其爲王者被怨慕若斯也。冬十有一月。藏山致山務。十有

二月。元無爲接武。師尙在焉。閏月二十有七日。師丁母艱。

德治元年丙午

師二十九歲。春正月十六。無爲轉師藏司。有玉禪客者。頗以機辯自負。時在相州。聽師與竺墳藹足。束來值其結制之秉拂。玉排衆而出。問難數百。左挨右拶。百計氣索。師雍容問暇。未始經意而賈餘已出。叢林由是益改觀。玉亦以此名顯江湖。先是應一儒氏之須而爲韻書。越是歲二月書就。自爲之叙。所謂聚分韻略者也。其末識歲月曰嘉元丙午仲春。不書德治。秋八月改元也。

二年丁未

師三十歲。春。行相州。從寧一山于巨福。夏四月二十四。山因病退居于常樂庵。方是時也。元無爲應圓覺之命。爲屈師侍者。不就。平帥爲強之。師知不免。從至鹿阜。六月初五。獻書

一山。山復書。其略云。見喻前後相見。古人招手。橫趨已落。二三安在。駢肩接踵。交肩附耳。囑嚅婆和。爲相見也。況先已見於京洛。近又福峰相與周旋。所謂室家閭閻。悉已窺見。又何疏數爲論耶。俗士尙云。目擊道存。況宗門下乎。諄々之諭。備悉盛意。承十頌十詩。見教語意清妙。把翫不容釋手。困眼爲之清豁。爲惠侈矣。所謂揮斤既非妙手。則不敢聞命也。山又書一偈以見意曰。高人問疾過巖阿。一默相看意已傾。不是忘懷於道術。荒涼野徑有誰行。冬十月。師見山。啓曰。某智薄識譾。每見程楊之易說。不能盡解。師宏材博學。賴以愚所疑。合程楊之說。深考靜究。必有所解。某他日再來。伏受咳唾萬幸。山曰。一寧因去秋病餘。心力疲勞。亦不能深教文義。兼眼昏健忘。不得記憶。公宜細攻二公之意。老僧於此事不會留心。難以臆說。又至於筮策。天

地大衍之數。非師授亦不得而知之。生平固未嘗學此。所不能知也。師又曰。玄與易。揲法有以異乎。又全同乎。山曰。此揲著之法。恐又稍同也。又曰。子雲草玄。古人咸謂。準易而作。觀其所用。似亦如是。以陰陽乾坤八卦分六位。以定臧否。太玄以五行。王相得位不得位。以辨吉凶。至於爻辭變動。大槩依倣之。其用心用功非淺々也。但其言詞多艱澁。非精密用功考求。則不易得其旨也。師曰。惡獲觀太玄。山廼函出玄曰。此書甚難得。其本大唐亦罕有之。今借看。亦非凡情者。所用意本既罕。有恐好事者。妄有採取看。時宜護惜。早付來還也。師又乘間過山。餘論忽及書畫。山語曰。四十年前藏叟珍和尚住育王。一寧亦居座下。此老文高一世。字法亦妙。一字不亂寫。凡發一書。書字時。必一々檢法帖。摹其體法。方書發一書。或一字不善。必換紙再書。一書非半月寫

不成。亦是老子之好事也。其意好古文。欲名行於文也。又曰。溫玉山畫蒲萄。乃遊戲三昧耳。其爲人甚真率無拘檢。如政黃牛之類。筆畫詞句俱高美。字有晉宋間諸賢筆法遺意。語句有唐時高僧之體。乃一代偉人也。今已死矣。我國之名士皆愛重之。又玉山平生修行居十六觀堂中。十六觀中有日觀。修淨土業。故以日觀自題。其名爲溫。號爲玉山。有印文。曰芬陀利華。又有一印子。曰知歸子。皆淨土之意也。又曰。書與畫非取其逼真。大體取其意爾。故古人之清雅好事者。只貴清逸簡古。其人之名德非筆墨間也。畫以古人高逸者爲重。書以晉宋間諸賢筆法爲妙。故世之所重也。山因問師于國朝高僧之遺事。師或泥焉。山期期斬之曰。公之辨博涉外方事。皆章々可悅。而至此本邦。頗似澁于應對何哉。師有慚色。緣此深慨念。異日必當博考國史并雜記等。以作

皇朝釋氏之一經。師一日自携韻略呈山。山繙看數過。欽服妙製。因跋其後。有明物察倫聖賢之事也之語。又以書與師。其略曰。承見示聚分韻略序文。披味之餘。駭動心目。語奇意高。何敢妄議云々。

皇帝延慶元年戊申

師三十一歲。夏。有檀林茶湯頌序并四偈。閏八月。作大風雨一篇。其首曰。德治第三層。冬十有二月更爲元也。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師三十三歲。春正月十六。無爲使師掌記。副元帥誘師曰。道由學弘。故諸家學爲首。公之所知也。今禪門雖道人不此之爲。而謬思不立文字之旨邪。斯其殆哉。繼自今課我鹿山繙件法算二十以下輩。以令據子學。庶其殖法財以廣賑濟也。欲乞慈意。誨而不倦爲幸。師賀副帥之能勤于我敬諾。退而就舍。群衲麋至。師

顧左右笑曰。我聞少年之命矣。諸公何其來哉。

應長元年辛亥

師三十四歲。夏四月。駿州有乘澄僧正之徒僧都澄春者。善悉曇。師往問焉。六月十五。登富士山。舊事止富峰。^{〔上略〕}必有一導引者。爲之命戒。而隊伍從之。其上山之三日朝。巖下有一泉。寒冰凍合。凜冽不可觸。所謂導引者進指其泉。誨于衆人曰。衆等皆卽此澡身。今者其到家頂。衆皆如教。師獨不敢也。導引曰。公何不浴耶。師曰。浴其何耶。導引曰。公不聞乎。此山之神極惡穢故爾也。師曰。然則吾獨否復神哉。何則。我自卅年。早離世塵入佛屋。其間之淨業。何穢之有。導引仰笑曰。唯々。是日作登富士山唐律二篇。秋。就州之顓鈍翁。受灌頂位。翁卽東福佛通之高足也。按濟北集云。辛亥之秋。余居駿州。與富峰密邇。偶作二偈。又

集云。臘月二十七。予營先妣齋。或饋新笋。因
而作偈。以上共五首。在駿日所作也。

正和元年壬子

師三十五歲。春。在建長寺。主者儉約翁待遇
優渥。夏四月十二。相之海水變赤。師辨之無
災。語見通衡。秋七月八夜。師苦殘暑。困甚。
夢寐中。一高僧授師傳法印信一卷曰。子知
吾乎。師曰。吾弗知也。其僧自謂。吾傳教大師
也。寤而怪焉。師以爲。吾苦溽暑久矣。體力羸
衰。故有此夢乎。不然。吾之陋質而安有此休徵
耶。十日夜又夢。師與亡兄小浴。一僧自傍俄
爾出來。問師所在而拜之。師夢中以謂。以余
有虛名於江湖乎。傍人指而謂之慈覺大師也。
師在浴身裸程。始見異人來而意較羞澁。及聞
其號。彌益自省裸體而身屈。甚耻畏來拜。不
得爲情。師乃浴。出從大師後。心以爲奇希。乃
自言。大師化去久矣。何故至此。對曰。我不曾

化。今適定起而至耳。師曰。其定爲何所。大師
備言之。師爲未聞之所也。覺而遺其名。師大
欣解后。大師目不暫捨。欲從而問密學之奧
旨。然以先相勞苦而未敢輒發也。傍僧數人喁
喁致問。師猶心度之。徐問曰。余指節麤硬。手
不能結轉法輪寶。爲之奈何。大師曰。未如之
何。又不妨耳。忽聞門外車馬之駢闐。頗若公
侯之來過。師望之貴僧也。大師亦視焉。師令
人問。蓋南京興福之徒也。師問大師曰。上古
大德。寧有斯鹵簿翼々濟々耶。大師曰。然。師
又問曰。方今天下叡山之僧儀。與適行裝異。
仁和之寺又異之。諸宗皆不同何哉。大師曰。
上古不爾。僧儀皆同。師意謂。悉曇之學。頃者
有不通處。今賴值大師無餘蘊耳。惜乎圓智不
在也。智蓋師之密學之同稟也。師喜幸尤甚。亦謂。此事恐其
夢耶。非夢豈其得大師乎。夢中亦自釋曰。非
夢矣。實遇也。何須躁問。而今而後。皆我請益

之秋也。不煩問數事。只隨大師而盤旋而已。忽然寤焉。雖是夢中。宛如平時之經歷。無少茫昧。師心甚奇之。適巡人擊櫬而過。師倒指。乃四更也。師心語口曰。昔孔子有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余之連夢二師。余未衰邪。余之不衰。豈非法之不衰邪。法之不衰。亦豈非機之未衰乎。冬十有二月望。有祭梁侍者文。

二年癸丑

師三十六歲。春。還自建長。隱寓放城西之嵯峨。因作嵯峨三境。師出訪源僕射有房。適會其整冠。公特謹而曰。予之賢於公者。顧第一冠耳。師廼曰。某嘗稟密乘之灌頂。早既得加毘盧遮那覺皇之寶冠矣。公失笑而曰。我又不

如。秋八月。爲祚禪人跋頌軸。冬十有二月。正安帝。詔師曰。朕嘗以河東歡喜光院。以

賜祖圓。今欲大闢成一叢社。乞借公以居

此。而必將增寘祖入趣收成功。公宜念之。來副。朕意。師辱。帝之懇旨。卒拜。命。按陸荷記云。癸丑之臘。尺一黃封起余西郊之隱。居河東之古院。乃是矣。

三年甲寅

師三十七歲。夏五月三。中庭忽生荷三莖。師作陸荷記。又作偈五首。十五日。師募一畫工。使其齋戒潔淨。以燈無量壽智王像。期以晦成。至其二十六夜。師夢。既至于晦。畫史持燈像呈師。師先自其殿宇幡蓋。周視之。皆嚴麗精緻。獨至其佛面。眉目鼻口猶未就。漫漶一粉團耳。師不台之。詰之畫師。畫師曰。繪事必後面。乃就靈場作之。今此地唯爲然也。師睹其地。則南禪之大殿也。夢中政如平昔在龍山之時也。然其殿廣博不類先時。畫人乃從旁取水。勻和紅彩以貌^{二切}佛面。且曰。此紅色絕美。不與常埒。蓋是尊紅顏也。既而覺。師心

異之。乃思而言。龍山大殿名金剛王寶殿。今玆畫者寫佛面於此。亦可怪矣。曾聞之師曰。瑜伽之會所云金剛法界宮。恐其是乎。況龍山大殿廣高乎常時耶。然此金剛法界宮。夢中以爲平時之居。又益可怪也。師自筆之。以爲它日蘇悉地之契券云。冬十月二十有一日。師居父憂。十二月。信州人圓西律師請師撰善光寺飛柱記。是年。梅坡道人素滿嘗從衆。數聞師之提唱。有得于中。退而卽私室。側徧一庵。延師居之。其地素在白川之北涯。師因扁庵以濟北。而一山和尚書之。師作濟北六景。又有示梅坡道人法語一段。

四年乙卯

師三十八歲。春二月。常自它父喪。常願知其生。於是刻日酷志。而默禱是專尋。感一夢。詰朝造俗弟金吾之宅。金吾又英邁人也。怪其不常來與其侵。早回問其由。師因曰。我頃者欲

觀先君。何往而無所覩。今夜先君適見于夢而告曰。我得安養之上品上生。子不以勞慮也。予覺而獨喜。而欲子之知故過詫耳。二人興語甚懽。是年。自出新意。作和漢編年干支合圖。五年丙辰

師三十九歲。春三月。作煎茶軸序。秋八月。修輪供。預於其二十七日。浴身淨衣。辨備支法。明日夜夢。師因旅行投一家。見窻几上。以盆盛肉。卽而眎之有兩種。一者塊然。一者蜿蜒然。其皆鮮赤。有一人曰。子盍食之。師心頗訝之。而不獲已。竟攬其塊然者茹之。乃塞口喉之間。稍自化下。無復滯礙。客亦在側曰。子所吞者何也。又彼蜿蜒者爲何乎。師云。塊然而爲余吞者。爲大聖歡喜天。其蜿蜒者羽嘉神也。語已俄寤。時聽微鐘聲。出戶見天。四無片雲。衆星璨々。師獨感怪而已矣。冬十月九日。菊盛開。乃有一絕。十一月。勢州時有一信士。

號師亨。鄉剏寺曰本覺。躬自趨都下。拜師牀下曰。伏望師住我菴。租悅祖芮二切寺。爲第一祖。師堅執不允。信士詞屈無所措。徐以境動之曰。我州佳山水。久鳴海內。其中西負山。東臨海。而烟雲沙鳥。風帆浪楫。坐起盡爲欄中之圖畫者。獨我寺之所有也。師盍一目擊乎。師笑而許。師乃取道賀州。而爲本覺旣至。命山曰景陽。作其十境。是年。有源翁軸序。

文保元年丁巳

師四十歲。春三月。謁皇太神宮。初師進將入廟中。忽有一覲。疾呼邀留師於外墻之大杉樹下。師問焉。則曰。此神不愛沙門。爾師自以神其實然乎。斯義備見釋書。其神之論也。秋七月八。贊觀音像。其贊曰。端嚴妙相。威慈兼收。蒼龍波險。白花巖幽。要識圓通真境界。浮雲淺處半輪秋。冬十月。還自本覺。二十五。龍山寧一山順世。作挽章二首。

二年戊午

師四十一歲。秋七月。至本覺。冬十月。有一夫以疾請見。師見夫。叙曰。某不幸縈惡疾。百方竭矣。用是期之以七日。禱爾藥師佛于良田。前夕期將填。倏然引眠。夢藥師佛誨之曰。此去不遠。西有一禪舍。女其行矣。屬其主。索密符而吞。女病乃可除。醒而祥夢是踐。師其無謂某妄。敢見垂恩庇。幸孰大焉。師遂書而付焉。其夫忻受而拜辭。莫知所往。是歲。師觀首楞嚴經。警爾契悟。按夏前告香普說云。一時在景陽。讀楞嚴。至第二卷。忽然合着柏樹子話。即掩卷而念言。我生平讀楞伽者多。讀楞嚴者寡。持狗話日久。持柏話日淺。今日之事。何其乖哉。即知狗話柏話一揆也。楞伽楞嚴一相也。宜哉有合著乎。自茲宗門語句。頃所不通之者。應念而儼如也。雖然如是只是暫時歧路耳。豈與古人大自在三昧等耶。

皇帝元應元年己未

師四十二歲。春正月。庭梅始花就。有一絕。三月。還自本覺。秋。如東寺。自揚印碑文。所謂日本國首傳禪宗記也。冬十月一。作花軸序。

二年庚申

師四十三歲。春正月。作毒海號序并送行軸跋。二月。至本覺。西牆作罌泉。有古調一篇。夏五月。有端午軸序。是歲。撰病儀論十章。又有與智首座法語。

元亨元年辛酉

師四十四歲。春二月。修密法于稚山古寺。寺故爲講聚焉。屋老而妖興。衆婁彼魅惑而莫之自救也。或雙鞋移一高掛木末。或空山四無人忽發大笑。其變不可盡道也。殘僧年少。廢端日起。檀者藤氏惡之。心不樂。乃欲索高行沙門。以厭益涉於二切其妖孽。於是乎聞師之旁善于密。請援於師。師行而修法累七日。其怪廼壞。

藤氏大敬服焉。因舉寺獻師。是月也。還濟北。

三月南禪喜見山。與山門耆宿合謀。欲先延師席端。而後攜道矣。以入函丈。專人咨至。師悟而弗聽。秋七月十四。作長春花軸序。又有假山軸序。冬十有一月冬至日。撰一山國師行記。是年。掄材募工。創佛殿于歡喜光院。蓋師權此院也。

二年壬戌

師四十五歲。春。至本覺。夏五月五夜。師夢與一尊宿論相宗。師曰。五性之別戾於理矣。吾不取也。宿曰。彼宗有通局。子何獨取通而舍局也。蓋通局者。彼宗之門庭也。覺而怪之。六日之夜。又夢與客舉論台宗本迹義。師曰。迹中無本。本中無迹。不獨台宗。餘宗亦然。客曰。子言不圓。夫圓旨者。迹中有本。本中有迹。圓宗之中。皆有此理。師曰。他宗圓旨可得聞乎。客曰。密乘之中有加持門。豈非迹中本。

本中迹乎。覺而亦怪之。秋七月。還自本覺。八月元亨釋書三十卷。適更三章既成。乃以其十有六日。表聞 皇帝。其表顛末標臣僧而中皆名。蓋仍永安師之舊貫也。帝先覽表。大嘉納焉。帝意謂。異由集碩儒鴻才。校讎真鴈。今作鴈。爲無疵而後入大藏。大行天下。不然貽謗後世。當是之時。廷臣紆問罪于關東之籌策而未能也。甲子歲。帝大失志。由是臺評遂寢。

三年癸亥

師四十六歲。春。至本覺。秋七月。有池蓮一偈。師一夕坐暗室。障屏通透。洞見牆外。荳莢青々。然可以數也。師不以爲心。其相乃隱。冬十有二月。洛之圓通專使至。師力却。

正中元年甲子

師四十七歲。春還自本覺。尋謝歡喜光院事。夏四月三聖諸老來集。重挽師還圓通。至情繼

繆。師亦辭焉。相之雲南山遠寄一偈以勉師曰。陣脚如今累卵危。欲求一將似麟稀。太公不下漁磯去。周室何因振重威。前此有計勸其寺於公門。以爲己有者。其言曰。濟北公居則吾其鑠口。他不得不咻矣。是以諸老益強師。師義不可辭。遂以其十一日入寺。寺後有山。山有大丘。丘多狐。寺有吉兆。則狐必告鳴。自古而然。師未諾之。一日群狐正晝喧鳴門堂。從是寺僧知師之必來也。秋八月十七。賦一章。按集有序云。元亨第四。中秋無月。十六之夜。風雨邁前。迄十七。無微雲。素娥明朗。賦一絕而記之。今茲十有二月建元。故曰第四。冬十月十五。爲此山悼軸序。序末紀年曰四。並解同上。是年一條藤丞相內經公。致佛智禪師行狀一篇。請師作其傳。

二年乙丑

師四十八歲。夏。作南明山鐘銘。秋八月。簪撰同。

禪戒軌十門。一演唱。二問遮。三發心。四懺悔。五請聖。六三歸。七三聚。八十重。九輕戒。十回向。其序曰。昔者菩提達磨。自南印度。帶佛心印入支那。直指單傳。峭絕巉巖。然以菩薩戒。并授二祖。爾來五家七宗。不輟授受。予見諸家戒系譜。各皆不連屬。只我禪戒。自佛世尊。至今時。繩々不絕一人。故諸戒法。此戒爲最。始自受此戒。欲整軌文。繁略而不遑也。今分十門。以爲儀範。大凡受戒時。洒掃道場。辨備鑪几。師資敷座。一々鄭重。先敎受者發淨信。梵網云。大衆心諦信。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華嚴云。信是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嗚呼可不思諸。正中二年中秋日某序。演唱第一。三世覺雄。三學微旨。定慧中終。戒爲其始。萬行表擢。六度基趾。戒等正覺。靡不由是。戒有多品。五戒八戒。二百五十。十波羅夷。四十八

輕。五八戒者得人天報。二百五十證二乘果。十四十八成無上道。聲聞戒者有受有捨。菩薩戒者有受無捨。受已乃犯。猶是佛子。不受不犯。本是外道。修多羅云。瞻蔔雖萎。猶勝衆華。破戒比丘。猶勝外道。又梵網云。衆生受戒。入諸佛位。位同大覺。真是佛子。此金剛戒。臺上葉上千百釋迦。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南嶽。馬祖。百丈。黃蘗。臨濟。興化。南院。風穴。首山。汾陽。慈明。黃龍。晦堂。靈源。長靈。無示。心聞。雪庵。虛庵。明庵。惟我明庵。參遍宋地。台州萬年。遇着虛庵。受佛心印。授與杖拂。并菩薩戒。禪一大事。羌此大戒。不似餘品。達磨祖師。合心印傳。是故受者。當生淨信。問遮第二。若善男女。請菩薩戒。先當問取。有七遮不。若有一遮。不可與戒。況二三。全非傳戒器。無七遮人。卽得受戒。所謂七遮。一佛身血。二父。三母。四殺和上。五阿闍梨。六破羯

磨。七殺聖人。如上七逆。不得大戒。故先問之。發心第三。教令受者發菩提心。菩提心相。其品無數。略出數目四弘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一。煩惱無量誓願斷二。法門無盡誓願知三。菩提無上誓願成四。菩薩人法。菩提心最。發心受戒。戒德彌大。懺悔第四。教令受者行懺悔法。無始劫來。身口意生。一切惡業。悉皆懺悔。譬如染衣。先濯垢穢。然後染之。其色鮮麗。衆生業垢。懺水能洗。戒藍漬染。性德轉鮮。請聖第五。勸請諸聖。爲傳戒師。便乞加被。圓具戒品。奉請釋迦爲戒和上。奉請文殊羯磨闍梨。奉請彌勒教授闍梨。一切諸佛爲尊證師。一切菩薩爲同學侶。唯願諸聖降臨道場。三歸第六。一切受戒。三歸爲首。教令受者口傳唱白。願從今日。盡未來際。我歸依佛。兩足之尊。我歸依法。離欲之尊。我歸依僧。衆中之尊。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從今

肉身。至佛法身。能持不犯。如是三說。如是三答。三聚第七。菩薩淨戒。三聚爲最。攝律儀一。攝善法二。饒益有情。是爲第三。謂攝律儀。十重六八。謂攝善法。八萬四千諸佛法門。謂益有情。六度四攝。說答如先。十重第八。十波羅夷出其數目。第一不殺。第二不偷。第三不婬。第四妄語。五不沽酒。六說罪過。七不毀他。第八不慳。第九不瞋。十謗三寶。三番說答。並皆同上。輕戒第九。四十八輕。又出數目。不敬師長。自他飲酒。食一切肉。不食五辛。不舉罪悔。同學供請。聽受講肆。背大持小。見病不救。畜殺生具。是爲初十。不通軍使。販人畜棺。無事謗良。放火損生。措正橫教。苦行說法。依勢惡求。詐解作師。鬪搆兩頭。放生資亡。是第二十。不得報讎。恃貴侮德。好相得戒。捨正學邪。爲主用物。請僧差客。請利自用。次第請僧。邪命合毒。通交破

齋。是第三十。不贖人法。橫取養畜。軍樂搏
卜。退菩提心。發諸善願。不破戒願。頭陀具
難。坐無次第。建立講讀。是初九戒。不受染
遮。懺相不解。非處說戒。故毀聖禁。不重經
律。不化有情。說法乖儀。非法立制。自破內
法。是後九戒。以上五科。六八備足。說答同
前。回向第十。上來羯磨受戒功德。如虛空
界。無有邊際。回施法界。一切衆生。莊嚴佛
果。證無生忍。祝獻三界。護法諸天。幽冥神
靈。皆得快樂。風調雨順。四海安平。穀果豐
稔。災沴除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及
波羅蜜。九月十四日夜。師夢。寶覺禪師先居
雲堂。以鳩大衆。其堂造式。高廣深隱。不似常
利。衆皆入。師獨後。師怖不敢入堂。獨居外堂
知事榻。寶覺告衆曰。我有一物。從徑山祖翁
慧日老師而傳持來。頃爲人盜。不知所在。近
聞在此衆中。今對衆臧證。不可迴避。早擎持

來。於時一僧抱一橐至。乃倒橐。傾出雕刻精
妙一棒。長三四尺許。棒頭刻隻手。自腕以上。
皆悉備足。五指展開。爲三股合立。寶覺手拈
其物。募召師。且命之曰。是則金剛王寶劍也。
以傳汝。汝能護持。師心大生欣悅。又思。已
是寶劍。當換腕手以利劍。而稱其名也。旣而
醒。惟歡不可說。冬十月十七夜。師又夢。爲
元慧僧統。講佛語心論。傍人謂師曰。此論與
馬鳴菩薩起信論同一體製。言畢夢覺。師自念
而曰。起信者釋氏之通論也。諸家取以爲證實
也。我今造此論。亦欲令天下知宗門之有統
也。豈我十二之祖照予心乎。十一月旣。纂撰
出心論。凡十八卷。至節日自作序。

嘉曆元年丙寅

師四十九歲。春。衆請講心論。秋七月。智首座
寫師照。師因自爲之贊曰。著書獻天子。
天子不稱美。述論垂當世。當世不爲爾。兀々

亘年。形絮神榮。於戲汝已誓史索性。品藻釋氏。宜乎人亦以聖墨塗汝目。以膠青塞汝耳。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九月九。智首座又繪楞伽勝會圖乞贊。冬十月初一。作心論後序。十一日。三聖義松嶺下世。師爲文而奠。其席虛。師中選。無所遜。於十九日開堂。一香供寶覺。不忘其本也。

二年丁卯

師五十歲。春三月初六。殿庭舊有菩提樹。去歲斬之。已爲拈栴焉。人痛惜之。忽生苗。衆皆瑞之。就需記。師以其榮枯未可知而不宿諾。夏五月十一。跋山谷真蹟。秋九月。新山門柱礎并廊柱。蓋柱石積歲月。日就傾危。飛閣低垂。頓踏可待。而無歷主而正者。師積圭累黍。而後改之。皆不外索。冬十有一月。雪節後一日。乃遂就菩提苗記。

三年戊辰

師五十一歲。冬十有二月有題南院國師塔所一偈。一日僧問。如何是三聖境。師云。塔頭指天。竹梢撐月。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眼光閃爍。眉毛疎厖。僧云。人境已蒙指示。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人境裏薦取。又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千松林裏萬松峯。怒浪雅琴俱一風。

元德元年己巳

師五十二歲。秋八月。師在藏殿整經。有僧進前。叉手云。是什麼字。師云。何不問藏主。僧云。幸遇和尚。師云。方木投圓孔。僧無語。師便打。官人來參白言。公務事繁。久欠頂謁。今日取蓮華王院便路而來也。佛祖要旨。頃忝諭導。然不勤修勵。猶隔禮謁。亦是公務之障也。願聞省要。以爲日用之嚴誨。師云。伏承取蓮院便路。無真心信奉大悲乎。官云。便路者奉使也。然而信奉又有年矣。師云。經云。應以宰

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若以大悲心爲心。則官務不別耳。官云。如何是大悲心。師云。卽現宰官身。官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官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而爲說法。官人作禮而去。

二年庚午

師五十三歲。元旦上堂曰。一有多種。月一日一。二無兩般。元德二年。恁麼告報去。猶墮數量邊。只如不存軌。則又用現前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卓一下。下座。夏五月二日。謙潛溪卽世。有祭文并訃音。至上堂。秋九月。作百藥菊賦。冬十有二月初一。師修達磨忌。初師因撰釋書。審初祖之來茲土。以故每值臘朔。必修此忌。是年上堂。因示一偈曰。列祖位中能運籌。還翻竺尾作梁頭。千年一遇斑鳩殿。闍國難來白鷺洲。衆皆和之。故有臘朔達磨忌軸序。

元弘元年辛未

師五十四歲。春正月。編慧日國師語錄。二月初五。作之序。其末書元德三。不書元弘元。秋八月改也。夏四月三。作圓通鐘銘。秋八月八。寶覺忌。拈香曰。瞿曇昔年今日轉大法輪。老子昔年今日入大涅槃。入涅槃與轉法輪。看來應化非真佛。三聖不肖孫子。要爲父祖雪屈。插香云。大千沙界。臭烟蓬煇。九月。翻蓋層塔。始殿庭建三級浮圖。其中佛像幡蓋珠網璎珞等窮奇極麗。似非人工也。然層々皆木板而不輒者尙矣。雨露穿射。波及偶似。師目之慘於懷。而無囊長可以代陶瓦者。時有一居士。聞師之縣々懸々於斯。而揮金挾助。鴛背不日成之。因用月之十三日。開基檀越之亡日也。上塔諷經。立爲定制。師視僧坐曰。爾有聖境而不受邪者耶。今昔余坐牀上。其前現玄珠一顆。漸吐光燄。焜耀四壁。是時也室內椀架幃帳。灼々然

皆彰焉。吾見而不覩。光境尋沒。

皇帝正慶元年壬申

師五十五歲。春三月。入于神贊寺。初勢州本覺之西有講寺。曰西明。其寺邊本覺講者多竭來矣。以故講徒之更衣者。比々在焉。一旦講魁徧贊衆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古也。問者聞禪於本覺。雖未盡解方之往所聞。殆其聞中之善者與。既曰。善何不從。爲吾儕轉寺歸他。革講參禪則何如。頃者衆皆在意而杜詞。至是適然僉稱善。講人於是疾趨洛京。自陳與議授契券於師。師壯其言而乃來。改號令也。講衆未有是舉也。其寺莊一民有子。夢寺祠熊野神之屬所謂金剛童子者。衣服端肅。夾徑擎蓋。出候于門外。民子問曰。將誰迎歟。一童子有應之曰。寺主至自京。故邀之。寤而語父母。父母又語人。以怪之矣。及師之來此也。人始敬兒夢之不安也。師乃易舊扁曰神贊。又以其山

接景陽同名焉。

上元應帝賜

紫渙。陟爲官寺。

今也爲州之安國寺。是月摘茶。因賦一絕。偶

京信寄新茶來。亦用前韻作一篇。夏四月。還

自景陽。乃有景陽歸結夏小參。初師曉發洛而

赴勢也。既出門。遽有一犬。背腹斑黑而能狂

黠。不知何從而來也。從逐而行。僕驅去復還。

漸至景陽。師踰月而歸。犬亦隨之。師性不愛

犬。僕以其久將之而皆顧眄。犬又不知攸去。亦

足怪也。五月。師再抱釋書。表上 新天子。

天子周 覽再四。憤前朝亡義舉。必將論者以

行下。而天下大勞未艾。廷議少暇。遂稽於論

次命也。後延文三年十二月。有況知客者。勸僕上書請行釋書。僕從之。今上下其事公卿大夫議。議者僉曰可。上緣此。以庚子六月十日。

勸入經藏。班行天下。蓋況知賓有力焉。六月三。有祭

顓藏主文并下火。秋八月。爲素滿道人秉炬。

二十七日。東福昊天柱化。有祭文。慧日見闕。

九條道相藤公鈞帖。請師補處。師辭。再帖起

師。薄而後從。九月廿日。進寺。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僧云。恁麼則龍淵正派溢寰海。慧日眞光輝古今。師云。轉喉觸諱。僧云。大家要悉。師云。擴而充之。

元弘三年癸酉

元平辛未元應師狩于隱州。是年六月回龍馭。黜正應之號。復稱元弘三年。

師五十六歲。夏六月。扁方丈北軒曰無價。乃作記。僧問。如何是東福境。師云。無價軒邊松籟響。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自籠雙手水邊行。僧云。人境已蒙指示。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法堂瓦插簷。秋八月。師造闕下。帝聞師至。先引而入之于仁壽殿。帝亟命沐浴。然後出見。冬十有一月。師裁書二篇。一與南禪明極和尚。一與建仁清拙和尚。以勸修臘朔達磨忌。

建武元年甲戌

師五十七歲。春正月四日癸巳。大殷火。師逃歸濟北。一條藤丞相九條報思公薨。乃爲檀越。遣介慰諭催歸。師

不應。山中耆老闔辭懇請。師始回。藤公乃輟武州舟木田以資修營。火後元宵上堂曰。昔日徑山祖翁說法瓦礫場中。今朝東福又說法瓦礫場中。募拈主丈云。諸人且道。徑山東福瓦礫說法。爲異爲同。卓一下云。問取露柱燈籠。又有入城歸。上堂曰。昔黃面瞿曇入舍衛城乞食。還至本處敷座而坐。解空尊者出來道。希有世尊。東福比來入城分衛。歸來登座。不煩人言。希有只欲言多。有何故垂橐而入。繼載而歸。又有火後疏。二月二十有一日。藤公入寺。夏五月十六。作後無價軒記。秋九月。源中郎就寺供千僧。因屈師陞座。冬十有二月。辭慧嶠又歸濟北。

二年乙亥

師五十八歲。春二月。三聖曇西浦疾病。辭歸東庵。浦先終二日。泣訴于師曰。法否泰繫乎人。失焉則凶。方今我門衆角。摩滅殆盡。然師

之一麟足矣。而非師之董師席。則吾道不競矣。師亦有意乎。言之貌若甚感者。師重逆其病。慰而諾。浦復出涕而謝曰。我心則降。死且不朽。十七日。師再入三聖。非其志也。浦於是日也殂。師作文而祭。并有下火。三月。藤太傳^實到。師乃上堂。舉韓文公參大顛白言。弟子軍國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言。大顛良久。時三平爲侍者。敲禪牀三下。顛云。什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禮謝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有入處。師拈云。大顛門下。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只如藤公。公務繁於韓公。佛法省要處。爲甚無咨詢。良久云。親者不問。問有不親。夏四月。洛上人板十禪支錄。夏前衆請告香普說。是月。南禪夢窓和尚來告曰。皇帝比者。宣疎石曰。朕欲黃天下僧服可矣乎。疎石雖奉。敕意未斷以謂何。師曰。焉用黃無。以則青黑乎。是

佛衣屈胸之遺製耳。近世庸緇之自元國還者。咸稱大元釋服以梘易甚。其言必曰。彼國主上黃々中也。是命之也。蓋尊僧也。且價廉而易辨。皇朝若襲。是則豈不尊且廉也哉。聽者不察也。唱和一辭。甚矣人之好異也。不揣其利。不推其害。惟異之欲規。伏惟宸斷無私。人欲是從。故使我服尊且廉也。聖慈至厚。恩紀難謝。雖然僂指以數。是尊是廉之聲。未旣此害端弊。未恐有餘耳。何也。廉而易治。故浮浪游手之民。以衣我衣以壞我法者。難以圖也。惟其尊之廉之者。適所以使我賤且害者歟。況我國百王同姓。四海一律。以此吾服色之居常雖有此國風。抑亦隨方毗尼之謂乎。然則以黃代緇者。一朝革命之元主之意也。安至使亂我常服。而追彼不常之制。以乍黃乍赤乎哉。若夫緇衣者。帶五部之一種來者。而我國古德不改也久矣。此豈古所謂利不十者不易

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者耶。黃其無乃不可乎。窓曰。諾。吾將復奏。既而黃服果不行。五月。人或謨奏。朝。以斥東福五山。且居其末者。建言甲乙。而主謂之墳寺。今之東福是也。墳寺其庸。可列五山乎。假如爲五列。宜附其尾耳。帝曰。俞。雖詔未行。業已決矣。住持雙峯欲爭救。而相顧缺然。峰及南山俱勉師趨內。師以匪理當距。遂與隻峯輩數人。以二十八日入奏。帝御安福殿延見。師因進曰。屬者伏承。東福爲墳寺宜下五刹。或第其季。夫占奏之者。恐未之思乎。故我藤丞相翹寺之日奏爲國刹。非墳寺也。彼相之圓覺。實爲副元帥平氏之墳寺。而主盟託十方。以之驗此。慧嶠國刹。而甲乙鹿阜墳寺而十方。苟以其浸似者。不能審訂乃亢。夫外方區々之墳寺者。不亦誣乎。竊爲陛下惑之。大較禪刹之五大精舍。將不出三科。三科也者。一檀位。二巨構。

三久創。不知今之五山。三之中以爲何科乎。若言久創。建仁或署一。巨構則東福其甲也。檀位則南禪亦爲之最。夫南禪者。龜山上皇之敕寺也。東福乃光明藤丞相之鈞刹也。君相々次。自昔而爾。龍山已爲一。慧日豈得不爲之次歟。又東福草創之久邇。率視建仁爲後。建仁若處首。東福當次之。然則五等未可降三四耶。抑東福甲乙之說。且以爲嘉規焉。是何耶。則竺乾者刹々一種禪讓糸連。故其國治。支那者是不一姓。篡奪爭戰。故其國亂。皇朝其如竺土乎。百王一種。未有改換。此我國之所以樂昇平也。夫佛法王法一也。故藤丞相以輔國之才。著管寺之令。而門葉累々相承者。蓋象諸王道也。何啻乎東福哉。天下顯密之諸院。朝野之列刹。由古抵今。多皆類之。恭惟陛下。道貫三才。運膺一統。明鑑叡斷。獨步古今。願幸因竺日之舊規。去奇

衷之新說。特 賜東福第二之 明詔。以大成其志也。帝曰。吁法傳人而聯蟬。朕其嘗

有聞。寺傳人而住持。禪寧有古格乎。師復言。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四祖道信大師之嗣也。融禪師謂其從智巖者曰。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巖稟命爲第二也。巖以是傳之慧方。方以是傳之法持。如是六傳而至於慧忠者。忠之後不得其傳焉。無人也。非然何六世而止耶。繇茲視之。寺之傳人其來遠矣。是以我東福十有餘傳猶未衰。借令不得人。雖欲其傳得乎哉。帝曰。如是則五山上下之席。以夏其可乎。師復言。善哉乎。陛下之言也。與我佛之言合。按梵網戒本云。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能如此乎。請降 詔無生人心。帝曰。事須平章未晚也。諸師出。帝獨召師曰。朕欲常々而見。必當源々而來也。朝廷其後語塞。是月。作二樂亭記。後之主者

刻焉。秋七月初五。陽明藤丞相時爲左僕射從師受衣。冬十月七。雲南山寂。有祭文。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東福源雙峰逝。其徒遵治命拜師秉炬。又有祭文。拜悼南山雙峰二叔一偈。是歲。也移法堂閣。文殊像一尊安殿。後月二十五。有諷經。爲永式。後易之以其繪。

三年丙子

師五十九歲。春二月。藤丞相基嗣公時尙爲左僕射爲丞相經忠。窘僅且危。蓋禍有原。其大父故丞相家基公有二子焉。其一家平嬖妾之子而長。其一經平公主之子而幼。而家基公方其薨也。用經平之貴子。超爲家嗣。由未也召家平而屬經平焉。家平乏隱公之賢。故自立。終又廢義嗣而立己子經忠焉。經平後至左僕射薨。左僕射乃基嗣公之皇考也。是年正月丁丑晦。源將軍征夷將軍源尊氏也以下敘之帥敗績犇關西。經忠乘輿。構基嗣於 帝曰。基嗣陰與寇連。帝大怒。至

將沒第入公。公不能自脫。出舍河東公。使令告師。師至。公曰。帝及相要我而解簪纓。師其度我。不然陷于罪。師曰。母。公當繼承緒耳。公乃謝曰。斯言不食。後必起一蘭若。以奉焉。夏五月。源將軍奉上皇正慶帝入京。公幸免。經忠管保吉野。上皇乃擢公相位。及是師之言果信矣。公喜不自勝。先斥其自邑參州志貴。日州諸縣。以爲挿草之具也。而相土未諦。

四年丁丑

是年上皇用建武年號。故有四年也。

師六十歲。春三月。東福缺員。先大丞相藤公經通命師再董東福。師牢辭。左武衛將軍源直義源將軍同母弟也尤縱臾。上才勇切。下尹疎切。又辭焉曰。士之出世。必將有爲。不則士不爲也。東福大道場也。羣衲輻湊。貲度艱歟。然加以兩燼。其一在我。藉使趨公之指揮于慧峯。我將奚爲耶。武衛感其言。長捨因州古海莊納諸寺。且以勤行。師

卽於四月八日。散三聖之席。重葺東福。其再住東福。浴佛上堂曰。悉達出胎。虎關入寺。悉達八千。虎關單二。而雖今昔同晨。如出入有異。諸人且道。諸訛在何處。良久云。悉達泥水通身。虎關通身泥水。

皇帝曆應元年戊寅

師六十一歲。春正月。造宗門十勝論。十章發揮祖道。諸家大憤。我之勝他十事。將決輸贏於朝。然服其援据並有實。兼慮詞鋒難當。而皆心曠之而未發也。儘或有來爭。早抱屈而歸。諸門竟望風引去。三月。解慧日篆。寄居三聖之如意庵。冬十月十一。有爲松嶺和尚慶五部大乘經。陞座。十二月。師夢。一烈丈夫轡師曰。一萬劫修行其已盈矣。師應聲而叱之。其月有講者。來問云。宗門有超佛越祖之談。及法身上事是麼。師曰。是試舉看。曰。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疎山示

衆云。老僧咸通以前會法身邊事。咸通以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山曰。枯椿。門云。如何是向上事。山曰。非枯椿。僧問。魏府大覺。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覺云。不因天雨下。爭得面師顏。僧問葉縣省。如何毗盧師法身主。省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省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省云。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是等古則不遑縷舉。講云。我不用禪話。只用佛語。曰楞伽。曰如々。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々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夫如々法界皆指法身。今斥爲心量。寧非法身向上耶。曰。子以楞伽爲法身。說今之經文。猶斥法身何乎。曰。子暗佛意。故起斯疑。乃至我門佛向上之疑皆是也。居我誨汝。夫佛身一而已。豈有多哉。而有法報化者。依機之淺深也。機之淺深者。智之分滿也。智未滿者。動有滯執。爲除滯執。現

三身耳。蓋下機見化。中機見報。上機見法。雖上機智。未滿之時不免滯執。是以我門有法身向上語。若又佛向上。猶有滯執。爾應有佛向上之向上耳。省公萬里崖州句。向上之向上也。

二年己卯

師六十二歲。春正月十七。澄清拙謝世南禪。三月上巳日。太上皇欲必致師。下詔於源武衛直義。趣其行以補龍山之席。武衛遣金吾校尉善覺民。齎詔書一道。行授師于三聖之東庵。師上病後。詔命府使更臻。追不得免。十四日。遂起謝皇恩。上皇特差門下侍郎藤經顯。時爲都護大卿親臨法筵。是日陽明前大丞相同蒞席。十九日。入覲上皇。上皇親問師教外之旨。師應酬省徑。皇情大悅。夏五月三。又朝見。上皇命師。自講其所著之十勝論。師談溢諸家。統歸于我。上皇由是始知禪化

迹猶遺餘家。相州別駕死。請師下火。二十日。其家嗣出昏求寫法語。二十二日。源將軍集二十沙門于府內。拜師陞座。六月。將軍又延入府署。供養。公手劈華牋。橫放師前作而請曰。家庭新作假山水。願師賜一偈。永用爲鎮。師卽點筆疾書曰。一帶回流激急灘。數拳怪石壘高巒。可知威武滿寰宇。六月來斯毛骨寒。秋七月十九。陽明公割信州之大田。攝州之弘井二莊。捨于師壽藏海藏院。院蓋諸徒嘗資。爲師成於昔日者也。寺無開山塔。街義憤者檟皆力微而不克起也。師相攸左掖。特奏請置窰塔。黨法義者果陰沮焉。侍臣爲辭。八月。師入宮。奏曰。創國立家者廟而享。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吾輩一旦道契人々結社。其社必崇。而塔皆有從來。況我大明國師自一揮宮怪。龜山帝棲心真宗。舍宮爲寺。是時寺未有梵製矣。大明尋又沮矣。至其承此者。

叢林始具體。此塔議廢或出於是乎。始之卒之益數也。不知守文將在誰之草創也。勸之與沮。是非較然。冒犯天威。伏候敕旨。上皇爲動容。乃用九月十五日。錫詰依奏。師因目其塔曰天授焉。時衆多而莫所容。師別敞小寮於雲堂北偏。以便衆之燕息也。又作文應皇帝外記。陽明公入山。求紅葉詩。公同賦一絕。冬十有一月二十有六日。源將軍伏值大行元應皇帝十旬之諱。特就寺施千僧。廼請師陞座。濟々乎洋々乎。誠一時之嘉會也。其歲。陽明公以情告師曰。我家世無富春秋者。今我年二十三矣。自度亦未延也。欲豫議期。請師先焉。師曰。某未之敢詞。恐觸威嚴。公曰。是吾志也。將何難焉。師後密言公曰。公之百歲後。必也知命之年乎。公文和申午四月八薨。果如其數。

三年庚辰

師六十三歲。春正月。有左臂痛。雖屈信不仁。

未敢少殿中之炷香。便有因臂疾謝兩班。上堂

曰。神光有臂無臂。虎關有臂無臂。神光無臂

有臂。虎關無臂有臂。何云神光有臂無臂。雪

中斷臂覓安心。何云虎關有臂無臂。春初患臂

生苦心。何云神光無臂有臂。隻臂輔祖爲股

肱。何云虎關無臂有臂。兩序輔吾良股肱。子

細檢點將來。龍山可祖相同。召大衆云。就中

有不同處。又要諸人委悉。可祖禮三拜依位

立。龍山不禮依位立。元往云。殿裏燒香不禮拜。只依位中立而已。傷臂也。夏

六月二十五日。上皇特賜恩詔。蜀備中

州三成鄉之官租。是月有答歡喜老書。秋九

月。陽明公入山。師卽撾鼓。上堂曰。記得富鄭

公參華嚴顓禪師。顓命侍僧入室。鄭公纔入。

顓見卽云。相公已入。富弼猶在外。鄭公聞之。

汗流浹背。卽大悟。師頌曰。華嚴法界駐香車。

堪笑富家落節多。能解入林能入水。龍淵室內

更無波。

四年辛巳

師六十四歲。春正月。門有閩音。牆事。十八日。

激退處海藏院。上皇丞。敕源武衛將軍。促

師回。師訣意旣成。確持不動。時有海藏院偶

作一首。曰。南北東西不定窠。一盂三事是生

涯。近來自笑如蛛子。到晚區々解造家。其地

高爽。二垂天長。叢竹傍溪。風清月白。師詒々

然。自稱風月主人。其風可想也。夏四月初五。

九條藤丞相道教公招師私第。相謂曰。吾先良

相。嘗就慈圓僧正。受慈覺大師之衣。某比來

參禪。頗知此宗冠他。願師內我。以爲四部之

一。幸甚。然有一於斯焉。佛氏雖深祛俗習。我

將從吾祖之芳躅于師。未知講家之伽梨。可以

任禪授否也。師曰。禪教本一。顓門者分。若明

於此。未始二乎彼也。衣又同矣。禪者受而爲

禪衣。講者授而爲講衣。衣無乃有異矣哉。且

夫俗卽眞。眞卽俗。眞俗不二。何所去耶。公大

悅。師乃授之。冬十有一月。陽明公描師眞索贊。十有二月。公爲先相經忠所訟事方丞。蓋經忠降自吉野。時有權倖之掖而升之者。公告之師曰。事急。有何法能轉禍耶。師曰。密有之。曰。新其舍立其壇。而修其法者。離必拂矣。公如言。除日工告成。

康永元年壬午

師六十五歲。春正月。爲陽明公修護摩法。凡二七日。得應也。卽上元前一日也。師馳使言公曰。公之事集。幸不見慮。未幾獄罷。公欣幸無量。日倍加敬。夏四月。一條丞相經通公邀師乞受衣。師使辭焉曰。承聞。相公嘗從先慧日受衣。衣豈有重授。其他唯命。此不敢承教。相公寤而止。秋九月。爲學者新編禪儀外文集。蓋傷世之失古法也。冬十月。作梅菊同餅一篇。是年。南主遙攀德風。授師國師號。

二年癸未

師六十六歲。春正月十有六日。同冲大陽梅雪村赴府齋。方其茶話。武衛公手抽架上佛書。得彌勒下生經。因而請師講。師遜二師。武衛曰。敢請。師乃開卷講明。辭吐華暢。武衛竦聽歎服。明日雪村來謁。侍僧受謁。入報師。因言曰。前者雪村見一老宿。老宿未揖茶盞。先致言端。雪村收盞始酬前言。人欽其義稜。師其裁之。師笑而出見。卽便進語。侍僧寒心。雪村輒語話。侍者揖坐。欸密移時而去。人亦仰主客俱期人也。二月十六日。吉良左京兆源公丁賢考故總州大守卒哭。因請師陞座。夏六月。著正修論凡十章。洛上人又繡梓。衆就使講披講之間。緇白填咽。施及堦除。秋七月。河津平氏明有遣使元國。募畫工圖師肖像。自持以需贊。贊曰。不跨鯨浪自渤澥歸。未得滅定而現威儀。現威儀是爲不坐之宴坐。渤澥歸是爲不來之去來。咄舜若多神笑臉開。人或同需。其

一曰。手中筌子應群機。凡聖一齊消一揮。驗取十方揚化處。分身今自大唐歸。其二曰。元國之筆。日域之躬。卽今相對。一面兩翁。

三年甲申

師六十七歲。春二月。上皇以城北之地古號柏野者。錫師。二十六日。師開基址。以始創楞伽之寺。師曰。是寺似祇桓。祇桓太子施園長者建舍楞伽。上皇賜地。相公開寺。夏四月。講法華。始十有六日。終二十有三日。蓋酬母氏之宿志也。始母氏曾敕師曰。我雖夙持蓮經。義理未識。子爲我一解說焉。師受命之不暇。母又亡。師以爲深恨。故今有此講耳。六月初二。爲顯鈍翁。輟財營齋。終迎牌位以入大慈庵之祖堂禮也。是月。武州刺史高師直遇亡父六七日忌。因金吾衛長史平氏明。勸師爲其拈香。師諉氏明曰。拈香蓋有叢規。非可常用者。古德未及此。老僧日在衆也。竊晒據師位

者。忽遣往昔遠業以習近圖。繇是往既獲拒武州之須於府命。源將今焉可失。先扼于此邪。君善爲我辭焉。氏明曰。祖佛出興。隨機赴感。何常之有。師曰。噫。蕩然無反。吾誰與歸。使者三反。師終不可。識者尙其節義也。丈室東嚮爲小池。池邊有小梅。師曾封植焉。無故梅則槁矣。爪其膚無生氣。可惜也。師有偈而弔之。涉數月稍牙後榮。其狀可倩乎。秋九月。源將軍請師。齋其私第。新造玉屏。特募絕筆。寫山水圖。精妙可觀。將軍求師題其上。冬十月十八。跋靈椿軸。初東福之開山塔有靈椿。世弗常有。其花素而妍俗。呼白玉椿。源武衛耳其異。乞移府庭。守塔比丘圓可者。戲賦和歌一章。以去思焉。十七日。爲開山祖諱。師往禮焉。可也忽來師前。具說椿事。且諷呈其歌。師輒以伽陀賡之。曇乾峯來會而和之。耆衲數人又和之。不意集一軸。師願乾峯作之序。師自證其

跋尾曰。常樂祖庭有靈椿焉。其濃艷烈香。薰映山林城市者尙矣。甲申之歲。移栽府砌。主塔可庵不能無懷。江湖助吟焉。予諗之曰。靈山一枝。少林五葉。不唯歆艷。吾門廣布瀟四部矣。今斯椿也。根連槐棘。枝交楊柳。騰芳蘭亭。垂蔭華堂。寧非二諦之全盛乎。可庵點首曰。如是々々。師卷以獻武衛。武衛捧讀數四。嗟歎不足。復自詠和歌。源將軍爲和武衛。餘興不已。乃招數儒。詩而和答。旣而華軸就。武衛使國子祭酒藤有範時爲給事中爲之序。謁于仙竺仙而爲之跋。然後延請師及乾峯而齋。因出其軸與公文。以呈師。師披軸。則答向之靈椿者。覲公文。則出捐攝州上腴若干畝。以求結常樂香火盟者也。師大嘉武衛之克己與其勇義也。馳往塔所。以二件付可。可不任扑歡。且拜且言曰。非和尙而庸詎得有斯美也哉。

貞和元年乙酉

師六十八歲。春正月。相之建長虛師位。二月二十六日。源武衛心自擇師。敢移帖書。以力赴。師謝病不起。神圓忠爲使者。受旨而彊要。師曰。予非心欲而口辭者。勿有復我。使者出。不果來也。三月。右臂痺曳日益滋。然童行之足。使令於前者。師尙自爲盤飧無嘉味。餌藥又不御。作息與平昔不移。陽明公差官醫二人伺氣候。遞報消息。書與使。以至路於人焉。秋八月十二。如攝州有馬山之溫泉。值中秋。因有中秋溫泉山見月一絕。又有溫泉四韻一首。絕句一章。九月八。還自湯泉。有淀河舟中四韻。冬十有二月初六。建仁雪村問安而至。師賦八向偈謝之。雪村輒次韻。南禪竺仙聞之。用元韻而相寄。師亦答之。隣封諸老相繼而和。江湖又次之。

二年丙戌

師六十九歲。春正月八。吉祥月中巖以書獻師

曰。圓月自顧已躬。無狀之甚。且爲常人所不容。然殊荷見愛之寵過於儕輩。豈非大善知識所以勸獎後學欲令不倦于修故如此者耶。比來尊候何如。以賀歲之俗誼譚巷街。非吾山林之士所宜混足於其間。故不得躬趨問訊久矣。固非怠也。居閑細讀元亨釋書。多有所獲。心目朗然。忻慰無量。素意以本朝諸名僧行實及其所由者未嘗見聞。故注意於此。先取其傳并年表披閱之。然而至讀贊論志等文。所得者更多出於素望之外。幸甚。實是國朝之至寶。豈翅可爲吾釋家席上珍而已。孔子十翼擅美於周易。今讀度總論。不可多讓也。班固九流垂光於藝文。今讀諸宗志。當有所加也。其諸贊則玉轉珠回。議論精密。實非法覺範琇石室之能可詣也。至于以十波羅密支而配之十傳。則道宣贊寧之輩。於史才者末也之論達矣。惜乎國無好事者。而加斯文不見廣流布也云々。

旦日。師答其書曰。書復吉祥和尚。客牖窮冬。欸晤齋筵。極慰病懷。不幾歲盡年改。歲事忽忽。某雖不干歲事。病患不瘳。以故怠音問。介然于懷矣。忽領寶緘。喜畏相并。所謂喜者喜文辭之精粹。畏者畏稱譽之過當耳。請言其所以畏焉。予看大藏。有三高僧傳。謂梁唐宋也。其體製不全備。可不惜哉。夫僧傳者佛史也。大凡史者有法。三傳不備者。無法之謂矣。靈源惻而不畢。山谷議而不作。非予始言也。蓋古德勤道不勤學。三傳不備者。不勤學者與。唐宋之間。道學兼備者間有之。不造佛史之全書何哉。就中而言。明教嵩公其人也。然雖記吾宗。不作通史。不能無遺恨焉。宋之末。釋門正統佛祖統記出焉。其文局冗不足取矣。予看漢地俗史。其數十七。其爲全書難矣哉。蓋史書之成一手者鮮矣。或出一手也。不足稱者多矣。史記者太氏司馬公父子之所編也。而其十

篇有目無卷。所謂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刪成侯日者龜策傳也。褚少孫段肅之輩。補綴尤卑陋。漢書又是班氏父子之所撰也。而八表天文志。其妹曹大家補之也。後漢書范曄之所集也。而曄令謝儼撰志。其文不傳。今之八志含諸家也。謂張衡蔡邕應譙董巴司馬彪等也。劉珍季充作儒林外戚傳。黃景作南單于西羌傳。其餘諸傳多雜造。唐書歐陽修宋祁分撰帝紀列傳。此四史。史家傑作也。皆非一手矣。餘史所謂不足稱者也。因此而言。爲史也寧不難乎。予思。本朝無僧傳。不揆荒斐。表奏前朝。已逾二十歲矣。其後亂離十數歲。不知公自何得此書。古來難者爲之猶或畏之。還逢過稱。寧可不畏乎。然有一不畏於斯焉。予釋書。十傳一表十志。合三十卷。體製專蹈古史。其間他人不措一辭。是畏而不畏者也。不知公謂如何。不宜。中巖獲書。歎息

久之曰。病長所陵。斯文精詳。非吾人之所企及矣。至十七日。病彌留。手臂奇左。言語蹇連。而骨坐終日。四來接問。問者或謂。吾屬平日。猶未及此老之病時也。師謂左右曰。而輩了々常知睡魂之交乎。吾得之久矣。近殊覺皎如者。豈病益煉之効哉。門人泊書記。去臘輯諸唱和者。已爲一巨軸。携見雪村而求之序。村以歲日云適人事倥偬而不能也。是年是月二十二日。書而投贈。其序云。天地之氣。有時而否。鬱埤而不清。震搖而不寧。陰陽失節。寒燠違和。使之然也。惟其不清不寧。初無妨於儲蓄冲粹而亭毒品彙也。矧吾人生于兩間。苟偷一朝之安而已。欲免天地垂鑿之氣也誠難。雖然其間有賢不肖焉。稟氣同而所養各異。賢者勤於聞道而信乎天命。視身如束蘆。知受類聚沫。其形栩栩。其性融々。縱有無妄之菑。必有勿藥之喜。何以言之。丘之禱久矣。其不屑

屑於貧生惡死之間。而聽與物化也明矣。不肖者返此。謁巫以丐禳。召醫以覘活。若此之弊不足以縷舉。康永作噩之歲。有大導師海藏主翁。偶患右手不仁。語音蹇澁。自春泊冬。作楚不愈。暫掩甘露之室。不開烹金之爐。納侶甚以爲憂。予聞而愕。特行問候。延我下榻。喜津津。吟成唐律一章。寄我相慰。興趣高古。句法森嚴。使人圭復似倒食蔗。不覺漸入佳境耳。噫哉翁乎。何其平生仁愛予進之心。與翰墨游戲之習。造次弗忘如此。墜且確哉。予卽電勉倚韻奉答。愧甚蕪穢。諸老好事。從而廣之。莫不鏘金玉以和其聲。薦芝木以延其齡也。二三子錄之成軸。庶爲肘後靈方。俾予記其事。義不峻拒。聊援古以語之。中印土那蘭院寺戒賢論師。彼國尊之號正法藏。告玄辨法師曰。吾頃屬艱疾而欲自絕。一夕忽夢。曼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當發弘道之心。則

其患決除。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子之來也甚副吾望。以是觀之。授法之利可以除患而享壽。是翁平居不倦誨藥而善著書。海內叢社被其光潤。不爲不多。安知不有大乘求法如犍雄偉傑特之人。嚮風而至。傳道而行乎。厥疾之瘳。且暮可待。二三子聞之。無憂可也。泊書記手捧此卷而啓師曰。雪村叙其端。乞師賜跋其後。師口占委。侍僧書曰。乙酉之歲。余病自春至冬。一旦建仁雪村過訪。余以唐律謝之。雪村和焉。諸老聞又和焉。江湖傳誦復和焉。泊也作玉軸而聯書。雪村以雄文冠其首。余曰。大藏中有維摩詰經一本。因病說大法。斯軸因病而作。若立發起序相似而邇矣。經中四八大士各說不二法門。軸中三十八偈。雖曲調不同。皆不二法門也。寧非相似而邇乎。相似真實。元來不二。是則不二法門之要旨也。就中無垢一默妙德

讚褒。看斯軸者。識取一默落處。斯軸卽新譯無垢稱經也。其或不然。颺在搗搗堆邊也不妨。二十五日。源武衛遣醫入殿中少監和弘景往陪師。弘景薦三聖圓者。師戲之曰。三聖老吞三聖圓。二十七日。陽明公拉醫者殿中監丹光吉。偕來診候。公因曰。師如不可諱。新寺屬誰董役。師曰。某將思之。然後竟不於是。三月三。作上已無桃萼一絕。七日。有半身寫照贊。夏四月十五。賦結夏病中四韻。其落句曰。他時要識三期滿。須聽零梧一葉聲。說者知師之必取滅秋序也。六月一。有與禮上人一頌。十八日。又爲禮上人作謝木枕一章。廿日。楞伽寺大殿植柱。亡慮五十有八楹。初築其壇也。江湖子來。速度土功。是以知人之歸心也。十二日。作六月瓶紅葉一首。秋七月十五。師疾亟。時召侍僧命采筆。其僧以爲當有遺偈。至寫畢。亦惟病中解夏一偈爾。十七日。爲濱

上人作眞贊。凡自三月七有自贊。以至絕筆。於此人更求者。殆無虛日。師皆應而莫之却也。其態度風流。亦復不同矣。人益歎師之疚乎外而不疚乎內也。是日。師病間。諸子心少平。二十有三日。呼人擲爪。明日。淨髮洗浴。門人怪之。擁至室中。皆言請召醫。師開目磨去。復曰。扶吾面南。旣南矣。遂令僧代書曰。勿啓予手。勿啓予足。脫體現成。其人如玉。書已如睡。然視之已往矣。頂暖身爽。顏色如常。實二十有四日之西時也。圓通有燈上人者。隱几假寐。夢一僧告之曰。海藏和尚旣治裝。子盍送乎。乃以手指空中一片雲。時見師之屹立其上。飄然而去。因問之曰。和尚將何之。其僧曰。覩率天耳。燈屬目仰慕。隣僧俄來喚起曰。海藏和尚遷化矣。燈愕然而覺。其夢時方其示寂也。燈與隣僧原夢而數異焉。陽明公聞之大哀悼。賻贈有加。源武衛遣使弔慰。師靈龕素

樸。不復加美。蓋受遺也。至二十六日。舉而闔維。煙起如綿。中有青氣一道。守化者蚤見設利焉。間一日收骨。珠玉五彩。些兒圓轉。如芥子大。不數其粒幾百幾千也。時淘灰沙皆多得舍利。動輒不歇。人僉曰湧出。大陽和尚聞之曰。此所謂般若所薰耳。八月二十有八日。諸孤併靈骨闔于河東海藏院之塔中。卒哭之日。源武衛特致賻禮。以見綢繆之意也。

師性健而順。溫而嚴。動作有度。話言無妄。居不斜倚。行不後顧。對人寡言。臨事正色。其服弗裘。其袖弗褱。甘苦同衆。取予得所。燕閒談笑。未及世人。人儘有是。先典切然易容。常坐之席陷若甌叟。過庭之子視似路人。窓紙破而弗糊。草萊蔓而弗芟。未必學樂貧見化之徒。而其事不期而合焉。身率古道。而不與世俛仰。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苟非其人。則弗爲闌染毫楮。世謂其機不近人情焉。平居又惡禪徒之爲晉清

虛者。故世亦以其識字而罪之。皆非知師也。由幼歲。至于成人。早課法華一部。其後繼之以藏經也。日夜三時。慕慈氏之往因。以禮十方。并唱其偈者。三霜矣。會感羸疾而不相次也。修密之間。辟穀絕言者。斑斑在焉。爲心論也。未敢以昏氣出之。必駕清旦以發焉。或雖當冬月也。又必以朝身避炭爐。凜然却坐。龜手鉤筆。寒卷在握。故嘗有詩。其略曰。愛日南窓明又暖。穩乘朝氣注楞伽。其據大方與居約時。聲貌形神。終始若一。江湖仰微不下其著。迨疾革也。有一良醫診師脈云。是常平之狀候耳。雖垂絕。其唯若是而已。豈浩養醞藉之所保邪。已而果然。示寂後。得手澤遺藁數十紙。意若欲出而未果者。於是門人錄之。以名禪餘或問。凡師有異迹。多是密修之感現也。非其素矣。匿而弗出於口。故我譜錄中。僅一二密事。而猶且書有應。而不詳其何狀也。若夫博學而無所成名者。世儒在焉。況乎我

門認一機一境以爲禪者。呼師爲儒亦得。爲道亦得。爲教亦得。爲禪亦得。如斯而所遇。斯乘何往而不可乎哉。故其曰通衡。曰清言。曰詩話。無真無俗。信手拈來草。而未始見彼我操舍之異也。本不有於是。而以迹爲迂者。不亦宜乎。初愚受我法兄涼檀溪之教。欲修師之年譜。偶繹唐季習之語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牒。凡爲狀者。皆門生故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是以愚慎未然而乃止。亦思而曰。需事之賊也。習之

又有言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愚竟慨然而拔去其愼者。以張氣於纂錄。庶乎使後之承其乏者。不陷不明不仁之罪也。纂錄已畢。命之曰海藏和尚紀年錄。是錄也遇雅生長見聞者。時猶多遺漏矣。亦恐繆亂乎。而況所不接乎耳目者耶。必知它日不能辟。我門雲臥老之誅焉。

海藏和尚紀年錄終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三

傳部四十四

天龍開山夢隱正覺心宗普濟國師年譜

臨川禪寺住持小師 妙葩 編

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乙亥

師族勢州源氏。宇多天皇九世孫也。母平氏。

願生男子。嘗禱觀音。一夕夢金色光一道西來入口。覺而有身。經十二月方誕。而母無所惱。

二年丙子

三年丁丑

弘安元年戊寅

師四歲。母黨有事。父舉家而逃入甲斐居焉。

是歲。師凡見佛像無不尊敬。口能誦梵經。自能記文字。諸人指曰。此兒再來人也。必歸釋氏。八月喪母。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師資性溫粹。不喜與群兒戲。亦雖作戲不欲力諍。執筆學書。頗得其體。

四年辛巳

五年壬午

六年癸未

師九歲。父携詣平鹽山空阿大德所。固求出

家。且言。此兒無處俗態。乃欲歸釋。大德見師氣宇不凡。以爲法器。深加愛重。師受梵書。過目成誦。誦必尋釋義理。匪啻勤學釋典。乃至孔孟莊老之教。及世間伎藝才能。皆力學習以究其奧。

七年甲申

專精誦法華經。滿七日以追薦亡母冥福。不在人勸。人皆言。十歲兒能如此。所謂神童者是歟。

八年乙酉

九年丙戌

是歲佛光
師祖西歸。

師事後母至誠。雖在平鹽山寺。旬日一歸省。

母亦以眞子相待。或調喜饌餉師。師必招群兒

(召喚)

分食。其後飯師則必同食群兒。師一日抵隣

家。見其家父母兄弟團欒而坐。飲食精美。

但僕輩數人在厨下食龜糲。其形有不滿之色。

於是師私發願言。我將來管奴僕。必須於食平

等行之。後果踐其言。

十年丁亥

伏見天皇正應元年戊子

師自繪九想圖。掛之壁上。恒對觀之。既熟自周視其身。無非骸骨。又觀佗人。亦如死屍。乃至見靚粧脂粉。皆與膝脹爛壞無異。爾來或於樹下。或於閑處。獨坐澄心。見者異之。

二年己丑

三年庚寅

四年辛卯

五年壬辰

師既祝髮。至南都。覲叔父內山明眞講師。奉其指南。禮戒壇院慈觀律師。遂登壇受戒畢。歸平鹽猶居新戒位。然外書伎藝之雜誓不學。但專志佛書。蓋夙習可然也。且曰。人生有涯。而能究盡無涯之事於一生之間乎。是歲師年十八也。

永仁元年癸巳

學密教。兼聽台講。其講師得病。忙然而死。師見而不忍。以謂佛法多途。而釋其所趣。要在出塵得道耳。吾此講師平生多聞博學。然臨生死之頃。一字亦用不著。乃知佛法非義學機智之所能詣也。禪云教外別傳。豈有所以哉。而自反復思惟曰。我今雖云仰信亦未可自決。須是依仗諸聖。至心求哀。隨其所指決而行之。乃建道場。限以百日爲期。嚴設佛像。於其像前。而生如來常住之想。誠心懺悔。以求聖應。期限將滿而餘三日。其夕。恍然有人引師而行。至禪刹。山林奇異。殿宇嚴飾。而不見人。師乃問人曰。是名何寺。答曰。疎山。又引至一寺。名爲石頭。莊麗倍前。有長老者。迓師入寢堂。叙寒暄。分座令坐。項間前之引師人。在長老面前白云。此僧特來爲求聖像。願和尚與之。長老乃取一幘子與師。展視之。達磨半身之相。

也。師卷而懷之。夢乃覺。由是自知緣契禪宗。

二年甲子

師欲參由良和尚。闕無門嗣。借路京洛。逢故人德

照禪人者。謂師曰。禪和子當在叢林學其規矩。然後深山巖崖佛法訪問亦不妨。蓋以當時由良未成叢林也。師依其教。先禮建仁無隱範禪師。易服參堂。且以追尋往夢。故以疎石自名。而號夢應。除大小抽解外不離單位。

三年乙未

十月。辭建仁之鎌倉。參扣東勝無及和尚。會寺災。又參建長葦航和尚。一單不出堂。且誓不看文字。但禪錄乘閑過目而已。

四年丙申

在圓覺桃谿和尚會下。夏罷。有僧歸京。谿以偈爲送。師和之云。來從萬水千山外。又向千山萬水歸。這回別有真消息。風攪谿林落葉飛。佛燈國師聞之歎云。此僧雖是後生。伶俐

如此。後不可測也。是年。痴鈍和尚赴建長請。桃谿舉師令參隨。入寺之日。問禪闕人。師遽出問話。一衆吐舌。

五年丁酉

師聲音和雅。令人樂聞。臨夏。首衆議諸堂司。特請師充楞嚴頭。由是海東叢林。後生兄弟成風。以楞嚴頭爲榮。蓋有所慕也。夏終。又上洛陽。侍本師無隱和尚。是歲八月。一山寧禪師自江南至。師訪之洛之寓館。山一見而甚喜。

六年戊戌

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己亥

師二十五歲又出洛陽。入東關。以慕一山也。山既領巨福席。海內衲子風望競參。山試以偈頌選能作者許掛搭。且分上中下科。是日召衲子數十人。就方丈試之。登上科者二人。師其一也。無幾請師歸擇木寮。爾來時々咨詢以諸家宗師語脉差別異旨。且自密鍊精修。日夜無

渝。

二年庚子

秋出巨福。訪舊識於羽州。途中而聞彼訃。止息于奥州松島寺。去寺不遠有法師。乃草河真觀上人門弟也。講天台止觀有辯利訓諸理。師聞之心生歡喜。一夜端坐。深更忽覺。日來所聞而未決之。諸宗差別異旨。分明現前。猶如種々珍果和盤托出。一見便見爾。從此智辯聰敏。談論無畏。又自謂只是夙生聞熏種子。而今爲些々禪定力所激發故爾。非真實悟耳。是歲臘月將參佛國禪師。既至那須。時佛國適董相之淨妙。留太平兄在雲巖看院。時師患脚疾。故在此宿留。

三年辛丑

正月由維那別處莊嚴道場。一七日勤修圓通懺摩之法。以祈進道無魔也。然以脚疾未除故。有煩踟蹰。反思如不踟蹰則違法儀。猶豫

久矣。傍有聲曰。不必跏趺。回顧無人。師謂魔擾之徵。乃跪而勤修。第二次日。本尊水墨觀音經年顏色朦朧。而今俄變成新圖者。且作笑容如生身。須臾現形。或菩薩比丘。比丘尼。鬼夜叉。羅刹等。形不可勝計。師既知。是魔所現。爲故至誠修懺。自午至申。魔如故態。合眼亦見。上下四維。觸處普現。而師心不動懺畢。禪坐時復見。案上供具。手不觸而墮地跳翻。然思惟。若我於此逆境界中。生厭惡心。則亦於眼前花瓶香爐燈籠露柱乃至諸佛菩薩一切境界亦皆可厭也。鏡像天魔。於我何害。方作是念。諸魔擾事都不見。二月。下東山。再參巨福。飫炙一山許。師入室不拘時。

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壬寅

冬。一山兼管圓覺。師隨侍而遷。其志在朝夕

參詣爾。

嘉元元年癸卯

師以氣自負。且謂祖師話頭無所不明。一日知非。慨然云。我適出教門。而入門宗。已闕十年。其間多是漁獵言句而已。先佛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吾今弃指頭。而愛瓦子。愚之甚也。當時參詣將來錄成。大冊小冊併投厨竈而火之。乃具威儀詣函丈。咨曰。某甲已事未明。請師直指。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更請和尚慈悲方便。山曰。也無方便。也無慈悲。其後每入室。但恁麼問。山亦但云。也無方便。也無慈悲。師退思量。若以向上宗乘論之。則和尚所示固然。然吾今實未有悟入。故問初入方便門。而此老一味以向上宗乘接吾。直是言語不通。故不能子細譚問。一山乃台州人。焉能得決所疑。時佛國住乾明萬壽。師往爲參扣。國問曰。圓覺和尚所示。爾試舉看。師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國抗聲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

言下有省。然機辯猶有所滯。誓曰。我若不到大休歇地。決不復來覲和尚也。辭去抵奧之白鳥鄉。蓋以道友之招也。彼有士夫欲撤草庵。爲師鼎建精藍。而經營事繁。不稱師意。

二年甲辰

二月。去白鳥而入內草山居焉。一夕坐爐邊。忽爾火燄離薪。燃在空中。光如閃電。師瞥然覺中廓朗。翌日又見日照窓前叢竹。交影隨風搖々。日用事々無有滯窒。自歎云。日來將謂佛祖說不得處。乃是本分田地。只向這裏猛着精彩。則必有相應。是以造次顛沛。只麼參究。然道念不勝情念。動爲境緣所奪。自今日去。更不見境緣作。對佛言。寤寐恒一。憶忘如一。於此證知。更無疑滯。

三年乙巳

元日至人日。凡七日。莊嚴道場。如法精修。觀音妙懺。欲消遣舊業宿習耳。修懺畢。自誓盡

形壽腸不露席。旣而齋罷。坐牀上不覺困睡。及乎夕陽射窓。忽覺自生慙心。尋復思量。如我所解寤寐恒一。果爾則縱令睡至彌勒下生。亦何慙之。有仍欲參佛國質所疑。二月。出內草至常州白庭。接待彼檀越名曰比佐居士。留心此道。且素欽師名。故忻然出迎問曰。師今何往。弟子有小庵。閑靜之地。絕無塵累。在此坐夏。彼此事辦。師曰。我本欲再參佛國以決所疑。不宜在此。此夕忽然憶着佛國臨別見囑云。學道人於世出世。毫釐有所挾。則不能悟入也。顧我行履一向於佛法中刺頭膠盆。所以不得大解脫耳。今忽記前囑。亦非偶然也。遲明謂居士曰。汝苟不異我行事。則吾從汝請而住此庵。士甚喜。師在此坐臥但從其性。無所拘束。至五月末。一日庭前樹下納涼而坐。不覺夜深。帶困入庵。臨當上牀。無牆壁處誤認牆壁。欲靠身喫顛。之頃不覺失笑。乃有頌曰。多

年堀地覓青天。添得重々礙膺物。一夜暗中屢碌顛。等閑擊碎虚空骨。爾來覩透佛祖機關。又作頌曰。西秦東魯。信不相通。蛇吞鼈鼻。虎咬大蟲。冬十月。出白庭到相陽。時佛國住淨智。遂再參之志。國纔見來便問曰。古人云。入山不深。見地不脫。吾聞侍者入山已深。未審見地脫也未。答云。本無見地。論甚脫不脫。國曰。尋常向甚麼處行履。答云。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國曰。天地未分時。殘照在何處。師呵々大笑。國曰。笑裏有刀。是殺人活人。答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國曰。恁麼則賊入空城。答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國曰。春風未到。響。答云。花開不假春力。國深領之。師却問佛國云。適來許多問答。卽今歸何處。國便起身問訊。師亦下去。翌日又詣丈室。國曰。昨日老僧起立問訊時。何不推倒。師云。和尚自倒了也。國呵々大笑。卽日辭歸。

甲斐省親。牧庄主堅請權輿淨居蘭若居之。德治元年丙午

師在常牧山淨居。檀信愈固。四方禪侶嚮風而至。

二年丁未

佛國再領萬壽。師畫頂相。又詣萬壽爲求題。國乃書其上曰。脫體無依。坐斷寰宇。黑漆竹篋。號令佛祖。石侍者橫點首。(有補)轉圓石於千仞。付鉏斧於兩手。師指點鉏斧一字云。好兒不受爺財。國曰。如何是自受用底。師掌一掌。國呵々大笑。便召侍者把法衣來付。且曰。此是佛光先師說法之衣。今吾付汝。以表信耳。在此相伴。則愜懷也。師乃參堂。

萩原天皇延慶元年戊申

正月。佛國以紀綱缺人。固請師充之。夏終。以欲歸甲斐爲辭。乃貽法語一篇。其略云。從上來的々相承底非陰。(脫字應)界中事眼々相對間不容

髮云々。石侍者每々扣籌堂法戰。機不讓山僧。雖不行興化。令秋風捲納。忽歸舊陰。不能攔之。俊如秋鷹方振揚。快如馬駒絕超放。是我家真種草也。切祝隨處流通法道。應緣接續正宗。至囑。又參玉雲。師再至所解曰。某欲歸甲陽舊隱居閑養道。故來拜別。山書長偈爲送。八月。至舊業教院省本師靜達上人。相迎歡喜而曰。我年逾耳順。授法之資雖多。而未有造奧者。公妙年究吾已法源底。然中途而更服。亦可惜哉。不見龍樹大士顯密兼濟。而又爲教外祖。公亦傳流密教。以傍益人。豈可有害乃宗乎。師唯々而已。後來謂吾徒曰。叔世澆漓。教者禪者之流互相氷炭。當是時也。假使龍樹再來。兼行則無益於世也必矣。

二年己酉

師年三十五。時佛國歸隱雲巖。師往問安康。國管顧尤厚。俾歸記室。四來兄弟以佛國倦應

接故。皆來師所。日夕參扣。或者聞之佛國。國曰。有麝自然香。理當然也。師天性不與物爭。韜晦之志彌堅。夏未終。詣方丈拜辭。佛國以佛光所遺之書爲付。且曰。先師囑吾既如是。吾今付汝。慎之。佛光書其略曰。接來書甚慰此懷云々。吾高峰獨處一方。似無肘腋之助。吾日夕爲憂。或有隣近清修之僧同慕道者。吾高峰自引誘提攜幾人。爲他年同聲相應之樂。法道流行。非一人可治。馬祖江西八十四人是其兆也。圓悟三佛。一唱一和。千載垂芳。報佛恩德。吾高峰之責也。師得而懷之。歸甲州。是歲十二月。上書佛國云。拜辭後日用行履別無奇特。只得喫飯瞌眠不倩人而已。舊業宿障不用撥遣。隨日消磨。斬知如是受用。自威音以前。直至而今。更不欠少。然而若不仗尊激之刀。幾乎空過一生。所以燒香禮拜。晨昏不懈。又自誓。道價若在吾老和尚之下。不肯出世。只

要守閑。與草木俱腐。區々呈葛藤。偏望再蒙責勵。佛國回書云。日用行履處。脚跟點實地。雖然威音以前猶是第二句。喫飯瞌眠裏還我第一句。若實有超師作略。而堪稟承待甚道價過吾。來也山僧只在長老脚下。莫要守閑與草木俱腐。無有一草一木而不轉大法輪也。爾儂左遮右掩。不得噤末運之弊教誰賑濟。直須孤峯頂上。把茅蓋頭。罵佛呵祖。鸞膠續斷絃矣。師語人曰。如是激勵。只是爲治我隱癖而已。我且以百丈莫貪小利益小功德之語爲鞭策。三年庚戌

秋。遣僧問佛國法候之次。筆前書語。遂一着語云。日用行履處。脚跟點實地。幾乎沒溺深坑裏。雖然威音以前猶是第二句。喫飯瞌眠裏還我第一句。不要向虛空裏打兩橛。若實有超師作略。而堪稟承待甚道價過吾。來也山僧只在長老脚下。直饒怎麼來免減師半德。莫要守閑與草木俱腐。無有一草一木而不轉大

法輪也。莫謗佗草木好。爾儂左遮右掩。不得噤末運之弊教誰賑濟。大商不求小利。直須孤峯頂上。把茅蓋頭。罵佛呵祖。鸞膠續斷絃矣。一口吞盡三世佛。更有何物可呵罵。又呈一頌曰。閑家發具盡拈卻。大地都虛隻眼中。更有轉身那一句。機前吐露付霜風。偈後又書云。大禮不辭讓重々。觸忤家富小兒驕也。佛國和韻爲對云。轉身一路脚跟下。百尺竿頭進步中。三日耳聾底時節。生涯喪盡起家風。偈後又書云。示諭家富小兒驕。白拈手段意在常陽。有破家子。證蜂桶半。噯。師資書問往來如此等甚多。師不會齋持。今所錄者偶獲之他人笥篋中。故記此。又聞佛國每得師書。必焚香後拆封。看了置之几上云。石子前程不可測。固非老僧所及也。師欲繪佛光師祖頂相。先將白絹求贊。佛國迅筆書曰。大唐過鼓。扶桑陸堂。白拈手段。意在常陽。噯。有破家子。證蜂桶半。師携歸甲州。一夕夢感佛光祖翁相見。師將筆

寫其真容。夢覺後。追想所夢形儀。繪之佛國題贊之下。

應長元年辛亥

春。翔龍山菴居焉。幽僻遠離人烟。三十來里。問道相聚者稍多。卓庵其旁居焉。

正和元年壬子

春二月。野燒之燎隨風至。將延庵。勢不可救。師唯持佛國所賜法衣。出坐巖上。俄有猛風。逆吹轉去。諸庵皆無恙。見者盡謂神衛也。師笑曰。風吹易方山間之常。偶爾免災。何爲奇哉。方來衲子逐日轉多。巖阿澗際。茅屋相連。師曰。吾初卜居。乃以龍山扁焉。慕隱山和尚之風耳。今此山中居者亦多。恰似聚落。非素心也。由是有移第入深之志。雪中下山。有偈曰。庵內不知庵外雪。休將三等衲僧論。有時移步千山上。踢倒孤峯在脚跟。

二年癸丑

既出龍山。未有攸往也。且將懷所居之庵。施之

淨居。以成僧寮。以故暫僑淨居。或者告遠濃二

州。或海隅。或山阿。皆可幽栖也。師意未肯。

時佛國在淨智。欲招師令住上野長樂。有僧告

師。師將避之。潛出淨居。先到遠州。元翁不

二祖用等七八人偕來。私謂。苟有適意。則宜

以其處爲緣遇之地。徐到濃州長瀨山。其爲境

也。四隣無人三五里許。山水景物天開圖畫之

幽致也。師意甚適。地主雖素昧。平生然容卓

庵。庵或扁曰古谿。意在慕古也。既而兩月無

來訪者。師謂其徒曰。吾素志已成矣。古谿後改虎谿。

三年甲寅

古谿名聞諸方。澗飲蔬食之徒相尋而至。是歲

建觀音閣。

四年乙卯

訪道而至者漸多如龍山。師頗倦應接。榜貼庵門云。方來高人。群居此山。雅志何在。若要參

學。諸方自有尊宿。或欲閑居。亦有佗山。可以
栖遲。何以來此。切莫相妨閑懷。然而四方來
者轉多。師乃云。此地非我有也。已自占焉。而
忌佗人來。理不當也。宜自遁去。西郡有清水
教院。彼衆中有篤信師道者。知師欲居閑。密
以小庵爲迎。師忻然曰。公且去。明年吾自行
矣。

五年丙辰

春起古谿。從行者二人。隱居小庵過夏。旣而
清水寺衆咸知師名。競來訪問。又諸隣傳聞師
風者多尋來。雖固拒。然不得止焉。又聞古谿
衆稍散。唯有初六七偕來者而已。師曰。吾適
厭稠人而已。山其可厭乎。遂回古谿。元翁住
本庵。師別搆小庵。扁曰大包。是歲冬。佛國禪
師計至。舉哀上祭儀如法。觀者倍信。

文保元年丁巳

秋九月。出古谿游洛。寓北山。居隣聚落。偶作

偈曰。寓舍羣塵晝掩關。市中買得沃州山。娘
生口裏不含血。掛在乾坤宇宙間。後有自元朝
歸國僧云。天目中峯和尚聞僧舉此偈。大喜爲
非凡作也。

二年戊午

鎌倉都元帥平公母覺海太夫人。受佛國遺囑。
欲請師至關東。其志已決。師聞之爲避。正月
出京。師入土佐之五臺山居。庵以臨西江。故
扁吸江。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己未

四月。覺海夫人遣使土佐。逼師令起。夫人固囑
使者云。若師不起。賜汝莫歸。使已入境。師先
潛身海島之間。使者傳命。和州差官使俱來。戶
曉家諠曰。若有隱師者坐罪。由是師亦千萬百
計。東廻西避。終不可得。師曰。業債難逃。遂
赴其請。覺海厚禮相待。假館勝榮寺。道友相
訪。杜門不接。太平兄來訪。不遇而歸。留偈

曰。萬想千思偶一來。禪房寂寞戶空開。不言
這度不相見。問訊階前下馬臺。師笑而酬之
云。不容佛祖入門來。白眼青眸豈肯開。仁義
道中通線路。山川齊起舞三臺。雲巖虛席。太
平白覺海。請師住持。師固辭不赴。夏終。抵三
浦。留橫洲。建泊船庵。來扣者甚多。愈杜絕
焉。有舊好者白師云。不出則已矣。既出宜須
爲人也。而緊掩關何也。是人所怪。師笑曰。我
未知人所怪也。苟具眼者必當知機知時。不可
以掩門爲怪。若無眼則開門爲接何益之有。即
書一偈壁上云。一把茅茨天宇闊。山爲籬落海
爲庭。庵中消息無囊蓋。來者猶言掩竹扃。

二年庚申

二月赴齋。覺海請歸路因便訪建長靈山和尚。
山纔見來。便問趙州無字意旨如何。師曰。萬
里一條鐵。山曰。是不是。師曰。賴遇和尚不
是。山休去。師便歸。次日有明鑒師姑參靈山。

山與法語一篇。其中有推讓師之語。且曰。爾
但參夢窓好。凡有學者來參靈山。皆指令見師
而云。我於此方言語不通。爾去參夢窓。山又
訪師來三浦庵。終日共語而歸。師以偈謝云。
世上浮榮屬貴家。窮栖贏得飽煙霞。春光今日
添和氣。海岸枯椿也放花。
酬酢問答語
多載語錄中。

元亨元年辛酉

泊船庵後山巔陡然在海中。師於其上建一塔。
以海印浮圖爲額。師之設心。蓋欲舟船往來人
皆得仰觀。乃至海中鱗介之游泳塔影之下者。
並得結緣華藏海印三昧之中也。

二年壬戌

三年癸亥

正月。往上總千町莊。翫退耕庵。

正中元年甲子

師在退耕。

二年乙丑

師年五十一。春。天皇以洛之南禪虛席。特使近臣請。師稱病不應。勅使以偈爲勸。師依韻爲謝云。世路悠悠懶往還。一庵甘分卜殘山。地爐灰冷無黃獨。拭涕工夫也不閑。夏罷。又降旨於鎌倉大元帥。遣官使堅請。必欲應勅。不獲已乃起。取路過甲州經山道。八月至古溪舊隱。拉元翁偕至京師。次日召對便殿。特賜錦座令坐。說佛心宗要累刻。天顏不倦。深契上旨。凡有奏對咸悅皇情。上曰。所館不安。宜住南禪。師奏云。疎石平生誓欲深隱巖谷。出世非願也。春間不應詔。再賜勅曰。苟不欲住持。宜任其意。但樂聞法要。賜命如此。不敢不朝也。然今綸言有渝乎。帝曰。然朕重以南禪請師。意在以政事餘力。旦夕問道耳。以匡徒衆管寺務爲煩。則非朕所待。直以此寺爲幽隱之所。何繁之有。師知叡慮求道之切。竟領寺事。上以萬機之暇。召對咨問法要。每月以三次爲槩。

嘉曆元年丙寅

禪衲雲集。夏糧不給。師竭力爲贍。秋七月。鎌倉元帥平公遣使來。以壽福招師。不赴。八月至伊勢。開山善應寺。無何東歸。船適熊野。登那知山。留偈云。天河渴下人間瀑。漸々寒聲響碧空。珍重大悲觀自在。我儂幸是耳無聰。九月至鎌倉。於永福寺傍卓庵。曰南芳。

二年丁卯

二月。平公又以淨智固請。不可免。勉強應之。過夏勇退歸南芳。八月移居錦屏山。建瑞泉蘭若。

三年戊辰

師在瑞泉。是歲造觀音堂。又於絕頂構亭。名遍界一覽。仍題偈曰。天封尺地許歸休。致遠鉤深得自由。到此人々眼皮綻。河沙風物我焉廋。明極。清拙同賦。皆縷版揭焉。冬。元師以圓覺請。不赴。

元德元年己巳

秋八月。圓覺專使又來請。師固辭。元帥陰使本寺耆舊及師同門法眷老成者。同勸至再四。師猶不肯。道法眷咸太息流涕曰。圓覺乃吾佛光師祖開山弘道之場。先師克承正統。而不補處而止。不幸之大也。今吾法門昆季之間。非師而誰復振祖風耶。且公命屢至而堅却之。師其忍弃而不顧。吾祖道竟將如何。且語且泣。於是師遂受命入院。以歲歉無明日飯。而師無慍色。有信士素欲託財海舶至鄞倍蓰其利者。俄自讎然而曰。何若歸之佛門。以結當今來世之緣。乃入寺施三百萬錢。由是常住金穀充物。又賤然師久無喜色。識者皆服雅量。且言。師於得失利害之間。毫髮不動其念變其色也。於此可見矣。

二年庚午

師領瑞峯。居二年。百廢具舉。其間長者居士

官貴婦女。或入山。或就宅。請陞座普說。所施覓資積累不可枚數。師未嘗爲己用之。直送庫司皆歸常住。凡爲住持有三等。曰說法。曰輯衆。曰修造。師在三者兼備。猶自謙曰。吾於修造豈不能哉。秋九月潛逃歸瑞泉。一衆追至。師閉門避之。作偈示衆云。聚散因緣皆有自。秋雲出岫不應遮。道人胸次無胡越。地北天南共一家。次日侵早出鎌倉。往甲州牧莊。創慧林寺居焉。雖爲小刹。持規挈矩。若臨萬衆。

元弘元年辛未

後伏見皇帝長子踐祚。

二月歸瑞泉。元帥以建長請師。不赴。舉嶮崖代己。

二年壬甲

春。又往慧林。和古航韻作山居偈十首。其一曰。青山幾度變黃山。浮世紛紜總不干。眼裏有塵三界窄。心頭無事一牀寬。餘見本錄。是歲。開山幡之端光。

三年癸酉

正月。嶮崖謝建長事。元帥以素意又請師。師力辭以疾。是歲。先帝龍馭既入伯州。四方兵

動。三月。師歸瑞泉。夏五月鎌倉亡。士卒敗奔。

或遭擒。及兵又將加。以師道力得救者不可勝

計。六月。醍醐天皇龍馭歸洛。是月十日天皇

勅征夷將軍源公。遣官使召師。廿五日勅使至

瑞泉院。師望闕謝恩。秋七月。師抵京。翌日入

內朝見。皇情悅懌。寵顧甚厚。八月有旨。俾居

臨川寺。始皇子都督親王歸心禪宗。禮元翁和

尙爲師。因欲革所邸之地。剋禪院。請翁住焉。

然不遂其志而薨。翁亦西歸。帝乃命師權輿精

藍。不日而成。明年冬。特賜奎翰云。應令夢窓

國師爲靈龜山臨川禪寺開山事。右。當寺者龜

山法皇仙居。都督大王遺跡也。大王薨逝之

後。以遺命爲蘭若。仍加寺領寄附國師。令擬

弘法利生之地。專致國家太平之精祈。兼施大

王追福之回向矣。又直寺之北別創塔亭。東偏
構親王御祠。西偏建開山卵塔。中間安彌勒佛
像。因扁三會院。

後醍醐天皇再祚。建武元年甲戌

秋。皇后登霞。上命師留禁中供養二七日。罷政

問法。九月。又請師於內禁受衣。執弟子禮。又

一日入內謂師曰。朕深欲興禪宗。師意以爲何

如耶。奏曰。聖言可虛乎。上曰。請師再住南禪。

舉揚宗乘。師辭以老病。上曰。佛法隆替係乎其

人。若師固辭。朕亦無如之何而止。師不得已

膺詔再住。始關東亡時。人皆謂。禪苑其不興

也。最明寺殿平公世護禪宗。子孫相繼欽奉其

法。天下化而奉之。今平氏已滅。惟禪宗誰復爲

護乎。至是詔降召師。禪徒謹呼之聲。溢乎山

林而徹街衢。師亦自惟。斯乃護法善神不忘先

佛記莚。故使然也。由是心倍勇健。以救法爲

自責也。大小禪刹。產業田園。不知幾許。如故

不渝者。並是師力而能致爾。於是近臣欲勸帝廢禪宗。而相訾者多。帝以斯言語師。師奏曰。陛下若以叔末之不同正法故。責今之禪侶不及古。則豈獨吾徒得其責而已哉。範金塑泥刻木彩畫之像。亦以非直佛。黃卷赤軸之文。亦以非真法。故破毀之可乎。陛下若欲得福田。則只以剃髮染衣而爲僧寶亦足矣。況稠人廣衆中修禪持戒者。續佛祖惠命乎。於是帝欲驗其行事。及欲見宗社之規。十一月二十八日。百官扈從入山。半夜上親巡堂。禪侶坐如枯木。上甚悅之。次早命師爲衆入室。又入僧堂。徻覽。僧赴午齋。以爲禮樂備矣。齋罷。請師陞堂說法。次命四頭首秉拂。龍顏大歡。嗟歎不止。由此疑謗斯蕩。信心益深。車駕已歸。上憐僧齋淡薄。以十二月初三日。特賜莊田。吾門光榮未曾有也。師上堂。祝聖謝恩罷。說偈曰。公憑端白日邊臻。乃祖田園界畔明。九穗嘉禾

今已熟。荷恩何必待秋成。明極禪師次韻。山中宿衲皆和。繕寫成軸裝褱而獻。皇情大悅。二年乙亥

猷惠禪師明極。閑居淨上院。以隣封故。師寄偈云。境致元非淨穢殊。大人所在是靈區。雖然藏密機彌峻。老矣休交德不孤。坐斷十虛爲丈室。招呼萬象作參徒。母榮特地鑿隣壁。猷惠光明何處無。明極有和。凡往來贈答甚多。

三年丙子

後伏見上皇弟二皇子踐祚。

春正月。京師兵亂。師謝南禪事。歸居臨川。征夷大將軍源公。奉聖旨。以總管畿內及諸道軍事。兼錄百揆。威福之權。重於相國。由是群擾悉靖。是歲。大將軍請師於幕府。展弟子禮。勤求示誨。十一月。建仁虛席。衆齋疏來請師。緊閉不出。置疏而去。師遂不赴。

四年丁丑

曆應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春三月。作臨川家訓。以貽門人。夏四月。卓西方教院作禪院。此寺聖武天皇天平年中。有釋行基者。民間稱曰菩薩。孩時人得之於應巢也。力化寰中。營建佛寺。凡四十九所。今之西方其一也。後百年。平城天皇太子弃儲宮爲沙門。天皇封爲眞如親王。居之久。又弃而往唐度流沙。至羅越國而薨。爾來五百年。凡庸相繼而住。寺廢甚。檀越藤親秀厚禮勤請。師忻然曰。吾素慕亮座主之風。而今得西山居焉。不亦善乎。輒改西方舊名爲西芳。精舍揭額。蓋取祖師西來五葉聯芳之義也。佛殿本安無量壽佛像。今以西來堂扁焉。堂前舊有大櫻花樹。春時花敷稠密殊妙。爲洛陽奇觀也。昔佛光師翁題櫻花偈云。滿樹高低爛熳紅。颺々兩袖是春風。現成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何其冥符此境之如此。似乎識記也。殿南新建一

閣。其上安奉水晶寶塔。名曰無縫。塔之中貯如來舍利一萬顆。閣之下曰瑠璃殿。堂閣僧舍之間。廊廡環行。隨其地宜繚繞。曰復（まが）皆備禪觀行樂之趣。開清池導伏流。水出岩罅。潺々如洗玉。可喜也。白沙之洲。怪松之嶼。嘉樹奇巖間錯林立。船泛漣漪。館影水中。天下絕景。似非人力所能也。名池曰黃金。船所泊之。亭曰合同。又直閣之南北立二亭。南名湘南。北名潭北。搜奇顯秘。百廢一新。京城卿士大夫騷人墨客泊四方來遊者。因此壯觀。始嚮師道者往往在之。師亦迅筆題廊壁間云。仁人自是愛山靜。智者天然樂水清。莫怪愚童翫山水。只圖藉此礪精明。構小亭揭以礪精。又於山之後絕頂設亭曰縮遠。其所入門曰向上關。剪榛開徑。爲四十九盤而登。危磴曲折之間。苔滑雲粘。萬木陰森。未到半山。別卓小庵。扁曰指東。用熊秀才問亮座主故事也。六月二十四日。師謂門人

曰。昨夢吉野上皇現比丘身。乘鳳輦而入龜山行宮。秋八月十六日。上皇仙去。征夷大將軍奉勅。建追修道場於龜山行宮。詔累降請師開山。以左武衛將軍夢見金龍出於寺南河中。故寺名曰天龍資聖禪寺。

三年庚辰

天龍寺既成。像設金碧尤極殊麗。凡百造爲殆乎神助也。叢林所宜有者不數年間皆完具焉。是歲。阿州太守細河源公建補陀寺。請師爲開山。

四年辛巳

康永元年壬午。

夏四月八日。太上天皇駕幸西芳寺。受衣孟以執弟子儀。四月十五日。武州太守高師直請兼管真如寺。先是高師直受衣將建一梵刹。請師爲開山。相攸未得稱意。師謂師直曰。仁和寺東北山邊有正脉庵。是佛光祖師塔所也。其封

疆寬濶。可以建大伽藍。請追請佛光爲開山。則吾領住持事。師直甚喜。不日而成。寺號真如。山稱萬年。皆追慕乃祖遺跡也。正脉庵者。尼如大爲佛光所建也。佛光與如大長老手書。并手染牌額等。諸大字收在本庵。其書略曰。汝受吾衣法。道風大行。老懷懽喜。骨髮少許。分留與汝。汝爲安奉。別置一小禪刹。代吾分化須當竭力。不得違吾之志。今寺之興莫是祖翁冥有所待也。秋七月。謝真如事。八月五日。奉勅慶讚東山八坂靈塔。先期有紫雲如蓋。當于塔抄。洛中萬人仰觀。以爲奇異之瑞云。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春正月。敕建靈庇廟。始師夢見新廟壯麗在龜山舊趾。傍有一人非常者。作禮而云。謝和尚與吾起此新廟也。覺而謂神求。故乃經始新廟。且以佛光祖翁來化本國。亦賴茲神靈之

庇。故以靈庇爲號焉。

貞和元年乙酉

師年七十一歲。老而益健。夏前。爲衆入室。鞭礪學徒也。秋八月以先皇七年忌行。行天龍開堂法會之儀。擇用良辰。不以正日。延在月末。是月二十七日。勅使入山。特賜金欄紫衣。二十九日。太上皇入山。師陞座說法。感二星降。上大悅。賜錦帛三十襲。水晶數珠。白銀花莖等。大將軍府承勅助施銅錢三百萬。鞍馬三十匹。是日法會儀。備見陸座話中附錄于後。

二年丙戌

春二月。賦龜山十境。以表爲教外別行之場。自作序。三月十七日。太上天皇奉駕入山。師對御簾前。上堂說法。次日鳴鼓告退。而居東庵。扁曰雲居。蓋効雲居祐禪師作三塔耳。嗣子無極志玄奉旨補席。而事無大小。皆由師成敗。十一月二十五日。主上召師入內。受衣展

師資禮。次日特賜夢應正覺國師。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

冬十月二十日。佛國禪師三十三年遠忌之日。預先鼎建轉法輪藏。請大小禪律寺院八十餘所僧尼。普同供養。四衆兩廊鴈立。自雲居庵至藏殿。轉送經函。奉安置之。至日伶人奏樂。有紫雲作蓋。瑞彩溢目。

五年己丑

春三月。武衛將軍訪師於西山。咨問曰。往年。在關東拜佛光禪師真容。表弟子儀。今欲禮師。親受衣盂如何。師曰。事同一家。遂受衣盂。冬十一月。鎌倉左典厩上京。十二月一日。詣天龍寺。與師相見於普明閣上。親受衣鉢。觀應元年庚寅。

春二月八日。兩太上天皇及皇太后諸宮妃。官女等。請師內道場。各受衣盂法名。

二年辛卯

師七十七歲。每々謂徒曰。吾今年其逝矣。天龍寺乃是今上天皇奉爲先帝追修冥福所建立也。而今一十三年之國忌將至。然僧堂未完。如吾不爲而誰能爲。夏四月植柱。竭力經營。秋七月開堂。畢工於百日中。亦不速哉。且寬廣明亮。可容千衆。西堂者舊。各乞單位。隨衆坐禪。晝夜不倦。霜華枯木。莫之踰焉。師今夏扶老忍病。爲衆說法。示徒誨勵過於平昔。於是四方來者。肩相挨踵相接。道行之盛。雖古亦未可讓矣。秋。無極謝事。師復居丈室。爲修國忌。特奉朝命也。師齒愈高行愈嚴。八月十五日。太上皇特勅中使。賜手詔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孽。表師資禮。往年已受袈裟。慕釋氏風。今載又添法號。追思靈山遺囑之切。特賜夢臆正覺心宗國師。十六日國忌。就後醍醐聖廟多寶

院。陞座說法。滿散翌日。鳴鼓辭衆。退藏於三會院。將謝世緣。示微恙。去藥餌。於是四來僧尼士庶。欲受衣盂結緣者雲集。地將無所容。是月二十四日開室炷香。凡付衣受戒者。侍僧籍記法名。其數二千五百有餘。九月初一日告衆曰。吾行必矣。有所疑者便請問。徒衆競至。師爲入室。數日不倦。隨機開發。所得良多。朝廷遣國醫診治。師不可曰。老病自然。非醫藥所救。先是地動二次。又西芳山崩裂。事達天聽。是月七日。兩太上皇親臨問疾。師謝恩說法。叡感殊甚。十九日。重臨幸。御問親切。師雖在病。奏對移刻。無少怠色。上歸謂內臣曰。噫。國師西歸。世出世之要。孰復益於朕。已矣乎。師病少間。夜爲侍僧垂示曰。夫道無去來生死之相。亦無安危治亂之變。若能於此安住者。苦樂逆順道之所在。生死去來遊戲三昧。若忘道者。自見種々幻相。坐背覺城。枉

愛輪迴。故淨穢區分。聖凡殊域。一切二邊。紛然而起。然當生起。全無實體。若直下知非。一念回光。前後際斷。便是徹頭處。佛言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真語實語。不妄不誑語也。但恐汝等不肯信及。一日有僧問。如何是無上道。曰。答在問處。又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莫將問來問。又僧問。三世諸佛掠虛漢。一大藏教是甚破故紙。師曰。佛是真語者。實語者。汝何得謂虛。僧云。和尚莫欺某甲。曰。子獨實語者。那又一僧問云。不見一法時如何。曰。何物作這箇語話。云。當恁地全無。曰。抱贓叫屈。僧不肯。師又曰。子豈無知無一物者乎。又僧問云。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將此問來者誰。云。我也。師曰。不論有物無物。纔有我者便是輪迴業。僧云。謝。師答話曰。不論謝不謝。纔有我者便是輪迴業。僧珍重去。曰。不妨珍重去。纔有我者便是輪

迴業。又一僧問云。某胷中未穩。請師方便。曰。汝指何處爲胷中。僧無言。師又曰。若論胷中事。何不管風吹雨下。葉落花開。良久曰。悲夫人情之執甚矣。何却得悟去。又一僧云。承師有言。佛祖言教。呼小玉手段。某於此略得信。師曰。道呼小玉手段也。是呼小玉也。又僧問云。和尚百年後。某如何用心去。曰。直饒有一法過涅槃。須斬作三段。又僧問。某離和尚左右後。如何得用心不錯。師咄曰。無道心漢。何不問卽今。又有僧云。某使得十二時辰。曰。正睡著時。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椰榆曰。汝纔開口。便是日中浩々底。師每歎曰。今時學者只管解了法門。以爲自悟處。不能直下休歇。故於正睡著時。作主宰不得。病在不辨取遠大一片向道之身心。謾認得無尾巴胡孫子。(本此)作本來主人公耳。或有誇悟解者。曰。虛空豈被汝捉得。或求作佛者。曰。汝欠少箇什麼。无

朗庵主問雲門云。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師良久曰。會麼。云。達麼(唐)也不會。師曰。因甚不會。云。只爲大殺明。師曰。爲甚麼。文殊騎獅子。普賢乘象王。云。和尚東坐。學人西坐。師曰。猶隔海在。云。萬里一條鐵。師曰。放開鐵壁時如何。云。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曰。猶是轉句。庵主無語。有老宿問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納僧向何處行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問云。國師正法眼藏。何人流傳。曰。人々具足。箇箇圓成。問云。某爲甚無分。曰。若有分則不是圓成底。二十六日。有一僧來于相見。師聞其名。緊閉不接。侍僧白言。此僧自謂。桶底子已脫。全無一解可呈。亦無一法可參。請師慈悲。與他辨邪正。師曰。汝等莫謂不相見。我早見他了也。辨邪正了也。大凡爲宗師者。鑑在機先。不則雖鼻孔相拄。亦不見他。

亦不能辨他邪正也。此僧有些靈利。數年以來。要參我禪。然最初一步錯了也。他意謂。老僧小師無受印可者。須參決此事。親受衣法。此病每々呵止而不能已矣。如此之輩。只管於識情上。計較安排。忽爾一知一解。稍覺勝似平昔。便謂得大悟大徹。纔開口便呵罵佛祖。輕薄好人。撥無因果。若不得明眼宗師援而救之。固執已見。增長我慢。今生便爲附佛法外道。來生必作佛法外外道。百千萬劫無有出期。不是小事。可不慎乎。二十七日。東陵和尚來問安。師對坐茶話。特與手書。囑以寺務。二十七日。書遺誠十數條。以貽門人。二十九日。預書遺偈。以順世禮辭檀越曰。眞淨界中無別離。何須再會待他時。靈山付囑在今日。護法權威更仰誰。又辭世頌曰。轉身一路。橫該豎抹。畢竟如何。彭八刺札。書畢。乃云。老僧已覺手臂不仁也。明日行矣。晦日。粥罷。請天龍

臨川兩寺僧衆。并遠方來者宿及官客等。親面告別。怡然而逝。當更襯衣。手足屈伸不異平時。顏色如生。于時白氣一道橫布正衽之上。緇素數萬慟哭如喪考妣。門人以遺命。奉全身塔於三會院。又收平日所剪爪髮。瘞之雲居塔。有舍利如粟粒者甚多。天皇嗟惜。罷政有日矣。卿士大夫不勝哀痛。或除鬚作僧者。或著喪服而心齋者。往々有焉。以爪髮塔于雲居之餘。士女分取安奉者。後皆得舍利。璨然衆色可觀。

嗚呼師天生之德也。敏辯智察。且性沈靜寡言。言必驚人。幼歲勤學。日誦萬言。不煩再告。研習義理。最稔老莊。稍長而專嗜筌籍。性相顯密。莫不明究。卯歲。自嫌義學繁多。一旦奮發易服。遊方知識之門。無不歷扣。晚甘林棲野殮。而歷三十歲矣。其爲久也。面目嚴凜。有御史之風也。近而依之。柔順溫和。慈雲法

雨時々流澍。感之深矣。蓋以其慎獨礪精之久鍊。故臨衆之頃儼若也。且以謙讓在心。不與物爭。家風清寥。性惡華飭。訓徒誘衆。動則率身先之。立度適宜。不欲煩人。由是人愈畏敬。爾若其革非去謬。則不拘執舊規。一切公勤事無徧黨及乎。夫真機一發擊碎虛空。手段翳晴蛇吞鼈鼻。逆順縱橫之行。豈可復以常人之能得測度之哉。參學之徒。常不減千人。賢之與不肖。駁雜而會。預其聽受者。皆有益焉。譬如大海也。修羅蚊虻之飲。莫不充足。禪師講師發問鋒起。一々而酬。如鐘應諸擊。乃至徵詰其所解未到之處。則彼幔幢自降矣。又多引先聖言迹之由。以爲證據。不敢以我所長枝梧排斥故無情論也。或於師背後生疑謗者。逮乎一接音容。則皆悔見之晚也。是以天下之士無貴賤仰道風者。如大旱望雲霓。然師素無以私容人之情。故有四遠之人跋涉山川而來。不得相

見者往々有之矣。然猶挨排搪突於丈室之外。伺出入時。造次問道者。雖風雨時。無有虛日焉。師每謂徒曰。我以虛聲被人崇敬。不遑靖退。是亦業債之使然也。師度僧尼四千有餘人。其餘上自一人相將洪卿碩儒。以至庶人醫卜工商之屬。來備弟子之員者甚多。又經律論師之徒。或見其師論義負墮而信有教外之傳。雖不易其服。然執弟子之儀者一千有餘。又以悲心內熏故。雖屠兒漁獵之流。來承法化者。皆焚其網折其弓。受五戒三歸。凡室中得度得者。匄多之籌不多讓也。師自入空門來。除衣孟外。不畜餘長。遠近渴仰。供施交駢。而排撥不受。苟爲強有所受。則轉以歸之化主。以故所到之處。輒成賓剎。是亦非作意使然也。抑夫國主執政之權。非唯諮詢佛法而已。事無大小。不能自決者。每々問之。師一言之。如破竹節々皆迎刃而解。凡承師言。大而天下。小而

一身。其將有祚則乃行之。其將有災者否焉。故世以師言如識也。自非深入不二之法門萬行圓通者。焉能與於此哉。觀應天子追加賜號曰。普濟國師。良有以也。

康永四年八月晦日

太上天皇臨幸天龍資聖禪寺。命師開堂。覺皇寶殿慶贊陞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實際。陰覆高穹。無邊德用。集在其中。爇向爐中。恭爲

今上皇帝。太上天皇祝嚴聖壽無疆。洎文武百僚增福增壽。

次拈香云。此香應時。變化沒蹤。由信手拈。來歸掌握。爇向寶爐。供養現座道場毘盧遮那如來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大覺世尊。普賢菩薩。文殊大士等諸大薩埵。迦葉尊者。達磨大師等歷代祖師。及微塵刹界一切三寶。所鳩善利。恭爲後醍醐上皇莊嚴覺果。次仲祝貢

大梵尊天。帝釋尊天。四大天王。日月星宿。火德星君。天界列位諸天仙衆。地界所屬一切靈祇。水界所屬諸大龍王。扶桑顯化。伊勢太神宮。八幡大菩薩等。大小神祇。普用資熏。同垂保護。遂趺坐索話。祖令當行。千聖結舌。唱和門中且容擊節。莫有同聲相應底麼。問答罷乃云。玄機透脫。融萬象於目前。至監高明。會千差於物表。一透一切透。一明一切明。豎抹橫該。無適不可。左顧右盼。克逢其原。不費纖毫。廣修沒量佛事。不動一念。普度法界衆生。直饒恁地連得去。若入祖師門下。也是階下漢。直得淨裸々。絕承常赤洒々。難近傍。世間樞要總不明干。出格風流亦無交涉。更說甚麼廣修佛事。普度衆生。好是無爲無事。大解脫門。倘能入得此門。皇家也無爲無事。佛家也無爲無事。一切災厄不禳自消。萬古微猷不求自備。三世如來共默斯要。歷代諸祖亦只端

拱。小比丘某甲。今日奉 詔升于此座。難容拱默。且通一線路。開闢此大解脫門去也。以拂擊牀。鵬弓已掛狼煙息。萬國歌謠賀太平。宣讀御願文并諷誦文。復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此是如來不欺之語也。既無世界。安有興亡治亂之爲變乎。亦無衆生。寧容彼我冤親於其間哉。雖然如是。一翳在眼。千花亂墜。此性隨緣。而現諸名相。名相轉變。昧却圓明。若是悟達之人。安住寂滅性中。而起恒沙妙用。隨順世間幻相。而利濟顛倒衆生。不以虛妄轉變擾乎其懷。蓋其國土安危。自他順逆。皆爲吾家之戲具耳。迷妄之類不肯信。及蔽無相而爲有相。枉妙用而爲妄用。是故世間否泰相奪。衆生業債相酬。曠劫輪迴因循至于今日。未來沉溺出脫待於何時。然其流轉之相。無有實體。如夢幻。似空花。若究其本。則禍之與福同源。冤之與親一體。佛祖出興於世。不爲別事。

唯爲令衆生悟入此同源一體之域而已。爰元弘以來天下大亂。不翅戰場兵卒多殞軀命。至于山野飛走。亦罹其餘殃。神廟佛堂。朱門白屋。或爲兵火所焚。或爲賊徒所壞。嗚呼災之害物。莫加於此矣。釋其天災之來歷。出乎世運之否屯。所謂否屯不從外來。此乃積劫業債之使然也。業債因由亦非他作。只是一念無明之所感也。自非夙植深厚之人。莫能知之。或有知而故犯者。佛祖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茲者征夷大將軍源朝臣。左武衛將軍源朝臣。眞智內熏。靈機外發。自懷慙愧。欲謝僭尤。具陳丹悃。上達 睿聞。所伸懇志。深協 睿襟。乃奉 聖旨。於扶桑國中。每州建立一寺一塔。普爲元弘以來戰死傷亡一切魂儀資薦覺路。又曆應年中。特立 睿願。革此皇宮。以作梵苑。奉爲 先皇嚴飾寂場。又命武家董其營造。經年未幾。不日成功。寔是君臣道合。天龍保持之所致耳。便見物不終否。惡事轉成善

事。法無定相。逆緣却爲順緣。此所以其禍福同源。冤親一體者也。兵革之亂於世非適今也。上古亦夥矣。原其端緒。或爭國祚。或誅叛逆。其中一負一勝。只是增業增冤而已。未聞轉惡緣而爲善緣。如今日也。必以佛化之行。未有出乎苟且之中。其必得處。待時而興焉。疇昔 嵯峨天皇御宇。有慧夢上人。奉勅渡于大唐。流通佛法於本朝。參監官安國師信有教外玄旨。仍請其會下上首義空和尚。來于本朝。勅以東寺西院爲安下處。時々召對鳳闕。于時 皇后宿植開發。一面契悟。乃建精舍於北嵯峨。以號檀林。請彼禪師住持。檀林寺內有十二院。 皇后居其一院。因稱檀林皇后。其事具載石碑而在東寺。其碑表題云。日本首傳禪宗記。然禪宗興行未得其時。 皇后登霞之後。檀林精舍漸々荒零。或爲郊燕。或爲民居。 嵯峨聖代已後迄于四百載。禪院聿興。謂洛之建仁。東福。相之壽福。建長是也。自

爾以降大小禪刹偏於天下。七十年前 後嵯峨院卜皇居於此地。乃是檀林寺一院之故基也。

龜山法皇亦相繼以爲行宮。其內有壽量院。分南禪寺僧二十員。而安此院。今之法堂所在便是壽量院之舊趾也。是知此地將興大叢林。而豫有斯兆矣。遂見又革此行宮作大伽藍。禪宗首傳本朝。則此地爲先鋒。禪宗旺化於世則此地亦爲殿後。此乃得處得時。以興佛法之驗也。理自昭著。其誰疑。諸本寺修營已及太半。朝廷 叡願必當圓成。山名寺號。未揭牌扁。今上皇帝先染宸筆。佛殿法堂署額。左梁右欂誌文。以至聯芳洞鑒之表題。並是 太上天皇之奎翰也。聖志懇誠斯彰。祖宗光幸可見。熟思此伽藍之興建。偏起乎大亂之因緣。其豈非明王賢臣外逆內順相爲表裏扶豎宗猷者。恭惟 太上天皇善因冥熏。聖德顯布。膺神符之繚。受天授之圖。以理考之則非先皇之貴裔。以義思之則猶繼體之副君。因茲今

月伏值 先皇七周御忌。今日儼然 臨幸當山。特命小比丘某甲。陞于此座。慶贊精藍。奉爲 尊靈莊嚴覺果。某既爾叨膺開山。不敢自揆鄙野。舉揚正法。上答 洪庥。復請諸龍象。同作證明。供佛施僧及乎諸山。看經誦咒轉乎全藏。大赦囚虜。出囹圄免苦楚。特命伶倫翮寬羽奏簫韶。豈止一獄囚者乎。法界含情同出樊籠。寧限四部伶倫乎。山河草木齊起鼓舞。真俗互融。事理相攝。以此供養 三寶。供養中之最上也。以此慶贊伽藍。慶贊中之純真也。加之 龍馭入山。法筵添彩。台旆列砌。衆會觀光。顯而所見。尙非言可陳也。冥之感應。奚有不然者哉。天龍雲集。賢聖光降。證明今日佛事。不言而可諭焉。法會葬儀。既是盡善盡美。所哀鴻業。當知無量無邊。曠劫業根亦應拔出。矧是元弘以來憊尤乎。無始積妄尙可消融。何況一旦介爾情執乎。恭惟 後醍醐天皇天選鳳質。物外神標。德蓋二儀。明並兩曜。或

臧或否。隨緣玄化難知。是聖是凡。出格高行莫辨。祇因寂運不得於時。遂見仁風欲扇而止。嗚呼喬嶽之仙長逝。茂陵之駕不還。尊儀已入大乘之法社。勝趣何拘小節之幻緣。假令在輪王位。七寶豐饒。爭似證極聖身。萬德圓備。恭願神

禪祇。徑登覺殿。開業障本空之門。常棹慈舟。游宛

親平等之海。無忘鷲嶺付囑建法幢於塵區。不動龜山寂場。濟群類於沙界。戰陣傷亡幽魂。親疎齊蒙巨益。昏衢迷倒含識。貴賤同入圓明。更冀履茲以往至于未來。兵戈偃息。寰宇康寧。皇祚延洪。錫天下之大慶。營門繁衍。護法城而永隆。上來所伸情旨。並是請實供通。萬象證明。太虛保任。

復說偈云。一莖草上現梵剎。一處纔現處々現。一梁一柱逼河沙。片瓦根椽含法界。法界諸塵亦相攝。無壞無雜無罣礙。帝網交羅互莊麗。微妙壯麗自圓備。一多大小泯其量。廣狹中邊誰敢

論。偉哉此箇勝伽藍。永劫儼然不可廢。無邊諸佛諸聖賢。光嚴住持在裏許。人天鬼畜諸群品。貴賤冤親共一家。寂滅性中無對待。安有業債互相酬。人々同入光明藏。剎々恢開無礙門。卓主丈。

西山夜話

師住南禪時。元翁和尚佛德禪師。謂師云。和尚出叢林

來二十餘年。其間動止不定。既迨于十餘箇處。我心中以謂。此豈非勞身障道之因緣乎。近看像法決疑經。佛言。比丘止住莫過三月。若人謗言此比丘動止不定者。必當墮泥犁。從此僻精已破了也。師曰。我不守必共佛制。故爾直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東去西留。未曾暫離其中。世有多年止住一處者。未必坐一牀上。有時趨東司。有時到後架。有時庭前徘徊。有時山頂眺望。此豈非動止不定乎。然其動止未嘗離此一處。故不謂我身在於別處。若轉其有限情。以遊無邊境。則何

怪之有乎。

有僧謂師。和尚是臨濟下兒孫。而不以本分接人。常講經典者何也。師曰。夫善知識者。須是解行相應始得。縱雖相應。若也不得時機。則無益於世矣。余羽毛未具。力量未充。不得其機。不逢其時。寧怪得我乎。今時已眼未明。妙用未備。只以誠情學得古人標格。一挨一移。轉轉令地。乃謂舉揚宗風。看來只是一時風流。學古人體裁則易。得古人利益則難。若夫不顧無其利益。徒誇得其體裁者。固非吾所期耳。僧云。若爾則和尚胡爲出主法社談錄講經耶。師曰。造惡業者寧爲墮泥犁乎。而墮泥犁者只爲業力所牽。故爾吾未肯求長老之名。而出主法社者。只爲前生片善所驅故也。然吾亦不必圖閑門自活。且要因行掉臂。是以講經談錄。或令未知因果者。知有昇沉。或令未解大乘者。解有玄譚。或令未信祖宗者。信有此事而已。古人或在路口。施茶湯於旅客。

斯乃結衆緣也。吾亦如是。只談佛祖言教。以結衆緣耳。僧云。今時僧俗亦信禪者多。何言不得其機乎。師曰。不道世無禪機。只無與吾針芥相投之機耳。僧曰。鈍根之人縱雖不悟。直以本分接之。則結緣之分亦可以深。何故弃之乎。師曰。不見道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如來出世閑言長語滿于海藏。何不直示耶。爾宜思之。圓悟禪師曰。先奪其所偏墜。然後示以本分鉗鎚。大慧禪師曰。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擣苗矣。僧云。若爾則如來所說皆是虛語乎。師曰。如是所問皆非正問。故我前所答。亦非正答。只徇爾情。且弄泥團爾。有人以書呈大慧云。請示公案。慧答曰。聞爾常讀圓覺經。吾所示公案。亦在其中。大慧平生所示公案者。須彌山。乾屎橛。趙州無字等是也。請看經文。如是公案在於何處。倘能於此會得。匪啻圓覺。至于千經

萬論。及世間麤言細語。靡非祖師公案。如來所說豈謂之虛語也哉。恁麼則寧以講經教謗吾。而言失于宗師懣哉乎。古人云。馬祖百丈以前。多示理致。少示機關。馬祖百丈以來。機關多理致少。此亦何之謂乎。謂上古知識無眼。故多示理致耶。謂後來知識無眼。故背先輩以機關接人耶。當知祖師門下不似座主家法門。一尺終一尺。二尺終二尺。只是見機而作通途變格。謂之破家散宅。今時或貴機關。或崇理致。並是不出座主家法門也。世尊言。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未嘗說一字。且道是理致耶。是機關耶。若也於此薦得。讚吾也得。毀吾也得。

師每謂徒曰。余年二十。受業於建仁。不出堂裏。孜孜參究此事。明年冬下關東。掛錫巨山。有者宿諭余云。古人機緣語句。刊之於板以流通者無他。只欲令後生晚學因此悟入。而今承虛接響。以爲名韁利鎖之資者多矣。或有自稱道人。不參

知識。不看語錄。只管濛々閑坐者。並是失于禪錄流通之所由者也。世迨澆季。罕有真知識。苟勵向道志。以看禪錄。則古人機緣。卽是今人機緣也。安有古今之異哉。余甘其言。禪餘歸寮。看閱語錄。于茲一山國師兼住建長圓覺。在其會下數年。晨昏親炙。參決吾家宗脉。自謂禪門宗旨無所不明也。時復自顧胸中依前未穩。乃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云。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我出教門入禪門。所學雖異。知解是同。只麼過時。其豈非昧却靈光者哉。便以年來所貯骨董袋。悉付丙丁童子。于時佛國禪師住萬壽。余初詣函丈。先伸其所志。佛國歎之。乃云。我年十六。受業於東福。依止一耆舊。他令我讀禪錄。讀之一行。就問此意如何。他云。宗門語話不似敎家所談。故不敢解說。我云。苟不解說。云何知其旨趣。他云。須是自悟始得。我又問。讀錄積功。自然得悟否。他云。若要悟去。直

須自究。我聞斯言。不復讀錄。便歸堂裏打坐。僧侶多來勸我云。少年之人。先須學問。一旦道心鮮。克有終。老後必有所悔。我不敢動。彌好坐禪。今年已逾六旬。未有所悔也。言已一笑。余聞其激勵。志操彌堅。不憚風雨。連日去參。粗有趣向。而未有徹底分深。欲晦跡丘壑。以究此事。遂出瑞鹿。下與州。卜居於深山。自誓若不明此事。

院匡徒。西播東倒。雖然操履負初志。未混塵緣。味本明。斯乃從前常坐不臥之力也。或陞法堂。胡說亂道。或應衆請。談錄講經。言雖欠奇。心無所畏。亦是從前弁捐學解之効耳。到此方信古人道。愈晦愈明。若也晦之。又晦以至無晦。則自家大機大用。不求自得現前。不可得而疑焉。

須與草木俱腐。圓悟心要。大慧書。林間錄。置之机上。以爲警策。其外無所畜也。閑居已閱三霜。見地未成一片。一日忽憶佛國禪師臨別垂誨云。道人若於世出世。毫釐有所挾。則不能悟入也。自惟我於世諦。曾無所希。然未免挾佛法。以作悟入之障。既知此非。馳求之心自歇。只麼兀爾過時而已。一夜驀地踏翻從前妄想窠窟。方知佛國所示非虛語也。從此比來。所畜三部語錄亦皆付人。眼不看書。脇不著席。只守閑々地。經於二十年。老來力衰。不耐常坐。又被業風吹。至于住

師又曰。佛光禪師謂佛國云。我見日本兄弟。一生得悟者不可多矣。此國之爲風也。只貴智才。不求悟解。是故設有靈根者。博覽內外典籍。深嗜巧僞文章。不遑自究此事。迷中過了一生。固爲可憫。或有一類稱道人者。多是其器量不堪博學強記。故以閑坐爲功業。而不辨真實向道之心。此類亦非今生可開悟者。佛國先師爲余說之。余乃問云。若具靈根直下參究者。且置不論。前所謂二類之中。何輩爲優。先師曰。直饒鈍根今生不悟。倘能孜孜捱到臘月三十日。不爲業力所牽。來生出頭來。必當一聞千悟也。若以博學

爲業者。不翅虛來閣浮打一遭。亦恐招得來生不如意處。

有僧問師。多積學功。以資談柄者。固不足言焉。博覽古誥。而發智光者。何過之有乎。師曰。中下機根不能直下到家于聖憫此。且設蘊廬以接之。其蘊廬者。徧所謂古誥也。若論其益。則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何怪禪師乎。古人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云。此事若在言句上。一大藏教豈無言句乎。用祖師西來作什麼。黃蘗禪師云。學者若欲成佛。一切佛法摠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卽心不生。無著卽心不滅。不生不滅卽是佛。八萬四千法門祇是接引門。不翅祖師門下獨作此說。了義大乘亦皆合轍。法華云。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楞嚴云。阿難見佛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圓覺云。末世衆生希望成

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縱覽群籍而發智光。豈得與阿難齊肩哉。與夫學阿難得多聞。易若學世尊成菩提。余事不獲已。談錄講經。只要令人知佛祖玄旨。不在文字言句之中耳。僧又詰云。宗門雖接最上機。而亦立意句。其中以意句俱到爲勝。爾則有伶利漢。意句並參有何不可乎。師曰。古人云。未得底人。參句不知參意。到得底人。參意不知參句。徧只知立意句。未知所以立意句。古人又云。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爲之可畏。徧還會此語麼。須知本分田地意句俱不相干。雖然如是建化門中且論意句。初心學者於情識中。欲參宗師話脉。則自塞路頭。莫由悟入。故云。未得底人。參句不知參意。已得悟入者。若未達句則失却宗師體裁。不能接人其貴。意句俱到者。豈令初機意句並參之謂者哉。僧云。近來宗師令人看公案。此豈非教初心學者參句耶。師曰。不然。圓悟禪師云。初機晚學乍爾

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人看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傳。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圓悟與麼說話。豈欺人哉。當知先德令人看公案。只

人。多是於冊子中。探得古人話脉。蘊在胸中。代語別語無所滯。一挨一拶得自由。自謂祖師玄旨止如此矣。此乃圓悟所謂狂思橫計之類也。

要入得自家大解脫門耳。大慧禪師每爲學者舉似古人話頭云。莫向意根下卜度。莫向舉起處承當。莫颺在無事甲裏。大慧恁麼舉似老婆心亦在其中。翳睛術亦在其中。若能與麼提撕。不可謂之參句也。縱坐蒲團上。冥心寂然。苟於語路上作活計。則不是參意之人也。圓悟云。卽心卽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々更入他語言中。則永不透脫。又云。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是箇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則清淨無爲道場也。二大老所示。寔是參禪樣子也。今時學

橫計之人也。若有伶俐漢。實得句中眼。寧謂之非悟達者乎。師曰。直饒得句中眼。若未得見地明白者。名曰句到意不到之人。若是承虛接響之流。不足許之。古人云。但得本則莫愁末。見處明白。是本也。機鋒顯脫是末也。譬如種樹。其根得活。則枝葉花果。靡不榮茂。大慧禪師曰。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大守入山勸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箇談空亭。大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大守乃喜。還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眞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峯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爲元五斗。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

答得一轉語。僧又問云。文字言句。若於學者爲害。何故古來尊宿。各有代語別語。拈古頌古。而行于世耶。師曰明眼宗師。東語西話。以接學者。所示雖異。皆是呼小玉之手段也。若有吾家種草。言外領旨。則宗師言句何害之有乎。然事久成弊。守株刻舟者多矣。因茲匠間出而救其弊。謂之通途變格。亦爲破象散宅。昔圓悟老師住夾山時。爲學者評唱雪竇頌古。名曰碧巖集。佛鑑禪師以書責之。其略云。某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爾輩它後忽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遂銘於心。不敢忘。茲聞老兄邇來爲兄弟請益雪竇頌古。有許多擊節。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踏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云々。大慧普說中云。先師見佛鑑書遂已。然有好事者鋟梓行于世矣。後來大慧炬於其版。此乃破家散宅之手段也。一炬之後二百餘年。迨于太元大德年中。有

峨眉中張明遠復重刊版。以行于世。有號三教老人者。爲之序矣。其始云。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云々。其序中只陳圓悟成之。大惠毀之。皆有其以而已。此官人亦未知宗師手段。不在成毀處。馬祖百丈以前。多示理致。少示機關。馬祖百丈以後。機關多理致少。至于風穴興化。唱彌高和彌峻。亦是通途變格之體裁也。當知祖師宗旨。畢竟不在理致機關之中。都是呼小玉之手段耳。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又云。看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少分相應。僧云。苟爾則都不看言教。默然過時者可乎。師曰。古云。不可以語言到。不可以寂默通。祖師門下不立文字。其豈喜默惡語哉。只要令人知此事。不在語默處耳。倘能透明此事。佛祖言教咸是我屋裏事也。然則要知佛祖言教。切宜放下。從前學解機智就放下處。猛烈提撕一則公案。若也有靈根者。不必看公案。亦不墮寂默處。一切

時中直下參究。如此之類。並是吾家道人也。向來所說偏爲吾家道人諭之。其若宿植浮淺。都無道念。只管好於博學者。不是余之所諭也。然若於其中。或知因果可怖。以慎行儀。或窺禪門藩籬。以補宗教。則可以流通相似禪。此亦不可棄焉。布袋和尚十無益中云。行學都絕。僧形無益。蓋是此之謂歟。邇來叢林復有一類。專學外典爲業。不是參意。亦非參句。喚作禪僧則可乎。經論之中處々呵之。旣爲佛子。而不拘佛制者何也。僧又問。參得句者。亦自謂透得西來意旨。如何驗其非參得意者耶。師曰。古人云。達磨西來。別無一法傳人。祇是指出人々具足箇々圓成。與佛祖不移易一絲毫而已。旣言人々箇々與佛祖不移易一絲毫。何容自他勝劣於其間哉。若有人謂。我已悟他未悟。而生慢心。則可以驗知。是人未曾參得西來意旨。倘能參得西來意旨者。乃知教門性相事理。禪家理致機關。盡是標月指。敲

門瓦也。今時學人到處聚頭。計較指頭短長。論量瓦子大小。而作實法會。此乃語話禪也。寧謂之參得西來意旨者哉。大惠禪師自少行脚。參得語話禪。自謂。參禪徹底。三十六歲始知其非。遂逢圓悟老師。打破業識團。後來爲衆垂誨。每說其錯以誡學者。可以爲今時學者之針艾矣。若是明眼宗匠垂手。爲人把住放行。擒縱殺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謂之活祖手段。亦名翳睛術。永嘉大師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難測。未到這田地。而學其體裁者。匪勞自錯。惹得多少人。以成魔業。不可不慎。

臨川家訓略出

本寺住持不可妄請塔主。與門弟宿老相共商量。選其器以任之。門弟之中無其器。則請他門名勝亦可也。莫徵尋常度弟院之式矣。

又云。共住僧衆須擇道人。莫問自他門派。安衆

多寡。宜隨莊園土貢。近來長老或徇人情。或憐弟子。不顧常住煩費。安衆過分。以致山門衰耗。甚不宜也。古人云。安僧不必多。日月齋粥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良哉斯訓。不可不循。

又云。山門規矩。須取要而行之。不必倣大叢林矣。今叢林（觀）事于禮數。廢于道行。豈得不失古人立規繩設禮數之意耶。如其於事上通無事。則禮數繁多也有何妨。後生晚進不能如此。要須省萬事而專行矣。

又云。四時坐禪唯除浴日坐參。其餘極寒極熱修正。蘭盆時節亦不可開。若於坐禪時。特有事可作。則可開之。趙州和尚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趙州寧謂粥飯二時。不是正用心處耶。只是言其除粥飯外。更不雜餘事耳。此老生而知之人也。然其履踐工夫猶以如此。矧是自己未明者乎。古德又云。大事未明。當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當如喪考妣。古人苦口叮嚀。其意豈在令人限日約

時。工夫不純乎。上古道人皆是卜僻洞深巖。居樹下石上。更有何事可作。廢寢忘食。一味存道。百丈建立叢林以來。普請作務其事不少。雖然人以道聚頭。故辨道工夫不會爲事緣所奪。百丈滅後迨于三百年。叢林規繩漸衰。縑流少有慚愧。始有擊版坐禪之儀。謂之四時坐禪。蓋是主法尊宿曲設方便。以誘懈怠者耳。今時後生猶嫌四時坐禪。動則欲令省略。無慚無愧莫甚於此。又云。臨時祈禱或順勅命。或依武命。諸寺院一同勤行。則本寺亦當掛祈禱牌。而致精誠也。其餘或爲寺家。或爲檀越。別作祈禱則不可。每日三時看經誦咒。併爲天下康寧。伽藍鎮靜。每日祈禱若無効驗。一時勤行豈有感應乎。祈禱有二。所謂俗塵執心深重故。欲祈佛禱神。以持壽福攘災厄。此是世間之祈也。身心道器不可虛弃。故求三寶諸天之哀憐。以要進道無障。是爲出世之禱也。今見時人信佛法崇神祇。多是世間

祈禱耳。僧家又徇世情。爲之祈禱。以貪名利。其豈理之所宜哉。師檀俱違道理。佛神奚有哀憐。縱有小利。却爲失大利之因由。可不慎乎。禪家只須省萬事守本分。乃是報四恩資三有之祈禱也。

又云。法堂不要構之。何則古之叢林。以宗說俱通之人爲主法者。會下龍象居頭首位。以助住持之化。以故上堂秉拂所益尤多。今時叢林道不及古。大利長老頭首尙以難得其人。何況小院乎。若是智眼不明。機辯不具。勞心於相似之閑語。紛念於滑稽之浮華。可謂自欺亦欺人矣。不如住持頭首與衆作息。同參涅槃堂裏禪。若也住持具古人體裁者。不妨端居丈室以接方來。寧謂無法堂乎。

又云。僧有二種。謂菩薩僧。聲聞僧。圓頂方袍皆是聲聞僧耳。教中云。釋迦法中無別菩薩僧。蓋由釋迦如來出于濁世。宜以聲聞形而續慧命耳。

是故佛赴鹿苑現比丘形。文殊等大乘菩薩亦皆剃染。同其形體。一其威儀。法華云。內秘菩薩形。外現是聲聞。乃此之謂也。今時禪流多言。大乘行者寧以禁戒束身乎。嗚呼作此說者。大違如來所以令諸弟子。同作聲聞形之意也。百丈規繩豈爲小乘學者設耶。然佛運迫于澆季。具三千威儀。守八萬細行。誠以爲難。些子教誡誰不能守之。若是不能者。宜弃僧形。在俗行禪。復有何妨乎。

又云。守口攝意。勿致閤諍。僧伽是梵語。此云衆和合。苟以我慢貢高介懷。穢語諍論亂衆。其豈謂之僧伽耶。既是以道聚頭。縱是法譚。如及諍論則不可。矧爲閑事長無明乎。然彼此同是凡夫。瞽喜瞽瞋難得而禁。如有小紛爭。則住持及首座維那勸令和合。及于相罵相打。則不論理非。兩俱出院。

又云。今時僧舍爲防賊難。畜諸兵器。及是法滅

之因緣也。可不慎乎。近來惡賊匪僧偷僧物。間有奪僧命者。此乃僧畜兵器之所致耳。苟守佛制。不貯財寶。卽是防賊之器械也。只須把佛祖玄要爲務。莫以世間厄難介懷。倘能如是。諸天善神爲之擁護。何勞自畜器械。如其無慚招禍上身。則百千兵器亦無所用矣。

又云。本寺末寺莫作勝劣之想。要須互相資助以續祖燈。是則予之所祝也。諸方間有以末寺充于本寺莊園。而受用其土貢。因茲末寺致衰落之弊。本寺招互用之。尤彼此無益。不可不慎。

又出。涅槃堂法式云。病中只許非時食。莫用喫葷酒等。教中云。修菩提者當斷五種辛菜。熟食發姪。生痰增瞋。天仙嫌其臭穢。惡鬼舐其唇吻。是故致諸衰耗。

又云。飲酒有三十六過失。謂發病患斷智種云云。學道之人不可不慎云々。今生多病。乃是前生破戒之所感也。如其因病更犯禁戒。何却還得

免病乎。寧死不犯之。誠是如來金言也。思之察之。愚人盡謂。酒肉五辛能令人養身延命。俗家長時喫之者。未見長生不死之人。僧家爲道養身。不是古聖所制。幸有餘藥可用。而求招罪之藥。其豈非愚之甚者哉。人命難保。無病而死者多矣。矧是抱病之人乎。莫謂先療病後行道。古人云。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須知病惱時節。正是道之所在耳。

又書遺誡十數段。以留三會院。其略云。老僧滅後諸忌辰。只要現前小師燒香誦經。不須設大齋會。僧俗小師各出資財。役々營爲每月忌齋。亦不可遣弟輪番以作之。老僧平生行履常在獨脫無依處。滅後也不要借諸人資助之力。只須各自荷擔大法。乃是爲我報恩之人也。

又云。我有三等弟子。所謂猛烈放下諸緣。專一究明己事。是爲上等。修行不純。駁雜好學。謂之中等。自昧己靈光輝。只嗜佛祖涎唾。此名下等。

如其醉心於外書。立業於文筆者。此是剃頭俗人也。不足作下等。矧乎飽食安眠。放逸過時者。謂之緇流耶。古人喚作衣架飯囊。既是非僧。不許稱我弟子。出入寺中及塔頭。暫時出入尚以不容。何況來求掛塔乎。老僧作如是說。莫言欠博愛之慈。只要他知非改過。堪爲祖門之種草云云。

天龍開山特賜夢窓正覺心宗國師塔銘并序

前瑞龍山太平興國南禪寺住持
四明沙門永興撰

國師示寂後三年。嗣子妙葩其師行實請予曰。先師窆塔得銘。以昭後世可也。予辭以不敏。退念國師有懷遠人之德。奚可辭。當銘其塔。序其事。而伸之以義。自佛鑑無準範禪師大弘破庵之道。

佛光無學元禪師北磬之子嗣佛鑑之法。附舶東來。大振厥宗。傳之佛國高峯日禪師。繼之老師也。名稱普聞。爲三朝

帝者師。累降

(氏號)

手勅。加賜前號。師乃勢州源子。宇多天皇九世

孫。其母禱觀音。夢金色光西來吞。而有娠懷。十三月初始誕生。時祥光滿室。鄉閭異之。四歲喪母。

九歲父携詣平鹽教院出家。穎悟過常兒。經書過目輒誦。其於佛乘。殆夙習也。十歲誦法華七日。

以報母恩。自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至十八爲僧。禮慈觀律師受具戒。師神觀高邁。始學

顯密教。三年知不足以發大道。乃建修期道場百日。以求聖應。期滿餘三日。座中恍然如夢。有僧

引入一寺。師顧問引僧曰。此寺何名。答云。疎山。又引至一寺。復問何寺。答云。石頭。有一長

老出迎。携一軸度與師云。汝善奉持展視。乃達磨半身畫像。既寤。決志參禪。後改名疎石。字夢

窓。抵京依建仁無隱範公。遂具徧參之。錫至相之巨福。又依圓覺。桃溪扣問勤確。一山翁來主建長。一見深器之。令歸擇木寮。職罷之。與州圓福寺々傍有法師。講天台止觀。師日往聽。深知其義。融攝諸部。昭揭一乘。每朝焚香遙禮。一夕禪寂。忽胷中洞然明白。自此聰敏智辯無礙。期進道業。修懺七日。感菩薩見聖相。乃以己事未明。特扣一山於圓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法與人。師曰。和尙慈悲方便。山云。也無方便。也無慈悲。如是三返。佛國住萬壽。特往咨決。國問。圓覺有何言句。試舉看。師曰。只道我宗無語句。亦無法與人。國抗聲云。何不道和尙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乃辭別歸隱。寸陰金玉。決志大猷。嘉元乙巳夏五。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忽倒去。豁然疑情頓息。心眼洞明。冬。往淨智禮佛國。酬問之間。機智密契。佛國大稱賞。始印可之。又辭往甲州常牧山。德治丁未。佛國付以頂

相及佛光之衣。有法語。一山翁在玉雲庵。師往別。以長偈餞之。皆載別錄。聞佛國歸雲巖往觀。又以佛光所與書囑之意甚篤。乃回甲州龍山庵居。遠入煙三十里。佛國主巨福。招師住上野長樂。師力辭。到濃州長瀨。卓庵古溪。因建觀音殿。名聞于外。參學問道者日至。思欲深隱未暇。佛國訃至。設祭表誠。都元帥母覺海夫人聞師道行。欲請一見。師竟入五臺山。縛庵名吸江。覺海差使者與州使至。師潛身海島。使者家曉戶告。知不可隱。遂隨緣而出。覺海力欲以雲岩延。師乃固辭。於三浦臥龍山造泊船庵。杜門謝客。山巔建一浮圖。又往上總。作退耕庵。正中二年。師年五十一。南禪空席。

後醍醐天皇特降旨請師。稱疾不起。夏罷。又降勅遣官使及樞府官。必欲應命。師無奈。入內見帝。帝賜座。奏對稱旨。帝大悅。師乃啓奏曰。某誓欲隱居養素。出世非所願。乞歸山間。

帝曰。朕請師來此。只欲朝夕問道耳。師知上意不可逆。八月二十八日。奉旨領寺事。每月內三日。上萬機之暇。咨詢法要。明年七月。都元帥以壽福遷。師不就。八月過洪鼓。道經勢州。開山善應復至。相城樞府以淨智起。師辭不獲免。乃承命。夏終。退歸錦屏山。作瑞泉蘭若。元德元年秋。公命請師主圓覺。不從。寺衆至懇請再四。乃往其於說法供衆修造三者備矣。二年秋。潛歸瑞泉。一衆追至。師避不能。說偈以見志。乃止牧莊。羽州太守道蘊請開山慧林。元弘改元。帥府請師居建長。力辭。舉嶮崖以自代。二年開山瑞光。三年。

後醍醐天皇復歸于洛京。降宸翰召師。入見悅甚。有旨以第二子都督親王之邸爲臨川禪院。特賜夢窓國師靈龜山臨川禪寺開山初祖。建武元年秋。后崩。上留師禁中二七日。罷政問道。九月望。請師入禁。爲受衣說戒執弟子禮。

上一日從容謂師曰。朕欲興禪宗。師意爲何。師曰。金口無虛言。上意再欲師住南禪。辭以老病。上意益堅。乃再住。近臣多毀禪宗奏。今禪徒無故再興。何益之有。上以斯言語師。師以自性三寶實相三寶之語。分折剖判。奏對語見別錄。上欲驗師行事。及欲見禪苑之規。十一月二十八日。百官扈駕入山。至佛殿祝貢罷。就方丈講道。至夜半。上親巡堂。見僧衆禪寂。喜甚。次早請師入室。罷齋鼓鳴。上又至雲堂。觀行衆僧食。寂而不譁。禮樂具舉。齋退上堂祝聖。頭首秉拂。上乃動容益加敬師。則謗言不入矣。因見僧齋淡薄。特賜莊田。以加僧供。師因年邁。退居臨川。建仁請師。不赴。曆應二年。將退臨川。書家訓以誡諸門弟子。攝州太守革西芳教苑作禪院。請師主持。師忻然而往。曰。慕西山亮座主之風有年矣。今得遂吾願。建一閣曰無縫。以水晶寶塔奉安舍利一萬顆於其上。搜奇顯秘。蟠

松恠石。珍菓異花。雜然繁茂。遊觀行樂之處。禪寂憇止之廬必備焉。鑿池引泉。築堤植柳。泛舟於漣漪之上。避暑于橋亭之中。湘南潭北。軒窓對峙。琉璃殿裏。四面清漣。去弊興廢。爲之一新。師疇昔之夜。夢

後醍醐天皇作沙門。乘鳳輦入龜山行宮。八月十六。天皇仙去。征夷大將軍奉勅。於行宮爲

天皇建追修道場。詔累降師開山。名天龍資

聖禪寺。遂興夢叶。(興滅)阿州太守和氏請開山補陀。

康永元年春。

太上天皇駕幸西山受衣戒。申弟子之儀。四月望。兼住真如。三年正月初二日夜。夢八幡大菩薩來衛法龜山。乃建祠于寺左。自曆應二年至貞和元年。六載之間。天龍寺殿宇成。帑庫實。從山門至法堂方丈廊廡廚庫庖。厠宜有者皆具體焉。寺後山顛又建塔。以鎮風水。八月。太上天皇臨幸。省樞二府官寮畢集。爲

後醍醐天皇七年忌。賜金襴紫衣。師對御陞坐。二星降于庭如白月。說法罷乃隱。二年春。退歸雲居庵。蓋効雲居佑禪師作三塔遂名焉。嗣子無極志玄奉旨補席。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召師入內受衣。講師資禮。

特賜奎章。加夢窓正覺國師。四年。藏殿成。師爲佛國三十三年忌。乃轉輪藏。建傳經大會。甚有靈異事。見別傳。觀應元年二月八日。

兩皇國母皇后宮妃。請師於仙洞。各受衣孟。二年。師七十七歲。每誠徒曰。吾世壽止此。今上爲先皇建此道場。惟僧堂未完。當力爲之。四月植柱。七月開堂。百日畢工。可謂速矣。且完整明敞。可容衆七百。無極退閑。七月二十日。爲一十三年上賓之辰。奉旨再住。齒益高道益隆。學者雲趨而至。僧堂新成。力行叢規。聲振朝野。八月十五日。

太上皇特賜手詔。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

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表師資禮。往年已受袈裟。慕釋氏風。今載又添法號。追思靈山遺囑之切。特賜夢窓正覺心宗國師。十六日國忌。就多寶院陞座說法。滿散次早辭衆。歸臨川三會院。十八日。降 綸旨及 樞府公筭命。予入院人事畢。乃往師所候訊。師雖示微疾。見予甚喜。與語寺之詳略大體拳々宗門。二十四日。普爲僧尼士庶求受衣盂者二千五百餘人。皆與改名。付衣授戒。九月初一日。告門人曰。吾行必矣。有所疑者可問焉。衆集。師爲入室。終日不倦。開示隨機啓。迪皆充然有得焉。朝廷遣國醫至。師曰。我病非醫藥所能治者。先兩回地動。及西芳山崩。是其徵也。初七日。

兩太上皇親臨問疾。師謝恩說法。十九日。再幸寢室。雖曰病中。酬答無少怠。二十七日。永興往問安。師對坐茶話。又啖雪梨。特與手書。爲予臨老養閑之所。使公府謀之。無違我語。囑以寺務。

述永訣之懷。使人哀感無已。二十九日。乃書遺誠十數條。付門弟子。又書遺偈。以寄大將軍。伸不能面別之意。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三十日。粥罷。集兩山之衆告別。怡然而逝。顏色不變。于時白氣一道橫貫正寢。縑素二萬餘。哀慟不勝。門人奉全身。塔于三會院。分在日所剪爪髮。舍利如栗。塔于雲居。遵遺命也。師生於建治乙亥。示寂于觀應辛卯。僧臘六十。經涉八朝。嗣法弟子二十餘員。前天龍無極志玄其上首也。度四衆弟子具名于籍者凡一萬三千餘。師操堅松柏。戒凜冰霜。義觀靖深。慧學淵博。志欲隱居。無應世之意。迫於朝命。勉強從之。其於捉麈談禪。學徒景附。天下叢林罕有儔者。至如扶宗樹教之功。摧邪顯正之力。天鑑照臨。人心悅服。道尊德備。福慧兩全。臨滅之際。晶明如此。蓋平生所履之驗也。姑序其大槩。詳載年譜。乃爲銘。曰。

猗歟國師。

具戒定慧。

佛國之嗣。

佛光之裔。

法々全彰。

言々見諦。

德重三朝。

道尊一世。

對御說禪。

聖心玄契。

嗟彼末流。

匪師孰濟。

力扶宗綱。

將墜之際。

言爲法城。

身爲律制。

摧魔去惡。

起廢除弊。

揮塵肆辯。

疏決壅滯。

八處開山。

金碧鮮麗。

謂師減度。

太虛受翳。

謂不減度。

雲開天霽。

日月循環。

東湧西逝。

瞻彼窰堵。

神龍爾衛。

勒銘于石。

何千百歲。

子々孫々。

繩々繼々。

文和三年甲午十一月

日守塔小師比丘妙葩立之

日本國天龍禪寺開山夢窓正覺心宗
普濟國師碑銘

共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被與如來
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
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
僧夢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勒銘。
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
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遽
從所請。拜手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
詞臣宋濂。爲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
信牒云。禪師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皇
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
吞金色光而孕。歷十有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
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以居。授之群書。一覽

輒記。暨長繪死尸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爲大僧。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厖肩僧持達磨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惟禪觀乎。遂更名疎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緇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使於咨決。俄出遊奧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來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俛々然若無所歸。荐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技。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求法之意。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

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反。師疑悶不自聊。結跏趺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寺。見佛國高峯日公。叩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峯厲喝曰。汝何不云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三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佛光無學公手書一通。俾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栖甲州龍山庵。高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旣而遞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臥龍山。退畊庵於

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皇命官使。起師領南禪々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煙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期王孫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群公逼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爲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迫師莅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爲第一代。三年。王旣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爲靈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爲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群臣至山。見僧侶入禪定秩然

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洪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腹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爲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爲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答。曆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方教寺爲禪。僉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磨氏之道。聽者改容。爲建無縫閣。以水晶瑤塔。安置舍利萬顆其中。宛若奇騰之地。多冠以亭謝。以憩四方遊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卽世。征夷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爲之說法。卽还天龍。康永元年春。光嚴天王親往受戒。願爲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群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于庭。光如白日。賜以

金欄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缺。當力爲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彊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概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略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乘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爲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荐臨問起居。師爲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誠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脩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

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纍々生設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葩。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等持曰妙快。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蒞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懾。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是增夫世教。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唯欲栖身林泉。屢典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所稱大善知識者。非

師孰能當之。於戲宋南渡後。傳達磨氏之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峰纂而承之。師爲高峰之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濂因奉勅撰文。卑中津等歸□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磨之學。

傳至真丹。

一華五葉。

其支寢繁。

臨濟名宗。

昭於佛鑑。

有子如龍。

乘桴東汎。

海東有國。

接于扶桑。

民淳俗戾。

環水爲境。

膜拜奉迎。

若佛之至。

四衆聞之。

其從如吏。

伊誰繼之。

心境兩融。

日出高峰。

海水皆紅。

金光見夢。

長虹不滅。

篤生異人。

丕照先烈。

何文不搜。

何義不求。

孰授厥象。

截斷衆流。

其心偃々。

有淚如霰。

感披神人。

白晝而見。

本來清淨。

一法實無。

疾馳索首。

非迷卽愚。

一喝之中。

真靈獨露。

朗月中天。

甚色純素。

我歸我山。

興雲往還。

豈意聲華。

落彼世間。

文采一章。

疇不歆慕。

鉅刹名藍。

非住而住。

說法于座。

緇素共聆。

天見祥徵。

二星墜庭。

百廢具興。我敢用逸。
瑤華樓閣。重々兜率。
上自君公。下逮黔黎。
稽首作禮。如天人師。
屢出屢退。泊然無礙。
終與實相。不相違背。
吾緣垂盡。預告化期。
爾毋懈怠。來質所疑。
遺誠諄々。續佛惠命。
言已卽化。若入禪定。
覺照至圓。體性本空。

生滅不二。唯道之從。
若見若聞。同喪考妣。
法幢旣摧。大衆何倚。
孰爲佛乘。孰爲衆生。
縱有言說。皆是彊名。
勒此塔銘。龜趺螭首。
焯德叙功。以示不朽。

洪武九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奉勅撰
延寶九曆七月日

知教小比丘中泰焚香拜謄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四

傳部四十五

大梅山開山月林皎禪師行狀

師諱道皎。字月林。稱獨步叟。又稱圓明叟。晚稱西山暮翁。族源氏。村上天皇第十一世。久我中納言具房之子也。以永仁癸巳歲生。母藤氏。幼而喪父。隨母往越前。入于平泉寺爲童子。學經教。能曉文義。偶有人自相摸州來。語禪門之事。師意慕之。歲十六。密投僧薙染。卽往相陽。依止佛國禪師。日作務。夜跏趺。脇膚不沾席。佛國以法器待之。提引甚多。且舉居燒香行禮之職。是佛國董席於建長之日也。佛國唱滅之後。赴京師居城北之岩藏山。時宗峰和尚昌化於大德。舊參

頌德多立下風。師頻亦往見。互扣互應。在傍納子。無不愕然。茲花園太上皇荐召師。咨決心要。師提唱專契聖慮。元亨辛酉冬。師將有南詢之行。上皇延師受衣盂。其次日上皇賜宸翰。其詞曰。昨夜受業之儀。感悅無極。縱雖隔萬里波濤。同風之旨何有遠近之義。國師後日可有其號。當時非自專。尤以遺恨。併期再會之時者也。明年壬戌入元。國師實歲三十也。時古林休居老人住金陵保寧。天下學徒輻湊。人以爲不異勇禪師。時師銳志。操戈直入鳳臺之室。一句投機。休居曰。汝知主人翁麼。師曰。不知。休居曰。因什麼

不知。師曰。不啻道皎不知。佛祖也不知。師進前叉手立。休居曰。佛祖爲什麼不知。到這裡爲什麼不肯住。師以兩手作擎勢。拋向面前。休居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師曰。和尚年老心孤。休居呵呵大笑。師告辭。造大仰古心誠禪師會下。誠付之以典藏之職。未幾。再歸鳳臺省勤。休居問曰。近日行履如何。師叉手當胸。休居曰。未在更道。師曰。再犯不容。休居曰。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野塘水。師喝一喝。休居曰。遇在什麼處。師連喝兩喝。休居曰。遇在老僧。師曰。謝和尚老婆心切。休居一日坐次。問左右曰。斬爲兩段時作麼生。左右對答不得。師後而至。休居舉前話。師曰。勞而無功。休居曰。話得是。從是師資道契。當本朝嘉曆三年者天曆元年戊辰正月廿三日。大元天子文宗。賜號佛惠知鑑大師。二年己巳。休居舉師居後板。冬節秉拂。提唱之語。聞者無不驚懼。故無想和尚寄語曰。

道人來扶桑。肝膽金石堅。遼天鼻孔正。不受傍人穿。繞床振錫兮古鳳臺前。夜夢說法兮兜率陀天。揚性天之惠日。發智海之淵源云々。師解職之後。經日不久。休居告終。師沐休居之提誨凡八年。深契其旨。休居摩胸告衆之日。以法衣付師。故了庵有語曰。月林皎首座八年之間。孜孜矻々。信衣密付。無想又有語曰。月林首座扣道于休居老人之室。深契厥旨。二老如是之語。蓋證休居有妙語傳。而師無承虛之弊也。師有拈古之作。休居跋其後曰。此錄乃真正道流深證實語之能事也。異時流通祖道。而能起學者之疾于膏肓。不復疑矣。庚午之春。歸本朝。結茅庵於城西法華山寺傍。扁妙峰。玆寺僧嚮師道風。盡受衣孟。大德宗峰和尚喜師無恙歸本朝。頻通問。師一日往大德相看。宗峰問曰。和尚入元國。見幾善知識。師曰。見古林佛性禪師。宗峰曰。古林道底可得而聞也。師舉以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紅

雲穿碧落。白日繞須彌之語。宗峯拍膝曰。高士也。嗚呼大善知識也。師孤峻嚴令。全不肯諸方

方以容易無人近傍。宗峯有參徒之雄者。指見師。師不移休居之風。冰雪相看。于茲教僧投師改服。以所管之教寺迎師。師遷居之。梅津長福

是也。山曰大梅。雲堂曰拈木。方丈寢室曰清居。其額則師之手澤也。清居則在鳳臺時扁所居之

號也。蓋不忘鳳臺之昔也。花園大上皇愈崇尚師之道。或延皇居入室。或入山參扣。陽祿仙院亦

歸宗旨之法。令重師資之禮。當時英衲公卿大夫耳目爲之新。師起塔院於長福之正北。曰清涼。

安休居之像。後於其右安師之像。觀應辛卯二月十三日已刻。感微疾。十八日。葉室相公問疾。次

日久我相國問疾。廿五日已刻。師顧高弟月庵清公曰。求病起處不得。老僧有什麼咎。清曰。和上

慈悲大於山岳云々。問答畢而安座而逝。閱世五十九。奉全身寔清涼之塔。一時參禪衲子。識與

不識無不震悼摧慕。師後一七年。延文天子勅諡普光大幢國師云々。事跡曾未記錄。故承師的弟遺老謹略次而記耳。

應永丁酉春

不肖法孫如憲拜手

大陽和尚行實

師諱義冲。字大陽。筑前人。藤氏子也。初號默

庵。正和癸丑一山國師作頌證之。四河鱗辨又何難。片舌纔搖是過愆。只應結茅晝睡快。從教万

象自談玄。一山於玉雲庵書之。後改今號。卯歲時。復嚮无爲和尚大智海住三野之道風。重寶而來。徑屈

束籠。智海時無爲皮相而器之。便召曰。孺子在維桑。習談甚書。答曰。論語等大率可暗誦也。由

惟其語之過當。而俾誦之。半部而掩其口。輟之。美彼言不食。以爲可教也。乃延着于客欄薙髮。

壯齡之後遊于關左。系籍於相之瑞阜。閱二十餘

之青黃。歷從諸官。後還京師。居龍峰板首。冬節秉拂。故自叙曰。藏拙於瑞阜之衆底。殆于二紀。曆應元年戊寅。赴筑之承天。四年辛巳十月。遷參州實相。康永元年壬午。住城南普門。癸未四月。惠峰虛席。大檀越博陸公降帖起師。蓋鈞意之所欽嚮。而衆望之所歸也。貞和元年乙酉。解惠日之印。再住凌霄。觀應元年庚寅。領龍峰之命。十月十日視篆。一日應睿思入內。說戒講經畢。講毘盧遮那經。帝舉卽心卽佛話問師。師辨對博瞻。特合宸襟。以故滅後諸徒中有議國師之諡號之者。師平日警弟子以國師禪師之號。到諸子諍而遏之。循師之遺誡也。中條武庫郎威公於三州高橋縣剎禪刹。長興寺也延師爲第一祖。江之高崎清涼亦是闡化之場也。山門榜宇筆跡炳如也。晨粥後誦金剛經三十卷。日々爲恒課。人性其敏速。都下人某夢。空中有聲曰。帝釋喜見城善法堂中諸聖輪次講經。今日大陽和尚講演之秋也。

覺後欽伏焉。大凡出且講談。必以圓覺經而爲首。正中元年十二月廿六夜之夢。手把利刀割截肚腸。自挑出污穢了。便亦瘥也。自以爲舊業煩惱盡除去。而成內外清淨身也。經所謂一身清淨故。乃至圓覺清淨者也。氣稟正直。天縱精明。涵九流於胸次。颺三藏於古端。傍搜密教。而遊戲三昧。雖一言不敢叨發。發則人以爲著察。海藏虎關老師閣維之後。圓形璨爛。師嘆曰。是般若也。故紀年錄虎關年譜也取此一語爲證判也。爲當時所重如此。至其機運趨作而不可得伺焉。雖十地滿心尙受煨煉者也乎。元亨三年孟陬初八夜。夢中侃公首座持觀音畫像示師云。欲供養箇大士。請公爲唱導之主。師答曰。如何可哉。侃曰。閣維箇大士最第一供養也。翼公爲秉炬。師諾之。因秉炬云。正法明如來。無刹不現身。古溪流淙々。長江水磷々。直爲若衆生。結成冤家因。一句作癩生。道。以火把打圓相云火裡畢栗發刺。耳底不著聞塵。

覺後自記之。其說猶在焉。文和元年正月初示微恙。集諸徒遺屬激揚。遂索筆書偈曰。直證无生忍。重轉大法輪。南辰後合掌。北斗裡藏身。衆悉。正平七年觀應三年也正月十一日眞歸說偈。大陽叟書。置筆奄然。年七十一。諸門人拊其所瞻聽而書。以爲行實云。

延文三歲戊戌孟春十一日諸門人等記之

智覺庵開山大道和尚行狀

師諱一以。字大道。姓平氏。雲州島根縣人也。島根亦名浮浪山。古記云。昔靈鷲山裂。隨波而流。大社明神持杵築而停之。故附雲州。杵築也者大社地名。厥杵生長高二丈餘。現今存焉。七月二十三日生。瓊葉幡々延蔓中庭。乃秀乃實。是蓋表顏子之樂。與十指紋皆盤折如印。具有慈恩之相。頭上有肉。隆起如角。譬如隨文帝初生之時。

頭上出角。風俗不知。呼爲鬼子。父母疑其不祥。寘之平林。禽獸不敢殘。由如牛羊避不踐之異也。叔父謂云。既是同姓。何于異論。便收而養。愛之猶子。如彼角者。經年而潰。及乎叔父亡。飯乎父母家。八九歲。交常好坐禪。更無經世之意也。同鄉群兒毀害伺鳥。谷鳥則離。急走生擒。乞價於母。買而放之。所謂仁之端也。十一之歲。投本州枕木山薙髮。十四之歲。詣比叡山。登壇受戒。遂謁備之光明禪院禮藏山和尚爲師。授衣之後謂曰。伶人著戲衫爲詠歌之舞。禪者著法衣爲寂靜之舞。乳哺之語心肝惟銘。自爾已來往々有遍參之志矣。謁約翁於建長。求掛塔不得。謁規庵於南禪。求掛塔。規庵出頌而試。以也次韻而閱。規庵迂化一山住持。以也害二老甘露也。然後謁南山於東福。呈頌求單位。笑而許也。南山勇退。双峰瑞世。以也司請客於惠日。双峰中南禪之選。以也參隨司書狀。及知客維那。藏主於瑞龍。

虎關出世於東福。以也司後板。再住之時居于前板。虎關應南禪之詔。以也參隨。交代固山又居前堂。一日虎關室中請益一人發眞飯源。十方虛空悉殞之語。頓解蒙滯。喜動眉鬚。虎關吟吟笑而已。爾來所出語句。多蒙稱歎。晚倦游方。閑居永明塔下。康永元年五月。夢窻國師招以補陀。

(善歌)

入院法語虎關稱壽。開山國師未有降臨。代立叢規。不違國師家訓。律身精嚴。衆僧雍肅。所以國師書曰。住持已來每事無爲。修造等亦嚴密。承聞有餘。隨喜無極。諸事堪忍。久長住持。則所喜也。於大刹昇進時。則非制所及也云々。以也解印補陀。庵居淡洲。太守洒掃師氏舉所居庵爲安國寺。以也有重師之意矣。肆奉請勅諡圓鑑禪師之眞。以爲開山第一之祖焉。居者三歲。佛殿法堂同時建立。神祠祖堂連直殿之左右。而後營建僧堂山門。以也常曰。福昌善法昌遇。雖少徒衆。不欠法度。古已若斯。今豈不然耶。上堂小參。及

以布薩。香花及灯。鐘鼓及版。不失時不亂候。是卽淡州叢林之始也。文和二年六月。承一條藤公丞相鈞旨。匡普門古道場。抑臥單於版首納道具於函櫃。晝夜不閑。三間僧堂頗有古人之風度也。破垣敗簣。雨漏風侵。自薄福不遑修持。故有道慚無力撐門戶。滿屋尋常持傘眠之句。十一月卷衣飯于淡之故居。延文元年正月。應一條藤公丞相鈞命住東福寺。入院法語龍山稱善。圓成閣梨來云。大佛眉間之王韞匱久矣。其中秘佛未之有也。伏乞鑄而納之。以也見義而爲白毫相雖已具。其餘嚴飾未之有也。漆布金帛速疾成辦。是皆以所化也。象法森嚴。衲子服勤。諸方盡道。古德住山。於今可見。翌年正月。肥遁淡之小刹。遺偈曰。無生一曲。調滿虛空。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自贊曰。年年幾度冬。白髮雪重々。要見老僧頂。先登富士峰。又自贊曰。無德可贊。咄。大道一以判見。性海贊曰。師諱一以。自號大道。與正

光老人同爲永明之上足也。四坐道場令行。遐邇化緣已畢。示偈西皈。蓋報壽七十九歲也。徒弟一雅藏主繪其頂相請贊。贊曰。師之相號不可描貌。師之行號不可追陪。依稀當戶半輪月。彷彿推蓬一朶梅。又性海贊曰。黃金面目。生鐵心肝。難人所易。易人所難。慈悲仁讓。熟喝嗔拳。銅頭鐵額。倒退三千。放行兮雷奔電卷。把住兮鬼器神號。手裡青蛇三隻眼。下視佛祖如兒曹。大道常在金剛座。不看經行及坐臥。同志同門人心獸。明鹿明鵠侍左右。因思嚴陽老尊者。一蛇一虎隨前後。于今五百有餘視。二老風流聊相似。

眞源大照禪師龍山和尚行狀

日本平氏由桓武天皇第二聖子葛原親王。後賜姓爲平氏。其子孫繁多。而在關東者最昌。惟千葉實爲其長子。乃千葉之族也。師諱德見。本名

利見。總州香取人也。（附錄）以群有龍山自取爲號。母夢吞日而有身。十三月而生。卽弘安七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廿三日也。師幼聰敏。學儒術。然不喜與俗混居。十二歲。父母含送鎌倉壽福寺。拜寂庵昭禪師爲師。明年讀法華經。不勞復習便能皆誦。且通義理。識者儘曰生知也。由是以降。凡爲文字之學。不論內外典。開卷讀之。旨繁然。目無全牛。寂庵常嘆曰。利見再來人也。正安二年龍集庚子時師十七歲。受具服事寂庵之左右。晨昏定省無少怠色。三年如一日也。時一山寧國師自南朝夾觀光本國。正席圓覺。爐鞴甚熱。師往參之。時同覓掛搭者四十餘員。一山開場選之。指繩牀云。請題此作頌。好則與汝掛搭。師把筆立寫。占魁四十人之最。國師稱善。遂容一單於堂中。除大小事。餘不出堂門。無幾俾歸侍司。送迎賓客。職解而有南遊之志。歸白寂庵。庵密付祕訣。而無知者。時師方二十二歲。遂去附商船。

抵四明。當乎此時。高麗江南大理等諸國皆爲蒙古所一統。獨吾日本不服。故將不許容。（マ）文開爲（マ）鷗其抽分之直。不唯禁止商客上岸。乃至雲游衲子亦不得入城門。或有犯者。例以細作人坐罪。師誓曰。古人爲法亡軀。今正是時至也。乃敢於夜半就寢之頃。登雉堞以投身城中。偶墮豪富家庭之中。守衛捕而縛之。待旦家主鞠問。因何主此。師求紙筆書曰。我在日本。遠聞天童和尚道風。故來。求出生死道也。家主夫婦偕素欽佛法。拜東岩和尚得授衣盂。時岩主天童。以爲吾師道風遠被外國。甚喜乃白官。以自首免罪。攜至太白。具陳前事。東岩亦喜其志於道之太至。而收錄之。改上字爲德。令歸堂大德。十一年。慶元路官與倭國有閔。一城盡災。由是巡檢於諸寺捕倭僧。天童尤遭重責。既得數十人。載站船以送之大都。師亦預其數。偏置於洛陽白馬寺。凡北地禪苑自來行入室商量。撥牌過禪之規。一夏間或

不能過一則話。而退者固多。倘或過三五則。至十則。過之者爲上科。師獨過百則公案。群衆或驚或忌。既而歸剎欲再參東岩。岩既歸寂。竺西和尚繼席。請師職侍香。美解之後。復游吳門。時東洲主虎丘。而古林守隆祖塔。主賓相忘。旦夕。敲唱激揚。禪流之挾天資。以有志斯道者。莫不依此。而師頗頗共間。古林最喜。以爲有道韻。師猶自不止上江西疎。仰黃龍目擊而過。駐錫於匡廬東林。俾掌藏鑰。職解復游豫章。遡脩川至分寧。高平山董雲巖席。留師分座。平山遷黃龍。時以雲岩東庵付師。爲養高之所。檝濟川補處於雲岩與師厚遇。復會分座說法。四衆欣悅。職滿閑房掩戶。効陳尊宿之風。天曆己巳。鄉之豐山萬壽虛席。檀越大友公遣寺僧本禮首座爲專使。敦禮請師欲爲住持。是歲旱。江淮大荒。流民盜賊梗途。師以行路難。固拒其命。且經營壽龕。以岩寺單寮。決終焉之志。邑之兜率。乃悅

禪師唱道之地也。久廢不振。東堂安初心白知州起師補之。固辭不可。遂出赴命。寧州官員諸山歡呼聲喧。相送出州。旗幟相連。直至雙井。瑞世之賀。自古來有如此榮也。入寺之日。有青蛇盤于法座之下。觀者爲奇瑞。陸座祝聖。次拈一香供養寂庵。蓋不忘本也。一住十年。百廢皆興。四方衲子皆謂悅禪師再來也。想夫以黃龍之宗斷已久。復有鸞膠克續斷弦耳。晚有東歸之固。謝兜率事漸至江東。客寄於集慶龍翔寺。笑隱以固庚相喜。以遠來相接。乃下陳榻對談。旣而兜率專使進師令還。再鎮舊治。無幾歸心猶動。飄然而起。買舟崑山以至博多。實日本貞和五年歲次己丑。時師六十六歲也。本國王臣望風欽仰。左武衛將軍源直義敦請住洛之東山。無幾遷于南禪天龍兩名利。皆以征夷大將軍源尊氏奏給勅差而住焉。仍號曰眞源大照禪師。延文戊戌冬十一月十日示微恙。十一日早辭衆。告歸東山。衆

固留焉。對曰。老僧前日往東山。自掘一穴。設瓮於中。歸來將告衆求別而去。若夫病革。上轎不便。死則輿吾。歸於瓮中。衆或視師顏色如常。不信者稍多。十二日晚。沐浴寢。過宵分起坐。著新淨衣。秉燭書遺誡數紙。侍僧請辭世偈。便書答之曰。世不可辭。做頭奚爲。固請又書曰。西涌東沒。南往北來。末後一句。拙地深埋。書至于此。出戶外。侍者扶腋而出。仰看月已斜乃復。臨生死際如自在。縞素皆欽服。門人如東山知足庵葬焉。泰定初。予游江浙之間。衲子相逢。而識吾爲日本之產者。皆稱道仙府出龍山非細事也。旣而予掛錫雲石二年。朝昏參請。承諄々之誨。且荷溫存。蓋以鄉社義重也。師平昔志勵于道。而禮疏于人。內有所充。而外無所事。言行相踐。不容虛飾。已有果決於胸中。則威武凌加而不可以屈。而況近侍褻狎者之所能托耶。若夫操行至潔。證解甚深之驗。在末後臨行之時

親切著明也。門人慈船以予與師敢爲條理。以備大方尊宿名公銘塔之目云。

延文四年春三月朥望鄉末比丘圓月謹狀

無極和尚傳

天龍第二代佛慈禪師者。名志玄。號無極。鳳城人。順德天皇四世之裔。生于弘安壬午。父某親王。日四辻宮。幼謝親師

安部顯成海和尚。即元庵高弟南州也。十三祝髮具戒。往洛

東寺習密教。棄依大智海無爲元禪師於惠峰。元

一見器許之。師偶同諱。因改今名。未幾元遷相

之圓覺。師隨往傳侍客。時年十九。自此歷試清要。不離

瑞鹿。而海東法窟言宏覽博物者。必以師爲稱首

焉。後醍醐天皇元德年中。夢窓國師遵元帥平公

命。來居此山。一日爲衆講經。師負氣不之顧。師少

國師七歲。猶爲後板。人或愆慝云。長老雲岩正傳。語論多妙。

何不爲之一聽耶。師不得已詣方丈。國師素稔師

名。延之上座與語。機契。遂擢表率多衆。又私約

曰。老漢單丁者。久疎於禮數。它後有營實坊。煩

公御衆。師諾之。會東勝座席。平公以禮請開法。

不就。元弘三年。天皇以第二子都督親王之師爲

臨川禪院。賜國師爲祖。別創塔院。扁曰三會。建武改元。國師

再住南禪。寄書招師。至則復爲第一座。三年丙

子。光明院踐祚。御諱豐仁。國師謝事居臨川。四年丁丑。命師

繼席。師年五十六。退藏三會。因傳先佛國所授佛光師

祖鎖口訣。

佛光跋語曰。右鎖口訣。老夫在大唐鴈山兵難

中作也。每見參同契妙絕今古。吾一讀三嘆不

已。不敢並古。追前聖遺疎。聊述吾見云。時弘

安元年七月廿五日。學翁書于得月樓。

曆應己卯秋八月。吉野上皇仙去。征夷大將軍源

公奉勅。於龜山行宮建追脩道場。名天龍資聖禪

寺。請國師開山。貞和元年乙酉八月某日。仲慶

讚之儀。勅使入山。特賜金欄紫衣。二年丙戌春

國師告退歸雲居。東庵扁名。師被宣補處。國師付七處說法之衣。且々曰。師資之義不必表暴。

佛日先師曰。正覺祖翁既將天龍供養衣并坐具付老和尚。又翻然曰。金欄朝廷所須頒。宜鎖山門。請換以老僧七處說法之衣。是吾家舊物也。乃佛國襯衫爲地。佛光德襖爲畦。裁成一頂者。加以無準環焉。唯坐具則可留以副之矣。嗣法之義令者不要說。以死先後互相證據。爾老和尚奉勅宣補處。又輟侍衣祖令以侍之。所謂七歲（童兒）蓋南禪淨智圓覺惠林臨川天龍真如等也。而人謂將金欄衣換鎖口訣者。剽聞之過也。老和尚住臨川之初。已傳鎖口訣矣。換金欄底卽七處衣耳。

三月廿又七日開堂。正覺躬臨證明。而師不拈鬚香。提綱語云。萬機不到處。三世諸佛飲氣吞聲。一句全提時。六代祖師如聲似啞。南禪蒙山和尚白槌抗聲稱善。師年六十五。

慈濟事物紀曰。貞和二年丙戌三月廿七日入院。前堂妙讓西堂。勅使竹林院大納言公重。白槌南禪蒙山和尚。諸山雪村所製諸山疏曰。諸山茲審。無極和尚大禪師榮膺宸睞。擢住靈龜山天龍資聖禪寺。開堂演法。歡動隣封。合詞從臾其駕者也。右宓呂蔚乎龜山。曩爲姑射山人之洞。儼若鷺嶺。偶現夜摩觀史之宮。輦路不聞警蹕之聲。梵塵時震法雷之響。勢開玉戶。名覆金甌。龔惟新命。堂上和尙大禪師親炙前脩力行古道。凜冰霜於懷抱。不肯趨世而奔馳。忘歲月於典墳。止能掩關而默究。游戲不離大圓覺海。住持莫慕臨川道場。來儀似瑞鳳九苞。人爭快睹。挽出爲天龍二世。德不讓雄。撼碎中峰破沙盆。撲滅圓文武火。君唱陽春我和白雪。幸分隣壁之輝。主君虞舜臣賢阜陶。願聽瓣香之祝。謹疏。貞和二年三月日。安國比丘至孝。真如比丘梵仙。萬壽比丘宗

照。東福比丘一輩。建仁比丘友梅。南禪比丘智明。

三年丁亥二月三十日。上駕幸天龍。師陞堂祝

聖。上顧問長老世系。國師具奏。

上曰。聖胃

也。召對賜坐伴食。師六載住持。叢規井々。正覺

會裡龍象皆在座下聽法。此山西堂

如是和尙

居板首。

春屋首座

智覺國師

居第二位。龍湫首座

慈聖和尙

侍。藪默

庵。

善入和尚

掌藏。

事物紀曰。貞和三年丁亥二月三十日臨幸。祝

聖上堂。後堂葩首座。藏主周諭侍者。侍藥明

應上座。戊子十月廿七日踐祚。觀應元庚寅。

侍客應侍者。二年。前堂士永西堂。妙在西堂。

燒香周澤首座。

其德薦俱高可知矣。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

一法與人說。然迷妄衆生造逐妄業。隨其業力。

輪回六趣。是以大權薩埵。修空華萬行。坐水月

道場。降鏡像魔軍。成夢中佛果。然後隨病施藥。

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如將密菓換苦葫蘆。福智二嚴。只破空有之習。洵諸人業根而已。生佛爲之分矣。今時叢林說禪說道者。如稻麻竹葦。觀其舉措。多逞伎倆。因茲後生晚學。爭機鋒於楮喝之間。且道盲枷瞎棒。能拔生死業。得麼。胡喝亂喝。能救生死苦。得麼。豈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如斯一縷絲。一斬一切斬。然後向于聖。仰望不及處。拶出父母未生已前面目。德是風凜々地。方可稱爲大解脫人。只能如此。何憂不辨乎。又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初無委曲。然後來成弊。五家七宗各立門庭。互相提唱。葛藤枝蔓。無有了時。茲者本色宗師出興于世。雖救此弊。無處發藥。及不得已。拈出箇生鐵團語頭。與人東咬西咬。諸人若也忽然蹉口咬得。破則不受佛祖瞞惑。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今古於三寸舌頭。是豈與十聖三賢所證之理。同日而較其得失者乎。恁麼告報也。是敗闕不少。於是正

覺諸徒。以師瓣香不爲國師拈。疑其非師兄焉。同志以告。即柳溪愚公也。且謀曰。莫如繪正覺頂相求一贊。以息群疑。師乃如其言。國師時在西芳精舍。駭之曰。長老忘前言否。何至如此。然亦喜動眉睫云。

頂相乃周位侍者所畫。贊云。這田庫奴。形醜心愚。其醜也者畫得大似。其愚也固匪可圖。莫謂丹青無妙手。佛祖亦難以名摸。長老長老。擬向何處見於吾。咦。天龍長老無極和尚。繪余幻質需贊。己丑貞和元宵前三日。西山隱子夢窓疎石。

觀應辛卯。崇光院御宇。御諱興仁。戊子踐祚。解制退席。上堂曰。拂柄提持經六夏。爲人無法作聞熏。（今略）如令山下藏踪跡。不類別峰看德雲。先是正覺宇於雲居西偏。以爲師供老處。扁曰聚景。師居焉。

無己聖禪師聚景記曰。我佛慈禪師。乃本寺開山國師高弟也。貞和某年月日。接踵補處。而

爲當山第二世也。祖翁稅駕雲居。宇於庵西偏。以爲先師他後供老之處。命曰聚景。其年國師告乎將化。又委師以院事。某年當寺罹鬱攸之變。灰燼之間而巋然者惟雲居三塔。餘盡焚蕩。僧侶萬指。星散無依。時門下之耆年。大方之碩德。會而議焉。曰。凡在本寺母置前代之塔院者。開山之遺誠也。雖然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焉。夫有爲者適變爲善。何常之有。亦乃祖之意也。今以安衆爲急。不則興復與誰謀哉。故命前住持之徒弟。各營坊舍。吾徒首而受命。乃相攸於經藏之南多寶院北。而披榛經始焉。茲前將軍源公出其弟故大休寺殿平生所奉戴之舍利寶篋曰。願依此以爲奉安之地。且爲彼追忌時。住持龍山遵而行之。命不可拒。後逾月。坊之將垂成。將軍父子入山而視事。并諸山之名衲宿德同來駕。師見爲三會之主。而其日在此。賓主抗禮。自來以舍利殿稱

焉。默未有殿。且就于僧坊。每月之廿六太休寺諱日。合寺臨而焚修。明年師示寂於三會正寢。遂以遺命藏慈濟之塔院矣。逮吾嗣而還舍利殿號。則事勢也。原以聚景字扁之。則不忘本也云々。永和四年六月日。

是月廿三日。詔補南禪。固辭得免。九月。國師將唱滅。移師三會。委以院事。

事物紀曰。觀應二年七月十六日受南禪請。辭退畢。八月十七日開山退院。十九日東陵和尚入院。九月廿七日隨國師命移三會院。晦日國師示寂。又曰。文和甲午午重受南禪請。辭退畢。三年壬辰卽南朝正平七年。南軍入洛。春三月。奉綸旨。再住天龍。既望上堂祝聖。次拈香曰。此香積年囊藏。今日拈出。供琅本寺開山夢窓正覺心宗國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使乃退開。

師語錄天龍一指云。觀應三正平七年壬辰三月九日再入院。勘解由次官時經奉其綸旨

云。住天龍資聖禪寺可令紹隆佛法給者。天氣如此。仍執達如件。正平七年三月八日。勘解由次官判。無極和尚。

文和甲午。後光嚴院御宇。重詔董南禪。以老爲解。允之。延文己亥仲春初。示微恙。十一日。門人呈肖像請贊。師口占授佛日。時爲知藏。曰。吾以十六日行矣。當書其日。

贊曰。貪是無極。嗔是無極。痴是無極。等分無極。脚跟下事。是何無極。我屋裡人。須着眼目。延文己亥二月十六。

至期聚徒遺誠訖。安坐而逝歸。塔全身于慈濟。壽七十有八。聞者傳爲盛事。崇光帝。觀應天子。時爲太上皇。

特諡曰佛慈禪師。

知覺國師爲師七周忌。就慈濟陞座散說曰。〔慈覺〕惟真慈禪林寶鑑。迷津慈舟。戒潔於滄海之珠。性朗於碧天之日。行解相應。取重王臣。宗說兼通。秉權佛祖。語其慧則雖三藏十二部無

不諳。論其學則至百家異道書亦博達。蒞事無偏無黨。故不令而行。爲物有慈有悲。故不言而化。辭重命於北闕。拒再請於南禪。不是不出爲高。只圖退藏供老。明敬尊僧篇所稱。蓋於師不爲忝竊耳。俗姓是順德天皇第四代聖裔。我傳爲達磨大師三十二法保。(高麗)是以先師門下齊仰老師。猶如靈山會上獨推迦葉。爰化緣已畢。一朝西歸。夫當于釋尊滅度。諸賢聖僧衆忝受佛勅。不取涅槃名作世間惠眼群生不可謂失所依也。況當此末運。先師滅後幸得老師。於大廈棟梁。後昆無不托庇。老師滅後吾徒何所賴乎。君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雖然眞淨異內豈有去來。大圓鏡中幸垂慈蔭。又慈聖龍湫和尚拈香曰。針芥相沒堆。與先師有緣。衣盂密付。孰云老兄無傳。故分座於南禪圓覺。而繼席於天龍臨川。從主香火於三會。不出戶庭者九年。延文己亥仲春十一。病中作

肖像之贊。預先書示寂之日。一字々兮字中有眼。靈鑑昭然。一句々兮句裏無意。寂滅現前。東陵和尚撰雲居碑文曰。嗣法弟子二十餘員。前天龍無極志玄其上首也。大明宋太史景濂奉勅所撰正覺塔銘亦云。

(師說)性粹夷。律身嚴潔。於書無所不觀。爲宗鏡錄百卷。箋筆記三十卷。目曰色塵集。六載語要。號天龍一指。別有偈頌丹百首。聖教六十函。留藏雲居。

惠日圓應夢岩和尚以飽學自負。嘗關之絕嘆云。皆未見書也。(西隱)

師誦藏經殆遍。天龍始鑄佛降誕像。其指天手莫識左右。遣使問師。師曰。舉右手耳。但去藏殿探取。合在某字函某經第幾葉。檢之無差。

師時在臨川。德叟和尚爲侍客。傳國師命云。余按方廣大莊嚴經降生品云。菩薩觀察四方。周行七步。而無分手之文。普輝經云。分手指

天地。作大師子吼。亦不言其左右。唯言字函過現。因果經云。太子生時隨蓮花上。無扶持者。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云。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宜字函佛本行集經樹下誕生品。及彩字函釋迦譜同之。而末句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然不知當所指決在那琅函。

嘗有華嚴講師。謁正覺於雲居。論難宗旨。往返數四。國師引雜華文。證成其義云。豈非君家所談乎。講師非咲云。經中無斯言矣。國師未語。師適侍坐。颺言曰。閤梨祇知六十華嚴。未知八十華嚴。和尚所援實在新譯。閤梨自宗且不會。而欲測教外別傳之旨。大遠在講師（云云）憚羅而退。其臨機妙辯率類此。

按古華嚴。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五十卷。或云六十。新經唐三藏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清凉所疏。棗栢所論皆新也。纂靈記所載破地獄偈

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華嚴夜摩天宮品覺林菩薩所說。而舊譯云。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豈此等文歟。

初住臨川。一日粥早。師不展鉢。首座以爲不安。候之。師曰。古規不云乎。掌文見而喫粥。老僧何病之有。至今臨川曉鐘雖絕。開靜持明者（常談）。師遺範也。

四分肆曰。明相出時。卽得食粥。明相未出。卽是非時。（發題）婆沙論云。明相有三。初日照鄰部樹身。天作黑色。二日照樹葉。天作青色。三日過樹天作白色。三色中取白色爲正時。須舒手見掌文分明。始得食粥。

師夜坐丈室。纔入睡。瞋三昧。卽易位以警之。謂左右曰。智海住瑞峯。那時我爲侍司。一宵與客聯詩困甚。就寢過了五更禪。頗爲智海所訶。從茲誓不蓄枕头。師生二會凡九年。日掃塔塵者

三。苕帚曰。斯吾職分也。雖將軍源公親詣詩普

〔請講〕

說。而稱疾讓人。諸名宿過訪。則送至門首。以當回禮。南禪東陵和尚致書云。當今老尊宿如和尚。惟魯靈光巋然獨存。又能謙下如此。

東陵手翰。散在燕濟。

蓋以身爲舌。說比丘事。能回古道之顏色者。師有焉。佛日先師在雲居日。從容舉祖翁行業。示余甚詳。今追釋崖略。證以當時諸老遺文。名曰前

聞記。永源寂光禪師嗣佛燈。有師真贊曰。皇室留元字脚。嗣天龍不宜天龍。果然超宗又越格。

靈龜孤頂太嵯峨。壓斷須彌衝碧落。夫之謂高峯直下的骨。孫佛慈禪師真面目。又鹿王國師之言曰。先師門下齊仰老師。猶如靈山會上獨推迦葉。慈聖和尚曰。針芥相投。惟與先師有緣。衣孟密傳。孰云老兄無傳。皆師實錄也。惟夫無學翁載圓照之道東來。一傳爲佛國高峯。再傳爲正覺夢窓。光明碩大冠暎一時。登其門者。皆人類精

奇。而師以天縱之姿。獨當入室上首。故傳常照鎖口訣。七處說法衣。又開臨川天龍。挽爲第二世。看這兩著授受之際。左驗明白。況乎死生不容僞。至其尅日示化。則非踐履無垢者實難矣。此正覺之所以寄百斤擔子也歟。噫。烏得宗門之遷固。而光之青史。以圖不朽矣哉。應永戊戌休夏日法孫徵或謹錄。

固山鞏和尚行狀

師諱一鞏。號固山。肥前州佐嘉郡長瀬村人也。姓源氏。其母初夢。一日圓鑑禪師造其家。適父之他焉。母問曰。和尚來何處求乎。曰。无父之用。預汝一頂鉢盂。後可還我也。母托其鉢盂入內矣。覺而有娠。及誕爲法器。不足恠也。舉邑欲希有之瑞。實年九月上旬也。時日未詳。伏見正應三年庚寅。師七歲。三月十五日。父携師入高城

寺。師問曰。鑒和尚名何耶。曰。无量。師曰。我是無邊。鑒知其法器。便童頂褐身而置之左右矣。永仁五年丁酉。師十四年。(釋尊)二月落髮。十一月廿八日。太宰府觀世音寺登壇受戒。十二月成大僧也。六年戊戌。師十五歲。在高城。正月一日羅漢供。祭文務之。隨而其年夏中稜嚴頭也。正安元年己亥。師十六歲。一山西澗來朝。師博多相看。西澗授以無中號。有五言頌曰。內外忘能所。東西絕往來。空王遍塵刹。門戶鎮長開。二年庚子。師十七歲。諱冲虛。一月出高城上洛陽。三月末京著。掛錫於三聖寺無爲和尚會下。于時清衆百七十七人也。義俊侍者自鎮西知音之間一寮同脚。七月之相陽圓覺寺。長老大通禪師也。其時望掛塔者。百餘人之中三十餘人被免。于時長老舉萬法飯。一飯何處之語。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依此許掛塔。乾峰和尚同時九月比也。三年辛丑。師十八歲。在圓覺寺大通會下。最勝園寺

殿被差湯藥侍者之時。被書三名字。曇始冲虛士信也。三人之內。始依年臘高任職也。後改名字守鞏。而請道號於大通。七月九日。山叟遷化。聞圓鑑受東禪寺之請上洛。十月十四日。圓鑑禪師入院。師當晚小參禪客也。後二條院乾元元年壬寅。師十九歲。二月鎮西下向。亨庵萬壽長老也。請客侍者南山承天長老也。行三十講。請亨庵於尊師。而令說法。師又赴侍者。八月出鎮西。而九月掛錫東福。嘉元元年癸卯。師二十歲。三月之末往南禪寺。掛錫南院會下。秀岩維那。虎關燒香侍者也。夏了。光首座自南禪寺喚回。任東福寺湯藥侍者。再三雖有固辭抑充之。無關和尚十三年忌也。二年甲辰。師二十一歲。春退侍者。八月鎌倉下向。惠丘首座同行。建長寺西澗會下掛塔。此時名字改一之字。後深草院七月十六崩御也。三年乙巳。師廿二歲。双峰自圓覺寺首座者舊而鎮西橫岳入院。此時燒香侍者也。閏臘八日

入寺。九月十五日輒山院崩御。后宮遊義門女院有和歌。冬至後請圓鑑禪師。退東福寺寄寓上京處。明年三石光明寺下向。德治元年丙午。師二十三歲。二月双峰爲沙彌上洛。師又同時上洛。東福寺長老無爲和尚也。四月初之南禪。掛搭南會下。无幾任請客侍者。舟請客。夏了移書狀寮。九月建仁鏡堂和尚遷化也。其比字堂月江曇翁皆在東福寺。二年丁未。師廿四歲。春三石下向。圓鑑上洛之時御供也。夏中猶書狀過。九月十五日退侍者。其時知客請辭之。延慶元年戊申。師二十五歲。圓鑑禪師自二月之比病氣者小減。依无別事。餘小師皆皆有遠行。只師一人給仕。至五月俄病氣增。双輪寺和泉坊圓寂。建仁約翁和尚秉炬也。月船住東福寺。松嶺住三聖。遇九月國忌。遷燒香侍者寮。二年己巳。師二十六歲。至夏了。退燒香侍者。八月東福寺參堂。直翁住持也。十月永明院庫司資始也。白雲和尚十三年

忌。三年庚戌。師二十七歲。爲第三年忌昭堂建立。二月鎮西下向。四月十五日上洛。五月惠日入祖堂。師持位牌而出。其秋共曇往南禪寺。南禪長老抑請燒香侍者。國忌過時分也。十月十三日由良開山十三年忌之間。依受其請。預倩師爲侍者。同爲其伴。正和元年壬子。師二十九歲。自夏了移藏主寮。冬至秉拂有之。東福開山三十三年忌也。嘉曆元年丙寅。師四十三歲。永明院塔主。十月十九日。虎關入寺三聖寺。又移首座寮。建武三年丙子。師五十三歲。直山和尚住東福寺。合戰最中假佛殿回祿。高城寺準諸山自師而始也。御教書明興上人持之下向。春日長老曇翁和尚。曆應二年。師五十六歲。虎關南禪寺入院。首座。貞和元年乙酉。師六十二歲。四月廿日東福寺入院。至六十四七月十九日退東福。文和元年壬辰。師六十九歲。四月八日應天龍命。至七十一七月十九日退天龍寺。飯正光庵。延文五年

庚子七十七正月十九日示微恙。終不用醫藥。而告曰。吾行必矣。預書遺戒曰。閉目之後不可有茶毘之儀式。隱密入壙。以石固蓋覆之。祭禮事隣封長諸方道舊門徒小師一齊停止之。五旬之間不斷陀羅尼可略之。三時楞嚴咒可有之。每七日一部法華經率楮面書之。並每日一部讀誦。以供養者也。送諸方遺物事。一齊略之。靈前朝夕諷經。圓鑑禪師經畢。大悲咒一遍可誦之。且望以同前值月忌之時者。楞嚴咒可有之。遺弟等固守此旨相違矣。至二月十二日病益異常。侍僧乞遺偈。索筆書曰。來時空手。去時赤脚。一去一來。單重交折。擲筆吉祥而坐化。實延文五年二月十二日亥刻也。侍僧任遺戒。埋藏圓鑑塔之左邊矣。于時東福長老古源和上。听訃不耐悲。難厚平生之道義違遺命。祭文曰。維延文五年歲次庚子二月己未朔十二日。前住天龍固山和上大禪師示寂於永明院正光之庵。越十四日。東福禪

寺住持比丘某謹以蘋蘩之奠。昭告于尊靈曰。圓鑑之道。源遠流長。式東越西。支派汪洋。克家之子。最多賢良。別浦清溪。鳳舞鸞翔。難兄難弟。月江字堂情哉。曇翁不振而亡。耆宿已喪。門戶淒涼。偉哉老師。煒々煌々。雖後諸兄。道□最昌。回一瀾柱。屹立中央。大振祖風。四座道場。爲已節儉。臨衆寬量。再住此山。整頓頽綱。能事已畢。退藏閑房。杜門示疾。令我倉皇經趨床下。欸語琅々。瞻彼容止。將謂安康。吾禱久矣。却見不祥。意折心摧。百斷肝腸。嗚呼惠日傾斜。兮祖庭就荒。禪河枯竭兮頽綱難揚。法門寥々兮哀聲痛傷。竹雨蕭々兮泪痕淋浪。聊薦薄奠兮杯茗爐香。禮雖不腆兮義其敢忘。尙饗。

下野龍興開山佛嚴禪師行狀

師本貫常私曰。常字之下字。不見。恐州乎陸乎。人。氏私曰。氏字下字。不見。恐俗字乎。生

而穎異也。子崑佛國廣濟國師住相之淨智禪寺。端居丈室。靜夜定中夢南岳讓和尚來參云々。醒後熱思。必有異人來者歟。翌日莊嚴法筵。以有相待。果而至。照問。自常州築波人氏俗携八歲男兒。來要爲弟子。國師曰。是卽昨夢者。有甚所疑乎。薙髮染衣。諱號妙讓。字而曰南峯。國師又自淨智赴東野雲岩寺。師又隨侍其後。國師遂示寂於雲岩。師其齡十六。真空和尚住雲岩時。拜爲落髮之師。暫爲侍者。其以後遍歷諸方叢林。尋師訪道。奉事真正善知識。等無不參究者。其後於淨智任典墳之職。其後又掛錫於圓覺寺。一山寧和尚所住也。常陪塵側。有參學之旨。任記室之職。不幾因事自退出。山居東海道菊田高倉。(幻號)庵曰幼住。正中甲子。其齡廿九。於此志之所趣向。馳書於野之興禪寺。呈上真空禪師云々。其回章曰。雖千里同風。不如對面。暫來這裡商量云云。師卽與使者僧同至興禪寺。時真空爲住持。

直至方丈禮三拜。人事畢而卽問曰。不作意一句作麼生。真空卽一喝。師於此有省處云々。翌旦呈其旨。真空曰。只是解會途路。樂也不如到家。自是益勵其志。一切時中思茲在茲時。嘉曆丁卯。其齡卅二。九月廿四夜定中脫然休性。虛空無絲毫隔碍。正么麼時。時無點一佛祖靈杭。(機說)呈其旨曰。奇哉々々。南辰前北斗後。百億毛頭獅子現。百億毛頭獅子吼。舜若多神喪全身。山河天地開口笑。真空曰。尙是閑葛藤。只辨肯心不必相賺。師卽禮拜。茶話之次。真空曰。汝於尋常中出尋常。欸曲見行錄。洛之勝榮寺雲峰和尚師之法兄也。習學經錄等。以爲受業之師。其後於天龍寺。轉位於後堂前堂。其後九州行脚之檀信之所皈依。建寺曰法眠。(眼說)建武丁丑。其齡四十二。遂飯東野領興禪席。辦香供養真空。住院首尾四年。師曰。敗闕重々。死罪々々。其綱爲檀越。庵曰禪眼。無準以來相紹法衣。自真空相傳。于今

祕在塔中。有時真空夢師化筭。真空自原之曰。

必有超師之作略者歟。縑素之所景仰。或建立小

刹。無不拜請者。宇津宮大谷有寺。曰大通。野州

府中有寺曰法藏。又同私曰。同字。下境字乎。有佛性。宇都宮

眞名子鄉內五大尊山麓盤結草庵。曰龍淵。此時

稻葉聖仁入道建寺號龍興。請師爲開山。塔曰正

受。氏綱爲檀越。其後道價益盛播嘉聲。京師花

山院。并高氏將軍以綸旨逮召帖。請以安國萬壽

兩寺。將軍朝夕參扣。花山院拜請俾講讀圓悟心

要。百僚以下聳動群聽。萬壽住之時。(以下十七字與前略)清水寺有

火災。師之定中有觀音之像現掌上。尙是殊勝邊

事於京師家不足爲是低聲矣。貞和丁亥其齡五

十二。入西方寺相見夢窓國師之次。右正中甲子

以來三四年。於眞空處參得底一一呈上。國師勘

辨曰。(歎歎)雖無過謬。只是未大徹在。示从鰲山成道

機緣。師數曰。後得省力覷破昔日眞空和尙一喝

用處。仍呈一偈。爲夢窓國師報恩矣。其偈曰。德

山棒下骨董袋。却和家珍百雜碎。此中高價無數

量。不管玄沙未徹在。國師曰。心識上着迷底。皆

是不家珍。師默契云々。國師使侍者春屋贈法

衣。師不受而曰。幸有眞空傳底衣焉。花山院於

洛陽建寺星福。要爲開山。辭而飯野之龍興。途

中而遠江國有貴姓女人。額生寸角。於師處白

曰。宿業之難免云。何得消滅去。師卽以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一句示之。一心受持。卽時角墮。又

是奇特事。納僧家豈其爲是乎。必非師本意歟。

彼女人建寺求爲開山。辭而不受矣。其後高氏將

軍願以相陽壽福召帖。卽入院開堂。卜軒於山

中。號南屏。其後改曰金鷄庵焉。終飯野之龍興。

其後花山院以綸旨召之。不赴。又龍興寺爲勅願

寺。其綸旨曰。下野國龍興寺。可致御祈禱丹誠。

依天氣執達如件。卯月廿五日。右少辨忠光。

南峰上人御房。并關白狀云。御在國之際。闕

筆。年內相構有御上洛。可令紹隆佛法賜者也。

十一月廿八日南峰西堂和尚。又高氏將軍以龍興寺爲祈願寺。此故少刹雖多於吾門。爲第一之名刹。延文五年庚子臘月廿三日遷。私曰遷字下化齡之

二字六十五。於禪眼後苑葬送。自花山院賜佛嚴禪師勅號。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五

傳部四十六

孤峰和尚行實

師諱覺明。號孤峰。奧州會津平氏之子也。初七齡而心有出家之志。恃怙異焉。携之詣僧舍。仍看佛書。食瓜果。若夙契矣。年十九落髮登具。始習台教。究其玄奧。廿六更衣。禮紀州鷲峰開山法燈禪師而爲師也。法燈示之曰。識破汝之念起根源卽是也。一言卽契之。居三年。辭遊諸方也。聞羽州法明和尚者有道老宿也。師往見焉。自至法席寢食共亡。幾乎不曉人事。隣巢僧時々驚覺之矣。于時有僧。戲示片紙書云。力盡神疲無處覓。只聞楓樹晚蟬吟。師見之豁然有省。徑趨方

丈欲呈所解。明便見來。忽把地爐火筋而按背後曰。汝道火筋今在甚處。師應聲云。從來在和尙手裏。明首肯之。曰。三十年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多居深山窮谷。以坐禪爲急務。曾發三大願。以表其志也。其之一曰。吾以當今所修行業。施與一切衆生。不可自受。其之二曰。吾設雖墮在三途八難。荷擔大法而無有退失矣。其之三曰。吾以前佛之法可續後佛云々。師常欲求法於中華。預祈之有年矣。遂本朝應長元年辛亥春。歲四十。附商舶入元土。以大元至大二年舶適到溫州。初過翠微。時長老號飽參。今亡其名。蓋兀庵寧

禪師之嗣也。仍語話次。微曰。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時。一着汝作麼生會。師曰。車不橫推。微曰。只用黃葉。止小兒啼耳。師聞之。平生伎倆蕩盡無餘蘊。不覺遍體汗流。始知從前胡亂穿鑿狀來也。居無何去。見本峰中。觀無見。義斷崖岫雲外。茂古林諸大宗匠。實當世正法藏也。悉被賞職。殊見中峰於天目。參禪累日。峰居常示之以趙州因甚道箇無字也。師乃下語數次。自然抓着痒處。遂與師摩頂。以至惠法衣。次陟天台參無見。見延之居第一座。稱其所證。又無何。欲渡石橋遙禮山中。設五百盞燒香献茶。以祈靈應。及供四百餘盞。忽於盞裏感得瑞花。遂到彼岸。彼山中奇瑞不可勝數矣。遊歷江湖。參盡知識。末後至護國寺。禮開山佛眼禪師之塔。蓋師之祖翁也。彼住持者請師補知藏職。凡遍歷飽參。自謂法無異味。乃賦歸歟。還參能州洞谷瑩山瑾和尚。欲探洞上宗風。師亦誓云。不了畢大事。再不

出此山矣。寺之土地預告報師之來。兼第一座者號明夢寺之土地命行者令備珍饈茶菓云。今日入唐僧覺明者可來此寺。明日果腰袍而入寺。第一座見之而逆問云。新到名阿誰。師云覺明。第一座云。長老及土地者昨夜報子來也。乃拉師上方丈。瑾和尚見來立問云。和漢兩朝參得何邊事。師以手指云。前面法堂。背後方丈。瑾首肯之。攜手共入寢堂。臨機應酬。無所滯滯。自是一衆改觀。掛錫之後。脚弗越閭。脇弗卽席。三年。瑾云。汝種草不凡。傳燈一千七百舊公案一々拈來。共汝商量。毫髮無差。吾之與汝因緣感發。猶如磁鐵。有時室中私驗。師舉話云。如何是室中人。師云。無依倚而孤露坐。瑾以謂是卽是。以後定不爲我家種草。雖然如是法無二法。寧有偏黨乎。我家有佛祖正傳菩薩戒血脈。宗門一大事因緣也。卽今付屬於汝。盡未來際莫令斷絕矣。師遂授持之。仍記曰。此去住雲州以後。必爲帝王之

師。卽夜半三更。故教師去矣。蓋懼衆之憎嫉也。恰賴嶺南能也耳。直往雲州。留能義郡宇賀庄。薤茅爲舍。未幾許日。禪侶雲集。崇成殿宇。時歲五十五也。元弘初。天下離亂。龍旆坐蒙塵。賸幸隱島。譬如祿山之叛。明皇幸蜀。駐鸞輿於萬里橋。師方是時也。接武山呼。明年鳳輦再還幸於伯州船上山。仍延師問道。以至奉授衣鉢戒法。

皇情大悅。特賜雲樹國濟國師徽號宸翰矣。方符瑾和尚記別也。又奏寺額賜天長雲樹與聖禪寺。蓋雲樹二字。師往昔夢於雲門參靈樹之因緣而有感矣。今之師號及寺額實有所以耳。康永元年春。有僧詣本州大社神明。夜宿廊廡。坐睡之間。忽席裏有聲云。託雲樹長老欲受持廿五條衣并應器。爲我傳語焉。僧諾之。歸以告師。師亦曾夢如是。卽使人往伯州法華尼寺。而裁縫之矣。尼主亦曾語夢神明求袈裟之因緣也。又同令梓匠造袈裟篋。師卽持之。往授焉。至今席中尙存

矣。又居京師日。前二條關白殿下有駕車牛。夢家人云。願牽吾往雲州長老所。欲頂戴衣鉢脫畜生苦患。覺以語公。公許之。牽以至彼。師爲授衣鉢歸戒。未幾日牛卽斃矣。師德感神明。化異類如是也。師平生端居丈室。與衲子輩舉唱宗乘。晝夜無倦色。後學問入道之要。多以當念起時不思量底。脫體現成十二字。禪徒常不減半千。度弟子。緇白貴賤無慮不知幾萬人。到處傾都邑。貞和初鷲峰虛席。（讀）師住持。師不遺本。一香供養法燈圓明國師也。凡三董法席。師悉中興矣。先是開山和尚讖云。我滅後經四十有八年。必有人來。興我山弘我法。師住持正符合之。實不虛語也。有小師明戒上座者。詣安州清澄虛空藏菩薩靈場。祈師之前身。誦求聞持咒一百箇日。遂無靈應。亦約一七日。燒臂斷食。誦一字秘密咒一百萬遍。滿夜殿中有聲云。欲知汝師孤峰禪師前身乎。大宋徑山住持大慧禪師妙喜是其之前

身也。歸以告師。師諾焉。罷鷺峰席。董洛之妙光。則京師道俗爭先羅拜。前將軍源相公兄弟嚮師道風。改後鳥羽院古廟欲成寺。命師爲開山第一祖。再三請之。不可。夜竊遁去。正平初再蒙詔於南朝。又奉授於衣鉢戒法。加號錫雲樹三光國濟國師。彼之宸翰至今鎮山門。（附錄）階下以參禪問道之志甚切。師不忍遠去。於泉州大烏郡商石。開基號大雄。實爲南朝顧門也。寺成忽有終焉之志。師風度凝遠。猶如碧梧紫檀。材力剛明。恰類燕金荆玉。心機電發國默雷轟。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是以一飯必分并諸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嗚呼賢哉。匪直人也。正平十六年辛丑五月中潸示微疾。同廿四日集衆。激勵後學畢。將趣寂。語左右云。吾逝矣。茶毗之後經三七日。當收我遺骨。門人請辭世頌。師掉頭云。出息不涉諸緣。入息不居羶界。有何辭世頌可作乎。言訖庵然而坐亡。生壽九十

有一。僧臘七十有四。如師言。經三七日。將收遺骨。及撥灰燼。舍利多無數。四衆集拾不盡。松林沙石間。凡烟氣所及皆得之。合靈骨塔於本山。實北朝康安元年也。（附錄）小子竊稽。古昔大覺璉蒙仁。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々復恐聞於人也。然荷南朝昭穆之宸眷。以加開九表之年。賦一坐之康健何也。易所謂履道坦々。幽人貞吉之謂歟。小子雖不敏。叨記師之大略。以待天下大手之筆也。若剽聞切問不餘纖粟。諸方必有談父德之喟也。抑又有僧中董狐者也耳。（附錄）南朝正平二年。壬寅十月廿四日記。

小師比丘河南 聖珍謹記

或本云 字堂叟匡永置之

廣智國師乾峰和尚行狀

師諱士曇。號乾峰。又稱少曇。筑前州博多人也。近郡有三靈社。母氏求賢子。懇禱三歲。有神夢詣志駕鳥。(氣魂)久之無感。三七日辟穀。翹足涕泣懺悔。其夜文殊拔劔剖母之心。而有孕。以後宇多天皇弘安八年乙酉誕生。幼而聰明。雖云未見書。過目成誦。師年七歲。承天寺有法會。群兒相聚作戲。師以指畫庭沙。作佛字。徑尺許。字勢炳然。群兒各言姓氏。師獨曰。我是釋氏。永仁戊戌南山雲公住承天。師年十四。求干謁。無先容者。山竊見奇之。藉蒲艸坐地。背誦尚書。瑯々無凝滯。山迎之入室。祝髮具戒。師頭玉三峰岩電射人。住普門日。爲南山入牌語曰。三十年前承天室內師也與吾安名。三十年後普門堂上吾也與師安名。乾元壬寅。山赴洛。二年山住相陽。師侍行。題富士山曰。大地撮來(撮)寸土。當空還見此山成。海寬纔蘸半邊影。多少虎舟載雪行。時十九。

名聞相洛。應長辛亥秋。南山住東福。師年廿七。在傍謂曰。我四十年前參一國師。舉四賓主話。胸襟豁如。爾來參諸方知識。道無異味。師曰。若四賓主則不須參。山曰。汝作麼生會。師曰。賓主歷然。山曰。以何爲驗。師曰。漏逗不少。正和癸丑往相陽。佛國禪師在淨智。師舉法眼答佛話。國問曰。燒尾金鱗卽今在甚麼處。答曰。當面蹉過。國振威一喝。師呈偈曰。一夜金峰下一偈。早知平地起風雷。蒼龍不臥澄潭底。爲雨爲霖徧九垓。國吟曰。汝只許成龍。須得雷動。明極禪師來朝。師趨其門。極曰。浙之東西未見若人。不意遐荒之裔有此瑞物。元亨元年。讀廣燈錄。有省作偈。嘉曆元年。建長結制秉拂。元德己巳。結制後版秉拂。元弘元年四十八。建長首坐寮秉拂。僧問曰。如何是教章。曰。影沈寒水。鴈過長空。如何是祖意。鳳凰元不在梧桐。祖意教意畢竟如何。答曰。異曲同工。向上還有事否。曰。八角磨盤走

空中。酌對用韻。寧有古格。曰。看取博陵王。參見牛頭融。僧曰。此是旁出非正傳。曰。雖死蛇能弄作活龍。元弘三年。後醍醐天皇出狩伯州。四海兵火。五月鎌倉潰。師避亂寓上野山院。有大般若六百卷。闕者兩卷。師於一日暗寫。後以別本校之。不差一字。十一月師入洛。明極在南禪。省之至門首。包笠未解。鳴鐘接入首座寮。書雲前二日也。請爲衆秉拂。又用韻。僧問曰。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宣六國清。答曰。威鳳翔翔瑞龍踊。又曰。寺是皇朝寺。僧是本朝僧。曰。適當書雲節。大開法戰場。願聞太平一曲。曰。賣刀買犢。又曰。三九廿七。籬頭吹管簫。曰。不墮宮商。是何曲調。曰。氈拍板。無孔笛。曰。前頭華頂峯驚側耳。後頭獨秀峰暗點頭。曰。是人不受境惑。曰。記得靈樹廿年。不請首座意在那裡。答曰。斲鼻端。當須匠石。曰。曾云我首座生也。生緣在什麼處。曰。不是河南是河北。曰。我首座牧羊也。

莫是犯他苗稼麼。曰。徒勞鞭策。又云。我首座行脚。可謂官路分岐。曰。朝往西天。暮歸南岳。又一日鳴鐘。接韶陽入首座寮。時節到來也麼。曰。儀封人見孔子爲木鐸。問。我堂上和尙久不請首座。俄接公來。與他古人有優劣麼。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不審何出生。曰。昨日記得。今日忘却。問。牧牛又作麼生。曰。草茸々。烟霏々。曰。還具行脚眼麼。曰。臨濟退身。德山折額。曰。人天眼目。堂中首座。曰。將錯就錯。歸相在建長。受崇壽請入寺。南山座側證明。一香酌法乳。建武四年。五十三住束福。雪村大鑑作疏賀之。四月十四夜深。賀茂大明神入丈室受衣戒。神持畫葵花紅扇求法名。卽書勝岳。賀茂山也。次日結制上堂。二人青衣義冠。玉箱盛粟。色僧伽梨衣。呼侍者。呈上師云。表昨夜受法之囑。侍者曰。從何方。曰。賀茂。言訖不知所之。便披此衣說法。自於環下記曰。建武四年四月十四日。賀茂神受

衣。翌日送此衣。東福住持士曇記。衣今在菩提院。一夕對南山畫像。金色古佛現于頂上。便書于像上。一夕北野天神遣使者送雙筆。索書金剛經。夢覺在几上。書經而獻。貞和戊子年六十四住南禪。十月廿日天龍開山爲佛國禪師三十三回忌。請師陞座。朱雀街律寺主暴死。三日而蘇。曰。我獨行曠野。十百兩車前後濟々。中有王者。面如渥丹。竊問之。從令曰。(音也)閻魔王也。娑婆世界一佛說法。往預其會。又亡人經三年者。逢人曰。十王臨會。地獄無人。我亦來後。長壽寺殿尊氏仁山五七忌陞座。僧問曰。佛國禪師遠忌。閻魔王來聳官聽。是否。師曰。認着依然。還不是問。今日長壽寺殿卅五日。閻魔王來聽受也麼。師曰。閑神野鬼。窺覷無門。十二月南禪閣上畫五百羅漢。左武衛將軍入山聽說法。文和三年夢窓國師大祥忌陞座。先是長壽寺殿有瑞夢。命師爲序。序曰。征夷大將軍亞相大夫。今茲二月廿

二日夜感瑞夢。忽有異人來報曰。贈以花有佛性。天地無隔二題。請二首詠歌。俄而不見。使余作叙。原曰。花之開謝亦イ示有佛性。以不凋不遷之義也。天地無隔。一統九州四海。一洗三軍四兵。次年二月五日。奉詔入內。帝御清涼殿。講讀經。祝聖語在語錄。文和四年。兼領建長圓覺。三月赴洛。四年藤丞相以菩提院爲壽塔。康安元年辛丑十二月十一日。書偈曰。馬鳴出西天。龍樹入東海。聖箭已離絃。猶有返回勢。題曰。遠識。次年後光嚴院勅諡廣智國師。壯年歸鄉詣志賀島。踐母氏之先蹤也。斷食三七日。倚柱而立。誦金剛般若五千四十卷。以當看一大藏之先策(イ、ウ)大士忽現。把利劍插入口中沒其半。俗號乾峯柱。爾後三藏流通。東福舊有魔孽。服師法味。頓革邪心。此山和尚入牌語曰。六欲天魔深更校禮受戒。七層七塗不日應成功。諸子集語錄。師呵之。一夕空裡有聲曰。師得歷劫三世。不可說法門。仍着

數語于卷首。師曰董東福。一本在十卷前。再住南禪。巨福。瑞以麗。崇壽。普門。鞭答龍象。世壽七十七。僧臘六十有餘。空全身於寶菩提。塔曰大定。在南禪曰龍興。粗記梗槩。滅後七十三年。摘長柔藏主所撰年譜行實以狀。永享五年十月。前南禪劣孫竹庵大緣謹集。イモ書師所造見性義記。并拔關要。開板在菩提院。

青井山高成禪寺開山大年大和尚傳

師諱法延。字大年。豫州人也。父藤氏。母平氏。緡笏之族也。幼而有出塵之志。懇白父母。師郡之教寺某僧都以薙染。博學梵經。染指於圓別之奧。然聽宗門有傳心之要。盡棄去所業。弄遍詢之策。歲幾乎而立矣。故不勞山川嶮峻。往々參謁諸大老宿。或被可。或被賞者不少。然師不屑之。時竺僊仙禪師帶鳳臺之玉。卽入于本朝。雄

材肆辨。眼空一代。時人莫敢嬰其鋒者。師聽風心喜。是我之所屬望也。若厥犯釁不死。將何時射牛斗哉。英機揚々。謁仙和尚於關東淨妙大精藍。和尚一見器之。居未幾。容不時入室。以日夕俾參扣斯道。和尚徵詰雜問。使師下語。吐露心性。和尚嘗云。首座不無所入。不無所得。而余亦不無爲之點首。而若此者不知其幾。然雖若是。於我宗門猶有逕庭。今年十一月十五日余爲衆上堂。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語。〔宋〕有朱解者。議之曰。此四月八日語也。何故說之。首座卽謂之曰。今日堂上誕生辰也。又始稱奇。余旣聞之。多識兄弟有未至者。遂於冬至小參。覲縷引言。痛爲箴誨。乃及舜老夫答古鏡因緣。首座一歷耳根。走謁丈室。忻然呈露請益。卽爲之對機提撕。再三勘辨。見其始有超脫。誠於在昔大段不同。卽許可之。於後亦復數々相見。見其間言尤爲迥異。首座乃曰。從上佛祖皆以此事。時節因緣如

此契合。方乃承嗣。爲師弟子。我今思之。欲効先哲。竟以所自願爲弟子。嗣續宗風。卽書此爲證云々。在二德和尚語錄中。且又付以從松源祖翁至古林的傳

之法衣臺頂。古林自題一縷千鈎之四字。師以珍

之。一日師命工。繪作回鸞峰下流泉之側坐語心

臺石上與和尚共語之狀。以請贊。和尚讚云。延

首殷勤聽語心。森羅萬像笑吟々。莫教傳向人間

去。寫作高山流水音。晚歲入洛時。尊氏相公飯

嚮厥道風。幕下有高伊豫太守重成公。覃情于

宗門。參詢法要於天龜國師。國師爲之編夢中問

答集付之。後薙髮號海岸淨智居士。居士慕師高

風者有年矣。康永三年甲申春。佩五馬卽于若

州。州爲之采邑矣。邈請尊氏相公曰。願迎師以

令化吾邦。相公許之。太守改州之教寺作禪刹。

請師爲開山祖。命之以作高成寺。蓋以大高重成

之二字也。昔祇陀之所施爲祇園之類乎。於是制

叢規振墜綱。四來雲衲日臻。世以號大叢林。貞

治二年癸卯十月初二日。端坐示寂。付法弟子若干。語錄若干行世。厥所傳古林法衣留鎮山門。是其師之行履土苴也。若夫盛德大業。縱令硯千瀛海。筆千須彌。只是太山一毫芒而已。

東福廿三世無德和尚行實

師諱至孝。稱無德。越之前州平葺人。久藤氏。母

有誓佛而妊焉。弘安七年生。志學之後入洛。拜

惠日高弟大智海无爲受衣孟。列侍其左右者。僉

頭角嶄然英衲子也。師一日發憤激勵。負笈赴關

東。歷爛千學（下略）。而研精者三霜。經學優瞻。尤凌

易道。得妙手（下略）。而研精者三霜。經學優瞻。尤凌

變。推吉凶禍福。无不中。虎關鍊公領惠阜大藏

職。將爲衆秉拂柄。師傳聞之。憤然促裝曰。鍊兄

宗門勁敵也。天下誰敢嬰其鋒乎。既上途。竟跨惠

山。于時无爲端居丈室。師不脫鞋笠。徑欲詣函

丈。爲視其威儀。勃率不事々拒而不容。師謂人

曰。吾翁來日。潮音堂上說法。我豈不割一則語

耶。爲聞而匿咲而已矣。事判同。又作悖。立。事曰割。々猶立也。至虎關提

唱之日。果出衆問禪詰難。往返殆乎一百回。爲

憚四衆久立。擠而陷衆底。擠推也。不獲已敲座之後

板。曰。面前較些子。背後打不著。關曰。膽之在

前。忽焉在後。是日答問言々聳動人天。兒童走

卒猶有至今誦之者。比扯每嚮人戲談云。越國人

無靈性鍾於一身耳。應長元年。爲示寂于相之寶

滿。閤維收骨。灰中有舍利。諸徒歎異。師猶謹言

曰。諸方舍利有取侮者。不可容易聞也。吾親決

真僞。取鍊鎚於碓上擊之。一粒陷鎚。二粒飛而

不知所在。敢決鯁直之性。於是乎顯矣。元弘元

年。師在南禪竺仙會裡爲第一座。遽有詔使頭首

秉拂。欲有徵聽。仙輒報首座。師便領命。其曉天

大雪。曙鐘沈。仙出堂顧座曰。如雪何。師答曰。

奇矣哉。平旦儀仗嚴臨于寶華王之左。師陞座。

鈞語云。雪覆千山。孤峯不白。異中之異。一任探

索。問答叙謝不衆。乃提唱云。曉樹放開花意思。夜窓撩起

月精神。冷水水地纔知有。平地依前埋殺人。所

以少室峯前表真像假。鰲山店上表假像真。知道

從門入者。真箇不是家珍。只如不通。凡聖把斷

要津又作麼生。擊拂子。陽氣發時无硬地。嶺梅先放

十分春。始无爲未有諡。朝廷追崇其玄猷。正中

三年三月。賜知海二字。知覺也。諸徒欽愛。有盈滿之色。

師更望以加大之一字。皇帝重莅曰。頌三字號无

舊制。其休矣耶。師乃樓清凉大法眼禪師爲據。

樓曳也。嘉曆四年。遂可而降制也。方袍簪纓好議

論者。无不稱譽師敏達。康永元年。師住城北々

禪寺。古山源君仁政之日。推誠護教。以謂安國

利民者莫如佛乘。而乃令天下每州建安國寺。茲

焉相攸于京城。而遷北禪改名安國。陞之列于十

刹。特請師以爲改遷開山尊而敬之。時有沙門。

睹六觚石幢於桂水之濱。行而聞乎心宗國師乎

天龍之室。國師尤異焉。磨洗讀之。則尊勝陀羅尼經之刻雕也。題曰。尊勝童子。字畫大半漫漶而難辨也。惟有雕造沙門安國之六字。甚鮮明也矣。漫漶難測。又不分明貌。斯乃檀林皇后嘗遣法惠夢于唐。

以所解叩鹽官國師。師可之。命門人義空入國

朝。以闡教外之宗懿旨。專而創安國寺以居焉。

所謂幢者雕造之工。字體之妙。俱出於唐人手。

蓋空之所棟選也。邇而考之。迎也向也。蘇放切。乃唐

大中元年。已經六百餘載。寔本朝禪宗之權輿

也。國師翻然以爲。茲幢宜珍闕于安國。故送致

于寺。諱師曰。蘇對切。和尙想爲義空再世。旣而鎮

之寺西南隅。廬曰法幢。乃師塔所也。源君深嘉

歎之曰。兆已如此。國其安矣。東傳祖公作記以

證焉。榮膺綸旨。董束福席。席退應請行讚州。爲

長興寺落慶導師。緇素靡化。而道風弘乎四州。

屆回轅於洛陽。中使傳宣。起師爲南禪主盟。辭

以老腰。顧不允入門句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山門頭合掌。佛殿裡燒香。貞治二年癸卯正月十一日。書偈奄然入寂。世壽八十歲。偈曰。生死去來。我焉瘦哉。藏身路迹。掘地深埋。

總持第二世峨山和尚行狀

師諱韶頌。號峩山。能州羽咋號瓜生田人也。俗姓源氏。冷泉亞將某之遠孫也。母祈於千手觀音曰。願大悲令我產聖子。致敬者久。一夕夢大士與利刀三寸使吞之。恰如飲水。清峭徹胸。覺而有娠。建治元年月日生。幼而穎脫清標拔俗。母氏携之。投郡之教寺。時歲十一也。與群緇談笑。恒僉議一頭地。十六歲薙髮。登叡山。上壇具戒。便親炙于講師圓宗。扣問台家宗要。永仁五年冬。永平四世瑩山瑾和尚偶到洛之東宮。師渴望者久。於是樞衣詣于席下。山顧眄如舊。師問曰。吾宗天台祖曰。脫體機情不得妄想。亦不存法

性。此吾宗之軌躅也。豈與教外之旨異哉。山無答而笑耳。正安元年春。再往謁山和尚。山謂曰。爾吾宗之器也。須更衣歸禪。師答曰。我有老母。依台宗之檀施以得養之。是以不遑參遊。山云。昔商那和修捨一閻浮提。以入吾宗。光聖往々棄位讓國。爲出世法者不少矣。豈將瑣末之世務。忽此至大之道乎。山慕爾脫自所着直綴。令師被之。師忻然奉命遵教。晨昏親近。未曾斯須離。既而卷衣謁大乘開山徹通禪師。通僅見師來云。爾體裁禪教相半。師詳說來由。通爲授菩薩大乘戒於禪林作大僧。自是而後問道參禪益勤矣。一日師問瑾和尚曰。一氣不通處。什麼難道。瑾曰。也道不道不道。師忽然有省。便擬開口。瑾曰。不是。叱退。師從此志氣俊快。發機拔華。可謂天然作家。起邁不群者也。瑾一夕翫月。次師侍坐。瑾忽問云。爾知月有兩箇乎。師曰。不是。瑾曰。不知月兩個者。不能成洞上種草。師於是旦昏勵志

無措。三年十二月念三夜半。瑩山問師云。或時教伊揚眉瞬目。便是或時不教伊揚眉瞬目。便是這箇且置看。韶瑾一彈指如何。師言下大悟。瑾知師悟入。詰問曰。石女胎蛇意旨作麼生。師曰。昔年憶得石胎蛇。今日正看蛇胎石。山便爲之證明。于時德治元年師年三十二歲也。山謂師曰。古人得旨之後。南去北來。朝磨夕礪。未曾慢。爾厥往欽哉。師於是遍歷大方叢林。所到之處辨別。龍蛇氣吞四海。且又勘破濟家之賓主。歸來到于能州。歲三十五。瑾語師曰。爾今堪成洞家種艸。師掉首不答。瑾曰。雖恁麼成洞家真子者未在。師侍奉山傍者十有二年。深證密入機既熟矣。瑾命師曰。吾老矣。瞑目在近。方要令爾擔荷大法。莫敢辭矣。元亨元年二月時正月初日。山自書從上來師資血脈以相囑。令之永々流通。歲四十七。明年命師令繼總持寺席。瑾解職遊方。瘦藤破笠。宛有風穴德山之風儀。隨處接衆席者如

市。瑾欲順世。考鐘告衆曰。發揚予宗風者。素微素磧兩箇而已。爲我後嗣者。詳知焉。言訖書偈云。自耕自作閑田地。幾度賣來買去新。無限靈苗栽熟脫。法堂上見押鋤人。正中二年乙丑八月十五日已剋逝矣。師之名高於諸方。恰如山之在

日矣。且夫師入院開堂之規度。再覩百丈之盛典。且則天童之嚴令。未幾四衆雲集。龍象駢闐。往々建立梵刹。處々修造招提。若夫每節上堂。或小參。或布薩。且昏商量。古人結角誦訛處。爲衆部拆。聳動人天。如其他善巧肆辨。俊快伶俐。底敢不遑記焉。嗣法上首無底良詔。源太。宗真順

正。無。純證。深知。如山。如元。普天。曉心。無外。圓昭。通

寂靈。無。等。惠崇。月良印。無極。尊入。無端。祖環。無幻。

韶。道。道慶。玄妙玄。祖極。令崇。微宗。令大。韶勳。

良秀。堂。了源。超西。其他比丘尼五員也。

且厥受菩薩戒備弟子員者。真俗男女不可勝數矣。然而令宗真長老繼總持寺席。師自隱居于小

庵。號養壽院。臨其遷化。鳴鐘集衆。自書一偈曰。合成皮肉。九十一年。夜來依舊。橫身黃泉。湔爾化。實貞治二年丙午十月二十一日也。闔院衆緇遵奉遺命。葬之於寺門外乾方之龜山云。

日本國建仁禪寺住持月篷見禪師塔

銘有序

曹洞一宗。自梁山觀公之得大陽延。以先德付授重寄。懼無足紹其傳者。嘗注釋三種語。以明曹山旨訣云々。起而純之者。則月篷見公共人也。公諱圓見。月篷其字也。族出相州藤氏。父母平氏。嘗禱于觀音大士像。夢吞珠而孕。師既誕。果穎秀異常兒。有善相者。見之曰。是兒非世綱所羈。當爲釋門法器。甫七歲。同郡性相寺道律師勉其出家。父母識相者言。不之禁。年十三。乃從律師祝髮。學沙彌法。日記經論數千言。律師奇

之。一日謂曰。佛祖言教。渡河筏耳。須知有向上
一着。師聞遂辭。往京師禮無爲禪師爲大僧。侍
左右久之。無取契入。乃謁東明日公於圓覺。一
見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日便喝。師曰。也只尋
常。日打一捫云。這掠虛漢。師於言下有省。卽命
居侍司。每入室數有辯詰。及日公遷建長。師偕
往典其藏鑰。復命充首座。元弘中出世肥之壽。
辦香遂爲日公嗣。繼陞聖福。皆能振其墜緒。亞
相大夫源公義詮起師主京之建仁。京人聞其來。
無不歡躍。若謂古佛再世也。學者常滿萬指。貞
治三年十一月末示微疾。至臘月二日。請中岩月
禪師。囑以後事。啖語移時。乃沐浴書偈而逝。享
世壽七十六歲。僧臘五十九夏。是月十六日。窆
全身子建仁雲龍庵之無相塔下。師度弟子若干
人。克肖之者曰契論(主)嗣主也。師示疾之先一日。
靚白衣大士現于香烟中。若母平氏祈禱者。衆咸
異其事。爭圖像以傳。師性純敏。律身澹泊。喜怒

不形於色。凡四處開山。三會說法。誘導激揚。皆
以足起洞上之宗乘者也云々。銘曰。云々。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秋九月廿有一日記。前住杭
州府靈隱景德禪寺沙門豫章來復撰。
承事郎工部主兼晉相府錄事金陵杜環書。

東福廿五世古傳和尚傳嗣双峯

古傳諱邵元。越前州人。傳氏初入京。隸惠山雲
南山。雲器許□充侍司。及双峯履其席。復職侍
司。相繼司藏。嘉曆丁卯入元國。船着明州。直往
雪峯。見樵隱逸公。書偈呈之。有他時再上毬門
日。一喝何妨三日聲之句。逸稱之。往天台見觀
無見。以語未通。書述來意。觀高聲誦了。擲地呵
曰。汝超海越漠。得々遠來。有何閑工夫。寫字與
做言句。俱得其妙如此。師至方廣寺。度石橋猷
茶於羅漢。時感茶甌現華。見義斷崖於天目。義

相迎一笑。復在龍山。就于岩長公需於法語。長臂胸與一拳曰。吾這裏無法語。師曰。謝和尚法語。爾後長見師。常必堅拳□之初。往下山。禮中

一句。始到牢關。擊碎鐵壁。踢倒銀山。阿呵々。書訖而化。享年七十。嘗號如幼道人。亦自稱物（幻語）外子。

峯搭。投宿塔下。夢中峯親爲說法。舉教中云。妙

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感激不已。留數日。又遊五

臺。見接身光。人皆稱希有。師在玉泉居版首。在

日本故建仁別源和尚塔銘並序

前建仁中巖圓月撰

少林亦居版首。衆所推服可知。久居少林二祖

貞治三年龍集甲辰冬十月十日。別源禪師旨公

庵。庵上常有紫雲作蓋。人怪而跡之。唯見師宴

示寂。建仁東庵諸徒昇全身入塔洞春庵。奉遺命

大藏經。師嘗預焉。後居水月。披閱大藏。初讀般若

也。後七更歲華。應安四年歲次辛亥夏。嗣法小

若。寐寤之間忽夢母。因燃指而誓曰。吾母存則

師契（前文）誼杖平日行業過予妙喜。泣血請銘。予云。

當乃身心安康。亡則超昇樂土。及東飯其母亡。

張天覺之於湛堂。魏國公之於大惠。以宰相位撰

乃在所夢年月。貞和丁亥飯本朝。衆議出世大

銘。以垂光末代。予非其人。故敢辭焉。渠請不

聖嗣双峯。源幕府請住等持。又藤丞相延補東福

可。予固辭又不可。且以臨終時見叮囑。輒依狀

處。無何赤松源攝州以播州法雲延師住持。藤丞

所錄云。師諱圓旨。字別源。自稱縱性。蓋所居扁越

相慕師。再住東福。謝寺事居南泉庵。貞治三年

州平氏之子。母以無子。懇禱之藥師佛。一夕夢

甲辰夏示微疾。遂於十一月十一日書偈曰。末後

吞明珠。乃有身。既產無惱。寔永仁二年歲次甲

午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師七歲。隨父詣府之杭山寺。瞻禮觀音像甚喜。又見寺僧欣然如素馴。從者歸家。白父母求出家。母以爲夙緣。乃隨其志。依佛種寺竹庵圭和尚作童行。十六歲薙髮登具。一日圭謂師云。觀備根器。不當久滯村院。我聞東明和尚近從元朝來。洞上宗風盛行關東。宜往禮拜。師受教趣裝向行。時明主圓覺。一見許入室。執侍十二年。師資契合。元應二年庚申。師二十七歲。乘商舶往江南。參訪諸老。鳳臺古林。天童雲外。天目中峰。本覺靈石。華頂無見。東林古智。圓通竺田。妙果南楚。龍岩眞首座。般若誠庵主。皆是一代宗匠也。在雲外會下。承侍中餅。親炙古林最久。徧游江湖。再歸保寧。領知藏職。南游凡十又一年。元朝至順庚午回鄉。圓覺任後板。秉拂提綱。緇驚素歎。無幾遷居建長前板。曆應三年冬十月四日。東明臨終。問侍僧以卯塔已成否。曰。已成。明日。必竟作麼生。侍僧莫能復

對。時師在傍。代曰。青山白雲。明日。我去也。師曰。和尚要那裏去。明乃豎拳示之。師便禮拜。明日。備見箇甚麼道理。師曰。三十年後有人舉在。明日。測得備錯拳。康永元年。歸越足羽縣。朝倉金吾開弘祥寺基。爲第一世。住未幾。赴鎮西壽勝請。明年卷席歸弘祥。亦有信士創善應吉祥二寺。請師爲開山。文和三年。東陵和尚住南禪。招師分座。駿州清見無主。請師。固辭不就。延文二年。幕府有帖。匡京之眞如。明年秋。以脚疾退歸越。貞治三年六月。建仁公命至。以疾拒之。越之太守攬撥令就。又佐々木判官爲禪律一教總管。馳書縱（レ）史迫。不獲已承公命。力疾匡徒。不動勸椎拂。秋九月重陽上堂。顧左右作偈云。籬邊不見白衣客。爭得淵明興味閑。今日黃花應笑我。白頭扶病上東山。十一日晚參罷。病革。鳴鼓辭衆。諸大尊宿來訪。應接如常。談禪問答。機鋒不讓。醫者來視病次。師云。吾存日幾日耶。醫云。

豈得明日。師咲云。吾精誠未耗。可待三十日耳。

時有求偈頌題贊者。皆走笔隨請。冬十月朔。征夷大將軍遣使問病次。降宮符陞弘祥寺位列諸山。以貴師行道之蹟也。八日就建仁東邊。築塔基。構庵宇。名洞春。晚間昇到塔所。師環視云。此地鄰千光入定之處。我伴此師多幸也。又云。晝日衆多來看不耐煩也。及夜特囑予云。後事悉煩老兄耳。半夜更衣。書偈坐化。偈云。捏聚虛空栽龜毛。兔角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踢齏。虛空擲殺黃繙綽。諸徒順遺命入塔。謚信如生。臘五十四。壽七十一。予乃敢銘其塔。銘曰。

洞宗皇々。芙蓉發芳。荷玉曹氏。數世而已。天上雲居。澤潤有餘。濕州天皇。旺化甬東。金鳥跳海。海岐觀改。流到別源。滔々渾々。瀾漫越國。逆流中國。東山之東。塔厖占封。妙喜係銘。待鳳栖桐。

寂室和尚行狀

師諱元光。字寂室。作州高田人也。姓藤氏。村上天皇攝政小野宮左府實賴公之後裔。小野宮少將之孫。母平氏。晝寢夢師已降誕。身光照室。寤而卽生。實正應三年庚寅五月十五日申時也。十三懇請父母出家。依三聖寺智海禪師披緇。或時姨母延請勸茹葷菜。師擲掄曰。已入釋門。豈犯佛禁。不聽。十五薙髮。從僧適江之田上縣。偶見一僧閉關宴坐。愛慕風標。心中發願。十六東行。投禮禪興約翁和尚受具。因徵前夢曰元光。十八從約翁於洛之建仁。侍湯藥。職滿詣和之安部。就于文殊像前。七日斷絕飲食。身上薰香禱爾。求無上道之冥助。又屬約翁遷相之巨福。而侍賓客。掌東里之內記於同山。又復參隨約翁於洛之南禪。司侍香。師奉侍翁不安之次。問曰。如何是末後一句。翁便與一掌。三十有南詢之志。路值神巫。相師曰。素溫恰如慈覺大師求法入唐。願

望者耶。歸朝海中果有觀音大士化現之瑞。大風頓息。無恙到岸。化道始卒。如合符契。神巫之言可驗。於此遂附商舶。達于元朝。延祐庚申冬與然可翁俊鈍庵。同登天目山。謁于幻住老人。幻住老人見其問話諦。當把手摩頂者三。仍寫法語一篇。賜號寂室。參禮誠絕學於江西般若。一夏安居。觀無見義斷崖等諸大老宿悉皆參歷。抑揚褒貶。的示頗與約翁先師同法無異說。三十七歸鄉。晦跡岩谷。與世邈如。五十二有夢中之作。錯把黃金鑄鐵牛。草肥烟煖臥林丘。今年五十有二歲。且喜不耕見□秋。師居備前安國寺之日。主事上納綿襖一領。而辭焉。再獻不已。師曰。忖己行脾尋常同衆受用底。粥飯尙其恐異時鐵丸銅汁也。何況別領常住巨費乎。不是虛飾謝遣而要求無貪之譽。實愧龍天鑒裁耳。重取回納焉。康安辛丑春。師年七十二。移居古江瑞。石山學侶臻萃幾乎二萬指。有僧遠自土州持來。參禮問

曰。洞山麻三斤意旨作麼生。師曰。我這裏一斤也。無隣松德長老夜話之次。謂曰。予曾南遊參義斷崖。問佛法的々大意。崖展兩手兩脚吐舌示云。師聞曰。何不道十成道得。三論宗碩德自京洛特來奉獻袈裟禮覲。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等數語。問一々義。師曰。我宗自證自悟。豈容心思言語。唯賜蒲團一箇。其僧信伏而去。見僧參問。往往指示提撕話頭下死工夫。大凡爲人無定準。依病與藥而已。有孤月書記。繪師侍約翁於岩石下之真相請贊。厥序略曰。予嘗侍約翁經行於玲瓏岩。畔蘸碧池邊之次。問曰。深山岩崖佛法實未會在。請賜指示。翁擡目熟視無他語。嗚呼倒指已是三十有白。如今思量恩大難酬云々。煨芋馨香自然薰發。屢有相之長勝。豐後萬壽。洛之天龍。巨福。建長之請。皆辭不起。後光嚴院親降手詔曰。進奉山中平生提持一句。并一日可蹈長安之土云々。師辭讓之。以識性蒙昧。道學空

跡。天使再命迫。不獲已。謹寫馬大師卽心卽佛

因緣以進奏焉。王公士庶。禪教諸德。問道傾首。

靡不欽伏。江州田上縣有信士曇瓊。割腴田。寄

附之永源寺。師回章曰。僧家今時領藏莊園。故

諂佞俗門。而致宗門衰微。遂不受焉。貞治六

年丁未夏示微恙。同八月二十八日。顧命門人。

書遺誠文一篇。九月朔旦辭衆。寫偈。趺坐於

含空臺正寢。偈曰。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

趺。熊耳隻履。又是空花結空子。全身入塔。壽七

十八。臘六十三。(六後文)有語錄二卷。平生剃落髮。衆人

貯之香奩。或帶身上。滅後見之。舍利璨然。猶如

貫珠。

小師永釋嘗在永源會下。親所見之事迹。聊

記萬之一耳。于時應永念四年丁酉正月十

三日書之。

無雲天禪師行實

師諱義天。字無雲。正應三年庚寅。降誕于京師

之賀茂氏。國人十八代之孫也。自幼師事建仁大

圓禪師。十七歲之秋喪大圓。聿就靈龜前剃髮。

然後依明蒙山於南禪。山嘉司藥局。職滿遊相

陽。圓覺隱靈山以侍者之任招之。師僅逾弱冠之

日。沿視滄海而直入大元。其志專在安置大圓靈

座于蓮峯之巷而已。太白住山岫雲外親書安牌

法語。付師以爲證矣。遂歸本邦。再寓圓覺。不幾

而中外記之。選玖石梁匡。建仁席請師居衆板之

首。澄清拙相次入寺。屈師復曰官藤林所到。靡

不器重也。四十六歲。(壽終)初住播之法雲寺。一香記

大圓之乳。二三年後。有安國之舉。辭而不應焉。

六十六歲住建仁。七十六歲住南禪。世壽至七十

八。示寂於光澤庵養浩之室。實貞治六年丁未五

月二十有七日也。遺偈曰。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四大分散。作甚麼形。阿呵呵。休定論木馬嘶火

裏。泥牛吼海門。

江洲永源寺開山圓應禪師行狀

師諱元光。字寂室。世姓藤氏。隸作州高田縣。當村上天皇時。小野宮左府實賴公攝政。其玄孫小野宮少將某生某。某聘平氏女生師。寔伏見天皇正應三年庚寅五月十五日也。母氏無憂。神光滿室。宗族皆賀曰。此兒必爲異人歟。祥何若斯也。七歲。鄉閭群兒釣小魚纔得之。則屬師護焉。師謂。此魚雖爲微物。皆有命之屬也。其可忍殺哉。悉縱。群兒怫然矣。自艸角天稟超惠。父母命歸釋。遂辭作之舊梓。造京東福。依大智海禪師披緇。一日姨母茄輩。師正色曰。入釋門豈犯佛禁。不聽。斯年十五。落髮受具。適江州田上縣。偶見一僧閉關宴坐。心竊愛慕。從此要學離文字法。一日隨衆摘茶。有一僧。視師以爲奇貨。謂曰。汝

才不凡。胡其匏繫於此方。今關左有約翁儉公。天下緇徒龍門也。汝儻入彼爐鞴。則大器必成矣。師一其言。乃拉是僧偕行。翁時董禪興席。師到則執弟子禮。前夜翁夢如諸聖降現。光明照燭於山河。故以元光爲法諱。志瑞也。德治二年。約翁膺公命。視篆京建仁。供奉湯藥。此時從弟數輩列予班次。(子應)時論紛然。翁曰。古之善用人者。內不避親。外不避讎。惟材是庸而已。流俗之言。於我何渠矣乎。職旣滿替。詣和州安部於文殊像前。期七日。煉頂祈修道抵于成也。業畢。又侍翁。翁適不安。師問曰。如何是末後一句。翁蘸面打一掌。師豁然領悟。時十八歲也。時年偶雪達磨。頌曰。暫借空華示手標。普通年事末迢々。西天此土飄零恨。縱使春風吹不消。一山國師見是作。撫掌稱賞。延慶二年。愛約翁誨。隨金澤惠雲律師習毘尼。學纔浹三月。涉其梗概。辛酸所攻血爲之溺也。廼舍以去。翁時住龍峰。又侍巾篋。佛

涅槃大衆作頌。求芟潤約翁。翁從頭一々校之。逮卷尾。桃李春風二千歲。謝郎不在釣魚船之句。翁曰。此必光侍者作也。果然。一山國師住南禪。舉師侍香。時歲廿八也。文保四年。師歲卅一。聞天目中峰和尚道振華夷。附舶便南邁登天目山。日方逮晡。積雪滿庭。同行然可翁俊鈍庵與俱持立不退。峰於師臂端。獨書明日來也四字。師徑走后架。掬水洗之。徑山元叟。保寧古林。雞足清拙。靈隱靈石。般若絕學。華頂無見。天目斷崖。皆徧扣之。到問答機緣。師不敢舉著於人焉。本朝嘉曆元年丙寅。卽大元泰定三年也。是年已理飯鐵。海中風作。怒濤排空。滿船無人色。師舉目。白衣觀音現于空中。少焉風濤霽威。着岸于長州。暫居三角縣。初一山稱師爲鐵船。中峰更製今字。有頌子證焉。逮束歸。中峰及一時哲匠有贈言。同船人見而珍愛之。乃禪散與焉。建武元年。備後州吉津平居士雅嚮師道。其

室竹居迎館於□事。師怙然居茲三年矣。竹居捨宅施師。名韜光庵。後宏其基。改號永德寺。觀應元年庚寅七月九日有長勝寺命。不就焉。自大元還積廿五載。在備作際。專將韜晦而居焉。其地曰歌島。吉津安田椎村。其寺院乃西祖明禪安國慈廣菩提也。越明年辛卯。僑居攝州福嚴寺。又應道友招。住江州往生院。一日訪西禪長老之次。邂逅天龍夢窓國師談話。至漏盡窓白。延元五年庚子。師歲七十一。江州太守佐々木雪江居士重師名行。獻以卓錫之地。與島云。雷溪云。且曰。斯二境五州山水眉目也。師任性居焉。明年康安元年辛丑正月十八日入雷溪。相攸觀其林壑幽邃。頗愜素抱。剔岨蠲歲。營締梵居。山下吏民。効子來之助。旣成。山曰飯高。寺曰永源。永取其氏後改山號瑞石。以石之靈也。寶殿安聞思諱源取大士像。悟都管塑之。先是命工所造。收在龕背。俱有師供養語。所謂瑞石置後門壁下。顯其半稜。

斯石舊在東峯頂。高野父老感夢。告于衆致焉。其重挽可用數百人力。而纔十數人扛之。如石自行達于寺。時以爲神運焉。殿之巽位僧堂。師曾榜之曰。坐中警策只不可過惹衣敲席耳。痛以竹篋行事。則或動他心念。恐壞道義。各庵遵守此法式。深所庶者也。除饅女慈源奉岸下村股沃。充堂裡齋粥之資。殿之坎位作石磴。直登數十尺。上有地。平衍寬爽。置三重寶塔。兌位高臺曰含空。廼爲師遷寂之處焉。光明皇帝賜親筆手詔曰。山中平生提持之句可授與之由。可被傳命齊室和尚者也。復有天龍寺詔曰。天龍寺住持職事。學道廣達。人間縑素所慕會下也。霧豹之跡年尙。蓋替獨善之地。雲龍之感時臻。宜闢兼濟之道。早辭雷溪之幽栖。入龜山之禪刹。令紹隆叢林之軌範。可奉祈邦家之安泰者。天氣如此。仍執達如件。康安二年二月十五日。左少辨。鹿王院普明國師寄書趣其出世。其書云々。書辭累幅茲不載。

貞治二年癸卯。辭建長命。專使力强之。潛避往於伊勢。事寢還瑞石。妙喜中岩月公聞師不赴徵命。寄書激勵曰。方今佛法陵遲。豈無心于出世度生乎。師作偈謝之。是時毳徒景從。如芳玉腕。天一關。圓月心。愚大拙等天下知名之士數十輩在會裡。一衆二千人。傍澗縛茆以居。精勵咨訣。固山中一時盛事也。六年丁未九月一日。唱滅含空臺。先書遺誠曰。老拙如今世緣將盡。因顧命諸法屬等。待余溘然之後。宜須林下晦跡。火種刀耕。圖終一生也。契經曰。當離闌闊。獨處閑居山間空澤云々。是乃五佛最後慈訓。寧可不遵奉哉。汝等各々精嚴勤修。庶不向袈裟之下。失却人身。是余深所望于爾輩耶。汝等見余氣絕。急須收斂。切莫留遺體。以使人見之。掩土疊石既畢。勸衆同志。只諷首楞嚴神咒一遍而已。然後把熊原還于太守。以茆庵付與高野父老等。各自散法。父老若又有固辭意。汝等與諸道友相議。

請一老成宿衲。以充庵主。爲他討柴水。便當底雲水兄弟。作一夏一冬安禪辨道之所在亦可。餘無復可言。遺囑々々。又書偈曰。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趺。熊耳隻履。又是空花結空字。書畢擲筆。卽化。世壽七十八。坐夏六十六。(三別文)諸徒奉遺命。塔全身。是時齊州之民。如喪考妣。凡度僧尼千餘人。至衣冠族授於法諱。則不知其數矣。師知化緣將盡。方前數日。命靈仲彌天撰祭文。文成呈師。師覽大喜。于後二老裝香眞前。各自點誦而已。師之爲人也。顏角端偉。風誼簡遠。蚤負超邁特偉之資。而無與人競之態。平居不勉請書。而一覽則無之遺焉。至文辭之典麗。偈頌之幻妙。咸遊戲三昧之使然者也。弟以雅意丘岳。遽脫身於稠廣蛇山鱷水。慨然南遊。歷往古聖跡。扣名師戶庭。將欲以覈窮殊軌也。然而旋於桑域。不渝國師舊盟。蓋大唐國裡無禪師之謂歟。頃者杜撰知識將禪道爲戲。其扶裊闔搢摩之術。

誑誘三家村裡竈婦傭夫。師痛懷於茲。以故岩居川觀。確乎無應世之志。祈勢利也賤於腐芥。待王候也輕於游塵。恐煨芋之煙出戶。然而天下望之。以爲佛法津梁。暨扈瑞石。參徒日臻。聿弗獲止而受之。非師之意也。攝政二條藤公良基博學洽聞。爲一時碩匠。視師眞蹟曰。世皆稱師道德孚於人。而不知雖書楷末技持有此妙也。字畫入火中不燒者往々在焉。齒落之與髮剃。爭取十襲者。後看之悉產設利矣。小師道證始入金剛乘教。聞厥祖弘法大師肉身尙存。遶高野山祈壹瞻禮。弘法感夢曰。汝欲我覲乎。今旺化近江州稱寂室禪師卽是矣。證如洒而醒。兼程走北。中路遇鬻一幘干者。展而見之。則師之眞也。證意異之。旣臻瑞石。山前有墟。落曰高野。證益忻前夢之符會。速授禮於師矣。師初以後生稟知於海藏虎關鍊公。鍊公適過作觀厥地形勝曰。偉哉師之肖也。清淑之氣篤生一人者乎。鍊公宗門南董也。

其立志必有以成矣哉。

贊曰。南天祖師以如來所傳之法。分爲教內教外。顯密雖異。同一教內矣。昔者檀林皇后得密法於弘法。弘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弘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后乃使弘法之徒惠夢法。泛海覓法。夢遂參見杭州鹽官國師。且通太后之幣。仍請其上座義空禪師而還矣。於是皇后創檀林寺居焉。官僚受指令者不少。然而本朝時機未熟。無由播揚。弘法豈無遺願乎。夢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勤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建之羅城門側。因是觀之。弘法已欲教外

之宗流通者必矣。共作十住心論不載我宗。蓋有知也。五百年後再現扶桑而償宿願者乎。雖然教內所談不漏三機。以故流通亦遍。聲光亦熾。教外所指專被一類上々根機。諦信之者尙難多得。況復諦當者乎。宜哉前身後身否泰不同。愚者莫以容疑焉。嗟乎歲纔十八。上忽被儉師一掌。徹證臨濟骨髓。空手跨海。掉臂橫行諸大老門。空手歸朝。張皇大覺正續玄風。歛化歸入阿字門內。亦無遺恨乎哉。

右據昔時年譜纂要紀之。

寬永廿一年歲次甲申永源住持比丘一絲叟文守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三十六

傳部四十七

天應大現國師行狀

師諱義亨。號徹翁。山陰道雲州人也。俗姓字多源氏。母夢抱利劍。因而娠焉。逮誕之夕。頗多異瑞。自六歲而聞有此事。直要究萬法根源。年十有九而出家。遂奮方游志。振錫東上。禮建仁鏡堂圓和尚以爲師。二六時中惟以坐禪爲務。一日謂其法兄曰。天下方今有真善知識否。曰。有。曰。誰。曰。關東佛國禪師。京師大光國師。卽日往參大光。光一見曰。他日宜爲人天眼目。逮于再參。恰值大光適異國而不在。到門看嘆曰。我福緣淺薄。不及再見。時有異僧。指教見大燈國師。國師

時栖止于東山雲居。乃欲就而見焉。數日不許相看。情切懷香。俾侍僧通報。某究明已事。而來也非一度也。未得面稟。恐失出家本志。國師知是法器。卽出而接焉。決意參扣。期厭初願。大燈看臨濟語。次問曰。不與物拘。脫體現成。意旨如何。下數轉語。皆不契也。一日豁然大悟。呈一偈。大燈深肯之。後看牛過窓櫺話。辨得爲僞。國師移居於城北紫野。師與俱往。奉定省陟夕不少懈。龍寶令中頭角。兄弟雖多。惟師表率人天。分座說法。開鑿後昆。建武丁丑冬。大燈將入滅。命師主等事。(寺懸)手自書曰。亨看座相從久矣。悟徹既人

皆知之。宜爲當山第一世住持。慈育一衆。仍付老僧用法衣。深思善念。明年戊寅春。奉勅住大德。勅使入寺。以作證明。大德禪寺萩原法皇草創之。後醍醐天皇踐祚而再崇重之。兩朝降手詔。有一門相承涇渭殊流之言。師雖爲本寺主。相寺前地別開山。山名靈山。寺號德禪。鑿池壘石。宛有塵外。數致貴官。同道者夥矣。天台座主二品親王竹苑三寶院玄俊僧正。花山中納言。日野中納言。征夷大將軍特進亞相正二位源公。紀州國造住吉神主。赤松自天祐公。皆深所景仰也。貞治六年秋。征夷大將軍上表於後光嚴院太上天皇。而乞俾大德々禪兩寺。師之子々孫々甲乙住持。乃見詔許。又以天龍禪寺固請。辭而不就。又命而行入室。學徒聽舉話而下語。一々記錄。至今所焉。後圓融院上皇臨御。初又奏於朝。降勅落慶大德禪寺。三十餘年垂三轉語。徵問衲子少有契其意者。迫於晚景嘆息

曰。我箇令中究理於教內者雖惟多。悟徹於教外者無一箇。入夏之日。於佛前誓曰。今夏若不得此人。將利刀截我舌。而盡未來際不敢開口也。使俾衲子不論晝夜咨參。曰。某人。不令老僧舌而截也。言外忠和尙是也。卓然立和尙備於參徒。亦見稱證悟諦當矣。每語人曰。兩人知老僧舌頭落處。應安己酉夏忽得疾。封一帖子。書其上曰。待我滅後開之。後門弟遵其治命。剝封而視之。曰。如來正法眼藏無付人。自荷擔至彌勒下生。噫。臨遷化。書遺偈曰。覲面當機。佛祖吞氣。一機轉處。虛空落地。擲筆泊然而逝。實五月十五日也。予竊聞於老宿。師賦性真率。臨事而拙。於學者愼許可。故雖飽參宿德。無所容其喙。茶毘後。門人奉靈骨。塔于德禪。壽七十五。臘五十六。法嗣數十人。皆奉詔住大德。若夫爲人風骨體裁。見于語錄。昔臨濟臨遷化曰。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松源亦曰。後世兄弟有正路上

行者。不用黑豆法難。以荷負臨濟正宗々々々々至我平沈。苦哉々々。言訖示寂。師亦有無付人語。由是觀之。臨濟正宗兩次滅却。諸方皆謂此事至師斷絕矣。嗟乎爲合如是。不合如是。

應永乙巳三月日

住靈山德禪第四世孫小比丘禪興謹狀

不聞和尚行狀

師諱契聞。號不聞。武州河越人。父平氏。母一夕經行。俄生師於廊廡之間。乾元辛丑臘月初八日也。里中有老講主。知人之禍福壽夭甚驗。母抱謁之。講主摩頂曰。此兒有奇相。若使爲浮圖氏。必法海舟航也。稍長警敏過常兒。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伯氏爲禪者。携往相州瑞鹿。東明日和尙一見。職其奇偉於眉睫之間。俾爲驅烏屬。歲荒歟。衆乏食。禁隸名於寺籍者。有通一

佛經者許焉。日命師誦法華經。纔經六日而終七軸。日疑其僞。躬攬卷試之。師誦至見寶塔品。竟不誤一字。日嘆其敏捷。罷誦輒上名於籍。十四歲。日與剌染。受戒叡山延曆寺。十九歲日遷建長。師隨行。命侍賓客。職滿遊京城。周旋鍊虎關源雙峰二大士門。經周歲。又歸關左。二十四歲。辭日將南遊方。路由豐州。時照闡提住萬壽。師聆家法寒酸。有古尊者之風。駐錫依焉。照語人曰。此子自奮勵如此。他日不易量矣。二十五歲。附商舶到明之家海。復買小舟。到台州寧海。陟天台濟石梁。參觀無見於華頂。游浙見海東嶼於靈隱。謁芝靈石於淨慈。一日遊錢塘江。時官捕異方之人。獲師送於武昌。邂逅拜心竺田于鄂洛。以遂夙心。有詩題館壁云。孤節遠入異鄉雲。滿耳語音渾不分。唯有簷頭深夜雨。蕭々猶似舊時聞。曾高昌王子謫官此州。讀詩有感。召見歡甚。請有司赦之。遂養爲義子。實內宮所賜釋氏

金縷袈裟付師。蓋以撫育遠人之心矣。師受而無喜色。送與帝師殿講主。師從罹罪。日誦金剛經一百部。又瀝指血寫法華經六部。高昌王子收以藏之。元文宗皇帝爲梁王時。從金陵潛邸往武昌。到帝師殿。適講師不在。唯師一人看守而已。王欲展拜。師遽起避之。王推師就坐。且曰。朕拜爲佛氏者。必非拜卿矣。師不獲已受展拜。高昌王子赴召於燕京。欲師俱往。辭以尋師訪道之志未償。而促裝往金陵。謁茂古林于鳳臺。一時名師如印月江。恩斷江。道竺源諸老。皆從之。咨決心要。復之杭。再參南屏靈石。居三載。石屢命以辦事。不從。然寅夕罄誠問道。三十三歲。東明日附書於商估入海者招師。師得書泣辭石。附回舶而東歸。日居瑞鹿東庵。師直歸寧。日師之室朝參暮請。遂到壺奧。作偈見意。日和云。不辭北走又南奔。立志參方許上根。老漢寧知深有意。神光三拜貴無言。澄清拙主瑞鹿。命師掌記室。固

拒不從。澄以計召師。逼俾就職。三十九歲。日遷福山。招師分座說法。日以疾謝事。還白雲掩關。師淪藥執轡。躬自爲之無倦色。日示滅。付以後事。師廬于塔傍。心喪三年。武州藤氏天覺居士聞師道望。迎住瑞應古刹。師欣然就之。以其地僻人事亦少也。四十九歲。相公源義直以駿州清見來聘。師拈香爲東明嗣。居四年。有四載鰲峰孤頂夢。五更樓上一聲鐘之句。六十歲。樞密使源義詮請住相之金山寺。有糟屋莊田爲豪奪。十有二年師請於官。歸其侵地。六十五歲。遷瑞鹿。終二年謝事。六十七歲。歸隱瑞應。新築庵曰梵音。號萬休叟。明年相之建長虛席。相公請師補焉。師辭以偈云。老病相侵氣力衰。鳥飛西欲入崦嵫。國恩曾荷乾坤大。放待昏鐘一杵時。師平日住山。以行古道爲任。及其訓徒。無切督之威。嚴勵之色。而學者自然敬服焉。六十八歲。二月十九日。染疾不愈。至七月十二日。索筆書偈曰。

也大奇也大奇。末後句無人知。大洋海底遭火熱。虛空產下木羊兒。泊然而逝。徒弟斂靈骨。歸塔於瑞鹿幽石。

佛觀禪師行狀

門人（云々）

編

師諱慈水。自號青山。紀州玉津人也。父明持其

族紀氏。母藤氏。先祖一夕夢金色光自在臂發。

即占曰。吾孫必得聖者。果誕師。師資性溫粹。志

氣絕倫。稍長讀孔老之書。日誦萬言。頗好閑靜。

敢無經世心。卯歲寓住根來傳法院。勤學釋典。

研究義利。過目即誦。不煩再告。其師是知法器。

深以加愛重。年十七。偶一日遊山。到一草庵。見

僧宴坐。即投禮問法。僧見師氣宇不凡。示諭曰。

佛教門利濟雖無邊。速斷生死。不過吾箇宗門

耳。師聞此言。手剪髮。伏將求得度。僧以不知來

由。故卒不應所請。即潛往洛東福。易服受具。拜

圓覺南山和尚爲授戒師。便入衆參堂。師音聲和

雅。容儀儼若也。臨夏。首堂司特諸充楞嚴頭。由

是海內禪叢無不稱師名。一旦長嗟曰。稠人廣衆

中規矩繁多。而難得一片爲道。即取金剛經。

誓書其背曰。此生若不決生死大事。再不肯出入

間。即抽單遊方。知識之門無不歷扣。晚依附夢

窓國師。二十餘歲不離左右。晨昏親炙。機辨不

肯讓。國師一夜道話之次。語師曰。今代諸方稱

悟得底人者多。是如公所見。豈以可爲足乎。後

經一兩歲。召師問年。答曰。四十二。便授法衣。

指住甲州慧林寺。師曰。竊願身豈其足應世之任

乎。況也門下有上首。何得獨抽身哉。時以無極

和尚未瑞世故也。國師笑曰。若圖分而利生。我

也可出世乎。只懼佛祖惠命長斷絕。何容疎親於

其間哉。師固辭。國師已示寂天龍寺。是年厨庫

屢乏。群衲不給。於是公卿不欽服者多矣。此本

寺者。持明天皇改嵯峨離宮。爲祈 後醍醐天皇之追福。所建立之道場也。東陵欲以專使奏寺之因由矣。識者曰。當寺安否可在此時。謾仕人乎。開山道化。四海無不欽慕。宜選門下龍象。以命之。一衆會議指以師。東陵袖香來懇請。師以不可逃。故受命往入奏聞。帝召謁特賜錦座。咨問宗要。師之奏對咸悅皇情。於館舍留三日。日々召問道。寵顧甚厚。便得天龍歸依之詔書而還矣。師主多寶院次。領瑞光寺住持。未幾遷居洛等持寺。此寺者是征夷大將軍源公爲扶持王道。歸依佛乘所開建之精藍也。八宗諸師於此席勤行法會。時謂之天下佛法之鎗鏑。爲住持者必得智道雙備。內外兼學人。以當其職矣。源公久〔佐藤〕卿師德望。懇請住之。以治政之暇。日入寺問道。于時羽林相公〔公卿〕公泰、聖旨以總管畿內及諸道軍事。兼錄百揆。威福之權重於相國。亦致割愛之信心。投子作弟子。然後相陽之淨智。嵯

峨之臨川。相續榮遷。太上天皇特降嚴旨。請師住持伏見大光明寺。持明院兩朝聖主。讓寶祚後。各雍染爲僧。當師住院。出龍床來。混衆行道安單。於僧堂不分貴賤。悉依戒臘坐。或四時。或八時。或長坐。除參請外。專修以禪寂。太上天皇日々降玉輦問法。睿襟悅適。日夜忘倦。宮姬官女亦隔玉簾聽法。大臣官長鴈列參扣。咸謂之禪衲光華無甚此時。師又赴建仁寺。此寺是本朝禪院之初也。築基雖久。未構法堂。師始鼎建諸寮。又傾覆皆以改造。起廢非一。師當先師十三年。竭力營忌齋。征夷大將軍助施銅錢入寺。將軍入山預聽。徒大衆喜法門光彩。嚴淨一寺。莊飾諸堂。集以奇珍。超絕古今。自爾寺門逐日興盛。師未告退。受樞府鈞命。赴相陽建長寺。昔佛光禪師傳佛鑒說法衣來。授佛國。佛國滅後。諸徒競作爭。於是自〔自覺〕官請之。深闕不出。夢窓國師圓覺入院時送之。然後彌爭欲奪之。由是重白

官家。長鎮正統庵不出。制禁甚固。到師開堂日。衆議冰消。持以送之。師掛之說法。此日台旆入山。欽官聽。本未有丈室再興。便施莊田。爲之建立。今造功已畢。得月樓。逢春閣。翼然聳空。師後以老病。別構小庵於寺傍。退而居之。師自蚤歲。動止高遠。頗有尊宿之風。近而依之。柔順溫和。以淡薄爲味。不事華飾。或有於師背後生疑謗者。逮乎一接音容。無不悔前非。來有說人是非者。低頭卽睡几。敏辨智察。沈靜寡言。言必驚人。於物不動。如太山不可拔者也。

應安二年十月八日。請黃梅瑞泉等同門耆宿。親面告別曰。我明日逝必矣。又書遺誠。囑門人曰。生死者衲子游戲場也。來去去々。左右逢原。是是非非。間不容髮。雖然老僧掩息之後。遵古聖舊儀。唱無常偈。諷經一會。其餘津送之法儀。一齊略之。次日樞府夫人以使問安。師對謁。禮話如常。時因爲說法。移刻不忘。音聲清雅。氣貌壯

然。人怪今日入寂。使退後命徒弟訓茶毘之儀。剃髮洗手。書遺偈曰。無榮無枯。鐵樹開花。萬象吐舌。虛空咬牙。咄。置筆焚香。怡然而逝。臘四十九。壽六十八。勅賜佛觀禪師。塔曰大統沙門清祖謹言。

前住建長青山和尚增號伏望仰被天恩。

勅賜 佛觀禪師。

右。師諱慈永。自號青山。紀州玉津人也。幼而敏慧。博覽群書。學通內外。一旦辭親。出家授具。嚴淨戒律。勤修禪定。機鋒峭峻。辯論無礙。知識門庭無不偏歷。晚依附 夢窓國師。朝參暮詣。二十餘年不離左右。國師傳付法衣。指住甲州慧林寺。國師付法衣。以師爲最初。自爾以來。幡之瑞光。洛之等持。鎌倉淨智。嵯峨臨川。連續而榮遷。不見有閑隱之日。于時伏見大光明寺住持虛席。兩位法王特賜 嚴旨。懇請以師。便安 御床於寺內。與

衆行道。仙洞同降玉輦。命師講說經論。談論法義。睿襟悅適。日夜忘倦。年譜經年。又赴建仁之敦請。開基以來未構法堂。師始建立之。席未暖。以檀越之懇命。住相陽之建長。蘭若回祿以後。未有丈室之再興。當師之住院。無不復興。後以老病。別構小庵於寺傍。退而居之。號曰大統。應安二稷十月九日。召門人垂遺誠。書遺偈示寂。臘四十九。壽六十八。

應安二年十一月一日 沙門清祖惶恐敬啓上

六朝帝王師元

特賜夢窓國師。

後醍醐院建武元年甲戌九月十五日。

正覺國師。

光明院貞和二年丙戌十一月二十六日。

心宗國師。

光嚴院觀應二年辛卯八月十五日。

普濟國師。

後光嚴院延文三年戊戌九月六日。

玄猷國師。

後圓融院應安五年壬子九月二十九日。

佛統國師。

當今寶德二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

尾州應夢山定光禪寺開山勅謚覺源禪師平心處齊和尚年譜略

人皇九十一代後宇多天皇弘安元年丁亥。

師族千羽六頭之內一頭也。國肥前小味庄。父

那路。母母名氏一夕夢地藏菩薩。覺而有懷妊之氣。

十箇月方誕。其年父亡。從阿母生長。有勇猛

精進之氣。

永仁三年乙未。

師九歲。登寺作喝食。一日坊主赴外請。早旦

喝食身邊有濕氣。主教振喚拳。喝食以惡口答主。喝食屢思惟慙顏難雪。汗如油也。竊取主小刀。上于天井欲自殺。主已飯院。喝食不見。

主怪尋之處。自天井血流落。驚而上天井見之。喝食生死未知。自脇下血流出臥。抱下而相添醫師治之。坊主云。不隨教弟子早飯父母有本文。卽被還里。其年林叟禪師自大唐飯朝。禪師也千羽一姓相國人也。暫住小味寺。母携之詣小味寺。固求出家。禪師見兒之氣宇不凡。卽爲弟子。名處齊。其後林叟禪師得禪興寺之請。有入院。齊留小味寺。遊學場。凡聞一字曉得十。有勤學經年。每日法華經讀誦。爲父回向。事母至誠。雖在小味寺。旬日一飯省母。

嘉元元年癸卯。

師十七歲。欲窺教意之奧藏。令上洛從延曆寺興圓上人。密旨傳受。

二年甲辰。

師十八歲。欲尋本師林叟禪師下向鎌倉。此時覺照禪師住持壽福寺。則飯依。

德治元年丙午。

師二十歲。十二月末。覺照曰。鈍鳥不離巢。汝何去不他遍參。應命便出。欲尋知識。同二十九日。至越後同門之寺越年。爰五里之外有光明藏之講談。屢留聽聞之。更善知識難逢。師忽然思惟。覺照禪師被戒吾不信懈怠。實老婆心切之儀也。不可求他知識。自厥赴鎌倉。上野國世羅田之門前一宿。亭主問云。御僧如何會裡。答曰。壽福寺林叟和尚小弟也。亭主云。承聞明匠也。主人云。爰有讀誦書寫之法會。其人衆一人缺之。御僧如何。師曰。浮雲流水身。只自然耳。亭主開喜悅之眉。卽爲結衆。法事過了。受曉金一緡。飯壽福寺。便五箇以爲香傳。和尚曰。此銅臭何貯處。師具啓事。和尚

云。汝未其器量。彼熱鐵如何用了。忽道。師答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和尚阿呵々。

延慶三年庚戌。師二十四歲。

宋朝清拙和尚住持壽福。請師爲燒香侍者。清拙云。齊侍者有道號否。答云。無。吾道眼有何號耶。和尚曰。是也。宜隨叢林之風。書平心二字。以願之。

正和二年癸丑。師二十七歲。

奈須佛國禪師聞盛化。至彼。佛國見師至。問云。汝自何處來。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國曰。此是趙州道底。汝作麼生。答曰。主山高安山低。國曰。珍重。此時夢窓禪師。寂室禪師道伴也。時々問答挨拶。如龍如虎云。

四年乙卯。師二十九歲。

佛國禪師有圓覺寺入院。請師爲書記。應命秉拂。爲諸方歎美云。氣吞佛祖。眼掩乾坤。佛國

之佛法。飯他記室。

文保元年丁巳。師三十一歲。

濃州丹坂問尋竹翁和尚。翁見師至。携傳燈錄出。師云。墮在葛藤窟裡。翁無答話。則引師袂。座上言曰。好箇來臨。爲後生可講談之。師固雖辭。終開講筵。至第七卷懷讓禪師段。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舉此句問竹翁。翁答曰。不忘復是何物。師曰。忘與不忘畢竟作麼生。翁云。打破鏡來。與汝相師。師卽喝。翁也喝。竹翁和尚則東福開山神足也。其後竹翁小師遂師德風。請會裡者若干衆而已。

元應元年己未。師三十三歲。

師氣自負。謂明祖師話頭。只是戲論而已。先德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矣。古佛國禪師曰。學道人於世出世。毫釐有所挾。則不能悟入。顧愚行^(マ)李是甚也。所以不得大解脫耳。當時參請處諸冊。以付與丙丁

童子。乃具威儀。詣柱光室中云。某事未明諸和尚直旨。照曰。吾宗無直旨。再三入室。同問又問答。師求小庵閑靜之地。外休諸緣一年。行住坐臥。但從其性。無所拘束。一夕寂々寥寥。風月清朗。乘興庭宇之石上跪坐。不覺睡。例發一咲。豁然有省。小偈云。海本非回。山也不凸。等閑平吞。虛空無骨。

元亨元年辛酉。師三十五歲。

正月一夕。師參堂。覺照拈起竹篋曰。脫體現成。坐斷虛空。黑添竹篋。振起宗風。師云。孝子不使爺錢。照云。如何是自受用底。師佛袖出。照使侍者把法衣來曰。此是大覺禪師說法之衣。今吾付汝。以表信耳。汝善護持矣。三月初師入室。啓度唐之志。覺照無語。師云。尊命不可背。則休哉。爲九州鄉里一見。暫得請暇。離壽福叢席赴西國。路程春盛。萬花雜枝。紅白片々。吹點黑衣袂。我更似買臣鬬錦風者。

歟。某水某山。在々處々。風景如開畫圖。或似舊歌古詩之意。詠此吟彼。漸經月數。透過洛陽之春。付丹後九世之戶文殊堂一宿。夜半龍灯親見之。赴九州肥前阿那之在所。爰有行基菩薩建立之堂。松奇石怪。苔埋人跡。閑闔之靈地也。暫寄住至結夏。爭豈破夏中禁足耶。或夜忘想之念起。忽向佛前發誓言。道心堅固。永不退失。伏諸佛之加被。遇善知識。頓了無生明。續佛惠命。度一切衆生。欲報佛祖恩。何故如此哉。不覺一睡。爰威氣武者三十人許。橫劍戟。持弓箭。作怒動搖而云。此僧出々。師不驚胸宇。有句云。假使鐵輪旋頂上。定惠圓明終不失。身心不動如須彌山。夢已覺。身邊濕氣自是滿已盡云々。武者謂觀音應化身也。夏了秋過。小春末自關東使僧捧狀來。披而閱之。覺照禪師遺言也。曰。一面別而再不對談。嗚呼天哉。吾今謝世緣。雖然挑柱光之餘光。

永莫斷絕。小春十月早朝。師卽下向關東。住柱光庵。學徒競塞門。德香芬然。而英名甲他山矣。

正中二年乙丑。師三十九歲。

一日出龜谷。求閑居於遠州佐江島送一夏。已後行李不定。或時居樹下石上。或時居古渡頭邊。掛角羚羊求無跡。其謂之哉乎。

元德元年己巳。師四十三歲。

寓居參州星野神鄉小庵。實相寺一峰和尚聞師所在。以使僧被請師。師卽至實相寺。一峰云。我頃承東福寺之請。雖爲名門。出世無益。爲後世龜鑑。同門之耆宿頻被進之。希公舊友之故。助儀令被除首座之班。愚也可也。師曰。吾已捨吾。上官難承雖辭。曾圓悟心要不審。爲有一字千金之恩。終不免勤職而已。

元弘元年辛未。師四十五歲。

遠州黃揚之閑居潛跡。學者扣門者多。于時濃

州多岐路之俗漢來而曰。某年來出家有志。承道德遙到來。願和尚慈悲出家。師云。無慙放逸俗漢可去。俗漢承語出門外徘徊。涕淚悲泣不飯去。師見伊志之切。卽出家。名聖眼。

正慶元年壬申。師四十六歲。

越後國深入雲林山居。四來僧俗衝踵問道。競成禪林。

建武二年乙亥。師四十九歲。

三州設樂郡居雲居院。

三年丙子。師五十歲。

或時師召聖眼。眼近前。師云。頃處々雖求閑居。皆是人間近。不樂本心。汝曾可然山居相其處耶。聖眼答曰。我國深山幽谷多。定稱尊意有其處耶。卽被移錫濃州尾州唇齒之境。水野中鄉之士與聖眼舊知也。依而一宿。士奉拜尊容。對聖眼聽之。眼具白之。士至深更。白和尚言。某未聽聞法華經之一理。願和尚一言半

句有結緣然也。師諾。翌朝演說提婆品。士隨喜。向聖眼云。希近處有山居。我致些子志。果于今有之矣。出中鄉北方上高山。隔谷有南面之山。師指之問聖眼。答曰。彼猶尾州之內也。

西北河流。峰高谷深。四方遠人間幽地也。師上彼見。山之半腹有舊炭竈。溪聲洗耳。山色枯眼。閑更可甘焉。折青葉作坐。以明月爲燈。其夜已明。在所住人藤大夫與聖眼舊識也。互擊手語。話今古往來之事。並師尊容。大夫流淚。卽奉禮師。先初結柴爲庵。奉安師。其後中鄉之士來而暫爲閑伴。藤大夫爲御弟子。名願念。雖溪山深。有麝自然香。道風豈相裊。近里之僧俗來求結緣。東州小田山內入道承聞師德風。卽詣。四來學者雖相競。更容膝無室。各（各）才樹下石上。內入道憐之。詣足下啓此首。師云。我來愛山。不愛學徒。其後入道壞我茅屋。移而造立客庵。安坐衆僧。入道又啓和尚。就

客庵小錄之講談。慈悲結緣。師云。自門入者不家珍。從緣得者始終作壞。入道不屈。經數日令。啓其後有小錄談儀。僧衆日々增加。曆應元年戊寅。師五十二歲。

初建立一字。名無爲。

二年己卯。師五十三歲。

小田入道所領之內。殿堂再興七箇處。（前集）何請師拈香供養。其一日大日遍照覺王身莊嚴修補。又重新。安然不動。自威相成就。還他有力人。師不受施物。不駕與乘。（前集）不貯財寶。不落世間情。不隨權威。不調衣食。平生作略如此云々。

四年辛巳。師五十五歲。

庫院并方丈造立。七堂地形定。或僧三人同夢於佛殿之地。佛像一體掘出。傍有僧曰。是此定光古佛也。道了不見。諸人聞而爲奇之。師曰。瞎睡漢眼若不眠。諸夢自除。雖然世間無定相。諸人所謂。（前集）奉造立地藏尊像一躬。依而

號山於應夢。卷一扁寺於定光。

康永二年癸未。師五十七歲。

雲堂并風呂建立。

貞和四年戊子。師六十二歲。

佛殿建立。

文和二年癸巳。

師老病甚。欲隱居。建立退藏庵。此年海東之緇素來而求結緣。老耄仁幼稚之輩。難堪乘者入籠負來。受衣者也。後明安寺。洞雲寺。請師爲開山矣。一日。衆評欲寫師頂相。師聞曰。先德影多終作鼠巢。愚老不分而何勞畫工耶。雖然密被圖。小喝出曰。和尚尊像彩之。師知否。師一笑。紹安侍者在旁。見機卽以彩畫懸。師一覽對圖云。如此吾其美僧哉。戲笑。一衆歡悅。

延文元年丙申。師七十歲。

志談味一鄉以寄進退藏庵之旨。衆僧以同心。

師聞之。袖木椀一具。便出尋入北濃之深山隱居。雖然餘風漏處。學者逐跡。競成禪院。號長藏寺。師老病不安。故西國邊欲山林。竊出長藏。西池田一宿。亭主見師至。早奉洗足之湯。備茶。誠如舊識。奉尊敬師。漸而亭主云。其結草庵欲得主翁。昨夕夢中地藏菩薩入庵門云。今日吾住持。忽夢覺。當時來臨卽是地藏菩薩。師檀之緣不淺。師不爭。明朝出去。亭主奉戀之至丹坂。師曰。此業因難免。終飯池田住。院號禪藏寺。相州。越州。參州。昆州。濃州之內十六箇寺。師開山之所也。小院之處不知數。

應安二年己酉。師八十三歲。

於長藏寺。十二月二十七日聚門下徒。同二十九日。喚筆書辭世云。威音一箭。虛空兩片。脚尾脚頭。日面月面。投筆一衆告別。顏色不變。怡然終焉。正月二日太夜法度如常。

友山和尚傳

師諱士偲。字友山。始名士思。號友雲。故元國諸師墨帖皆稱思友雲。洛西山崎人。族藤氏。誕於伏見天皇正安三年辛丑。始父母有二子。長早世。次師也。幼而穎異。有出塵之志。父携謁雲南山於惠日。學出世法。尋而薙髮受具。父母相謀曰。才有一子。皈之釋種。吾之於世。幸无所拘。不如遠踐老龐之風烈。父自稱庵主。母亦脫簪珥。文保元年丁巳山移相之圓覺。師從焉。掌侍職。闡提董豐之蔣山。師繇相入關西。命侍香。左右服勤。涉四寒暑。聞潛溪和尚領南禪席。振策東上。插單其間。是會時中咸龍象之選也。溪擢師掌藏教。亡何而辭去。與法兄顯正堂同遊元國。皇朝嘉曆三年戊辰。大元明宗天曆改元之歲也。師年二十八歲。元國一時宿德。如樵隱逸。月江印。南楚說。古智哲。平石砥。无見覩。了庵欲。夢堂噩。師皆周旋其門。而染指於其鼎內。其尤

所密邇月江南楚二師也。師首謁月江。江于時退玉几席。居松江眞淨。師呈偈曰。聖諦分明自廓然。不抱梵語與唐言。華鯨吼破霜天曉。玉兔挨開碧海門。驚嶺眞機全漏泄。少林密旨許誰論。因思當日永嘉老。一宿曹溪達本源。江和云。山河大地本天然。何用千言與萬言。拈却扶桑并渤海。例騎佛殿出山門。風頭稍硬難回互。煖處商量就計論。三十烏藤輕放過。要知一滴出曹源。師有贊初祖偈曰。西天一箇赤鬚胡。假道嵩山別樣無。只爲唐言渾不會。九年面壁守枯株。印月江書其尾云。思友雲逾海越漠而來。却笑老胡不會唐言。九年守株待兔。只如祖師道廓然無聖。爲復是唐言是梵語。試下一轉語看。師命工寫先南山。眞江書贊語於其上。至元己卯拜月江於曹溪。路經澱山。將下醉李。寄宿華亭。始見空林果山主于松江。此歲巨水爲害。吳中禪刹鐘鼓寂爾。遊方之士。無放包之地。憐師之爲異邦之人。

苦留過冬。爾來竭來其門殆七年矣。視以骨肉。此時吾國一路鄉曲之在元國者。玖石室。清无夢。在此山。浩無涯。元一峯。千古鏡。邵古源十數輩也。至正四年甲申師在始蘇承天說南楚會下。冬至居後板。秉拂提綱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々脚跟下壁立千仞。各々頂額上常光現前。拈主丈云。看々盤溝。大聖在主丈頭上而作是言。暑運推遷日南長至。吾道大亨吉無不利便是言。碧玉盤上。鐵樹開花。遍界香。双峨峰前石筍抽。條長丈々且道上方。龜毛拂子長多少。卓一下云。切忌錯下名言。師職滿將東皈。南楚作偈送之云。扶桑友雲首座。命居第二位。說法機緣語。活有作者之氣概。職滿皈東。異時尙大有爲。以恢吾宗。吾尙翹首東望。故說偈以張其志云。眉間掛劍。血射斗牛。全殺全活。全放全收。抹過西天此土。坐斷四海九洲。箇是英靈烈漢。不同捕影迷儔。更奮九天扶搖鵬搏之壯志。漲扶桑那畔百

萬里逆水之洪流。師錄秉拂語呈月江。江三復降嘆。作長偈賜之。師在大元前後十有八年。其題自像。有十八年在唐土。不會唐言。二六時居祖闡。不知祖意之語。至正五年乙酉五月。與在此山同離元國。附舶而歸。經兩月到博多津。徑入洛陽。師年四十八歲。五十一明年丙戌。師訪愚柳溪於西山臨川。蓋三十年前鹿峰之舊遊也。相得驩甚。分席以居。貞和三年丁亥夏。領甲州淨居之命。一往三年。叢規肅如。觀延壬辰移京師安國。指山門云。百年毘盧樓閣門。八字打開了也。普請諸人從者裡入。延文丁酉春。創精舍於山崎之右址。扁曰正續。慕徑山圓照也。應安元年辛丑。帖命荐至。臨衆惠日。指山門云。十方有路。四面有門。這裡入得。天下橫行。西山臨川乃門庭甲乙特請師補其席。貞治癸卯。開山正覺國師掩光之十三白也。師爲陸座普說。潛溪普圓國師法門叔父也。亦爲其徒請。臨忌普說。師謝事臨川。佚

老惠日東庵。庵曰萬年。應安三年夏示微疾。以六月一日書偈云。生是何物。死是何物。打破虛空。風生八極。書畢而寂。世壽七十歲。

古先和尚行狀

師諱印元。字古先。姓藤氏。關西薩州人也。始六歲。不混群兒遊戲之中。辭親航海。遙抵東關相州圓覺桃溪禪師室。薙染奉侍其左右。既逮六年矣。嘉元三年師十二歲。桃溪示寂。悟廼建長開山蘭溪禪師高弟也。曾在鄧峯頑極和尚會裡掌藏鑰。飽參頌德也。師到文保二年二十四歲。銳圖南志。附舶到岩。便挈一錫。直登天台華頂峯頂。參見無觀禪師。數月之間咨以心法。觀憐其奮勵敏慧。指見天目山中峯國師。一見愜素志。老幼示法語數段。其略云。設使於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頓出四大海。佛法入爾耳根。總是

虛忘塵勞。皆非究竟法。禪師領慈誨。刻苦服膺。與衆作息。已許參堂。自誓參觀老幼之外。不出堂門。默究自怡者。僅經五六寒暑。告辭。遊金陵鳳臺古林茂禪師法席。掛錫依樓。聊領雪隱事。社中名勝如了庵欲。仲謀猷。南山日。大道蹊。竺仙遷公莫逆往來。皆有契過忘年之交誼。兩旋西浙。歷參諸大尊宿。靈石月江。笑隱斷江。別傳無言。各贈以挽留餞別法竭矣。時古心誠禪師建立雪巖宗旨於大仰。師不遠千里。便問江西津集雲峯下。參四藤條禪。叢林翕然。英衲爭趨。師周旋磐礴一歲有餘。復歸吳松曹溪。時日本樞府。相公遠馳檄命。具禮敦請眞淨住清拙禪將。(師次亦號)整頓叢規。拙翁開書允諾。促裝欲赴其命。師送到海端告別。拙翁正欲同師附舶往。師固辭。告以誓而不歸本國之意。翁再三懇求不已。師示飄然相隨東矣。嘉曆二年。拙翁領建長。使師典藏鑰。冬節秉拂。歌吐□鐘。詞鋒俊快。拙翁翌日陞座讚揚。

延元四年師四十三歲。天龍夢窓國師請住甲州惠林。師已赴命。拈香嗣天目中峯大和尚。明年住京師等持。貞和三年師五十三歲。遷京師眞如。未幾再董等持。源相公偶以建長虛席敦請。固辭讓以無隱時和尚。師五十六歲。住京師萬壽。又遷相州淨智。同年八月。檀賢藤氏創奧州普應寺。爲開山第一世。又革房州天寧律居。請師爲開山禪刹。六十四歲。左武衛將軍建長壽寺。命師爲開山祖師。六十五歲。赴圓覺請。不幾。領建長衆者東庵（一）曰廣德。凡師隨檀信請所廬建。丹州願勝。信州盛興。武州正法。津州寶壽。皆憑師。盡爲開山。切度徒若干。受戒法者不可勝記。師晚年養老於長壽。而不倦來參接化。貴官頂謁。以寬撫物。以惠救孤。師之平生應酬語句。更無彫蟲篆刻之體。一實尤慕高古朴略之風。應安七年正月二十日。頗示微恙。談笑如平日。二十四日午刻。索筆書身後行事遺誠。并書心印大字。

擲筆逝矣。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葬全身於後曇芳庵。其塔曰心印。其神足宣演二子。聊記其所出處大概。示僕要爲證。僕與師親灸五十餘年。知師行脚始末甚詳。宣演二子。斯彙子。遍歷南方。將乞塔銘於大手筆。其志勤矣。故摩老眼。少述疇昔見聞矣。

永和二曆丙辰仲春上澣前巨峯石室叟善玖謹書

宗鏡禪師傳

勅諡宗鏡禪師。諱稱周皎。字標碧潭。土州人也。東關致將軍北條氏之裔也。世號地藏之再生。初學（一）密部教門之蘊奧。無事而不通。薦覺位於灌頂大阿闍梨。瑜伽之一衆推服。爲宗之所在。後蒙天龍國師之闡化。而中心有慕。遂革服皈禪。日夕親炙。無幾而國師之玄機密契心源。天龍龜頂塔落成之日。國師時選師而充供養之大

導師。且附伽梨尼。師壇之法器。一時榮之矣。

後醍醐上皇駐龍駕於城南平等院之日。齋手詔而召師。至則賜坐詢法。息渥陪厚。源將軍義詮偶丁北堂之憂。廬于等持之墓。例請師講梵典者百日。資薦冥福。一時之公鄉競奔而問道。故法兄龍湫禪師贊師像略曰。有教禪兼學劍開匣。宗說俱通鏡絕塵。德譽揚々光宇宙。道聲籍々動王臣等之語。昔日又國有望寬之憂。樞府命師祈雨。其應立驗。攏臥街衢。歡扑四馳。樞府贈以金刀錫一口。謝師之法賜。管領武州源賴之公政暇問道於師。所得頗多。故占地於城西剋禪刹。請師爲開山祖。雖然師謙光而不樂。以天龍國師稱第一世。自稱第二世。武州公殊塑壽像於祠堂。而示護法之嚴威。稱院地藏。山號衣笠。別構寶殿。安地藏之靈像。蓋天龍國師在世日有異人。持三顆之寶珠獻國師。其一珠曰能作性。國師與師。泥塑靈像之時。以此珠置像之曾次。故以院之號

旌像之靈。又掛六幀地藏圖於寶殿。日親供養矣。應安七甲寅。寺事未全備。正月五日。師齡八十四歲唱滅。諸徒不堪哀慟。塔全身於尸院林。深溪資奉遺囑而攝寺事。金剛笑山禪師撰行業記。而悉申轄師之始末。如絕海。義堂。龍湫。大愚。玉畹之尊宿褒讚潤章。盛稱揚師之爽操道義矣。立師之雪者若干。淨智旭峯。聖福秀巒。栖雲義海。深溪資桂。岩居士。玉潤夫人。此等者皆直入師之心地法門者也。

佛種慧濟禪師中岩和尚自歷譜

後伏見天皇正安二年庚子。

正月初六日晡時予生。小名吉祥。是歲二月父坐貶。乳母抱予而飯武州鳥山。

師相州鎌倉縣人也。姓平氏。桓武天皇第二皇子葛原親王後裔。土屋之族也。

三年辛丑。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壬寅。

嘉元元年癸卯。二年甲辰。

三年乙巳。

予六歲。外祖父迎予於名越。以病歸烏山。

德治元年丙午。

是歲予方知支干。有六十一歲人曰。吾生年也。予恠之。問之。老人曰。可教也。乃能學之。

二年丁未。

予八歲。春祖母迎予龜谷。送入壽福爲僧。童名曰至道。是歲洪水。民間多患赤疱瘡也。

萩原天皇延慶元年戊甲。

予九歲。背生瘡。隨基立翁遷大慈寺。

二年己酉。三年庚戌。

是歲鎌倉大災。

應長元年辛亥。

春在池房。就道惠和尚。讀孝經論語。且學九章算法。秋皈大慈寺。冬十月二十六日。平貞時薨。其朝日無光而色赤似血。予年少而先見

此恠。甚奇。

正和元年壬子。

是年予十三。立翁命禮梓山律師剃髮。後學秘密教於三寶院。日々詣詫間谷。禮寶篋卵塔。巡百匝而歸。拜弘法大師像百拜。

二年癸丑。

春學密教。至胎藏金剛二部。且行諸尊法。棄而不學。夏於壽福未得掛搭。在浩玄山主房。往來師寬通圓首座寮。讀諸家語錄。雖未曾得禪意。然略弄語話。時嶮崖和尚退聖福席客龜谷。作頌二首。諸方名勝競和其韻。予十四歲。敢用乃押寄意。嶮崖甚喜。而語建長佛燈。燈亦以年少故爲異也。

三年甲寅。

予在萬壽雲居和尚會下。作頌甚多。雲居稱奇也。是歲建長災。佛燈退院。冬禮圓覺東明和尚。爲受業師。

四年乙卯。

是歲十六。春掛搭圓覺。夏三日病。

五年丙辰。

象外援予於東明和尚。扣以洞下之旨。然予心粗不能達其密意。

文保元年丁巳。

東明和尚遷壽福。南山和尚上圓覺。

二年戊午。

予十九歲。起圓覺到博多。欲出江南。綱司不許。上舶而歸。夏在京之萬壽絕崖和尚會下。

冬到越前。參永平義雲。略通洞宗語言。是歲

靈山和尚觀國詔石門同歸朝。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己未。

春辭永平歸鎌倉。參淨妙王山和尚。不契。再

觀東明和尚於建長掛搭。同十月東明和尚退。

靈山和尚住建長。朝夕入室參問。

二年庚申。

冬往羽州。爲救阿姉阿甥難。是歲南山和尚遷建長。以曾在圓覺相識見異愛。常作頌。多稱賞。

元亨元年辛酉。

冬拉不聞上京。欲見闍提和尚。闍提愛閑。厭衲子來附。深入山。予以舊交稱希明。唱和尤親。故借榻於南禪歸雲庵。且往來濟北庵。親虎關和尚。關時撰釋書。不容諸客。獨許予與不聞來扣。以見愛也。話及本朝高僧事迹。予甚服博識。

二年壬戌。

夏南禪曹峯和尚會下。作五家符命。濟北和尚甚賞。

三年癸亥。

飯建長掌內記。年二十四歲也。

正中元年甲子。

春起建長再往筑紫。以待出唐之舶也。吉野帝

欲亡關東。夏見大友江州於吉野龜之第。往豐後。遂參闡提和尚於萬壽。秋飯博多。商船未可起碇。以京師亂也。冬歸豐後。是歲冬至在朔旦。乃日路過珠朱郡。有異人示予著草。時予二十五歲。以爲王輔嗣學易之歲。且孔夫子知命年之半也。自謂奇而作得著賦。
二年乙丑。

秋九月到江南。卽泰定二年也。雪竇過冬。會舊友珠侍者於中岩庵。同往瀨西嘉典。參靈石和尚。天寧過年。

大元泰定三年丙寅。本朝嘉曆元年。

春掛搭吳之靈岩。無幾往建康。見古林和尚於保寧。遂上江西洪州西山雲蓋過夏。發瘡。冬抵雲岩。掛搭濟川和尚。時龍山和尚在單寮。以鄉之尊宿。朝夕參扣。

泰定四年丁卯。本朝嘉曆二年。

夏雲岩。秋歸保寧。再參古林和尚。冬往吳門。

幼住過年中。絕際甚溫顧。

泰定五年戊辰。本朝嘉曆三年。

春起吳門。夏過道場。時東陵雪村居四禪。秋往淨慈。再參雲岩和上。掛錫過冬。

元文宗天曆元年己巳。本朝元德元年。

春起錢唐入閩。以倭舶在長樂故。不住閩中。

住一

卽旋江西。再訪龍山和尚過夏。往武昌。爲救不聞難也。不聞旣脫難。後復回法西東林參古林和尚。請書記不受。冬抵百丈。是歲大荒。

至順元年庚午。本朝元德二年。

梁王再登皇帝位。後稱文宗也。予三十一歲。

夏五月掌書記。建天下師表閣作上梁文。至節秉拂。後解職。借路廬阜。訪龍岩柏堅二老。過鄱湖。參竺田和尚於永福過歲。

至順二年辛未。本朝光嚴院踐祚元弘元年也。

春到金華。夏於双林。秋到智者歸蒙隱。

堂一

元仁宗三年壬申。本朝元弘二年。

春歸南屏。領鄉人訥大辨。上徑山過雪。再往閩門。幼住老人絕際既逝。作文祭之。夏初偕玄一峯過浙東。下倭舶歸鄉。在顯孝寺過夏經冬。卽日本元弘二年也。

元弘三年癸酉。

予三十四歲。夏五月關東亡。時予在豐後萬壽西方丈。秋飯博多。冬隨大友江州上京。在南禪。時極和尚會下歸豪堂。作原民原僧二局上表以聞。十二月三日江州薨。

後醍醐天皇再祚。建武元年甲戌。

春飯圓覺。作中正子十篇。

二年乙亥。

予三十六歲。春正月東明和尚請予以飯後版。固辭。夏後東明稱退寺。無糧大川住圓覺。亦請歸後版。又不受。八月東明和尚以聖旨住建長。予參隨而方遷後版。

三年丙子。後伏見上皇第二皇子踐祚。乃光明院也。

夏歸圓覺。秋住宇都宮。冬抵常州鹿島。借榻安坊寺。又避亂至相馬。居立澤庵。

四年丁丑。

春歸建長。源將軍自筑紫歸鎮京師。大友吏部以乃祖墳藤谷請住。冬淨智竺二僊和尚以舊交之厚。因請俾歸前版。時三十八歲也。

曆應元年戊寅。

結夏柔拂。秋解識。下泷根庄。冬居建長蘸碧。

時竺仙欲謝淨智事。

二年己卯。

春東明和尚又請以前版。固辭。及乎被逼。棄而上京。東明和尚亦退建長。復欲因予奏聞得淨智養閑。予到臨川禮夢窓國師。又上三條殿。皆爲東明和尚求淨智也。天龍既得淨智命。國師欲以淨妙爲東明和尚養閑所。時聞圓覺大川計。素以大川得建長命。然俄亡矣。建長更無可主人。故以三條殿鈞命。固請東明歸

鎮。予既得國師及三條殿手帖歸關東。請白雲。師歸建長。夏在藤谷安衆。冬下上州利根。親吉祥寺。十二月初三。追薦江州。陞座次。表法嗣五丈老師之意。既上鎌倉。洞宗之徒憤然欲害予。時不聞在京。別源東白和會。無事而已。

三年庚辰。

是歲作瑣細集。□杜藤谷門。夏病。山頂老孤死。而病愈。稻荷廟災。

四年辛巳。

杜門於藤谷。修日本書。

康永元年壬午。

夏下鎮西。官司文書下禁乘船。故不得再出而歸。藤谷過歲。

二年癸未。

四月下利陽過年。

三年甲申。

正月二日。建吉祥寺佛殿。三日代永禪々門下鎮西。夏歸崇福。秋下利根。冬嵩山請歸建長用則寮。

貞和元年乙酉。

春正月歸前版。崧山死。二月歸藤谷。夏大友庄人報佛（覺）。夜半飛去。秋下利根。借路諸方店。得聞儉佛人名。到金田訪文字海。冬十月。上京待檀那。檀那舶破而歸。時予在今熊野宗猷菴過歲。訪虎關和尚於海藏院。借元亨釋書泛覽。

二年丙戌。

春正月移居正歸菴。三月歸崇福過夏。秋歸利根過年。

三年丁亥。

春起僧堂安衆四十餘員。夏秋叢林規模齊整。冬十二月初六方丈災。朔建止々庵退居。迫乎臘而未再往。

四年戊子。

二月檀家亂兄弟有事。三月聞檀家事。歸止々庵。不久復住寺。

五年己丑。

春三月。謝寺事上鎌倉。夏首全提住壽福。固請予歸前版。結夏秉拂罷解職。借榻松鶴。秋又領吉祥寺務。冬避亂歸壽福。以文甫在燒香寮。

觀應元年庚寅。崇光院踐祚。

正月在兜率寺。三月下利根止々庵。夏藤谷素一素璞問中庸。秋下利根。冬壽福明岩和尚住持。十二月。高幡州敗上相戶部。小君歸鎌倉。以來正月初一入府也。

二年辛卯。

春正月。明岩請歸座元。秉拂了解職。飯惜陰過夏。夏罷下利根。聞大風破藤谷菴。歸鎌倉修補。冬左武衛入鎌倉。予與選無文訪古先。

而參謁武衛。十二月。大將軍自京抵駿州。戶部下豆州。

後光嚴院文和元年壬辰。

春戶部請武衛下豆州而敗績。大將軍領武衛入鎌倉。大喜住淨妙。命予製疏。三月歸利根。永禪軍同歸。夏吉祥而。秋欲往豐後。借路鎌倉。大喜不肯予西往。故歸利根。十月四日。白雲菴譯經罷。便了使下村吉祥過冬。是歲吉祥爲御願所。

二年癸巳。

春正月河田觀音殿慶讚。歸路逢雷。而病死半日。二月住乾明萬壽。夏得豐後萬壽諸。(請教)夏罷。謝乾明事而赴蔣山。冬十二月入院。

三年甲午。

春在蔣山。夏就開山塔陞座。所獲勳皆捨而修山門外門牌額。冬謝蔣山事而歸上州。十二月末旬到吉祥。

四年乙未。

春正月二日夜。吉祥方丈災。歸止々菴過夏。是歲爲廣惠禪師舉哀拈香。

延文元年丙申。

春朔竹所坊於止々庵之西而居焉。冬上京借榻於天龍寺。所居軒名先照。

二年丁酉。

春朝見伏見殿。講大惠普說。秋歸利根病瘡。冬吉祥寺廊下庫司災。是歲十月淨智災。十二月吉祥寺迎本尊像歸。

三年戊戌。

春正月四日。天龍寺災。二月十六日出利根上京。三月借善護庵居。四月病臥岩生庵。將軍薨。六月歸天龍龜頂塔下房。秋冬註蒲室集。是歲作龍山和尙行狀。

四年己亥。

六十歲也。春欲歸利根出京。官使留在等持

寺。結夏爲追修長壽寺殿小祥忌。六月得洛之萬壽命。七月八日入寺。秋講勅修清規。

五年庚子。

夏講楞嚴經。兼談普灯。秋剋妙喜世界於萬壽東北之隅。冬居焉。

六年辛丑。

春謝萬壽事。三月出妙喜。而東經近江。歸利根。是歲改元爲康安元年。冬得立澤寺相馬過歲。

康安二年壬寅。

春歸吉祥。三月純書記持建仁御教書至。卽上京。四月十九日入寺。秋八月召見。

天子。九月移妙喜於東山。十二月八日五更。欲陪衆坐禪。至僧堂揭暖簾時。被義天使義俊射兩箭。十五日退院。十七日下近江州過歲。是歲改元貞治元年。

貞治元年癸卯。

在金剛寺過年。閏正月二十日歸京。二月一日住等持寺。四月晦追薦一品。罷歸隱妙喜。官使數臻。堅閉而臥。

三年甲辰。

是歲師觸事大笑不休。左右皆謂。吾輩潛密行事。或不如法。故見師笑。往々引而退者多矣。冬十一月往近江杣庄。創龍興寺過年。

四年乙巳。

二月之由良見檀那源禮部留在澄禪庵。三月歸京。四月歸龍興結制。五月將軍母薨。上京。予卽飯龍興。今夏暑劇。夏罷飯京。秋冬在妙喜。臘月歸龍興過歲。

五年丙午。

春在龍興。四月歸京過夏。夏罷歸杣庄。專爲六角甲良二檀那北征祈禱。冬撤舊佛堂。移於新築之地。奉安佛像於成願寺佛堂之脇。是歲十二月九日。淨業火死了。

六年丁未。

春正月。臘未傷風未愈。末旬猶咳嗽。二月二十四日。宗藏歸京。以下無自歷譜。來補之。

秋受建長之請。冬十月初三日入寺。師六十八歲也。是歲十二月七日。源將軍義詮薨。

應安元年戊申。

春謝建長事歸京。蓋以源將軍薨也。夏五月作祭無夢和尚文。是歲二條關白藤丞相殿下池中有龍見焉。秋命師俾作記。冬十月望。師夢受請住小院。便指山門云。嘉元壬寅此門建立。應安元年老僧得入云々。事見雜談。

二年己酉。

春在龍興。雜談云。己酉春。村里梅開。蘭未放花。詩寄妙喜。看屋淨業。爲問水木无仙花如何。詩云。幽蘭厄雪未全開。先讓春風興野梅。梅下水仙着花否。新詩撩撥好相催。是歲靈洞院文珠點眼。舉揚佛事。

三年庚戌。

師七十一歲。住龍興。是歲受南禪之請。堅辭不赴。

四年辛亥。

師七十二歲。春正月十七日。禪居庵觀音安座。舉揚佛事。夏作別源和尚塔銘。秋赴讚州禪修寺康長老請。供養一切經。陞座說法。便歸京。

後圓融院五年壬子。

師七十三歲。

六年癸丑。

師七十四歲。在龍興寺過夏。秋八月廿五日。佐々木源廷尉德翁卒。在甲良勝樂寺閣維。師往爲秉炬。便歸龍興。九月天龍寺灾。是歲等持古劍和尚傳總筭源公細河武州太守之命。以天龍請。蓋欲令興火後之廢也。師以老遂辭焉。

七年甲寅。

師七十五歲。是歲十一月。作祭夢岩和尚文。又作祭定山和尚文。冬已示微恙。

八年乙卯。改元永和。

師七十六歲。正月初八日己巳凌晨。侍僧識師無意於世。求末後句。師勵聲擗之曰。吾平生口過不少。今尙何言。去々矣。遂至午時。就正寢吉祥而逝。門人以遺命奉全身塔於東山妙喜世界之後。斯日天降大雪。此山和尚悼偈曰。應安乙卯正月初五夜。夢中作一偈。奉悼妙喜中岩和尚。覺後記之。與諸友話此事。至初八日午時唱滅云。虛空迸裂天翻雪。舜若推胸驚吐舌。是涅槃兮不涅槃。岩前夜々團々月。師平生每々謂徒曰。吾祖大惠七十五歲而示滅。老僧亦以七十五歲行矣。今令々纔雖餘八日。是歲立春在初九日。可謂言有實効矣。同二月十四日。

朝廷賜諡曰佛種惠濟禪師。

先師自歷譜。至六十八歲而止。以下略考以
補書之云。皆應永癸卯孟冬日。

小師建幢志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三十七

傳部四十八

約庵久禪師略傳嗣法于高山照々法灯

約庵禪師。諱德久。約庵其號也。泉州日根縣長隴邑人。自幼辭親。禮高山禪師于紀之大慈山受業。十三歲登壇具戒。爲法忘軀。踰海南詢。歷扣宗匠。西齊南堂待遇特厚。侍香掌藏。兩閱大藏經。(演說)濱唱安禪淨行王律四十年。顛末一如。檀信敦請南堂製疏。住大明國嘉興府師子墩圓通禪寺。乳香供高山。示不忘本也。生于日本正和癸丑。滅于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九月廿四日。卽此邦永和二稷也。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二。遺書高山塔銘佛祖門等。付日岩光侍者。達靈洞塔院云。

日本南禪寺佛惠廣慈禪師在庵大和尚行業

師諱普在。小白凌雲。自號在庵。俗姓源。阿波州倉本縣人。其先自攝之渡邊徙家于此。父源覺念。母藤。嘗夢朝日入于口而娠。遂生師。異光滿室。容貌巖然異常兒。不事世務。見佛則合掌。見僧則禮敬。蓋如有夙因矣。甫年十歲。父母送從香谷之寶覺律師受經典。能解大義。并通外書。揮筆尤妙。好書大字。律師爲薙髮受具戒作大僧。一日忽自嘆曰。夫爲緇流宣學出世間法。寧泥茲乎。遂弃其所習。航海而去。詣紀之靈巖。禮

法光安威禪師東海源公。仍服膺於左右久之。法光深器重之。師游方直造相陽。一時宿德爭欲招之座下。淨智竺仙。壽福秋澗。圓覺清拙。建長明極。各主大方。龍象數百。駢闐座下。所到叢林更稱美師。師掛錫于壽福。秋澗命爲侍者。後往建長。掌記室。法光住京之建仁。師往隨之。有時法光問師曰。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答曰。海晏河清。出世後如何。師曰。天晴地黑。法光上堂爲衆說法。舉狗子無佛性之話。師以偈投所證。法光然之。師出世量之圓通。(釋尊)一香供法光。是爲五祖演九世的孫也。州之大族宇佐公光創建寺。以曰光隆。請師爲第一代祖。(隆尊)隆堂說法如契經之說。荐遷備之善昌。紀之鷲峰。學徒雲屯焉。亞相大夫源公義詮嚮師之道風。請住相之禪興兩年。源房州賴秀受苦薩戒執弟子之禮。建寺曰興源。請師居之。又赴京之妙光。請居三年。遷備之常興。奉源相公鈞旨。而主京之建仁。徒弟等築室于法

光塔院大中之北。扁額曰祥符。爲養老之所居焉。源相公奏聞奉詔而住京之天龍。居三年。又奉聖旨移南禪。源武州奉聖旨。割寺之東北地。營壽塔。院曰大定。塔曰覺照。又有旨。董相之建長。經一夏遽示微疾。退席。安居龜谷之勝。因時閏七月初三日。集徒衆誡後事。淨髮澡身。更衣登座而坐。至四日未時。泊然而逝。實永和二年丙辰辰歲也。停龕三日。就于寺之西北隅藏春庵閣維。收骨窆塔下。後一日。有赤白二輪光。照歇都塲。(弟俊文)從第一光普(釋尊)等。登塲撥殘灰。得五色舍利數百粒。大如菽矣。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六。諡佛惠廣慈禪師。得度者若干人。稟法應世持者普籍一光。諸會說法語有錄。師性端慤。識量弘大。以道自樂。以卑自牧。夜則危坐達清旦。晝則持經不輟誦。食不兼味。過中不食。衣資不蓄。對人寡言。若夫臨機說法。與奪縱橫。妙用無方。阿佛罵祖。抑揚褒貶。千化萬變。豈悉得記述乎。

庸撫梗概。將求當代大手筆。銘其塔。以使師之道行。光明垂耀無窮云。

從弟一光九拜狀

妙興開山圓光大照禪師行狀

師諱宗興。字滅宗。尾州中島郡人。其先嵯峨天皇第十二子河原院也。以延慶三年庚戌歲生於源氏。天姿秀發。異于常兒。師父謂石作宗意曰。若生男子與意得麼。意笑曰。雖未生前約諾。若然須爲大應國師徒矣。然後意復還關東。師年甫七歲。遊郡之觀音堂。與群兒嬉戲。而仰睨屋梁曰。人皆造高堂。我獨无焉。稍長七歲而有營構之志。習經書於光明寺良澄者。年十九。依圓興寺雜染受具。師至相陽建長寺天源庵。具陳末生以前事。意一見器許。意者國師上足。號柏庵。師便受業。親炙數歲。而掛錫建長寺。師忽辭意。意曰。我昔三度入唐。保護國師頂相。无恙飯朝。我

門中輩雖有乞此頂相者。余遂不許見。公宿契不淺。便付頂相。以爲法信。師保之。晨昏炷禮。遂一香嗣國師。付還至本國。貞和四年戊子。師歲四十有一。創建妙興寺。无何安衆二百餘員。凡叢林所有殿堂靡不周備矣。加之處處建立幢刹八所。近尾駿三州宏闡。接待雲水兄弟。食于斯。居于斯。師一日詣熱田宮。見神社荒廢。泊四面築地破壞。委身修治。不日終功。依有好。以社領寄附寺家。卽今鈴置鄉是也。昔弘法大師修葺此神祠。遂識云。我却後七百年。重有修營者。其名曰興。興者弘也。便我再誕也。復一宮地藏寺有觀勝者。能精真言秘奧。有時靜坐觀念。神童忽來告曰。勝不知耶。今高野大師來此。速出拜可矣。勝趨出見之。乃師來也。勝問童曰。大師在何耶。童指師云。是也。勝曰。師是妙興滅宗也。童曰。弘與興豈有二耶。立不見。勝恍如夢覺。益生奇異之嘆。大師識其豈誣乎。復師自有馬溫泉飯。

定山和尚。夢岩和尚挽留。居東福少林庵。晚由尊命。曲徇崇位。推獎不少也。應安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二日。師六十二年。居板首於惠峯。僅三日焉。筑前國崇福寺適虎席。延師。師拒不就。遂董西京龍翔。又皈妙興投老子天祥矣。復變草澤以爲樵薪。永充千年常住矣。寺西南二里許。有松竹四圍近清絕地。師自堀一穴。設龕於中。死則與吾皈於龕中。名天瑞塔。永德二年壬戌七月十一日。端坐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停龕三日。門人如遺命。奉全身瘞于塔焉。

享德二年癸酉七月十一日守塔法孫比丘德吾謹狀

正統下南海和尚傳

(世說略)

師諱寶洲。號南海。上野州良田人也。姓源。爲累世大將之一家也。甫七齡。而隨長樂單寮桃源勤

禪師而受度。少長而掛塔相之圓覺。隨侍竺仙不開兩翁之間也。十八而有渡唐之志。時月書記_{岩中}上。歸朝不幾。潛識師之志。切相率而再欲有江南之行。蓋以有與師忘年之故。既到九州之地。俄有流言。自公府見普兩人渡唐也。二十餘歲而結同志十餘輩。而再乘南海之舶。中流風急而俄值覆舟之患。有一大函浮水上渡之。終得到三韓之地。如有神助也。師登海岸暫憩。日將三竿。見龐眉皓首老僧。着金綏衣。持經負暄。坐于岩上。行而欲語。俄而失所在也云々。從茲師本邦於相之圓覺司藏鑰。職滿而行常州復庵和尚會下。領悅衆過一夏。又到京師。在天龍正覺國師會下。度兩歲也。前後所見之尊宿。皆以大法之洪器期之。時師外族山名左京兆任伯州太守。嚮慕師德。建立伽藍凡三所。開道場初少室山少林寺。次報_{光孝寺}。後作州大義山理濟寺。師所草創也。四十而視篆於長樂。一香爲桃源。_{未轉藏主位}前

此寺之耆舊兩三輩夢之同也。先師法照禪師端居丈室。不幾師公文到也。耆舊等拍手曰。南海和尚便是法照禪師再來也。四十七而領京師萬壽公牒。五十四住東福。(有教)住後歸作之理濟。養痾。（永德二年己亥十一月廿九日）入滅六十有二也。實至德元年癸亥十一月廿日也。小師良鑑謹記。

弘宗定智禪師行狀

號雪村

師諱良芳。號蘭洲。若州人。橘諸兄大臣之胤也。母祈圓通。大士有娠。誕生于後二條天皇嘉元三年乙巳。幼齡投郡之教寺。元應元年己未。師十五歲。觀光上國。嘗聞禪者稱一山國師道化之盛。奮然勵志。往訪南禪大雲之室。國師已遷化。乃謁無相真。真一見器許。游遊講肆。啓扣名宿。駐錫叡山橫川。三閱青黃。脇不露席。衣不解帶。冬夏一裘。腰下裳爛壤。又陟愛宕岩。誅茅禪坐。

野禽獻果。建武元年甲戌。師三十歲。夢窓國師再住南禪。命侍內史。攝州溝杭村主夫妻撤室家。創善法顯性二精舍。請師而居。曆應元年戊寅。師三十四歲。大鑑禪師領南禪。臘月十七日辭衆。鳴鼓上堂。衆俄舉師掌藏鑰。貞和元年乙酉。師四十一歲。寶覺真空禪師董東山建仁。參隨三人。掛塔禮畢。據丈室顧盼。謂師曰。今日掛塔。他日此山長老。我門倚賴。蓋識師也。先是親灸寶覺。到處命掌衣鉢。二年丙戌。寶覺唱寂。丁亥建大龍塔。大休寺殿左武衛將軍施其基址。觀應元年庚寅。師四十六歲。龍山和尚主東山。居第二座。秉拂說法。文和元年壬辰。師四十八歲。起大龍塔。權領甲州常牧山淨若禪寺。一香供寶覺。夢窓國師開此山。請一山國師爲開山祖。而自管住持。傳兩三代。相議歸之我門。以師中興。又歸東山。天境。別源。聞溪。中山諸師。皆請師居板首。延文元年丙申。播州牧赤松源氏則祐法

門昆弟。交契特篤。寄附當州上岡鄉內北山并荒野。鼎建伽藍。初此鄉主喜多野一門。黨新田左中將義貞。攻白旛城而敗績。依賴師而求救。先容於赤松一家安全。仍欲報洪庠造寺。曰大義。曰金剛。屬師之門葉。康安元年辛丑。南朝楠木正儀。細川清氏陷京師。征夷大將軍寶篋院殿避寇江州武佐寺。鹿苑院相國歲甫四歲。事勢太急。左右抱持。夜投師室。匿于衣被之中五日。擁扶便輿。晝夜疾驅。赴播之白旛。寶篋院率諸道兵。收復京師。明年貞治元年壬寅。凱奏而返鹿苑院殿。至自播世。(州殿)譬之程嬰杵臼全趙武。遂割攝之濱田。永充院帑。其地終古斥鹵。更求膏腴。適有正田明綱優婆夷。捨勢州志禮石御厨。追薦亡夫佐々木源廷尉秀綱。嫡男近江判官秀詮。次男左金吾氏詮三靈之戰死。文和二年癸巳。秀綱死於江州堅田之難。康安元年辛丑。秀詮氏詮死於攝(列傳)州神崎之役。將軍加鈞旨。其地創神應寺。今刑

貫利也。貞治二年癸卯。師五十九歲。住相陽萬壽。四年乙巳。師六十一歲。住輦下萬壽。永和四年戊午。師七十四歲。尸東山建仁。定心院殿從一位大喜禪定尼受衣戒。覲以勢州饗庭豐田。鹿苑相國染鈞筆而作丹書鐵券。康曆二年庚申。師七十六歲。捧勅黃菴南禪。相旆入山。欽師之道。至德元年甲子。師八十歲。薦月示微恙。初六日晡時沐浴更衣。及黃昏俗官門眞來受衣盂。色笑如常。亥刻書偈。安祥而化。在城列利引衆諷經。南禪東山萬壽有祭文。三日後諸徒奉全身。塔于清住。至德帝勅諡弘宗定智禪師。彥洞齋齡侍師左右。或得於親見聞。或得於同門諸老之餘論。略記其梗概。以求大手之發揮云。

永享二年十一月下澣謹狀

洞彥

明叟

吉祥庵清谿和尚行實

師諱通徹。字清谿。天游表號也。本貫相州人。生

三浦望族。幼拜寒潭禪師爲受業之師。

建仁開山派也。

掛

錫壽福。就侍客局。後有以來寓洛中。久雖有南

遊之志。而無行李之資。故依石屏于陽州香積

寺。與衆作息三載也。俄附海舶。

爲綱狀所貴船子喜迎舟中云。

頓

入大元國。瞻風撥草三十餘年。掌藏鑰於双徑。

遂一舸指東而還。有神人鎮護之。異所乘之舟。

遇暴風忽破損。師駕片板。著無人之境。忽有童

子。猷大如瓜雪梨。師嘗之三七日活命。遂神人

棹船。送到人里云々。終參正覺國師於龜山。師

以外記延之。堅辭不就。以後無極和尚請居後板

之位。冬節秉拂。爲衆稱美矣。不歷前板之級。直

赴甲之淨居寺。國師付衣法。以表師資之義。一

香伸供養。而後致書於雲居。告受囑之信。其書

現在西芳精舍。回錫於京師。據臨川丈室。坐拜

淨智之帖。又受建仁之聘。榆不就也。三領天龍之

公帖。特降勅命住瑞龍山。天山相公親賚台翰。

賜以紫衣。師述偈謝之。當世諸老唱和多々。裝

作巨軸。師平生不要塔廬。偶壞其存者。治他荒

廢之古寺。器丁止住。室無餘蓄。自少年有貧微

骨之稱。文墨綺語。得三昧於筆端。師甫從十八

歲至臨寂之時。每嗜修懺摩之法。終無歇矣。至

德二年十一月廿四日書遺偈曰。五彩畫虛空。空

何有形容。虛空乃萬象。萬象乃虛空。世壽八十

六。而終闍維于吉祥之塔處。拾其遺骨。盡投洪

河之中流。蓋須遺教也。略記焉。自贊曰。如是不

是。討甚巴鼻。全身半身。隔底吾底。無珪璋才。

寧要之乎者也。有虛空口吞却山河大地。阿呵

呵。雖相委。平日不如何所長。只圖埋在微塵裡。

藝州永福寺天關沖禪師行實

岐陽撰

師諱瑞冲。字天關。南海伊豫州人也。幼年不甘

處俗。稍長聞玉田公璿旺化山陽。杖策而往。執弟子禮。乃落髮受具。璿公鍾愛之。無何入京。籍名惠日。爲經持者。喜其謹愿。歷掌諸職。典藏。

外史。後板。皆咸秉拂說法。康曆己未。婺州永福寺衆協心削牘。詣以補處住持。一香記玉田乳。踰年退居清泰岩。至德乙丑示微疾。以二月六日

泊然而化。嗚呼惜哉也。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七。

予憶戊午歲。親炙有日。覘其爲人。規度井々。凜不可犯。逐日聞四更一點。上茹洗面。入禪如常。

五更鐘鳴點。瑠璃裝香爐。看教誦咒。次第着新襪。抽去舊襪。披袈裟。穿僧鞋。徐行細步。巡諸

殿堂。燒香展拜。候粥罷。佛前行道諷經。音吐清雅。令人樂聞。經畢歸寮。誦法華一部。齋後會

茶。與賓客應接。不苟笑。不苟訾。雖或沙彌童行有逆意者。不亦鞭笞。不呵罵。但只訓勵而已。若

夫峻機玄辨。佛祖亦當辟易耳。晚間竺瓊魯典。略或過日。黃昏入禪亦如常過。祁寒隆暑。無情

慢容。其精進大率類此。神足學海川座元以予識師甚熟需記。不能辭。於是記之。

安養開山勅謚正眼智鑑禪師年譜

小師正稟編集

後醍醐院元德元年己巳。師族信州伊那郡長岡邑藤氏。又曰神氏。雲上後藤內後裔也。母氏神也。無子祈求諷訪大明神。一夕夢感剃刀。覺而有姪。六月十八日誕。而母無所惱。逮于產三摩之形三體現于胸臆之上。人謂之希有也。

元德二年庚午。

元弘元年辛未。持明院。

二年壬申。

三年癸酉。

師五歲。父抱參同邑之澄心寺別山長老薙髮。方五月五日也。自是歲師不甘處俗。凡見佛像無不

尊敬。口誦梵經。日記祖師言語。諸人指曰。此兒再來人也。

建武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師八歲。拜紀之粉河大慈住持廣濟禪師爲師。師前日夢文殊大士來居廣濟之膝上。感瑞夢。諱曰勇健。師爲人溫柔不與群戲。博窮書。頗得其體。

四年丁丑。

曆應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四年辛巳。

師十三歲。剃髮授具。乃辭廣濟。掛錫於京之東山。熟學詩書。精釋義理。誠後進秀出者也。受護身法及顯密秘咒於聖憲僧正。是異于常兒也。

康永元年壬午。

師十四歲。在東山東海會下。呈坐忘亭頌。海信加褒寵。稱一代佳兒也。

二年癸未。

師十五歲。逢廣濟示滅於紀楞嚴之日。卽以法衣一領付師。大法住持以爲法器。深加愛重。師日莊晨晡勤行坐禪。以日爲式定。一日不可缺。住持命洞衆使綾（綾）益恐疾病也。養姓而爲后來龜鑑。

三年甲申。

貞和元年乙酉。

師十七。

侍東山雪村和尚巾瓶。習學累日。窮其玄奧。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

師廿歲。在東山別源和尚會下。命掌侍湯之職。時勤冬節。禪門振聲。問酬動衆聽。名望溢朝野。

五年己丑。

師二十一歲。在東山雪村和尚會下。擢任侍客賞。固辭不赴賞。及過三堂厥職。時住持命五員侍者。書五山入寺一會佛事。師書萬壽一會法語。卽席命筆書之。智辨聰敏。華語驚人。厥法語書在別紙云々。

師同二十一歲。知非從前學解究竟之法。忽發大機。竊逃建仁。卽有留別頌。諸春江湖靡慕其德不嗟惜者。乃肅詣信之諏訪大明神。一七々日參籠。中心密捕入唐之志思。決擇大事。斬左手小指。立神前備瓣香之。忱冥協神慮焉。

觀應元年庚寅。

師二十二歲。自有南遊之志。因覽華嚴。有所省覺。尋而止。庚寅之歲將行脚。而未決所往。冬皈信鄉。籍邑之澄心庵。一夜倦而倚壁坐睡。法燈祖翁來指點空中曰。彼物今无主。爾宜執而持之。師隨手仰瞻。有大圓鑑。徑三尺餘。旋轉上下。譬若金鳥沉乎湛水。其影眩曜乎堂殿。又如

白鼠閃乎昏夜。其勢出沒乎屋簷。上照雲霄。下憂地面。注目唾手。佇之恍然。右手捉之。左脇挾之。法燈乃隱形。覺而以所夢。告寺主愚大拙。合掌賀曰。諸佛大圓鑑。內外无瑕翳。吉徵蔑以加焉。須臾有人。以一冊子付師。觀其題目大圓語也。其祥異與嚮原夢之語符契。而攝衣往遠山。見大曉了畢大事云々。奇哉。予四十年前聞之於平林雲公山主。雲乃法燈之子也。云。先師常謂徒曰。我道到孫。必有如我者。興法於世矣。當時聞而點首而已。今見此事。冥應之驗。絲髮无差矣。世有不揣其本者。阿黨其說。互相詆訾。夫折錐之淺地。地豈爲之不深乎。屋漏之小天。天豈爲之不大乎。可笑而矣。法灯之指空。愚公之原夢。諸聖託而示。師得道之漸至矣哉。

二年辛卯。

師廿三。年十二月初參大曉問如是。聲未了。遭大曉一棒打倒。茫然而歸寮。乃大曉作頌見示贈

使。厥使僧謂。自生到死只个一棒也。並偈云。慕口瞋拳劈面時。虛空散破火星飛。眉間豎亞摩醯眼。八角磨盤發大機。因問答送勇健侍者。大圓峯翁書。因行一掌。穿破頭上。忽然血脉通。急急敲方丈。

文和元年壬辰。

二年癸巳。

三年甲午。

師二十六。有牛過窓櫺話頌。本韻失記。大曉和韻有三首。曰。牛過未了。半殘半過。三劈拳面。般若多羅。尾巴何在。踢翻窓櫺。一步未動。破沙盆生。驀過與過。大蟲焦尾。轉變目前。跽跳千里。又頌香嚴樹上話呈大曉。乃蒙印可。頌曰。百萬雄兵護鐵關。風霜凜烈路行難。夢魂不得雞聲報。地北天南自往還。自字元恣字也。大曉指字顧視師。師迺改作自之字。時大曉譬喻而曰。故人有如此改沒字作有者。誠與故人事跡相同者

也。又大曉頌孤峰話呈師。師和曰。千山削玉勢崔嵬。只此孤峰絕點埃。尤是風流難盡處。樵夫笠破戴□回。

四年乙未。

師二十七歲。大曉以拂子付師了。厥語曰。依有可爲人天眼目之機。付與勇健藏主於弗子者也。文和四年乙未正月初三日。前住崇福峰翁祖一八十二也。有判。

延文元年丙申。

師二十八歲。一夕夢一人。容儀端嚴莊麗。手持青錦苞。立房側石上曰。我以金與師爲泥墨。成受之。便問爲誰。彼人以偈答曰。得題以來不動性。自八聖道垂權跡。能得解脫苦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覺見凡上有金鋌。

二年丁酉。

師二十九歲。夏中依衆命在洛之東山。見龍山中岩二尊宿。有頌戴銀。夏末衆請欲住藏主。師聞

而竊逃。有頌留呈曰。只合指軀整祖綱。何堪引頸受名彊。青山深處更深處。猶欠松風夢一場。遂參伊豫之大蟲和尚三箇年。問答失記錄。居侍香之職。代而接學者。依病起也。（宋有說脫）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師三十一歲。臘首伊豆修禪寺看藏至奈字函。而乃終大部般若六百卷之裏。是日上吉幽微星也。

五年庚子。

（宋有說脫）求聞持道場之見干錄上卷口。

康安元年辛丑。

貞治元年壬寅。

師三十四歲。見三光于大雄山。問答數回。乃蒙印可。君臣五位秘決密授之。其歲五月廿四日。

逢三光國師之示寂。晦泉之海藏海雲老兄住往燒香。諸法眷請補紀之大慈席。師堅臥不起。一衆拜請。累日迫師也。衆命之謹嚴未決嗣香之所

定。師願心堅固。心中縱至死。自爲嗣法。不爲出世爲誓矣。於是一日依几坐睡。大曉闕形現香合并瓣香相添。獻師曰。以此香可入院。其詞未了。卽覺而汗下。於茲蒙大曉免許。乃赴大慈之請命。協輿情焉。住院爲廣濟一香拈出。嗣法已決矣。二年癸卯。

師三十五。住山之明年癸卯。涓取大簇。戊寅至仲呂丁巳。尅一百朝特施（音寺）音寺。日擢參禮之悃。當收因結果之辰入內。內陣奇瑞甚夥矣。仍說偈以答慈恩云々。

三年甲辰。

師三十六。詣カタエ文殊。時路傍有古聖堂。彼

主夜夢法燈國師曰。感明日我來。

四年乙巳。

五年丙午。

師三十八。佛袈裟記曰。此佛袈裟者婆羅門僧正遠自五印擔負來。安厝本朝越後國。途中山不動

明王等教令輪衛護。至今神異極夥。頃年寺罹必
方之災。探得此條梨乎灰燼之中。然摺疊之處分
碎五十八葉。有佛師者感得葉片。永和辰之秋。
持以付之勇健。降歎不已。道塗十萬餘程。星霜
二千餘載。值遇結緣不適。今焚香散花。致九頓
首之敬而志歲時。昔永和二年秋八月上吉。於奧
之會津東充寺客櫺之下云爾。大歇勇健拜首。

六年丁未。

應安元年戊申。

師四十歲。秋隱居於和之龍門。定祖庵也。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師四十年。(三歲)師記曰。永德楮兒臘月十四日。有舊
識老僧來。話說及大曉在世時事。余曰。大曉再
世人也。然則門風孤硬。學者多是望風而退。誹
謗者亦不加少。下士聞道而笑之謂也。假令雖承

其后者。信處但在皮膚之間。余每謂馬祖下八十
四人流亞耶。更后自從僧堂裡來。倚壁坐睡。恍
然自謂侍隅。大曉問曰。爾到者裡道一句。余揖
曰。不向和上道。曰。爾无口耶。余曰。不唯無口。
亦無心。曰。爲什麼无心。余曰。若有心辜負和
尙。大曉起來。以己面與余面相磨。遽然而寤矣。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永和元年乙卯。

二年丙辰。

三年丁巳。

師四十九。自鷲峰一山衆議。而泳拄杖送之信州
師之塔處。夫此拄杖者。先祖法燈國師飯朝之
日。忘而遺于宋朝。不日泳而到由良湊上岸。人
競謂之希有之事。神異極夥矣。法燈拈拄杖曰。
玆木上座。扶起必有時矣。厥遺言曰。到我孫弟

子。盛可與我道於世。彼孫心〔必敗〕生緣接我信鄉之隣邑。聖人之言不浪發。應讖既符矣。依之自本寺

至我師。故現在信之安養寺。師住大吠日。〔大吠〕天下

學者望風而輻湊。徒衆及二千餘輩。於茲大將大臣聞師道德盛大。而馳幣禮。伸悃請之志。師密堅臥不起。請及再回。知屈請之難拒。密逃大吠

山。赴信鄉安養。遷於妙峨之寺前鄉。師住鷲峰

日。、六月大旱。朝野祈雨。終雨不降。大守聞

師之道風餘烈。馳專使祈雨。師曰。某德薄而減

先師之半德。雖然我先祖無門和尚。宋季天下大

旱。理宗皇帝詔吾祖無門和尚。入選德殿對內升

座。三日而雨應。某德薄。敢冒耶。請期以三日。

輒告侍香。掛上堂牌。卽日升座說法。於茲一件

有希有事。一衆作奇異之思。有青色小蛇。而蜿蜒

于法筵。蟠纏殿鐘龍頭。咸曰。備龍子說法場。

俄夕雲騰雨澍。遠近周洽。咸稱道力之驗。益勸

先祖無門之舊規也。

師、詣紀之神宮日。前國懸自廟堂御眞體露出。人咸奇怪之感。師乃授三皈五戒了。

大歇號之頌。大圓開山勅諡正宗大曉禪師。遠山

祖一。道號峰翁。三千刹土無邊海。一等掀翻盡

底休。唉彼小智小見者。謾言得處冷湫々。師五

十三歲遷化。至德三丙寅九月四日示寂。

元祿九年丙子六月廿四日午刻。移師塔於後山

之次。從塔中在世之受用物諸般出。囚茲員數記

矣。

一木鉢。香象。香爐。齒骨。鈴。錫杖。伽羅。袈裟

之環。數珠玉壹箇。土器。

甲州鹽山向岳庵開山拔隊和尚行實

師諱得勝。號拔隊。相州中村縣人也。俗姓藤氏。

母娠。夢鬼子生。而怒欲嗎母。母不堪怖畏。而高

聲抖。實生聲。父聞之。問什麼。母卽語夢中事。

然後不久既產。以夢中之怖畏心未忘。捨之荒野。從女密取之。飯告父母。父母命彼從女令養育。心機極英異也。師四歲時喪父。因第三年忌之祭備供具。師問僧。是爲誰乎。僧曰爲爾嚴父。師曰。父既喪而無形。云何來喫之。僧曰。雖現身喪。靈魂來可受之。師自疑之。靈魂實有之。只今可在此身中。抑彼靈魂是什麼形。欲分明知之。而還自己方寸。自深疑之。而未問人。漸隨經年。疑情彌切也。常夜中因睡眠覺而見屋裡。光明滿室。如有燈燭。良久暗如元。如是四五迴也。至八九歲時。怖三塗地獄苦患。心急而今直如臨火坑。不覺常淚落。而切疑於來生。或受苦樂。或可成佛。靈魂是什麼物。又卽今如是見聞覺知。是什麼物。如是起疑團。而忘寢食。一夕安坐時節。胸中洞然明白。此時方知本來無生。而無可靈魂之看取。獨自笑。身心輕安也。然後以見處問之僧俗。僧俗無能辨之者。自謂吾於法無疑。其後

因讀俗書。見心是主。身是客語。而重有疑心。既是稱在什麼處。身內（元機）無雖更無一物。卽今恁麼見聞。正是主人也。此疑雖未明。漸隨長而被礙世間之名利。才藝之望。工夫一片。或人曰。爾伶俐。何不學問乎。師曰。若實伶俐可學解脫法。曷徒學閑文字哉。往同國治福寺。受業（開教）應衡禪師。交世間暇弄弓箭中。或在戰場獵漁問也。作工夫志。依無間斷。雖有少轉（機微）杭數十度。大事未了畢。只了々而滯在解會之間。俄難曰。人命如霜露。不可憑來朝。空有諸見。亦非正悟。業識難志。生死事大。何緩々乎。歲至二十九。正月十七日落髮。而未能披緇。不習出家威儀體裁。不誦經咒。亦不修一法一行。到處閑坐。暫忘飢寒。不覺風而之犯。（前九）當時同國有得瓊侍者人。性惡言重而無人親近。山居久。師往彼道話。瓊語師曰。公有宿習。何不披僧衣乎。師曰。吾出家全非爲僧衣。只爲生死事大。瓊曰。還看古人公案哉。師

曰。吾自心未明。爭就于他言句求耶。曰。自己心性如何疑耶。師曰。以下不覺忘有疑處吾幼歲而疑見聞之主。疑暫破。身心必竟空也。不滯空飯根。自深看破將去。空也寂々也不可。得。於此雖諸佛衆生同一性。本來無二法分明。而見地亦未達妙。只動遊理路而作活計。箇是知解情量生死邊事也。吾有大願。曷以少爲足乎。瓊曰。大願者何哉。師曰。吾自幼歲常謂。若出家者明大法。應續佛祖惠命。接上根。慙迷妄。縱墮在無間獄裡。而可代他人苦惱。一念也不可悔之。縱虛送萬劫千生。而不明大法。不至受大善知識證明者。不爲人。開口直透入佛祖向上源底。而生々世々荷擔至未來際。而濟度衆生。不盡不休耳。瓊卽合掌低頭曰。是諸佛願也。最足爲至要也。從是師與瓊爲方外友。師或行忘步坐路邊。不覺日暮。或坐樹上。免睡眠。或坐林下。不憚風雨。里人憐之。縛草屋。令師居此。於是放下一切。而以十二時中爲一生。不着

脇於席矣。有時霖雨時節。溪水聲忙。初聞之。有障工夫思。又還思惟。是心性虛曠。可道虛曠理也。無恁麼。溪聲何所聽。自是時徹底。心路絕。知也絕。不知也絕。以前知見悉泯絕。而食不分別滋味。猶如死人。見人道彼悉具死相。存命不久。此時通身成疑團。無作工夫時與不作時差別。自思惟。吾聞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焉。機心吾今於苦樂毀譽諸榮辱無生底心念。只於如此忘杭知。而無心外無別可了法歟。若是得道。則佛祖言句中何有不知公案乎。以是先看世尊拈華瞬目。迦葉卽微笑。是什麼道理。更無被知處。抖擻精神看彌茫然。此時正知佛祖與吾天地懸別。自是殊退步。疑十分而無爭。奈處忘懷。夜坐至曉。因溪說此水色浩々而入肺肝。豁然疑猜破。如擊碎於瓶而無破片。拍手一笑。還欲求人商量。或人曰。今於鎌倉中。肯山和尚定能可辨。師卽往相見。山問曰。來物是什麼。師曰。疑處破而無一物。山曰。

此見邪也。師曰。真正見又如何。山云。汝名什麼。師曰得勝。山曰。此名端的是有邪是無邪。師便呵呵大笑。山曰。爾笑什麼。師使禮拜出。又隔日再謁。子細宣所見。山深愛之。摩頂曰。賊々。凡國中聞有專此事人。卽往語所見。曾無辨的者。悉道可參大善知識。師爲之更衣作僧。三十歲二月也。擬徧歷諸方。而決擇此事。先往常陸。謁大光禪師。近前又手問云。此事作麼生用心。大光曰。只恁麼可參自己耳。在彼聽所說。旬日計也。卽出往奧州田村縣大禪寺。謝戒受業。師亦還於武藏上野訪道人。皆悉保美於師爲奇異之。亦飯到相州得瓊侍者處。具伸前事。瓊問曰。此道人中何肯麼。師曰。一箇也不肯。雖大光禪師風流殊勝。吾在此難截於根源。故不留。自餘悉保美於吾。少見解。故吾還不許彼。瓊卽然之。師曰。今時若日本國中知識道人皆恁麼。吾不用參。不如獨山居而自修。瓊曰。莫公獨住山

居。我二十餘年山居。而徒閑坐。今既老無行力。力量（疲憊）杭偏。枯而憊慢。多受魔道苦。不疑後悔千萬也。公之山居未在山居。須了畢大事。而受大善知識印可始得。因子細語古人修道因緣。師聞之。心裡深合點。而其冬安居。與瓊侍者共送。瓊曰。我聞孤峰和尚今在雲州雲樹盛化。我是信真作家。諸方徧參士。無不望風。我聞常因鍛鍊學者曰。吾從飯朝日本以後四十年。（日歷）禪僧一人也不見。公須去相見。師亦點頭曰。吾先日粗恁麼事。今重幸聞之。必去可拜。明年春趣雲州。於中路思惟曰。日本國中若無抑於我慢幢善知識。卽入唐而可求真道人矣。卽到雲州謁雲樹。師問曰。身心俱是幼成。什麼爲成佛。國師曰。誰恁麼問。師云。若有誰爭道幼。國師曰。又是什麼。師良久。國師暫而曰。爾從什麼處來。師云。相州。師又云。冀許掛席於其甲。國師曰。適來既許掛塔。何用再望哉。師云。若道恁麼掛塔從來俱住。道

什麼適來許因有放。參於大衆各呈所見者二十餘人。有問答。國師悉抑下曰。吾皈朝日本而登四十年。未^(有聲)一箇禪僧。吾每日從獨語。曾無聽知者。師出衆曰。宣什麼難會處。國師曰。作麼生會吾語。師卽衆僧舉底所見。國師答語當一々辨之。國師曰。禪僧怎麼不口喃喃地。師曰。禪和子端的又如何。國師曰。直徹底通達。而不弄言句。師云。用禪和子作什麼。國師領之曰。好箇好箇。還猶須自修。師便休。自謂有和尚未許我處。何緩々乎。然深信伏而隨。衆參禮晚參次。師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不留。師云。還有去處耶。曰。个是向下。師便揖休。師有時問曰。佛性人々具足。了々圓成。一个未生時。佛性在何處。國師笑曰。是有邪是無邪。師又揖之。師借宿於雲樹寺門前居。而交衆稀。寺中老宿語師曰。上座何不掛塔本寺耶。師曰。某甲不爲學禮子法樣來。老宿曰。還持血脉麼。師曰。血脉在何處。老宿

曰。上座未知。堂頭和尚自洞谷和尚相傳。而今盛行之。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佛祖血脉非怎麼事。有時國師語衆曰。此事不在言句中。只放下一切。徹底不思量。脫體現成。雖然與麼學者若暫費暇。要見古人語。當看臨濟語錄。因茲人々求之。有僧語師曰。和尚所說如是。公何不看臨濟錄耶。師曰。幸現遇出世明師。何勞看故紙耶。師來此會裡。經十餘日後。大衆廣參次。國師還問師曰。趙州因什麼道箇無字。師勵聲曰。山河大地。草木樹林。盡參得。國師咄曰。爾將情識道邪。師於言下忽爾如失却命根。似桶底脫。偏身汗流。有暫不覺而立。欲還門外忘於路。到法堂後。築額於壁立。淚頻落而如雨。見人恠之。暫而還門外。自是忘以前所知。次日亦因晚參。呈昨日旨。言未訖。國師曰。吾法不可斷絕。諸人當心安。諸人幸哉。吾宗不可斷絕。師自是罷於參。然後登方丈四五廻。密受識語矣。投機時節

密作一頤曰。六窓撈開一輪寒。雲樹還責眼中屑。當下擊碎手裡珠。從他黃金成頑鏡。在座下纔六十日。四月十七日初來臨。六月十七日晚擬請暇。有久參僧。語師曰。何欲早去乎。公暫在這裡。堂頭和尚必教勝公相承血脉。當是爲化道方便。師云。化道利益只宜依實。豈求方便立之乎。卽登方丈請暇。國師曰。何處去。師云。欲爲山居。國師曰。爾無要道號麼。師擬議無語。國師曰。道號者因法號下字。而以其身氣宇德相安之。故輒難安着。爾名什麼。云。得勝。國師曰。得處有什麼勝劣耶。又曰。宜號拔隊。千舉道群。萬舉道隊。此隊字有人作不審。如是言訖書之。師拜受而便辭去。國師後來謂衆曰。我滅後二十年而有一人興吾宗。曾無人知者。有時國師座下龍象有五六人。皆悉死。却有老比丘尼。落淚曰。我等憑底龍象皆入滅。悲佛法斷絕。國師叱之曰。爾不可知古有意無二人爲祖。這般者滅。還佛法

繁昌因緣也。莫愁之耳。師到因幡國。因有道全菴主。始開室接學者。衆旣百餘人。師到彼留一宿。而卽去行。經兩日宿在家。有居士問云。相見全菴主麼。師曰。是。曰。不審者漢化道實可昌否。師曰。吾曾初心者。豈得辨他乎。居士強問云。某甲非爲謾者漢。爲一大事間。願狀爲某甲道。師曰。者漢未脚跟點地。而開室化道。豈有諸天許處乎。居士曰。某甲聞。彼師遠山和尚未許彼云々。然三年後。道全菴主飯寂。而化道不久。終如師批判。師其年秋。欲過瓊侍者還相州。瓊聞之。卽來師處。問國師家風。師粗語之。瓊聞了歎曰。我恨未參拜。而旣老耄矣。師然後庵居相州七澤。瓊來見曰。公令山居時節好。師又移居。隨緣閑居。而不住一處矣。山居相州彌勒寺時。夢日輪光消。分解而滿虛空。覺道吾師末期無日儀。到和泉大雄寺。拜國師。是四月十四日也。開結夏上堂。雖知國師在世不幾。心不要逢滅期。

辭去。而與紹曉道人共往欲到濃州相山居臨。彼見雲霧深。人倫絕。難堪忍。故紹曉還跡。師留此。有草庵。未圍四壁。居此過夏。到六月未聞國師入滅。同年秋爲山居。往紀州。次到江州。謁寂室而道話。聞語師未出家時作工夫底趣向。寂室快然深保美之。(信然)時有學者十餘人。向寂室問。工夫用心邪正如何。室指師曰。只當如彼所說作與麼最可矣。師卽時去紀州須田山居。因遠山雲樹下久參。用貞藏主後號竹岩。自先居彼。師居隣峯空庵。故自然與師會合。師自見臨濟錄碧岩集等。有文字不審少々。問竹岩而商量。岩曰。問文字非是出家本志。何不商量句脉乎。師道。我極初心。曾未出機。又竹岩常與數人道伴共說話。然師唯默聞之。曾不言。(口說無憑)岩恠之。至歲末密詰之。師不獲已而答岩。一問岩曰。我恠庵主多時自是厮。結爲道友。岩問師往日修道趣。師略語之。岩聞曰。我於遠山雲樹乃至處々。見許多般僧。未

聞如是修道人。吾雖不及公。若二十年有存命。必須成善知識。師曰。豈然耶。明年春。擬往諸方勘辯道人。而無幾般。聞峨山和尚有活手段。師到賀州。相見峨山兩回。印拔而休去。然後夏末飯勢州幾往野村。師忖云。雖我病中。如今一度到能州。道勘曹洞宗奧。又到能州相見峨山。師忖云。嗚呼曹洞宗旨雖不背理。會下久參上士(之義)皆落理路。臨濟玄宗未夢見。在山若證明之。曹洞宗旨拂底盡矣。其後山謂人曰。我雖有證明。小師未曾一人至我脚下。師聞之笑點頭而已。其夏末欲飯去。因又密參峨山。而折木分格外之事。(影)互盡底去。後自忖曰。峨山和尚於自己徹底則可也。雖縱承彼證明輩。未至峨山和尚脚下在。然後八月既欲辭去。時彼會中久參偕相語師云。公之參學既如此。何暫在這裡。相承戒法。不作證明哉。師笑曰。佛祖道直示也。爭落諸相。我已有師。爭入曹洞之門。道了卽不回顧焉。師到江州

終冬。明春到駿州。依病氣留藤枝過夏。彼有居士福祐者。留師曰。某甲等卓庵。願和尚暫居。須在處任和尚之擇。雖然師嫌路頭近不肯。至七月。往遠州天方。結屋居三年。有時訪師山居僧問云。不審和尚當時轉機時節作麼生。師作一頌曰。明月照銀樓。好境不出閩。金佛遇塗炭。惡事萬里奔。凡近處之男女信伏而成弟子者甚多。僧尼也來欲居座下矣。又在能州時相知底僧漸來。衆既鍾。師謂。非吾本志。捨庵往豆州。謂無可然居處。往相州須々萱。結庵居三年。當處剝生作業者悉作弟子。或受戒。或出家。從諸方僧尼來曰。願居座下。師又謂。是背本意。捨衆獨密出。欲到甲州隱居。依發病不能速行。徒衆先行待路頭。見師不離身。青山之邊有中藏山。留彼樹庵。居三年。此時諸方徧參徒湊集。結屋登百餘輩矣。師亦密出。夜半到駿州。結庵於鷹打山。居兩日。風勁水乏。故往同國世郡。借小院終冬。明春

豆州樹庵於鍋澤山。庵後有大岩。師不到彼。（到說哉）當處俗人夢從大岩鬼神等異形者數十人出言。雖年來我等之居處。近日尊者來可住此山。故我等皆分散。師既至。彼即近處道俗出。合力樹庵。居此二夏。願僧來双屋。山中漸空。（云々）曾裡從常陸來有僧。語師身邊。僧曰。常陸有善山居之在處。師聞而欲赴彼。到相州。師之鄉里之道俗固抑留曰。願暫在國中。所以有芑毛山教院之古寺。彼樹庵。衆漸三百餘員也。當處從魔處也。夜深作數人叫聲。師到彼寺中無妖聲。常門外樹頭叫喚。里人聞語之。住此三年。又到同國內山。住一夏而湯治。（徒地）又從豆州三戶野山勝地。故樹庵縣師。狩野別駕之興行也。居三年。又移武州橫山結庵。師之舊友竹岩來此終夏。師亦住三年。然後到甲州。師未到以前。國中人夢菩薩人巍々堂堂而來。眷屬千數。隨後圍繞焉。師先到高森。樹庵住三年。師到。國中有志僧尼悉來問道。凡道

俗男女輻湊如雲。作弟子者頗多。衆既八百數矣。近處有一老宿昌秀庵主。實珠寺住持也。從最初來謁而作師禮。然後連日參禮。有時語師云。當處風勁。山路高坂。而學徒出入有辛勞。近處有鹽山。是善在處也。被移居於彼最可。師云。彼在處之勝地。先日人來語余頗多。然思移居於彼。定勞僧俗。此故雖未領納。宜任庵主意。庵主卽往彼領主。當國主武田刑部法光之處語之。法光聞了曰。尤所庶幾也。卽寄進鹽山。因茲徙住高森。後三年之正月廿日。移彼開地。庵主作助力樹庵。兩月之寶坊既成。令移師居。庵主曰。是勝地也。請建佛殿。師曰。作什麼。庵主云。末代興隆。昌秀可勵力。豈勞和尚尊力。師曰。一任庵主。彼次年之正月十一日創之。近郡之貴賤。曾不告報自聚。平於地。曳於木。故同年之內。建佛殿與僧堂。法光進坐像釋迦。令作殿之本尊。庵之後西北隅。欠風難禁故。築山栽樹成長鬢。學

侶雙屋。游僧如飯。衆既千餘輩。時也安禪靜慮而如無人。師從來誓深誠飲酒。不容會裡。小師安名紙。終書一偈誠之曰。酒是起罪因緣也。終喪身命纔沾舌。不可稱貧老兒孫。恐替衣鉢吞熱鐵。師當庵以後。思痛成人間叢林道行廢。而不着寺號。當時在江州時。夢對富士山。故依此瑞。號向岳庵矣。師雖門從法眷有南方西國許多。師未曾通消息。法眷老宿等思國師之識語。此故請師於泉州大雄寺。師固辭不赴。亦然後三年春。請雲州雲樹寺。師亦辭之。同夏以僧印書記固請之。而師辭病不赴焉。師深爲禁小師之飲酒。故營造寶社。營作神體。號罰酒神矣。社壇鼎建。夜一僧夢神人持兵具。來集于社庭。各受祭奠。覺卽至旦。僧上于方丈。白夢中事。師聞之失笑而已。同請罰酒神語曰。奉請甲州鹽山向岳禪庵鎮守大政威德天滿大自在天神。并諸部類眷屬等。所冀於當庵之住持并衆僧中。若有喫一滴酒者

卽罰之。擁護行道持戒僧。而可興正法。至禱至禱。頌曰。移聖廟稱罰酒神。寶童力士侍左右。撥不律須賞眞僧。戒定通作獅子吼。師令此語藏寶殿。師亦新建一閣于庵之西北之隅。因號大悲閣。而安觀音像。師至德四年丁卯二月廿日巳尅。端坐而告衆云。端的看。是什麼。恁麼看。必不錯。告高聲兩回。如灯火滅而逝。門人遵遺命。

殿閣下奉師全身瘞之矣。師生于嘉曆二年丁卯十月六日。至德四年丁卯二月廿日巳尅寂滅矣。閱世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一。塔扁眞身臺。師在日之語句雖有如計。和泥合水三冊在世鏤梓。其餘小佛事偈頌垂示問答遺誠行錄。如今成九卷。而置之本庵向岳堂中矣。至德四年丁卯端午日明道誌之。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三十八

傳部四十九

寶幢開山知覺普明國師行業實錄

師諱妙葩。號春屋。扁居曰芥庵。又自稱不輕子。甲州人也。俗姓平氏。母源氏。嘗禱觀音大士。一夕夢吞雷而孕焉。相者老嫗聞之曰。斯兒必有名大震天下。以萩原天皇應長元年辛亥十二月廿二日方誕。母无所惱。實夢牕正覺國師之甥也。家姪。

正和二年癸丑。師甫三歲。母抱謁正覺師祖于淨居曰。此兒穎異非常。不可處塵穢。宜投師爲弟子。祖試口誦心經授之。師隨而學之。祖歎曰。三歲兒尙如此。後不可測。能保養焉。

文保元年師方七歲。正覺師祖時隱于濃之虎溪。父母送師爲童。祖授以蓮經。日課一軸。師受了輒誦。人謂之神童。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己未。師年九歲。正覺師祖居三浦泊船庵。師復往而從焉。

元亨二年壬戌。歸甲州依道滿翁。翁痛激開。師由是勉強讀書。拾枯當油。孜孜不懈。

正中二年乙丑秋八月。師祖奉勅赴京。路經甲州。至濃之虎溪。暫滯留焉。師逐之而至。遂做大僧。

嘉曆元年丙寅。師與誠默翁偕上京。謁祖于南

禪。乃錫而留。是歲登壇具戒。夏罷。祖櫛退留。師依元元翁。翁亦繼席。師侍于湯藥。時々研究宗教語脉。而多獲其言論風旨。

二年丁卯。祖退淨智。移居瑞泉。師亦往而侍焉。後醍醐天皇再祚建武元年甲戌秋。正覺師奉勅再董南禪。冬十一月。竺僊（トク）禪師視篆於淨智。師爲書狀侍者。開堂日問禪缺人。師離信（トク）擇元音以問話。一衆驚歎。

乙亥夏。師特往京師。參于正覺師祖。竺僊爲偈送之。丙子歲後伏見第二皇子踐祚。命清拙和尚領南禪席。拙請師充典藏。結制爲衆秉拂。又請爲悅衆。故拙有一篇謝語。其略曰。煩歸藏王寮。秉拂超拔。再命主綱維。衆心悅可云々。師音聲和雅。嘗學音節於胤別。傳元古先曲。盡其妙。故叢林稱之。

曆應元年戊寅冬。師繪正覺師祖壽相需贊。贊曰。咄箇沒刁刁漢。稟賦性於愚魯。舉措信彩。不

拘規矩。座曲汞床無所成。強道市中田貌虎。只將此破生涯。扶起潑天門戶。

康永元年壬午。師年三十二歲。秋七月。正覺師祖謝真如幹事。武州太守高師直將使補處住持。師誓而不肯。祖亦以富春秋。不令應命。竺僊和尚住天龍。請師充後堂。首座日秉拂。僧問山是第一。爲甚麼住居第二。師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時以爲名對。師游竺僊之門日久矣。故謝詞曰。春屋既貞非常德業。與余道契久矣。柿且屢承贊佐。或侍書侍香。或紀綱衆僧。煩其首衆而不就亦數矣。今乃就行。當見其以摩訶衍布施於人也。

甲申歲。寓于西芳精舍。而過一冬。唯紙被一張而已。貞和元年乙酉歲。天龍寺將有開堂慶讚之勝會。師祖命師爲紀綱。一日祖爲衆入室。祖問師曰。興化因甚麼打克賓。師曰。五逆聞雷。祖然之。由此嘉譽焉。秋九月。紀綱職滿。命師主雲居

庵。自是親炙師祖左右。晨昏參扣。祖每以古德機緣詰之。師應答如響。師屢呈見解。屢遭呵斥。且曰。汝趣向无差。只爲知解所障耳。由此不事文筆。但隨祖一向打坐。脇不沾席。一日因看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忽然有得。作二偈呈祖。祖領之。因書居一切時等八句文付師。頌春屋號付之曰。百花本是一枝花。遂見衆芳聯我家。驀地開門出和氣。韶光從此遍河沙。又付以衣。天龍新開法堂日說法之衣也。師後來每告人曰。我不證悟。卽先師洪恩也。若不遇真正善知識泊乎爲邪。師所感一生自欺人去在。

貞和二年丙戌。無極和尚奉旨補天龍席。爲第二世。特請名勝耆衲充兩班。濟鐵舟居板首。師爲後堂。序不遷記室。諡默庵藏主。冬節秉拂。亦一時勝集也。

己丑歲。大元國育王雪牕光公。本覺了庵欲公。作師道號頌寄焉。南堂又爲芥室歌。琦楚石金西

白之輩。元朝名師咸以詩文相通甚夥矣。觀應元年庚寅春正月。師製願文數十件。加以誓言。而錄呈正覺師祖。祖嘉嘆久矣。粗加筆削。焚香供養而還焉。

辛卯秋。無極謝天龍事。開山師祖復據丈室。祖春秋已高。頗倦應接。故寺務施爲凡有以咨詢師祖者。咸曰。去問葩首座。所以事無細大。皆由師成敗。

文和癸巳。師親具師祖行實。撰年譜一卷。又詣塔銘於前南禪東陵璵禪師。刻於雲居塔之後壁。又嘗所親聞於師祖者編之曰西山夜話。見行于世。

延文二年丁酉九月。值先國師七年度。法儀盡善。觀者倍信。是歲大將軍源公延師住京師等持寺。

戊戌正月。天龍寺罹鬱攸之厄。於此師領幹事。自執土木役。喜法社再興。而捨田施園者倍於昔。

也。未幾寺宇崇成。飛樓湧殿盡舊貫。

康安元年辛丑冬十月。臨川寺爲丙丁所祟。於是同門耆宿咸謂。非師領寺務。難得興復。便自公府起師于雲居。師素不要出世。以故固辭再四。而不允。鈞帖荐至。竟不可追。十一月遂領住持事。十八日佛殿山門立柱。廿六日上梁。又方丈畢功。三十日入寺。未周歲殿堂樓觀凡所宜有者悉備。

貞治元年壬寅。蒙山和尚董天龍日。請師分座。是歲天子景慕先國師風儀。特召師受衣孟。旣而將賜國師號。師奏曰。先師道合三朝。特賜徽號數矣。然而先祖佛光佛國二師。未有國師之號。願追諡二師。以旌盛德之尊。上善其言。乃諡佛光曰。圓滿常照。佛國號應供廣濟。

癸卯。細川左典厩源賴之於阿之補陀寺之側。創建光勝院。旣而寶殿落成。請師慶讚。故二月赴阿州。先於補陀寺表開堂之儀。二十日就光勝慶

讚普說。于時國中大饑。途多餓殍。師備饘粥施貧人。乞者連日矣。太守以下官吏隨喜而效之。依此蘇息不寡。秋七月奉太上天皇聖旨。住梵王山大光明寺。二十二日承旨恭爲國母光儀門陸座。上皇臨筵而聽。九月營天龍開山十三年忌佛事。十一月天龍寺虛席。時鸚鵡薦爭聘。於是山中耆宿竊議曰。吾山將爲忘庸所欲。不如奏於官府。使雲居塔主補處。乃差英衲五六輩。往詣官府請之。遂齋鈞帖來起師。師雖以請退爲事。終不獲已領之。一日上堂。自叙出世始末。略曰。予卅有二居南禪後板。適自思惟光陰歟忽。不覺到今日。予自妙年入明眼宗師室。不專究明此事。虛過此生。可不惜乎。痛生感激。職滿往寓西芳寺。先師亦有喜色。僅經一冬。于時將有天龍寺慶讚勝會。先師命予就于紀綱職。玆會乃朝廷眷顧。文武官僚相其經營。次年九月事畢矣。旣而復有雲居洒掃之命。予心甚悅。謂幸而見許同住

一房。今若不究決。更待何日。卦被不臥。朝請暮參。每有諄々提耳之訓。讒呈見解。面目嚴冷。威風不可觸。如是經兩三年。偶閱圓覺經居一切時

八句文。忽然有得。乃作二偈相呈。先師細看卷而還之。藉此知予見解不錯。以何知之。先慈舉佛光師祖行致問曰。一夜三更聽得首座寮前板響。本來面目見前。作頌子與先師無準老和尚。

見了。亦不道好。亦不道不好。但擊揮在地上。我自收了歸僧堂。但知法身廣大。亦不領老和尚鈞頭意也。我疑宗師家接人之際。須縱奪分曉。爲什麼不道好。不道不好。先師曰。見地已到。故不道不好。大機未明。故不道好。汝豈不知。佛鑑禪師滅後七年。在大慈持淨。登井樓打水。牽動轆轤。不覺百千三昧皆在我手頭之事乎。當此時。

明得佛鑑平生所垂手。予別先師已十餘年。雖未明識得先師垂手之處。年來掌寺門營造。萬事紛擾而不被紛擾。所轉又迫。不獲獲已出來。(衍卷)胡說

亂道。是則親炙先師之力也。大元前靈岩恕中愷公有寄師偈。序曰。宗社寥落。天下一律。竊聞和尚慨然有振興之志。深有喜焉云々。

甲辰春二月。西山景德寺成矣。細川源公請師開堂慶讚。夏四月。師到大光明寺。于時光嚴法皇聞師來大悅。對語終日。遺囑甚多。六月賜御書曰。竊以達磨一宗只在修禪定。禪定若不修。教外之宗掃地而盡矣。是以曾發小願。滅後將平生一鉢資緣。永代用充。專好坐禪者。粥飯切莫違我願爲幸。依此天龍別置常牧寮。安十六員僧。至今不絕。諸方亦多倣之。又建上皇壽塔于寺東偏金剛院。上皇喜其助續。有旨永使師門派主焉。秋七月。光嚴法皇登霞。五七盡七御諱。皆奉勅陞座。

丁未春。高麗國特遣朝臣。來請通好。公府館之於西山。師憐其遠來。待遇甚厚。千戶金龍等二十五員。仰師仁慈。皆受衣盂。執弟子禮。三月天

龍寺復燬。公府請師再住。師重執寺務。百廢具舉。防之不動山有佛國禪師開山之古寺。曰永興。僅大室一字。動山大守玄峰居士欽師道望。廣其基趾。新彼殿堂。而使師之徒甲乙住持。今列甲刹。備後州尾路縣萬代民道圓居士鼎新海雲山天寧寺。請師爲開山。遂白公府。齒位於諸山。永爲門葉繼踵之場。豫州安國。羽州崇禪。皆以師爲開山始祖。

應安二年己酉。南禪寺新建山門。頗犯延曆教寺之故地。延曆僧侶詣公府請毀之。師因語百執事源賴之曰。南禪乃皇家重崇之場。而禪林第一伽藍也。且大將軍母柔國鈞素歸仰宗門。然聽教寺之逆訴。非唯吾宗陵替。抑亦皇家武門退失威福之擁必矣。公深思之。百執事許諾。然而延曆之徒嗷々不已。百執事不克欄止之。故南禪一衆拂衣散去。由是師與百執事有間。潛居勝光庵。自稱西河潛子。

辛亥歲。公府將復南禪舊規。特令百執事親賣公帖來。扣師室再三。師堅閉不出。百執事合憤而歸。冬十月。師以屢拒官命。隱于丹丘。送中有偈曰。一鉢生涯天地寬。滿身風雪幾雲山。多年苦屈今方述。鐵樹世須春上顏。又曰。放捨萬緣唯得閑。乾坤把作一蒲團。既無餘債可消遣。主丈臥雲得處山。師所寓之寺改號雲門。蓋慕妙喜遺風也。有偈曰。丹陽山下雲門寺。白髮倚牕江雪深。水鳥浮沉雲斷續。漁舟載得一閑心。又曰。海島風輕釣艇橫。枯叢岸々月華明。十年京洛紅塵夢。一夜寒潮拍々聲。其間首尾九白。四方學徒趁風來參。又先國師會下飽參宿衲。咸喜師處閑靜。而憧々來訪。師唯通々地爐燒葉。商確古今。鞭勵後學。靡有一語以及世相。貼榜曰。曹商門下不容俗談。爾來代別拈語往來酬酢多矣。門人編曰雲門一曲。大明國使趙秋可庸。朱本本中題其序跋。時趙朱二公館防之大內。與丹陽相去十

數日程。雖然修途艱嶮。書間來往六七回。又天寧闍仲猷。瓦官勤無逸奉使同來。僑于博多。因託壽椿庭書曰。雖未及見。已聞大名。乃以抗扇名印々篆。聊表信意。椿庭亦寄以周伯溫楊彥常所書春屋芥室篆字。琦楚石所題師壽像之贊。

丙辰歲。大明愍恕中。聞師居天龍東席。寄書曰。神足稟禪人至。就問起居。乃知櫪退養閑。以古道自處。良可敬也。漫成山偈爲寄。兼簡古劍賢友。共發一咲耳。天龍初散席。高臥世無雙。和氣薰春屋。天光徹夢牕。佳聲傳異域。美行播鄉邦。古劍難爲弟。機鋒兩未降。蓋稟住江南時。師猶在雲居。

康熙元年己未。公府遣使召師。師辭以老病。使堅請。不獲已而起。閏四月至京師。復主雲居。六月有旨住南禪寺。師一住未終歲。僧堂庫院東司易地新之。冬皇帝請師於道場。新受衣孟戒法。明年正月廿六日。中使齋詔入山。特贈明國師號。

聖旨曰。天下大平興國南禪禪寺住持春屋和尚。乃爲正覺國師之上足也。親愛國師付囑。深明心法根源。道着一代。德被萬邦。所謂僧中之龍。法中之王者也。朕辱迎內殿。受付衣之儀。而執弟子之禮。聞法恩大。皇天罔極。爰加智覺普明國師之號。以旌皇天之下一人之上之尊云。大丞相旨。命師任天下僧錄。本朝僧錄之職蓋始于師也。從師居僧錄。凡主法社者。戒行道德者。有一乎斯。莫不登庸。雖山林岩穴。皆搜求不遺。諸方叢社咸起廢救弊。而規制一新。且如東福寺者。其邊地嘗爲豪貴所據有年矣。師自奏官而復焉。寺後溪澗深邃。而與開山祖塔阻絕。衆病之久矣。師親相攸。芟榛除荒。新開徑直大路。而架橋梁于其上。扁曰通天。作偈賀之曰。揮却風斤支衆病。虹霓千尺截奔波。通霄一路脚跟下。來往人從鳥道過。衆咸和之。尺升文惠普門寺列于十刹。於是惠峰一衆議曰。當山乃雖曰一派相繼。而不

容餘流。國師大勛無地謝之。且夫同漱龍淵之王派。謂之異流不可也。不如以主席而延之。卽奏官而來請。師辭而不就。再三而後止矣。今茲大丞相一夕夢有異人告曰。相公今年必有大惠。公若興建伽藍。名大福田。奉安寶幢菩薩。觀音大士。多聞天王。則延命增福。由此創寺於城西。名曰覺雄山大福田寶幢寺。命師爲開山。旣而寶殿落成。相公入山。請師開堂演法。有雨花之瑞。相公增信心。寺後翬一小院。爲開山塔所。扁曰鹿王。蓋緣彼莊田有白鹿現之。

永德元年辛酉。鎌倉都元帥以建長請師。公府旣賜鈞帖。師行有日。於是大丞相謂師曰。先正覺國師三十三回遠忌在近。宜辭建長而主天龍。師不果行。

壬戌二月。師復住天龍。

癸亥秋九月。預命禪教律大小寺。覺師祖營辨法事。二十八日。大丞相官旆入山。是日轉經。伶倫

奏樂。自雲居庵至藏殿。次第轉送經丞罷至大殿前。公卿咸操樂器。秘舞奇曲。盡一時壯觀。咸二星下降。一會法儀不遑枚舉。冬十月。且退居金剛院。大丞相語師曰。吾發誓願。將建大伽藍。便請和尙爲開山。而成就吾願。師辭曰。向者使老拙領寶幢事。以鈞命之厚。不克逃之。猶以過當。況其洪基乎。因舉當代尊宿顯着者兩三輩護之。相公不允。師曰。然則迫請正覺先師。以爲開山始祖。而予領住持事。相公曰。宜任師意。迺創寺於京北。十二月。師徙而居焉。相公自搬土築基。諸州大守以下。咸莫不服役者。

至德元年甲子。大佛殿成。山名萬年。寺曰相國承天。冬十月。奉天上天皇聖旨。就大光明寺。恭爲國母陽祿門院三十三白陞座。轉經舞樂。其儀孔盛。普說上皇甚嘆其博辯。

乙丑春二月。相公升寶幢寺。位齒于十刹。三年丙寅春二月。命嗣子佐汝霖。補寶幢席。入

寺之日。官旆入山作證。茲日相公長子方誕。相公以爲嘉兆。

嘉慶元年丁卯秋九月。師有病移居鹿王院。冬十二月十二日。請龍湫和尚。爲本尊釋迦彌勒安座點眼。齋罷。與師共話先國師在世舊因。且論今時法道盛衰。聞者感嘆流涕。

戊辰秋八月十二日暮夜。師語侍僧曰。五世緣已盡。與若等永別。黎明怡然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四。卽日午時。奉全身窆于鹿王之塔。萬衆慟哭。如喪考妣。分平生所剪爪髮。塔于南禪之龍華。相國之大智。建長之龍興。師天資純料。而襟度豁如也。望之儼然。近則和氣薰人。道德高一代。故王臣庶士靡不欽仰者。師神異甚多。嘗誦虛空藏求聞持咒。時舍利如雨。又一晝夜之間。持曼殊五字洛叉。米粒盈壇。于時碧潭和尚證之爲勝相。師不屑之。掃而投池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門人不欲流布焉。師平日所爲身行口

言意思。其事殊別而一次辨之。人以爲異焉。所度四部弟子。籍其名者凡八千五百餘員也。

龍湫和尚行狀

師諱周澤。自號龍湫。以延慶元年戊申歲生於甲州。其父姓平。爲武田氏華胄。母源氏。正和二年癸丑。師甫六歲。正覺國師偶僑甲之龍山庵。母氏携師謁國師云。此兒始生也有異於常。未出胎髮齒已具。故已出胎後。見者訝之。輒捐諸野經宿。有黑白二神犬(イヌ)莫知之。所從來周旋衛護。繇是飯之。伏希國師令兒侍左右以爲弟子。國師領之。而後日夕聽教誨于前後。蒙棒喝於室內者有年也。造次顛沛莫不親炙左右者。厥機語相契。針芥相投者誠可知也。師歲際四十九。忽焉有維桑之思。於是還本邦。董惠林席。人僉曰。昔日雪峯入閩。圓悟返蜀。可謂光曜閭里者也。職解。再

入京師。視篆臨川。次住建仁。到處龍象駢闐。大播宗風。開鑿人天。弘持祖道。未幾應台命。住南禪刹。逮厥開堂之日。天散寶華。繽然而雨。遐邇靡不嚮化。又蒞天龍席。不顧老邁。勉接學者。蓋欲國師之甘棠枝葉彌蕃也。且又開濃之雲龍山大興寺。丁草創之日。而龍含珠而出。衆皆譔然。師自以拄杖打而埋之。(此珠)主山繇號龍珠峯。師爲開山祖師。逼公命住大精藍者。前後凡七會矣。應機說法。驚天動地。再提住山鉏斧者。南禪天龍及臨川也。師勉行叢規。大整頽綱。盡革今昔風度。存叢林千歲典型也。嘗居三會塔日。大願誠願心。覓塔院擁護之冥助。一日安坐明窓。忽有紙片。隨風飄然而至。把而觀之。不動使者之像也。由是寫不動尊像。每日一牋。凡期百日。而不敢怠。若此者殆乎二十有餘年。宜哉靈應異驗之感人也。誠師之至精所致也。然師以付遊戲三昧而已。到其舉揚直正。則手段辛辣。學者敢難近

傍。曾住天龍時。一夕夢傳無準祖翁衣。翌日有人持衣來云。傳言徑山和尚之法衣。不誠是否。今獻和尚。視之恰與所夢無會異。師驩甚。號曰應夢衣。一時諸老賀之。有偈頌若干。裝潢作一軸。又得密庵竹篋於旅店之市庵。親題佛祖乞命四字于背。且有華押。諸徒傳以珍之。

朝廷聞師道譽。以欲爲國師。專价荐臻。師堅辭之。以故追號正覺國師。而揭奎翰于龍山上生院祖塔。嘉慶二年戊辰九月九日。淹然示寂于西山壽寧禪刹。閱世八十一。僧薦七十六。師平日警宗門往々弄文筆。故不聽門人編年譜或語錄。竊有編輯者。則師大怒之。呵之自炳之。滅後有中瑣首座者。師之徒也。拾綴七會法語。名七會集。附舶遣大明。明之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願庵原禪師。爲之序并跋。記厥生緣出處甚詳矣。且曰。七會說法與諸徒。上列祖用處何間焉。(亦傳)固不忝爲徑山無準老漢五世的骨孫也云々。有偈頌

若干。號隨得集。蓋弟子隨師以所得一年之稿本也。師命諸徒云。吾滅後別莫構塔院。宜就于定所種竹一葉窠而已。故遵奉遺命。以不安壽像。扁定所曰鏡像。開戶則翠竹一叢擅爨矣。嗚呼家風枯淡。雖千載之後。定勵彼薄俗愛紛奢者也。塔在瑞龍者曰慈聖。在西山者曰壽寧。山門曰兌德山。室曰聽水室。俗傳臨川寺前有一箇石。澤而滑。師鑄以作研。形于馬蹄凡十面。今一箇存慈聖而已。

大明禪寺開山月庵和尚行實

師諱宗光。號月庵。濃州人也。姓江氏。母某氏。適寓京師。夜夢手持寶蓋踞高山頂。朝日之光朗照其身。覺而有娠。自爾誓絕葷羶。日課法華。嘉曆改元四月八日誕。祥異尤多。襁褓而歸本州。遠山有古寺舊址。峰翁一和尚。就而創寺。曰大

圓。一時旺化聲喧海內。師幼去家。禮翁爲師。人有道其母所夢。翁忻然曰。吾宗得汝。光明盛大。因名宗光。年十五祝髮進具。風姿爽拔。目光射人。首從古先元公於洛之等持。正覺國師時或來此演道。有問工夫如何做者。國師曰。無心做。師在傍聞之有疑。遂問。既是無作。(心賊)麼々生做工夫。國師晏然曰。正好無心做。師便作禮。會竺儂董南禪。師依席下。乃飯客司。逮仙遷建長。師亦侍行。復令侍香。觀應辛卯。師年廿六。歸省峰翁。未幾有南詢之志。將戒途。翁召問曰。聞汝有遊元之興。是否。師以實而對。翁曰。我亦在一方擔荷此事。何不向老僧發一箭。盡吾底蘊。向上更有事。則震旦西天一任汝去。師不果行。由是旦夕服勤左右。孜孜參扣。每以雲門關字究之。一夕於寂定中。忽得箇句子曰。大地眼眠々。承趨呈翁。翁曰。若無心中得。開口無不是。一日翁喚師與健侍者來。師纔入來。翁曰。是甚麼。師茫然

無對。健亦無對。翁振轉面皮曰。數年費閑飯。養得這兩箇畜生。二人潛然而出。師便歸侍者寮。閉戶徹夜躁悶。黎明滿頭生白。衆皆歎異。翁順世前二年。曉參後以拂子蒲團置于几上。令侍者召師與健侍者來曰。爾兩人造詣已過人。而不可得少爲足。更大有事在不見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老僧百年後。晦跡林巒。相共商略。遂以拂子付健。又取蒲團謂師曰。汝當爲人天眼目。故今付之。師曰。百丈當時以主丈拂子付潯山。禪版蒲團付雷瑩。後出臨濟一宗。今日事相似。翁微笑。復付袈裟曰。此是老僧四十年說法之衣也。汝善保護。一日師出白絹求真贊。翁乃書曰。日光照破大千。天生靈驗果然。對面何勞三喚。好兒不使爺錢。今師資同燈之像也。延文丁酉春。翁遷化。二人同辭塔覺而去。至門首相顧佇立。師謂曰。如先師願言遞相舉覺寔可也。然計今所得。彼此無可益之理。不如各自行履去。師

徑造常州。謁復庵。明年玉林補大圓席。師再四佐之。親洒掃於塔下。夏罷。到雲州。乃見孤峰于雲樹。峰以高賓待之。而師自充侍聖。後命掌藏鑰。扣問請益。不捨晝夜。限以一夏。參決寶鏡三昧重誰二字。峰遂授五位要訣。每自疑曰。其心言所及盡是賓。喚甚麼作主。遂質峰。擲下手中扇子。師當下釋然。峯謂人曰。我三十年爲人未遇此。他日遠山一派當屬斯人矣。康安辛丑夏。峰告寂。是年冬。師返城州。暫憩西京龍翔。時峨山在北地。盛振洞宗。師將□依焉。又念大虫岑公先師嫡嗣。見居豫州宗昌寺。常掩關不應來者。若涉遷延。無稟承者。先師之道。恐墜于地矣。直抵禮謁。虫問。千山萬水何煩訪及。師曰。特來拜道體。虫曰。近誰甚麼處。師曰。卽今對和尚。虫曰。這箇更別看。師曰。珍重。虫曰。前頭打着。後頭打不着。一日師問。某中來這裏如何。虫曰。放稱一十捧。師擬議。虫曰。閃電過也。師又

無語。虫曰。是問答耶。不是問答耶。師抵頭下去。便飯寮坐。案上有密庵語一冊。信手披閱。至僧問德山托鉢意旨如何。庵曰。無意旨。僧曰。因甚麼托鉢下僧堂。庵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處。脫然有省。翌旦詣方丈問。昨蒙賜棒。不知痛痒。今朝再來將虎鬚去也。虫曰。寐語作甚麼。師曰。某甲終不瞞和尚。虫曰。白日青天怒雷轉。師便打。虫曰。是甚麼。師曰。再犯不容。虫不肯。師出方覺。末後句猶涉言詮。一夕虫問。藏主從雲樹會裏來。祇如戒定惠義。明老如何說破。師舉彼所說未了。虫瞋目厲聲曰。閑言語漢。祇箇此子轉處鈍也。師於言下大悟。從前珍惜和身放下。虫一日問曰。趙州勘婆子意旨如何。師曰。勘破了也。虫曰。趙州在甚麼處。師曰。不妨和尚問。有時又問。一大藏教止啼之說。啼已止後。黃葉在甚麼處。師便起問許。虫曰。魚別有道得底麼。師曰。和尚莫瞞人好。虫曰。若是先師與爾痛棒。

師曰。今日賴值和尚放過。虫曰。合取兩片皮。師曰。謝師證明。時師年三十六。他日大虫忌辰設齋拈香曰。迦葉門前刹竿倒。却把鸞膠續斷絃。已而數歲。南紀伊洛間混跡。隱照行止隨緣。貞治丁未秋。道經山陰。入但之黑川。愛其幽邃。駐錫以居。柴棚爲床。楮皮爲被。冷澹枯寂。與世邈然。未半載。毳從雲臻。師拒之不可。僅造一紀。緇白相率誅茅插草。遂成梵宇。山號雲頂。寺曰大明。蓋圖山頂高寒便於行道。洎圓通大圓攝之禪昌。此皆前後門山焉。應康元年己巳三月廿一日。倏感小恙。見容如常。越二日中夜。泊然坐化。壽六十四。臘五十。門人奉龕闡維於寢室之後。靈骨舍利塔于室之東北隅。額曰正法。源金吾巨川翁嘗預聽徒。在朝屢奏。仍追諡正續大祖續禪師。定應永十三年丙戌閏六月六日也。師踐履穩密。法量淵沖。旣得大空自在三昧。用臨濟之吹毛。便虎正之省數。凡廿餘年。赴彼來機。千

問萬難。不消一筭。如鐘隨扣。無心而應。況峻機妙用。點化臨時。譬如醫用靈方。拔邪攻毒。痛快脫洒。立見神効。但是一生孤硬。不容易許可人。每謂曰。一人半人不得則已。假使吾家種草至于掃地。不可肯辱先宗而生纖瑕。而況斯道逐日跡涉名言。自非英靈出格之士。安能回元氣於濁末。止狂瀾於玄源。烏乎難哉其人焉。平日提倡。直截縱橫。如利劍之離匣。似明珠之走盤。且曰。言句小伎。苟不透其關則不得自在。余昔雖片言隻字。不經千錙百鎚則未敢形紙墨。而今信口迅筆。自然而成章。豈是不平昔熟鍊之驗耶。小伎尙爾。況大道乎。然常處身謙卑。不敢炫耀知見。故以不耀自扁于軒。既迫暮齡。益堅願輪。不倦提誘。以故不指銳志而磨鈍礪頑。四遠趁風而出塵。誰垢其潛利陰益之所被。可得而側之哉。嗣法上首日圓通理。有大圓寶林不可殫絕。凡遊其閭城。不走直入海底。獲差珍異寶而各擇意者。

亦猶霧雨中行。而龜弊細頓均遭沾洽焉。興樹侍師既久。知師顛末尤詳。謹叙梗概。他日將求大手筆。銘其塔。庶幾有攷焉。丙戌八月。門山興樹謹狀。

深奧山方廣開基無文選禪師行業

師諱元選。號無文。京城人也。族後醍醐天皇母昭慶門院也。元亨三年癸亥生。母憚窳襟。出宮中誕梅津。棄之五條橋下。城中有孤者祈子。或詣北野神。或禱清水寺。數年有之。或夜有人。抱錦袍之兒授之。覺者夢也。而歸路得兒。其貌端嚴有異徵。父母懷抱。而就家養育。從幼跣趺而坐。與群兒不爲嬉戲。七歲之時。有乳母忽亡。一心哀悼不已。人問其所以。師云。死者人常也。不堪嗟嘆。彼得女流之身。不修一善而長往。今何所之耶。聞者皆言。七歲兒能如此。所謂神童者

歟也。父母增加愛憐。登山寺而勵小學。天性聰明。好和歌。又事禪定。窓前有小竹之隙。兒常居之。澄心端坐。數忘時節也。老宿云。是兒不凡人。眞爲法器歟。深加愛憐。勤學內外典籍。竟無怠惰之貌。十八歲。父母欲令還俗繼家業。師和念云。我雖生人世。夙緣淺薄。不知父母名字。我亦非彼家。誓求出家。酬佛祖之德。報父母恩。辭直造建仁寺。禮明窓鑑和尚爲（師脫屣）。山中數百衲子。師頗有聰敏之譽。曆應庚辰年也。時可翁雪村相次住此山。親炙不倦。扣問南遊等事。康永二年癸未。師歲廿一歲。奮志將遍歷大唐拜祖師塔。乘北海月。築州博多至。聖福寺無隱晦者中峰法嗣也。依而問南游等事。晦引師入室。時問答。由是元度之念彌堅。晦云。汝學祖語否。傳灯普灯遍游獵之。晦云。汝歷參大唐。如行脚傳灯上。汝不虛志願乎。爾來皆如晦師所囑。時舶發博多。欲到明州之津。有人購和國人欲殺之。船主畏其

害。徙舟中僧侶於處々浦島。然泛海五朝夜。及於浙東溫州着岸。師七日又夜窮孤洲。烟臥浪宿。絕飲食矣。相尋漸步行。人里忽見大唐境地。樓閣苑林人物壯麗。不是吾土境界。師以爲船中亡今生淨刹。同僧元通相頤。身上衣服如本境。不改生平。行李行喜行悲。尋到一官人家。主人相見而對客牀。師與通作小詩述所思。向深更家中童男女等出迎。相和首戴寶冠。身垂璎珞。輝燭照室。依而頗忘却平昔學解機智。尤愧才之謏矣。雖吾土宿衲。殆不是過耳。若哉々々。從是次第說話相通。而遊歷諸州。參尋名宿。至正七年丁亥。師歲廿五歲。次到福州福建道高仰山大覺寺。參見古梅友禪師。徵詰數十返。竟許參堂。二月初二日受十戒。隨行左右。扣問日夕。過夏請暇次。書中夏問戒普說。爲他時中警策云々。又到仰山參謁子有々和尚。命侍香。從春三月至秋八月。職滿飯寮舍。有侍寺謝上堂無文字說。又

有巡禮偈。航海梯山來選佛。忘食廢寢貴明心。
六塵不惡心無住。消得人間萬兩金。元選侍者遠
來山中。孳々學道。命之侍香。能處寮舍。職滿求
偈巡禮。書二十八字爲時警策。次見琦楚石。欲
了庵等諸老宿。一々有偈頌。楚石云。一切現成
無欠少。箇中誰了誰不了。文殊特地選圓通。不
覺全身入荒草。集雲峰下四藤條。重如山岳輕鴻
毛。未知那箇識痛痒。直得地連天花飄。放過小
釋迦。收下大禪佛。阿師跨海長鯨。侍者摩霄俊
鶻。目連鶻子何定云。東土西天敢輕忽。又登天
台山過石橋。橋如虹蜺跨深谷。其下萬丈。水聲
如雷。座具石上。點茶祝鳳緣。羅漢無應現。侍數
刻飯到山之半途止息。俄頃有小僧。垂兩勵聲呼
和尚々々。四首不見了也。便知應真歟。又到道
悟。作小詩投潭中。龍現半身。又補陀觀音感靈
應。浙東西。江南江北。歷參諸祖道場。以酬平昔
所志。又到北地。禮德山塔。同鄉三人寓居。限三

年脇不着席。頭不雜髮矣。覩人合掌云。三箇和
尙傳道了也。又到石霜掛塔。(韻應)諸師有願云。入吾
山中者。合廢菩提道心云々。至今祖師後堂床安
單無地。師與法本者五更灯盡暗。回顧龐眉雪頂
老翁挑灯。師重回首。不見老翁。實知祖師應現。
一夏見枯木衆無重昏匱散者。又過廬山。凡山南
山北有三百寺。至東林見青蓮花。至開元寺江湖
兄弟各題頌詩。詩云。參差喬木藏樓閣。煙霧忽
開山色清。瀑落高岩翻雪浪。風生遠岳起松聲。
雲間唳鶴驚僧定。霜外啼猿動客情。此去再來知
幾日。題詩青竹獨空行。又訪隱者詩云。秋風杖
錫翻々至。瀟洒幽居過客稀。深巷草荒疎雨冷。
孤村日暮亂雲飛。一雙鬢髮帶霜老。萬里鄉關入
夢飯。我亦平生丘壑志。特來此地扣岩扉。又岳
有異僧道宿命。見師云。汝有丈法器之相。須護
持額廣平正。人相具足。雖然住一刹有衆煩。若
爲知事庄園不穩。師笑云。然有何德相。自利々

佗耶。異僧云。汝往年自濟度利生之時。名馳四方。師雖聞不信而去。又至伏龍山。參千石長和尚。佗開日疇又事園蔬。見客來。飯方丈具威儀相接。師信宿去。又見笑隱大禪師。頂上涌設利無數。年八十有霜。值其臥疾扶起。相有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卽今銘心膽。不及徵詰。便休去也。師瘥病不假驢駝藥。緊要處豈有多言耶。凡掛錫名藍。依栖良導。誓欲已窮下一着子明白。閱歲月一十餘。喫盡萬般酸辛不可勝數。尤貴細行。崇毘尼。教人授戒發願。或煩或燒臂。誓以無犯者。有同志者扣問生死事大。師凡出家離俗士欲截斷生死根源。打破諸祖重關。正好緊把分參話頭。猛着彩一氣拍。盲起大疑情。參究去將悟爲則。是我平昔信解之一端而已。不用頻行棒喝批判。古今暗自己心。訓勵吾徒不是過耳。至正十六年庚寅。本朝正應元年也。師歲廿八。大元兵亂大起。四海不安。徑山。靈隱。淨慈。天童等

皆虛席。無安單地。多爲賊曹奪衣孟去。師避兵欲飯本朝。相隨義南菩薩。中峰下。璨碧岩。長千岩首座。等諸耆宿。舶發明到博多之城山。與南菩薩同居。南公久參幻住禪師。機鋒孤峻。不假人情。吾土說。禪學虛頭斥實解隨侍既久。師在江南時。亂後別明友詩云。浮雲時聚散。人生多別離。干戈滿□地。遊子將何之。回□道路永。良會知幾時。置樽不能飲。撫然念佳期。空懸徐□榻。誰吟伐木詩。惟當情離別。飄々思無涯。又寄鄉友詩云。旅館風寒不着眠。清泉一夜白涓々。疎鐘始動霜橫埜。長笛頻吹月滿天。好景題詩憐草木。書筵把筆掃雲烟。十年同作地鄉客。遙語關山道路懸。同船碧岩從石城飯關東故山。從行詩云。秋風急起怯單衣。千里故□歌弋微。我獨潦留飯未得。空勞夢魂到庭園。師未嘗握管嗜文。今而一二頌詩。爲鄉人同行。竊記者也。凡窮水殘山前後三十餘年。跬步不出門。或雨笠煙包相尋至。師出

迎。濯足點茶。道話片時。或有省親者。送藥餌示孝養。自恨不知慈母。或聞人說他過。掩耳不答。誨人至慈。善語和易。一見師如有夙契。欲去而不得。不呵斥重雅加色。不惡罵但以軟言誘之。微膽銘心。如履薄冰。似入虎穴矣。有舊識施巨莊。令住本寺之普光庵。師云。吾天性孤貧。甘林間清苦。道也學也共缺。平昔有願。寧將此身可投熾然猛火。不再脚踏叢林之門。謁豪富之家也。再三拒之辭去。師素無涉世意。韜晦岩谷。圖與草木腐。於關西築州越年。歸京城欲酌所志。捨財資供千餘僧。及於諸癩人沐浴剃髮。以蔽敬悲二田。見者之爲貴。城中有人。結庵于西山岩倉曰飯休。居數歲。一夜端座自初更至五更。忽有頌云。草堂秋夜座脩然。山月當軒清弄妍。五十年來閑妄想。樹頭風過小窓前。于時教性相諸宗以難問扣。師以吾宗不傳妙答之。皆靡不伏膺崇敬。爾來到所結庵曰飯休。後出西山。下濃之

武義誅茆。又名飯休居。有頌云。邪師說法數如林。般若靈根正破芽。祖道安危非我事。柴門深掩送生涯。又飯西山舊隱詩云。林錫飄々歸舊山。松杉寂々避塵寰。滿庭黃葉無人掃。唯有閑雲自往還。又歸濃之飯休。有舊道友訪來。縛茆三人寓居。時々參訣。於是慕氈之蟻復遂來。師閉門不接。有所謂攀蘿一稜層之意。遷三之廣澤。衆又追尋至。幾及乎三千指。有遠江奧山是榮居士者。行而參謁。扣問已事次。師居士云。吾求寂安樂。欲遠離闐闐。居士應諾云。我本鄉地。深山幽涯。自柴乾水。便信和尚之本意歟。師領之。居士又如夙契。越三歲應接不暇。有煩厭之意。一日憶着疇昔居士語。至德甲子春。入遠江奧山。乃抑標橫眉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者也。林岳幽邃湖墟霧。真適終焉之意。作茆茨曰方廣。地似南岳。以名之。僧侶追來者數百人。松陰岩上。結草聚首。澗飲蔬食。遞相警策。不棄寸

陰。晝參夜參。古之霜華枯木衆歟。師不勝感激。常巡草庵涕泣喜贊。歸丈室謂其徒云。馬祖百丈時節亦但如是耳。雖然看却今時兄弟。只恐不趣向專一不做工夫乎。實似則似是不。苦哉々々。一日皈趣大聖寺陞座請。其往復之間千里計。遠近緇素至童稚接踵于道。老夫攀手于輿。如遇考妣。師云。余之德不令蒙物。有何爲使我然乎。又至漫之椿洞居之。山名瑞椿。寺曰了義。夏坐。僧衆又相尋來。及三千餘員。一日山傍開清池。構小亭名虛碧。書壁間云。幽居自是境緣淨。夏木排窓帶雨濃。柯葉四時曾不改。歲寒約在澗邊松。尙倦應接。歸與山田隱。衲子相次來。殆及二千餘人。於是冬十月末示微疾。師歲六十七。不倦應於五參。日說法。有所疑者隨機開發。少怠色。康應二年庚午閏三月廿二日。示寂本山寢室。春秋六十有八。僧臘四十九。度弟子若干數。受毘尼戒法者千餘人。一日告門弟子云。老僧死

待絕其氣息。報大衆諷大悲一遍。便送化。留遺骸莫以使人見舊面皮。拾骨投水底。各退散。若當老僧忌辰日。燒香諷經。不可徇世禮爲佛事。各出財資不許致營。供清茶點一盞又可也。傍有侍僧。請付囑滅後事。師云。我山中無一點外緣。暫此居此。豈留于遺言於後世耶。一無甘疎懶專閑散。汝義同手足。今老僧安眠燕坐。不是報恩謝德乎。倘不明生死大事。有平與滅後二到耶。他日固有以爲儔。晞顏慕蘭者來聚會。專以生死大事爲重任。汝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念慈在慈。不棄寸陰參究去。只守々冷淡枯。寢自圖自度也。問道尊宿示遺誡垂家訓。其徒不敢銘佩矣。老拙無可復言句之說。至禱々々。閣維建塔于本山西隅。辭世云。平生顛倒。今卽當□末後一句。雪上加霜。又云。生如出岫雲。死似行空月。一念認性相。萬劫繫驢概。

密傳正印禪師言外和尚行狀

師諱宗忠。字言外。豫州人。俗姓越智氏。河野之族。土居嫡子也。年方十有九歲。一日喟然歎云。人世百歲。疾於掣電。爭混世俗。而空過一生乎。竊過一小院。而薙染矣。時德禪徹翁和尚昆弟。道望震耀。一世者三人。其昆曰白翁。其次曰南菩薩。菩薩律家之髦也。南遊之日。大元皇帝欽其戒德。賜菩薩號。徹翁其季也。兄弟三人共入龍寶國師室。而閱其牆矣。師初見白翁於江之池寺。積翠寺。積翠素嚴冷枯淡。衲子僅有携一卷書者。躬巡察而炳之。各自蓄折脚鐺。兒煮菜根自給而已。衆皆雖苦其枯淡。師獨無難色。翠謂師云。爾甚穎異。我豈得爲爾師乎。方今徹翁旺化紫野龍寶。而提國師正印。雖於俗爲予弟。而於法爲予兄。爾違矣。勿滯乎此。師諾之。卽日辭翠。翠問云。水急遊魚不敢栖。去這裡者多。住這裡者少。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裡。翠云。

山僧不然。師云。和尚作麼生。翠代云。龍門躍鱗下落漁人手。便禮拜而退。到龍寶見徹翁。翁問什麼處來。師云。積翠來。翁云。有什麼言句。師舉前話。翁云。積翠代語輸却爾答處。翁乃司知客之職。師之陪衆貧甚。而無資給於朝夕。每赴洛之家齋。翁呵責云。今洛下雲水之徒。到處說禪道佛法。而口吧々地。爾莫與他混雜矣。爾來每旦赴齋於山奇者有年。不覺其涉歷難苦也。後翁命主德之席。常以忠塔主喚之。爲翁被器重者如此。師以事還豫之舊梓。及却回大德。翁問云。再入蒼龍窟。却奪得領下珠麼。師云。奪得。翁云。試呈露看。師近前云。不審。翁云。至無轉路隨人腦。後漢去々。翁代不審處云。一喝拂袖而去。翁與師臨戲場之次。問云。正與麼時如何。師云。鏊湯無冷處。翁云。我知爾於道純一無難。翁平生策勵衲子者辛辣也。一日歎息云。我此會中究理於教內者雖惟多。悟徹於教外者無一个。入

夏之日。於佛前誓云。今夏若不得箇人。將利刀截我舌。而盡未來際不敢開口矣。使衲子不論晝夜咨參請益。半夏以前。師深明此事。翁告衆云。

忠知客不令老僧舌截。知老僧舌頭落處。師亦向門人常道。我續得老和尚舌頭也。遂蒙許可。翁以一偈付師云。大機大用又大微。腳頭步步一條鐵。天然言外眼睛開。到處須抽釘拔楔。又與師書云。正傳旁出見于六祖并神秀云々。師於龍寶乾隅。草創一字。扁曰如龍庵。後再興本寺方丈。輪奐極美。竟應綸命。董蒞本寺。克茲育一衆。以同其甘苦。明德元年十月。忽示微恙。至初九日據座。乃豎起拳頭。華叟出衆云。此是和尙拳頭。師曰。意到句不到。叟云。車不橫推。師肯之而逝矣。閱世七十六。坐夏五十八。嗣其法者。華叟曇一人耳。其餘升堂入室者弗遑縷數。師行道之地。在豫州者。謂之五岳山雲門庵。在攝之鳴尾者。謂之江月山長蘆寺。在海崎者。山曰瑞雲。寺

曰廣德。廣德廼師之門人華岳尼攸插草也矣。

前住大德禪寺法孫比丘宗眞謹撰

太清和尚履歷畧記

嚴中和尙際太清和尚世三年忌陞座。畧記始末。是其草也。

師諱宗渭。字太清。相陽人也。俗姓藤氏。父某右金吾。其母欲產男。詣本府長谷觀音大士之聖像禱之。一夕夢胡僧授普門品曰。誦之則得男矣。既而有身。後果誕師。實元亨元年辛酉六月廿九日也。甫六歲而其母口授普門品。師誦而不輟。父母大喜。以信前夢之不安也。元弘癸酉。師年十三。值相陽之顛覆。竟薙髮披緇。偶聞寶覺禪師散豐之萬壽席。退居龜阜西禪。而腰包投其室。寶覺一見以爲法器。遂以驅烏服事。十六爲大僧。而經四歲。於是從寶覺於播之法雲。任侍客之職。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朝夕。其所造詣豈易料哉。及重游京師。乍入南禪。而侍普濟

禪師狀。侍廣智國師香。廣智太稱其俊才。以爲後進之領袖。中移建仁。司藏於龍雲老師會下。後復歸南禪。于時西雲和尚端居丈室。以師禪文兩熟。堪踐黃龍佛眼之武。請署記室。冬節秉拂。機鋒捷出。一衆聳聽。及乎龍雲老師之董席也。累轉兩堂首座。乃就首座寮。榮領濃之龍門公帖。檀信歸依。嘉聲四馳。無幾歷住相之東勝。播之寶林。隨處建立法幢。應機演法。流通大教。以故得厥行言隻字者。恰若獲金寶。海東叢林龍象駢闐。爭集座下。要餐法味。如優曇鉢華希世而一現也。師年五十六歲。漸倦應接。故解職復居南禪。先君鹿苑院殿入寺之次。一見道合。延之黃閣。講說金剛般若經。師斥相指心。肆辯濶鱗。鈞樞大悅。由是靈龜瑞龍之寵命荐及。師不克辭命。應厥請。山野歡呼。雖曰仁廟之於大覺。魏公之於妙喜。又何多讓哉。永德癸亥九月晦。□我正覺國師三十三白之忌辰也。於是鹿苑院殿請

師。就三會塔前陞座。特賜金欄僧伽梨。以爲說法衣。兼贈以偈云。久聞法要結緣深。奉獻金衣表信心。預約龍華三會日。相逢彼此莫忘今。厥崇奉之出於等夷也。于慈可見矣。至德丙寅冬。起師於常在光寺。再住南禪。其秋寺始陞位于五山之上也。道望彌高。玄化益廣。且夫當山則鹿苑院殿發大願心。爲子孫萬世植福之大梵刹也。當初精選主盟。不漫授人。以師福慧兼備。爲衆所欣慕。嘉慶戊辰秋敦請開堂。萬衆雲臻。歡聲雷動。都邑四方人彌崇益敬。卽就寺西偏而營壽塔。曰雲頂。冬移居焉。王公士庶無不望塵以拜伏之。與夫神秀之居天宮。惠安之老嵩岳。異世同調。不亦美哉。明德辛未。師年七十。夏示微恙。六月十一日。鹿苑院殿入山慰問。師憑几對譚。入夜秉燭。自書傳法偈并入壙語。付之諸徒。到十九日辰刻。危座燒香。書遺偈畢。投筆而化。緇白驚歎。僉曰。法梁摧矣。吾其賴誰耶。是夕奉

全身。塔于龍峰之雲門庵。嗚呼師行跡之著。見於外者也如此。充溢于厥中者。光前絕後。寔非常情之所得而側度矣。宜乎分取杉谷之一株。布九州四海之慈蔭。掬得曹源之一滴。作沃日滔天之辨辯。厥有功於宗門。實出于祖父之上。嗚呼盛哉。而後絕海國師值師大祥之忌。就雲頂院而陞座。大檀越准三宮相公台旆入山。特作證明。仍舉大覺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于摩訶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々亦法。今付無法

時。法々何曾法。國師拈云。善哉。三世諸佛只付這無法。歷代祖師付這無法。師臨入般涅槃。說付法偈云。無法可付。無道可傳。無傳無付。瓜瓞綿々。前者作後者述二十年。錢子歌風規凜然在此矣。且夫機緣夙契。真俗融會。克以斯道相照。匪以形相友。玄言妙唱。日遊闔奧。於戲相府政平化洽。國富民豐。師其有潛啓其良心。可謂真乘法印陰翊壬度者也。某甲採撫絕海師陞座語。并噩嚴中之說話。以記行業之梗概云。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卅九

傳部五十

東福四十三世性海和尚行實

師諱靈見。字性海。姓橘氏。信州摸山縣人也。幼而聰敏。七齡就家塾。記問應酬。穎脫群兒。十一薙髮於建長函丈。十九遊京師。掛錫建仁。參清拙會裏。清拙一見器許。授以侍客職。傍探華嚴之頓於南京。學止觀之圓於台嶺。又迨乎海藏師之董南禪。慕其道風。移而隨之。晨昏參請。無怠懈之氣。鍊公命以典賓職。溫顧最至。一日於圓覺了義之文有省。爾後捷機無礙。師常嘆曰。我徧雖參知識。心猶有不慊也。緬聞吾宗盛支那。當入彼地質所悟。憤然便于海舶。入元國。冬十

月。達于明州漢江。時順宗至正二年也。浙東浙西。江南江北之勝概名跡。皆攸游歷也。初寓嘉興府天寧寺。主者陵虛谷識其機用。司藏秉拂。兼游印月江。了卽休。源竺遠等諸大老門。蓋自謂無如吾本邦虎關禪師者。徑欲歸本朝。先於徑山正續庵。爲虎關禪師入牌。至正十一年三月解纜。五月至博多。時本朝觀應二年也。鍊公旣在貞和二年示寂。預以一伽梨附弟子龍泉曰。靈見首座夙徹佛祖淵源。後來當成宗門棟梁。去唯限海雲萬里。音信絕。宜待歸橈著岸之日。授此伽梨。泉唯而退。後聞師之歸橈。悅迎泉南之津。述

遺命而附之。師領而乃往丹陽。隱藥山深處。彼地信士聽法悅服者。多舉而創寺。延請之。曰長壽。曰禪居。曰興勝。共鬱然名藍也。貞治二年冬。征夷大將軍義詮召以三聖精藍。師謝病不應也。重有敦請命。師作休々歌。以固辭焉。大樹感于歌。嚴旨返々。既泊乎三回矣。於茲弗克免。遂詣洛直登三聖。一香酬虎關之法乳。大樹相公義

滿秉鈞軸之初。命董東福。叢規嚴肅。(以興)初子勇奮。

又奉聖勅補天龍之席。不幾遷南禪。衆心所伏。

帝心所簡。前後領南禪席者三。會三聖海藏劫灰

之後。殿堂門廡不數年復本者。皆師之功也。既

而退耕謀成。堅保晚節。時以常在光寺聘之。師

以暮年及八旬不起。又不赴官齋。端居一室。鬚

髮從生。過于肩及于胸。天然豁如。嫌世緣粘著。

非上々根機。難措手足。平常所交。江湖飽參者

舊而已。應永三年春三月將示寂。先三日。大樹

相公入山候問。屹然跼蹐。分半座接之。相公請

慈誨。乃舉龐居士示迪相公舊話告之。相公致敬而去。二十一日將午。召諸徒書偈。擲筆脫然示滅於本庵昨夢室。相公嘆曰。世間眼滅。諸孤如遺囑。寔庵之西南隅。寔處唯樹松而已矣。壽八十有二。法臘七十有二。

佛智廣照淨印翊聖國師年譜

建武三年丙子。師諱中津。字絕海。字乃全室和尚所命。自號蕉堅道人。土佐州津野人。父藤氏。母惟宗氏。禱五臺山曼殊像。夢授劍有身。吉祥而誕。實丙子歲十一月十三日也。

貞和四年戊子。師年十三歲。烏頭而隸天龍籍。正覺移而養老于西芳精舍。師時々往侍。適月夜。勵聲唔呶。正覺定起灯下呼來試之。師輒掩卷暗誦。琅々如磬水之奔注。正覺云。此兒他日必爲禦侮之器者。宜在叢林文字徒。可使役于茲哉。

師固請之曰。見性在文字哉。執侍左右素願也。正覺奇其言。

觀應元年庚寅。師是歲剃髮作沙彌。正覺時在西芳寺。命雲居菴首座曰。俾童蒙可執侍左右者來。師在旁聞曰。某以執侍爲幸也。乞自行。菴公許之。師又侍正覺於西芳寺。正覺一日講圓覺經。講畢而諸衲在相詰問未決。師在旁敢告以正覺所引之釋。所講之義。不謬一字。如指掌。衲子驚告碧潭。潭驚甚。而白正覺。正覺於此召師驗之悅。師自是入室。凡每見徵詰。應答如響。云子他日能支臨濟者歟。厚自愛耳。

二年辛卯。師年十六歲。爲大僧。師在天龍。一夏百日之間。每日四更一點坐禪。後徒跪而詣法輪。燒香禮拜。雖風雨不怠之。蓋專祈進白業無魔事也。

文和二年癸巳。師年十八。掛錫於東山建仁。與信義堂。帖先覺。勳月舟。壽天錫等。同時慕龍山

和尚之高風。往而依之。次大林和尚董東山席。俾師登侍藥職。師凡隸東山。恰閱一紀。雖風雨寒暑。未曾怠禪誦。每更生法住持。皆美而爲精進幢爾。

三年甲午。是歲師年十九。建仁東堂放牛和尚結制。冬至心先庚三日設齋。就八坂法觀寺請五頭首。逐一登座說法。差僧問禪。而牛立座下證明。歲以爲常地。一歲隨例亦然焉。不差問禪之人。唯師一人隨伴耳。及乎第一座之升座。放牛向師鞠躬問訊云。煩侍者俾問禪也。師辭不獲。出衆問話。機辯捷給。流輩改觀。次每回頭首之升座。放牛亦命之如前。師橫機無所讓。愈出愈奇。於是一衆靡不爲之歎服。叢林喧傳以爲曰實。

貞治三年甲辰。是歲一策翩然有關東之行。萬壽石室致公以偈餞云。仲靈蚤歲出鐔津。五百年來問世人。蠹簡陳篇消白晝。紙衾瓦鉢樂清貧。非唯廣域海中寶。便是諸方席上珍。拈出東山左邊

底。何妨侍耆績芳塵。建仁別源旨公有送行偈。文繁不錄。到相州省法兄義堂信公於南陽。遂助化於建長法兄青山和尚。次佛滿禪師大喜忻公視福山之篆。盛開法席。師在佛滿會下。以上流見賞異之。關東都元帥瑞泉寺殿以法門昆仲。厚禮遇之。

四年乙巳。師年三十歲。當此時忻公力革蠹風。凡叢林職事。非德不舉。率試以提唱偈頌。特拔典藏鑰。次以却來迁待香。

應安元年戊申。師年三十三歲。大明洪武元年二月。航溟南游。寓抗之中竺。依全室禪師。禪師甚器重之。命俾作燒香侍者。後復又轉藏主。師登于靈隱。謁于道場。周旋於用貞良公。清遠渭公之間。師嘗自謂曰。余入大明。最初依清遠於道場。以侍局命。辭不就。遂依中竺季潭和尚云。其後師未爲中竺藏司前。良用貞引以靈隱書記。辭而不就。故了堂一公賜師偈。有展開佛手。伸出

驢脚之句。雖不就職。用黃龍南之事歟。偈曰。開展佛手。伸出驢脚。露柱燈籠。築著磕着。特爲此事。參尋布單。柱教賣却。一顆如來藏裡珠。日用靈光常烜赫。中竺津藏主決志此道。袖紙徵語。書前偈以賜云。前天童芥室唯一。

四年辛亥。是歲登徑山。省全室和尚。延以後堂首座。師辭不就云々。

永和二年丙辰。師四十一歲。大明洪武九年春正月。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樓。問以法要。奏對稱旨。又召至板房。指日本圖。顧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勅賦詩。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草木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飯。

御製賜和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飯。又賜以僧伽梨。鉢多罗。茶褐襪。柳栗杖。并寶鈔若干。詔許還國云々。按正覺國師碑銘序。其略云。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

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勅賜)高行僧夢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勤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云云。宋濂爲之文云々。

康曆元年己未冬十月。法兄普明國師招師館于龜山雲居庵。性海見和尚主天龍席。十二月請師居第一座。至明年春美解。

二年庚申。師歲四十五。春赤松氏將幡法雲聘師。舉汝霖佐公代之。秋以釣選。開法甲斐州乾德山惠林禪寺。九月初三日。就龜山雲居庵受請。十月八日入寺。凡在京師相州有名之英衲雲集。寺屋殆乎無所容。師不非之。孜孜誘掖也。學徒參叩。禪宴餘暇。請而講法華棧巖圓覺等。緇素聽衆汎溢矣。蓋師旺化權輿于此矣。

至德元年甲子。師年四十九歲。師力任宗柄。議論公評刺舉無所避。適以直言忤相公之旨。師長揖而去。夏六月。隱于攝之錢原云々。

二年乙丑。師四月始到彊鈴谷牛隱庵云々。是歲秋。伊土讚阿四州摠轄桂岩居士厚禮邀師。七月末到讚州。居士郊迎之。且安置于普濟院云々。居士於是將新創寺。偏巡邦內。相攸爽燬。而獲之阿州。其爲境殆乎天慳地秘之勝也。居士意嘉之。居士乃親躬搬土築基。其主山形似寶冠。因名寺曰寶冠。山曰大雄。請師爲開山始祖云々。冬十月。准三后大相國悔往愆。而命慈氏和尚。發專使徵師。固辭以疾。十一月。大相國親製手書。賜四州摠轄。命以徵師。居士卽命駕。夜到寶冠。諭大相國之命。涕泣曰。法門污隆陋邦安危。係師之出處。師不獲已。而廼促裝而上道。前一日門人妙勤謂曰。昨日夢師跨紫色師子王。運行天下。妙勤手把其羈勒。翌日大相國請書至。十二月以鈞命董等持寺席。二十五日入寺。先是七日。讚州宇多津且過庵明了夢武州命曰。余嘗持觀音像在京師。汝往而取來。明了受命往。恍惚

之頃。入一山川。四顧勝絕。岩窟中有白衣觀音
儼坐。負其尊像。飯奉武州。寤以爲瑞夢。其翌日
武州召明了。命以延師於攝之羚羊谷。了奉使到
羚羊谷。則其境致與前所夢符焉。明了私意益異
之。後往々謂之人。明了有道之衲也。

三年丙寅二月十二日。義持誕生。一日慈聖龍湫
和尚陪師說法之席。湫感喜而不覺承睫云。先師
說法體裁有之。遂將正覺國師法衣一頂贈之師。
嘉應二年戊辰春正月九日。師於三修官第。始講
金剛經。到十九日講了。同二十三日。香嚴芳林
太夫人請師講圓覺經。至月尾講了。皆鈞命也。
明德二年辛未。是歲七月十六日。退等持寺移住
北等持院。以公命也。向在京師等持寺日。大相
國適到師室內。親乞師所常著安陀衣而奉持之。
是冬十二月晦日。藩臣謀反。戰於內野。官軍利。
敵陣敗。朝野歡呼。大賀升平。禪林諸老俱入幕
而賀焉。大相國著法服相見。以手舉眡衣。

云。亡敵乃衣之靈驗也矣。相公所以崇信師者可
知。

四年癸酉。是歲夏中。師於花御所日々講首楞嚴
經。常光并諸尊宿伴講席。

應永二年。一日大相國依十牛圖。(作歌)請益宗旨。師

云。宗門直指之旨。非昏墨言說所能也。然古德
十牛之設。爲中下機。強立無途轍中之途轍。而
顯無功用中之功用也。說始自尋牛。終至人牛俱
忘。及入羣垂手。師云。此是相公自己本地風光。
非從人得。得後只是叩門瓦子而已云々。師肆辯
引譬剗功也。不備錄。大相國頗得至訣。遂請師。
手書梁山廓庵十牛圖叙并偈。命工繪之所常居
禪觀之室壁。貼叙偈於上。公暇覽之。乃爲修禪
之資。

八年辛巳。師歲六十六。檀命強起。而復住相國
寺。乃第三次也。七月十六日。就鹿苑院受請。以
寺位陞爲五山第一也。八月十一日入寺。兼領鹿

苑院。按大周和尚同門疏序曰。寺乃以辛巳某月日。官命陞位于五山第一。而復起吾法兄前南禪絕海禪師於鹿苑以住持焉。視篆茲山。今當第三次。往歲再命之日。入大殿而有已說。今說當說還我廣長舌相之語。吾輩竊相謂曰。禪師必當三據兼席。敷演大教。代佛揚化。而今其言驗矣。抑亦此舉不是獨賢勞於禪師。欲增重其山也。內外相須者如此云々。十二年乙酉。辭世頌曰。虛空落地。火星亂飛。倒打筋斗。抹過鐵圍。平日所常課者也。圓覺。首楞嚴。師自謂。我嘗閱首楞嚴有失唉之分也。

應永三十年癸卯秋八月日 小師妙祈撰

別峯殊禪師行道記

日本圓光國師示寂之三年。門人以共行實託朝貢人。詣予求記。乃記之曰。師諱大殊。字別峯。

周防州人也。生而穎秀。才識過人。父母知是法器。乃命出家。弱齡而聞元之南菩薩者闡化關西。卽往參扣。一日室中因問及宗門事。南以枕投之。誤中師面。血流至地。師忽有省。機語相符。遂嗣其法。嘗歎曰。古人得法之後。岩居穴處三二十年。毀譽不干其耳。飢寒不累其心。念々在空寂。我何人哉。於是深入林巒。端坐習定。或經旬不食。或終夜行道。如是者數載。偶至伊勢天照大神廟。廟內常禁沙門方服之流。時有白蛇。導師而入。是夜守神廟者數人同夢。神語曰。吾霜殊禪師法味。無以爲報。有藕絲僧伽梨。可施之。連夜如此。廟人僉議。社中不可有之。然神之託夢。豈得虛哉。習日索之。果得。於是獻師。卽本國心地上人登天台日所得。曼殊大士之衣也。上人皈國經伊勢。廟神託夢覓之。故留於廟內。是豈偶然。未幾又因遊熊野神祠。皈帆涉河。神龜出水。師爲演三歸五戒而去。師居定林。江

神入室。聽說戒法。既出視之。數十人履水如地。至中流忽然不見。人益異之。太覺王因遊南紀。

云。永樂三年歲在乙酉冬十二月十有一日。姑孰沙門大方道遐撰。

聞師道望。執弟子禮而問法要。賜以圓光國師之號。壬午之歲。師在光通。隣州道俗者來聘。師欣然欲赴其請。夢八幡大菩薩衣冠偉然謂師曰。和

勝定國師年譜

尚緣在此地。不可去。師嘆曰。老僧豈有生死去來耶。神謝而去。是年七月示微恙。八月二日泊

師母禱五臺山文殊。夢授劍有身。吉祥而誕。

然而化。門人建塔。窆其全身。塔曰寂照。師世壽八十二。僧臘若干年。得法弟子不可勝計。先是

土州有圓通寺。師先施財所創建。師八歲。依此寺剪髮。自誓曰。成荷法之器。衆異之。

師患腰疾。發而爲疽。其徒以紙拭膿血。紙上累累有設舍利。滅後觀之奇之。是又律身精嚴之所

師十九歲。掛錫於建仁。放牛和尚差師爲秉拂。五頭首之問禪。師橫機無讓。一衆歎服。

致也。噫。予聞日本禪宗之學。自聖一國師唱無準之道於東福。可謂中興矣。五傳至師。愈見昌盛。

師卅三航溟南遊。寓抗之中竺。依于全室。命爲燒香侍者。又轉藏司。大明洪武元年。

師說法于和州興聖。勢州清水。播州臨濟。備州定林。河州光通。紀州西光。凡六處皆能起廢。厥

三十三歲。拜永安塔。(寶壽)訪和靖舊姑蘇臺。三十六歲。登徑山。有全室。延以后堂首座。師辭不就。

茂蹟不泯。俱成叢林。斯乃師之餘事也。若論其全機大用。向上提持。則有語錄行世。茲不復書

三十八歲。再參天界全室。清遠和尚作偈送之。序曰。云々。偈有東海扶桑樹。西天甘蔗種之句。

四十一歲。洪武九年。太祖皇帝召見英武樓。指日本國。顧問熊野古祠。勅賦詩。御製賜和。

求 正覺碑銘於宋濂。濂製之文。

四十八歲。永德三年。准三宮創鹿苑院。請師始主之。師因從容謂之曰。相國叢爾小刹。如不契施設。爾請別創宏基。慶莫大焉。因議定大相國寺宏礎。

門人夢師跨紫色獅子王。橫行天下。翌日大相國徵書至。又有僧夢武州桂岩命曰。余嘗所持觀音像在京師。汝往而取來。翠日武州命此僧。迎師於攝之羚羊谷。

五十一歲。一日龍湫和尚陪師說法之席云。先師說法體裁今猶存。遂將正覺國師法衣一頂贈之師。

五十二歲。管領雪溪居士捐玉堂爲寺。請師爲開山。山曰金寶。寺曰玉泉。

五十四歲。師伴相公有西州之行。武州謂師曰。

管內土佐吸江庵廼正覺行道地也。廢者久。余欲興之。南後增修培舊。請師主院事。寶坊一新。遂爲勝定院附庸。

明德元。師五十五歲。等持寺陞位爲十刹之第一。蓋以厚師也。

五十六歲。大相國就師乞常所着安陀衣。冬十二月晦。奧州謀反。卽伏誅矣。相國着德服。以告禪林諸老曰。滅敵者衣之靈驗也。

五十八歲。師住相國。半夏以後。延諸尊宿會于頌。年年効之。

五十九歲。師退相國。居等持院。九月二十四日夜。相國回祿。師曰。昔祇園精舍罹此厄。大檀越於燎燄之中而議寺之再興。義引韋天宣律無準。理宗重新徑山等之事。相國回祿。顯密之徒競斥吾宗。加之庄園割不庭者地而皈之佛陀。然猶握本券。以乘此時。助彼魔說。諸禪匠拱手。師奮而昌言。

六十歲。二月二十四日。相國寺佛殿立柱。崇壽院（天德）天房立柱。

六十一歲。崇壽照堂塔宇。師自勵力。罄衣孟之資畢工。

六十二歲。再住相國。兼領崇壽寺。始爲十方院。於是相公議將來非正覺氏不可領住持事。故入院佛事曰。一門光華云々。

六十八歲。爲大將軍顯山相公講信心銘。乃爲證孟子書。以判仁義云々。

師滅後五年。太上皇帝諡曰佛智國師。又今上皇帝加以淨印翊聖國師。以師之僧加梨。永留內殿以供琅云々。

慧鑑明照禪師道行記

大矣哉佛祖之道。非自其位中來者。輒成其道難矣。故沒於此出於彼。隱於彼見於此。一佛作多

佛。一祖作多祖。直饒英靈底。驀成其道者。亦與其家不易矣。克紹其道而昌其家者。勅賜慧鑑明照禪師是也。師諱靈彥。字希世。自號村庵。生有異徵。穎出不群。膽氣老成。祛滌俗習。父母知爲法器。割愛价人。投諸南祥善住庵前淨智斯文。文一見爲異。名之以彥文。父寶鑑。祖大鑑。重徽疊授。過目則誦。如夙所聞。強記足以兼數人口多。微辭自然成章。思出意外。遑々驚人。人皆知其工於詩。雙桂惟題詩扇上。書其尾曰。彥童語妙。天下來徵。拙作汗顏而已。總管府細川悅道源公聞奇之。延遊私第。不與群兒。唉謔侮玩之氣。遶出其上。悅道得鶯之尤者。養之既久。一日病斃。惜甚。因試師以嬉戲爲佛事。其略云。可以千金市其骨。時以鳥價翔貴及此。雙桂哀詞云。金衣金是堅牢物。一夜西風碎彩雲。桂以爲師所痛惜。適于我。故曰語老成。師七歲。顯山相公枉

駕悅道第。見師太愛。酒酣謂之曰。以我爲父耶。悅道爲父耶。師指悅道。由是鞠以爲之子。師幼離里。以父母無再眷。不自知何許人。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視悅道如眞郎罷。悅道亦視師如眞子。所謂螟蛉有子。蜾蠃負旂者也。師八歲。相公存撫之餘。携詣仙洞後小松院上皇。上皇先聞其名。賜識制試。師輒迅筆云。不意青雲上。揮毫賦野詩。上皇大驩賞曰。如此兒聞于古。未見于今。唐有劉晏。八歲獻頌。玄宗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端也。又聞李賀七歲以詩有名。韓退之始聞意怪。往爲賦焉。朕意在茲而無間然。時師所着韞解。相公結之。綰紳衣冠引頸爭觀。皆曰。漢有王生。使張廷尉結襪。時人賢王生。而重廷尙爾。況相公乎。其器重若斯。從此聲誼天下。縑素呼曰。八歲彥童。又桂命其字以希世。作銘云。自幼嗜吟。五字七字。衝口而發。肆筆而書。名達相府。及至洞宮。皆召見之。面有所試。不亦偉哉。

吁以恒兒視之。希世寔希世之才也。進學不已。則他日所成。豈啻今日希世而已哉。方斯文提誘。師多辨問。靡所弗至。文以爲夙世契悟。此子當元（ウ）吾宗離文太早。依其法之從姪江碧。相公選輦下鴻（ウ）納以禪詩鳴者。請做罷參偈。悅道陰命師頌曰。一步濶一步。脚下盡乾坤。蹈斷草鞋耳。元來不出門。鴻納咸駭服云。隔生不忘。顧師一偈。如迦陵之雛其聲壓衆羽。悅道請續翠江西。日々講書授之。悅道亦同聽。私第之與東山。方阻一水。常以日之中爲時。朝而朝則轉以暮（ウ）夕則轉以旦。無日不講。無書不畢。故學之進日新日々新者。有年於此矣。師十七歲。披削稟具。業弗少懈。辛丑歲。師齡十九。悅道緝其新作。作一巨編。見求續翠筆削。書其末曰。希世（ウ）卅歲。已有能詩聲。上皇便殿賜座。東閣寵（ウ）賁隆。至其聲耀若此矣。余疏賤。何以應命乎。雖然留之數日。玩其藻繪融液。究於鍛鍊之工。而春容激昂。則幾

於古作者。何其姿貞婉妙。而才氣老蒼也哉。非天地之鍾靈產秀。安能其所爲臻茲。然余猶有欲言者。古之人寓道於伎。所謂佛祖單傳之秘。發見於日用間。而詩外無禪。禪外無詩。希世昂焉。余將法社中興賀也。此言竟有徵矣。壬寅歲。師齡二十。又就雙桂需其評點。書其末云。聽松閣下以壬寅藁一百首見示。今歲方半歲餘耳。此外必有不登藁者。何其多哉。名章俊語。連珠疊璧。拙目輒可定其價乎。然命弗可拒。頗加批改。近世劉會孟閱少陵東坡全集成點。會孟豈出于杜蘇之上耶。但述管見而已。椅歟二翁天下二甘露也。其所許可。誰可誣焉。不翅能詩。亦能屬文。其於文也。得之於天意。恢辭簡旨深且遠。踐矩循彛。一語不浪發矣。在東臯則鶴鳴庵上烟雲霧雨松風蘿月之出入者。在南寺則羊角嶺下林丘溪谷崑花野鳥之散布者。皆詞筭也。其氣也完。其神也昌。豈規々於剗剗而緝繡者。所能及哉。

至若確論古今。品許人物。則雖宗門遷固。不能多過之。親炙桂翠二翁。哀藁索潤色。夾卷丐講明者莫加於師矣。應永三十四年。師年二十五。悅道病革。以十月十六日遽然就不。瘕心惻々。須臾弗沫。駐世之軀未由攀颺馭。感恩之淚徒欲漲溟波。然於此中。于旭于曠香火勤之。分悅道所付丹陽之田。屬之於本庵善住。飯十六員僧。每日專修冥資。可謂孝於孝也篤矣。師靖自念(律儀)之。天之長其荒。地之久其老。九原不可以作。奚以酬恩爲乎。今之倡道離文字。失於誕者多矣。倘弃載道之器。以欲弘道。猶厭食而欣飢。奚以壽慧命哉。不若勵志修身。以酌罔極。勵志者必勉學。勉學者必智大。修身者必立言。立言者必理明。故以卽理之智。照彼卽智之理。理與智冥必達于道。達于道者必登佛祖域。登佛祖域者有何難酬乎。繇是手不釋卷。汲々孜孜。寸陰尺璧。繼晷以夜。至不知寒暑。夏則雖紗慰薄似無之

中。遮檠背以畫屏。汗之迸如獎。冬則雖炭團如紅金之側。凭淨几而纂雪。手可以凍輝。大率浩微曙。及困極南假寐爲耳。一夕無吹滅釘矣。凡內外之書行天下者。一厨所藏皆有函列于架。以千字文排焉。臻二三百。殆如大藏。無一不翻閱者。其傳習者。深窮廣探。古人疑終イ未決者悉氷釋矣。其涉獵者。不假註解。理自通曉如破竹然。永享九年丁巳。師年三十五。隻桂瘞履。將謂歲在龍蛇。賢人嗟矣。嘉吉元年。續翠莅龍阜。將登師後板。敦勸不應。其後左街僧統胥繼數勸隄岸甚罕。視槌拂猶吾徒視沐櫛。文安三年丙寅。師年四十四。翠趨寂時。無必南之針。弗勝摧慕。累七之際。命其徒課禪誦。蓋復酬知也。同四年丁卯。祝融發雲興庵。延及本寺。雲興於是絕矣。後六年。享德二歲癸酉。師五十一。購其地。創大鑑塔院。維大鑑滅後一百十五年也。舉世僉曰。希世實大鑑後身也。扁以聽松。聽松乃悅道所嘗號。尋因舊號。籍

丹之田附焉。爲悅道追考場。向之十六員所修徒在茲矣。庶乎悠久不墜。年々十月。先忌旦之二日。延請東西刹一時宿艾英俊。設齋以施者六十年矣。以終身莫忘也。加之追崇二鑑一文之道。且又爲有世雲百イ仍之庇其謀旨哉。悅道之後玉峯。春巒。芳門。仁榮踵而仕朝。同欽師道。不減於悅道在之日。不翅嚴師外衛（亦舉）示克不忘先志。誰弗欽艷乎。天下翕然仰之。寔歸然宗門之靈光也。抱奇蘊勝之士。雖求講授而少肯諾。偶有講則深造桂翠精奧。其餘之說。是者取之。否者捨之。取捨一決於己。而出自得之妙。至其義。岐裂支分。沉思細慮。事覈旨微。發於言則肆辨簸沸。通博無碍。其人雖再生說盡。而俾人服膺無以踰之。是以內則德齒並貴。端居乎五岳之上者。咸膜拜以咨決。如洪鐘在簾。而應外則鉅侯上將雍容乎。三公府者咸扶轅以驪迎。如孤鸞覽輝。而下其位卑其跡。潛而尊大如斯。自古未之有也。雖輒生

雖道。不求帛而求言。豈可輕得乎。幸而短篇小章。片言隻句。有得之者如拾_(た)下_(た)隋。莫弗寶襲。先是讀東坡經進文集。至第六十卷。書黃子思詩後而謂言逸邪。詞未足邪。承接有不應。前一日持其卷。過續翠問焉。翠熟視曰。公之言是也。然古人之文儻有如此。既鏤于梓。弗知所辨。師卽休去。翠亡後。師閱皇朝文鑑值此篇。杲有逸詞八十字。遂附入補之。一日諗予以此事。笑曰。翠尙存必拊吾頂。於戲此集經御覽以降。讀者母慮幾人。未知有逸。於斯始見。可謂見與坡齊。倘非筆頭具眼乃可爾乎。東山崑栖悅道所創。推其臘高者。命司院事。應仁中兵燹毀。撤蕩無一瓦。師退閑于丹。仁榮在京軍中。重建今院。起師居之。蓋以悅道付師。請爲開山。文明十年之春。以院宰囑爪抹之子南陽鳳公。公廼仁榮所鞠。僉曰。有此父有此子。同十五年。師遷龍阜聽松。聽松亦向罹煨燼。兵不止十餘年。待得太平。拾砂礫披

蒙慕。再造如故。簷甍翠飛之美。池亭泉石之勝。倍于前矣。靜琅餘息。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物我相忘。日。夜聽松風焉耳。長享二年有徵恙。醫不驗。一日告行。平素喜從之徒。咸奔眎焉。退而僉曰。精進幢其摧乎。有尊於幢。遂以二十六日。泊如而逝。如遊園觀。生于應永十年_{癸未}。終于今茲戊申。世壽八十有六。僧臘六十有九。其夕斂全身於寶鑑塔側。雒下辱道交者。如喪真師長。今京兆今司馬亦如失真伯叔季父。朝廷傳聞。勅諡慧鑑明照禪師。位止侍者賜茲徽號。在常人足以爲榮。在師眼必爲不如無矣。師器質之深厚。識鑒之高遠。輔以學術之精微。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漢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星日之輝。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其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不衰者。王侯不能屈。威武不能易。端身以律物。勞已以勵人。但以其不應世。天下爲歎。雖既老而休了。猶有庶幾於萬一者。至其掩光。而潛然

失望無。乃厭世溷濁。潔身而去邪。溷濁者牛毛。^{〔一〕}潔身者麟角。烏虜可哀哉。顧夫有道不可無學者道。道根抵也。學枝葉也。有根抵而枝葉不茂。則其木不長。枝葉雖茂而根底不深。則其木不存。前身而大鑒。道爲先。學爲後。深其根抵。後身而慧鑒。學爲表。道爲裏。茂其枝葉。若不如是則永元喬木。何以得爲天下蔭涼哉乎。斯固佛祖之隨衆生心。名跡不同者也。釋迦之有小釋迦。達磨之有小達磨。五祖之有磨頭。六祖之有跛脚。亦是矣。以漚和般若風化一時者。村庵彙行于世。所惜無法語遺于後。然此蓋上土誓虫衆之驗也。^{〔二〕}南陽曰。翁與公爲師友四十餘年。知之也深。自公先而所不得見者。公之伯父續翠先靈源。季父九淵知之也精。俱有所語。而所聞稔矣。庶乎錄其行。予曰。微笑居士廣智禪師咲隱狀。無相居士作普濟禪師了庵狀。皆以遊其門也。狀固雖門生之職。何取辱以骫骳之言。南陽曰。公之平生

有一負翁。吾未嘗聞焉。今也若以取知而不述。則堙晦無傳。吾恐人之謂公負翁若之何。何詞爲邈逼弗已。謹按所見聞之一二。撰次如右。贊曰。師之存于世。八十有六年。佛心如日。宗鏡如天。平常是道。文字是禪。賢者有所賴而不恐。愚者有所怖而不權。譬如泰山黃河不費其力。而及物之功出乎自然。今師之沒也。一時宗匠無愛而所就。四方衲子無戴而所處。吾道沒於稻。吾禪失於蟬。愚益愚。而得時自肆賢。失時而弗得益賢。譬如一朝壅河於上。半夜失山於前。然此二且聊爾耳。吁師易簣日。而再覲望舊廬而悵焉。昨者以其避世遜名。不位乎極品爲惜。今者不堪惜其未逮上壽天奪之夕過。蓋非以予一人私言而惜。天下以乏爲天下師者惜旃而已矣。

歲次玄默困敦林鐘仲潒

五山之南南禪禪寺前住山比丘群玉峯叟龍

統謹撰

萬松山泉龍禪寺普覺圓光禪師傳

師能

能嗣千岩長
嗣中峰

師名實生。號白崖。河陽橋氏子也。世爲名族。眉

目清秀。風姿閑雅。和氣可掬。沒齒未見有慍色。

初在俗。凡世伎莫不皆善。最長歌詞騎射。而自

七齡不樂涉世。先冠往紀之金剛峰求出家。禿阪

逢一龐眉雪頂僧。年可八耄。問云。子何爲人。師

云。吾求離塵。特入茲山。僧云。愛線牽強。佛道

廣遠。不無猛利天心焉能行難行。若求真出離。

宜入禪門。毋滯于此。相揖別去。訪山中舊識而

薙染。卽日求師。遊方至相陽。依清隱寺至一登

具。一也有奇行。能以咒力役飛走涌水泉。而師

心少之。詣房州清澄虛空歲。祈求因緣。三七日

矣。適有一僧同宿。似有半面之雅。（夢）而不明記之。

僧云。子非禿阪邂逅者耶。熟視則嚮龐眉老也。

云。子旣入禪。惟正師難遭爾。近江飯山有寂室

翁。承行莫後。師不待旦而乃發西。扣永源之門。

室屢示達道捷徑。二十一。以事赴河內。道經吉

野。聞風憂竹聲。恍然有省。卽反告室。室云。後

生宜保任以成其器。慎勿造次。市侍四年。室順

世。適越後見月堂歲餘。堂亦化。悵然失所依。時

明鑑大拙師。號曰廣闕明鑑也。爲法入元。明鑑三十二歲。大元朝至正四年。日本康永三年也。受

伏龍衣千岩師住持伏龍山也。而還。止于上野利根吉祥。明鑑歲五十二。貞治三

年甲辰也。解悟文才。海內之望也。師聞其道韻。

想酢生液。遂躡屨就之。以質前解。拙云。瞥轉一

機。爾卽不無。惟自不爲耳。欲謝人事而專所修。

時廣澤有信士。施供雲衲。一見師以爲有異標。

結爲施主。於是師陳其志。士乃於屏處築特室。

以居之。師於室中安一碁局。踟躕於上。髮爪不

剪。戶限不踰者三禩。士告以大拙赴圓覺之請。

師欣然始出中路。□拙語不契。滋尋深入下野之

日光山。去城四十里。極險絕。山頂有湖。周圍又

四十里。於湖側結第一間。（寺）自誓曰。不明大法。不

下此山。一日向曉煮粥。欲喫忘。其已焦。滿鑪通

紅。破裂作聲。師倏弃所證投機。頌曰。去年廣澤閑房裡。今歲日光岩窟邊。不覺同生同死處。孤峯拍手嘯青天。時年三十一。束包下山。入瑞鹿見大拙。拙曰。爾有徹底。試舉看。師曰。爾夢者與作寐語者。是同是別。拙云。作底夢且置作麼生是寐語底。師曰。某甲道不着。拙云。從上祖宗皆說悟底。爾何不道。師曰。請和尚代某甲道。拙云。山僧道不着。師曰。怎麼則與某甲一般也。拙云。既是一般爲。甚麼山僧不肯爾。師曰。知音無消息。拙斬渠語云。鼻祖而降歷代傳法者。保重斯道。潛山谷動三二十年。霜露巢熟。龍天推出。吾去後一十三年。厚自韜韞勿開法也。自是一鉢雲遊。勘檢諸方。如天明。有堂。大歇。拔華。時峯。月庵。古劍。石屏。通玄。無着。武藏達西堂。土佐林藏王。凡參五十五員宗匠。師機辨過人。聲稔湖海。（名聲）所至虛左以爲上客。問答機語。不遑概舉。衲子至今誦。以爲口實。後寓紫陽絲島正

傳精舍。衆稍集。師遁去。自高麗寺遊若耶。復入武州秩父。母氏請董栗尾之興禪。次同郡日奉氏迎住田村之圓福。又那波大江氏創泉龍。仰以爲第一祖。大拙既化。（通稱）屈一十三回忌辰。夢告青松主者云。上野泉龍有吾的子。宜贈信衣一頂與之。寤而議送之。師受而一香始酬拙。爾後學徒益以奔填門。師以寬得衆。以嚴持法。堂中常不下五千指。晝夜不去單位。屹然兀坐。人擬之石霜之枯木。至然頂指以助精進者其衆。時武州圓岡處女獲奇疾。命在旦夕。忽發狂言。懇親以求師之秉炬法語。父母入山哀號請師。師愍而乃往。與侍僧五人就坐視疾。自寫語一篇與之。女喜而起坐。問左右云。座上五僧孰長老和尚。左右屢指師示之。女惟見侍僧。而不能見師。舉座傾異。爾後女疾日瘳而無恙。其親終身盡禮遇師。同州赤田有一僧。深居習定數年。欲死則談笑。溘然逾旬而穌。率以爲常。縑素聖之。師延而

對床驗之。萬計不能化。媿赧感泣。拜師求法。又有異比丘。每爪頂顙。取塵垢出之。便爲設利。鉅

細爛粲。師召來。以足踐轢其頂。此後舍利不成。

應永甲申春。越後有祖信。屈師就第。說法竟夏。

歲應永十一也。於于越之後州上田庄中大我寺。九句講勸豆經。此時上卓關與之開基覺翁始見師矣。受戒之四部無數也。

秋八月。越中入善藤氏招師結大會。預自修冥

福。次于館十數日。師聞士庶聚話歆歔。問之則

云。邑近改衢衢。適當古厖前。神不喜之。過者受

禍。復之則役萬夫。不復無由避哉。是一邑大患

也。師曰。廟有何主。士庶令巫探之。有一峨冠木

偶人。師以刀子截去冠。而削圓其顙。背上書法

號二字。以安舊祠。自此路人始安。一邑歡動。會

畢。按視泉龍而赴圓福。九月初感微恙。既而愈。

警徒備送葬之具。到初七。哀畏囑後事。且勸其

弘道。寫偈訖。置筆坐化。傷云。七十一。癡頑。即今雖四山。梵天拈筋斗。大裡睡安閑。

應永二十一年甲午九月初七日也。葬于寺之西南隅。閱世七十二。坐

五十三夏。嘗師法味。潛通暗證者若干人。入室

傳法者數人。丙午夏。應永三十三年也。沒後當一十有三回忌者也。丞相源

公追慕師遺德。以聞。上勅賜諡普覺圓光禪師。

塔曰法雨。嘗參遊之徒欲辭師去。乍臨行云。吾

執侍幾年。無門四十八則機緣。望師下語久矣。

因循緘默。不能無憾乎今也。師曰。若欲之。何難

之有。汝試取來。僧乃探懷呈之。師信手翻閱。脫

口終篇。僧隨鈔筭寶云。造但州黑川。呈之月庵。

一讀撫几云。不意今日見臨濟烜赫個孫矣。毘嚴

中顯師真云。幻住千鈎之道。憑一臂而恢弘。爲

諸名公所稱譽如此。

贊曰。古今人事。惟死不容僞。吾宗聖賢。達真實

不虛之道。而後能透脫生死也。明鑑祖航海而

求得。亦惟是而已。故生前諭師之開法。而滅後

授信衣。無有一穗存亡之異焉。師亦如此。正彼

僞死之者。如烹金鑪不止鉛。且預自知死期。警

徒備葬具。豈僞情妄識之所能獲焉哉。

勅號

勅上野州泉龍開山 白崖和尚者。明鑑真子。弘辨的孫。提幻住三傳之矛。躡隱山千載之蹤。群衲趨風。四方仰德。豈非濁世優鉢。末運光明幢耶。宜賜謚曰普覺圓光禪師。

應永三十三年丙午六月初九日

南禪哲岩浚禪師行狀

師諱祖浚。字哲岩。播州人也。姓佐伯氏。母紀氏。夢人與明珠五顆而娠。母異之。以問占者。占者原之曰。此奇男子也。恐非塵中物。此僧鳳也。宜飛主五叢林。旣而誕生。而岐嶷聰慧超人。厥父號文殊童子。年十六而遊長福教寺。染指于竺墳。時龍谷雲和尚帶普圓國師之正傳。來而旺化本邦。師入雲室。薙髮受戒。康永二癸未。受密法於天台座主。師機辨無碍。教人不倦。應安三庚戌。初領相國鈞帖。出世于攝州澄心寺。一香紀

龍谷之乳。丙寅歲徙普門。學徒雲臻。辛未又住京之萬壽。明年又視篆東福。到處宗風大振。檀施委積。起棄整墜。癸酉之春。退主本成祖塔。年老德邵。望重一時。丁丑年。相公命住南禪寺。師不得已而應請。學者輻湊。無地容足。職解而退於慧日。己卯歲。剏庵於祖塔之左。號常喜世界。應永十二乙酉秋八月示微疾。十七日夜半。集諸徒書訓誡。以一々說示。一々教諭。且又書偈云。倒臥橫眠。八十二年。失脚踏斷。剎界三千。泊然坐脫。僧臘六十二夏。閣維獲舍利無數。相府追慕不已。自染台翰。書常喜世界四字。以俾揭庵楣云。

贊云。嗚呼占者之言何奇中哉。五顆驪珠照徹五叢。德邵臘高。隨處立宗。若師者可謂僧鳳。惜哉語錄年久泯滅。使後世輩不看五彩。嘆。

千光第四世龍山見禪師法嗣

前南禪一庵麟禪師行狀

劣孫正宗撰

師諱一麟。字天祥。晚改自號一庵。京師人。姓藤家。纂相緒九條氏之庶子。元德元年己巳誕。卽元文宗天曆二年。日本大友請龍山還鄉。欲令住豐萬壽之歲也。幼而警敏過人。依東山大中庵東海源公爲僧童。授以今名。貞和元年乙酉齡甫十七。（而思）薙染受具。南在東山侍藥侍客。在南禪侍伏侍香。禪文並熟。以作者聞于世。與中立鸚爲連壁。值佛誕生。頌之以薛能吳姬舊篇。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裡獨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至今傳爲妙。此類多矣。在天龍掌藏鑰。復遷外記。登座秉拂。衆皆聳然。北山眞如方鐸秉拂前一日。請師補焉。同五年己丑。知足龍山翁自大元飯。師卽造其所館。山一見識其奇偉於眉睫間。山問曰。從什麼來。師曰。天□普詣。南岳雲遊。山曰。若然者得自在去也。師留侍

左右。觀應元年庚寅八月五日。山進東山。師侍從之。和問詳切。常跪至三四鼓。不命其退不敢退矣。文和三年三月廿八日。山又蒞龍淵室。拉師偕行。一日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偈。師又以顧況江村卽事。罷釣飯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之金篇拈之。山見而大稱賞曰。爾得知老僧舌頭落處。師慎擇所從。以正法眼。躡諸祖之埽。徧歷東西巨刹。每出所長聲。實昭焯。豈非橫絕於天下者耶。山一日謂天授庵平田均公曰。我在大元國雲岩首座寮之日。有飽參一僧。在東淨筯竿下。潛然而泣。我問。汝泣何。僧曰。我有一老母。在故鄉病矣。今將行脉之。爲藥資齎一金。登澗落之惡水。何其不幸之臻茲。假令我行何以畢之養。況乎病非藥則不可愈。藥非資則不可求。不若我先母死。思之故泣。山聞之。輒脫衣入惡水。而問其處。僧指其處探之。果得其金。而度與僧。僧合掌

曰。母與我二人賜命。何恩加之。在此生不可得而酬。來世必爲弟子。奉身以事。拭泪別去。及皈日本。視鱗子顏良言辭。宛如雲岩失金之僧。蓋夙契歟。所謂河裏失金。河裏擔者也。師敲唱往返。激揚款密。自然合轍。故不名。呼曰難得子。方是時。以容願俾夢窓國師開龜山天龍寺。山時住南禪。國師要薦。山行中華禮樂。永貽于後。詔降遂下□住焉。任師紀綱。延文三年戊戌正月四日。龜山災。山蒼皇中夜退北山大聖歡喜寺。昇輿者有一人。無一人。師奮自任。畏敬之誠。固可見矣。聖旨懇留。督起其癢。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山在龜山丈室示寂。昇飯東山。窆全身於知足之塔。師以白紙纏伽梨環。赴撒土場。於是諸徒始知嗣山。諸徒分遺衣物之日。付師以垢羈。師擬諸皮履。不忍竭脫。而僑居南禪。視知足如季札讓諸兄。世以高之。在南禪歷兩堂首座。亦秉拂。永和三年丁巳。師方四十九。十二月五日。膺薩

大願榮舉。陞位齒于甲刹。以師爲始。一香遂爲知足拈出。實夙契也。講叢規如東山。龍孫爲不釐務侍者。康曆元年己未。徑往住筑聖福。慕甘棠也。孫亦侍行。古劒快公素與師善。還自大明。謂師曰。雖大唐國裏作者。如和尚轉處者。未之有也。一時名宿義堂。龍湫。大清。默庵。絕海。空谷。靈岳。雲溪。皆莫逆也。互有唱和。古劒忤鹿苑相公命。命以關東僧錄司出京。師以與之篤。不薦者十年。康應元年己巳。齡六十一。十二月十九日帖下。遷洛萬壽。數辭不丘。明德元年庚午。乃知足三十三回忌也。僧錄司善堂問吾山一僧曰。一庵其宰知足耶。知足之徒聞之皆曰。不以一庵爲塔主則不可矣。自是先則避居龍阜。以蛇戀窟爲警也。應永元年甲戌。師六十六。十月一日。住東山聖雲。爲不釐務。任滿退守護國祖塔。同四年丁丑十一月十八日。吾山燹。道樹半焦。墜緒淪替。重造祖塔。資一臂之力也。火後寺

廣其地。知足^{之賊}北徒將遷容堵。師啓擴視。則髮垂蔽眉。爪長過拳。顏色如生。諸徒親見者。不過二三子。師卸袈裟。包裹甕上。合山趨集。鳴鉞嚴送。山之爲孫子者。躬自昇甕。臻今之知足向之地。乃今都聞寮也。遠近上下見聞者。悉知其平生所履踐之明白矣。斯固四祖道信大師及紫凝勤等儀相儼若之類也。五年戊寅。師七十。三月十八日住天龍。重跏先知足舊規。衆頗服矣。同八年。師七十三。七月十六日住南禪。相公遣使告師曰。序遷止於此。活弄一機。其庶幾乎。台旆入山。機語大悅相意。絕海國師當三董相國。師鳴鑼椎爲證。國師垂語曰。若論第一義。南禪和尚一椎下。發大光明。吞燦十虛。衆中有個漢。直入黃龍窟。收取領下珠。所推重若斯矣。解印又退閑東山護國。凡檀越之依賴捨曰者。卽附祖塔。加之以信人所施補缺興廢。輕於擲礫。定黃文獻公稱竺元在東堂曰。如黃龍之在積翠。靈源之居

照默者也。不自然其身之爲法道重輕焉。丁亥歲示疾。十二月初二日亭午。忽顧侍僧曰。我行矣。侍僧出紙求偈。書曰。有々々々。無々々々。裂破鐵絲網。擊碎驪^レ領珠。後有咄。珍重。應永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午之字。閣筆曰。開一穴於祖塔之後。我將伴祖師於那伽定中。肅如遵命。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七。秉拂四回。妙入三昧。歷任六會。德被一衆。度弟子者數十人。嗣法者福聖雲岳孫。圓覺子雲龍。南禪江西派。南禪瑞岩惺。南禪左淵賡。藏主慕哲攀。書記古心頤。願與攀不幸早世。所著者語錄兩卷。藏叟箋十卷。佛祖歷年圖二卷。此外詩文四六皆不留藁。所謂本色宗匠也。師存之日。號也足子。知足東北築小軒。扁也足。而後絕海勸相公。付塔院之地。今靈泉是也。寶壽院華光妙禪尼爲法弟。故捨所居爲塔院。副以尾之小河村。相之小福禮。諸徒謀買江之蒲生郡船本庄。下司識之。所歲輸爲僧食。爲

末寺者。攝州五百住村昭覺寺。古心附之。江州

仁保興禪寺。越中州小賀子光明寺。俱檀度所施也。師敏捷而無滯。平易而不輕。貴師道。敬名宿。愛文友。憐稚孫。韻吐如洪鐘。不以是非掛口。揭宗綱之要。整叢衲之規。樹衛道之功。學通內外。或以識字譏之。不當師一笑。垂訣之間。如飯故廬。偉哉。予嘗問靈源翁曰。江西吾門甘露滅也。何不曾狀師始末。翁曰。以阜緩而爾耳。僧曰。今則亡。予雖獨存。既耄矣。粗諗吾所識者。僭錄之。予曰。吾豈敢當乎。故不應命者二十餘年。然吁予之老日迫。山疇昔所聞者。雖曰海岱。湏塵。予若沒。湏塵亦沒。則諸父伯叔之罪亦飯予一人。而無所追矣。故弗揣蕪陋。努力老嫗。接集如右。至其道之精微。非區々文字所可能形容者也矣。

此行狀見于正宗統禪師禿尾生苕集。此集正宗文藁也。在金地院。

常光國師行實

師諱明應。字空谷。號若虛。江州淺井郡人也。族平氏。母連生女。意不能平。祈睿岳神。嘗夢古大夫偉衣冠。手持綵扇見授。而有娠。占之工曰。吉也。當產奇男。夫扇之爲狀。開則其末心張。蓋投老益昌乎。以後醍醐天皇馭宇嘉曆戊辰年夏廿四岳神祭祀之日誕。師鄉人胥慶。以爲昨夢斯符。師甫九齡。依郡之宏濟寺沙門志徹爲童。天資穎悟。經書過目誦憶。徹識其法器。遂攜入洛。謁正覺國師。國師既開臨川。命上足佛慈禪師無極玄公嗣席。因傳常照鑽口訣。退藏密于三會之院。又得師以屬玄。玄嫌並化。不度弟子。力辭。然國師強之。乃與安名。師去肆業建仁有年矣。廣濟禪師高山照公偈法燈之道于東山。嘗徇衆請講經。師方騙鳥。在稠人之中。照公一見。特令密邇。且嗟賞曰。沙彌有異。後不可量也。師歸省無極于臨川。始服勤。十七登具。成大僧。隸天龍

新寺。執侍祖。旁日聞智證。祖每撫而言曰。將來興門一而足矣。十八過臨川。見其長老。終日搭緊篷堂中禪座。屹若枯株然。竊嘆曰。住持體裁不當如是耶。自此發心習定。貞和丙戌。祖佚老東庵。無極奉勅補處。師領藥司。轉侍客。作刊五燈會元(之說)偈云。看來五伯舊兵器。王庫初無如是刀。由是名聲藉甚。一日知足龍山至。山有知人鑒。熟視師。告玄曰。侍者毛骨非恒無(マ)電(マ)使焉。四明東陵洞下者英。尋薰叢席奇持。師命以字職典賓。師亦甘之。文和甲午。年二十七。於林放牛會裡。知藏秉拂。禪客問。藏主妙年登此座。甚麼長處。師答曰。虎生三日。有食牛氣。人嘉其對。居亡何。無極唱滅。塔于慈濟。師心喪闕投。間躬土木之役。又間從地藏碧潭善入。默庵妙喜。中岩游三老。皆僧中鸞鳳。各授所業。願愛之。故八藏三篋。五家宗旨。與夫九流之學。該綜靡遺。而蒙山翁擢任紀綱久之。與此山叔祖掌外記。鹿王師

叔迎了以后板。說摩訶衍。年四十三。吉祥徹公使分座。演第一義。于時桂岩居士管天下事。虛江之金剛招師。以齒尙少不起也。亦用應庵詠桃花之故智矣。後圓融帝永和乙卯冬。師四十八。出世岐陽天福公選也。丁巳秋。官以臨川陞位五剎。臨川廼正覺寂場。單修道業。規繩弗準大方。而其徒魁宿者。背家訓構法堂。禮樂ホレマ勅焉。同門異議。引去者大半。師聞之慨慷。戊午休夏前二日。退天福席。與東濃遺老香山謀。聯名抗疏。訟于官。不報。然文甚清壯。爲有識所重。繼而邑豪族今峯源氏以天寧迎師。是年冬臨川官復。今仍舊貫。於是舉香山爲主。推師首衆。以行厥志。職解便歸天寧斗大院。僻在山間。茹蔬被葛。若將終身者焉。崇光帝遜于伏見之邸。有渴玄論。聞師風采。徵住大光明寺。皇華至再。乃就進頌答制曰。紫詔飛來入白雲。三呼萬歲謝天恩。這回至化逃難得。但慮何由補法門。帝覽激

賞。及謁奏對稱旨。寵遇甚厚。永德二年壬戌。新天子卽位。

後圓融院儲君。時年六歲。

三年癸亥。准三宮天山相

公留禪空宗。剏建相國寶坊。追請正覺爲之開山。智覺國師以第二世視事。未幾請老焉。相公顧慈氏信禪師。求一好漢可任重寄。信蚤與師同學。得其爲人。因薦師曰。方今多士如林。惟才德兼全。堪妙選者。莫過此郎。相公卽日召見府中。親賜鈞帖。令試手洛下等持。平イ至德甲子也。明年遷鹿苑。三年丙寅。五十九。領相國命。小春廿六日開堂。一香爲佛慈供。相公遣出三會信衣。守塔者以師爲孫。執欲無與。故師拈云。信心已熟。衣不復傳。大小祖師不知機權物論。伏其知言。師行叢規僅三霜。飛樓湧殿幻出夜摩觀史。辭滿休居鹿苑。明德庚午秋。相公賜師金縷伽梨再任。壬申之歲。相公奏師高行于朝。秋八月廿六日。召對內殿。頂戴衣孟。展師資禮。翌日遣中使。特賜佛日常光國師徽號。師望闕謝恩。畢

對勅使敷演。緇林榮之。越廿又八日。相公率文

武官落新蘭若。師披正覺金欄。

卽天龍供養衣。

就覺雄寶

殿陞座。慶贊提唱。略曰。妙莊嚴域。恢々含吐十虛。法菩提場。落々彌綸群有。旣非眼耳所及。豈可心識能量。雲橫北極。水過南津。呈露初勝概。金烏東昇。玉兔西墜。發現格外峻機。直得物物全真。頭々妙用。舉足下足皆是道場。得念失念無非解脫。一切補特伽羅。互相依倚。十方薄伽至尊。光嚴住持云々。復美精藍像設之成功盛陳。大檀越秉宰衡。撥亂反正。崇佛乘端。辭イ翊王度之意。因引善財入毘盧樓閣中。見其廣博無量。皆七寶成。身心踊躍。得菩薩自在智故事說長偈。以證之。是日達鵬泉布三千緡。黃金百鎰文。馬十疋。他物稱是。而師一切輟歸常住。相公聞而嘉嘆。廼命割丹陽上腴田若干頃。施于常德壽塔旌之。師謝事。居鹿苑。應永之元杪秋寺燬。師復起住持。閱兩歲。百廢一新。然道旺則魔盛。俄

與相公違言。〔四字衍釋〕蓋公違言。蓋公取禪數輩。易服歸

教。師固爭。以爲下喬木入幽谷。理豈然哉。丁丑

春。師因上堂。舉南陽酌庸宗話云。空中一片雲。

悠悠任天地。釘々着還非。懸桂着不是。顧視大

衆云。借問從何起。擲拂下座。還居鹿苑。其不以

倚伏介意可見矣。佛智國師海翁道望與師相抗。

人謂之二甘露門。再董承天。振心宗之綱。玄言

一出。萬衲爭傳。重九示衆。有形枯恰似解空人

之語。師次其韻云。七十者稀今見我。今イ重陽節屈

尙爲人。翁誦味不已曰。高古天真。令人感動。何

其妙也。是歲孟冬十又三日。適丁紀之驚峰開山

法燈國師百回忌。師奉鈞旨。受其徒請。往而說

法。遂游三山而歸。戊寅遷北山等持。庚辰春。掃

雲居塔。師手勘棗栢華嚴論綉梓。又念先師箋註

之勞。講永明百卷書。常誠學者曰。若約年四吾宗。元

無實法。老僧不畏拔舌犁耕。按本朝說貴圖。諸

人粗識來源。而今金仙惠命看々絕矣。爲他兒

孫。無意紹續。何其鐵面皮也。甲申冬。天龍缺

主。有鈞旨。起師補之。衲子歡呼。以爲曇華一

現。爭先事禪誦焉。乙酉春。再還鹿苑。相公敬慕

如初。其在雲居也。征夷大將軍入山問道。師示

以臨濟語要。至是又求法諱別號。師爲書顯山二

字并偈。獻之。乃顧近侍曰。華嚴錦冠云。經是心

教。心起名言。詮顯此理。故名爲經。斯語可以證

焉。師潦倒爲解乞骸。相公不許。而以北山等持

距第里所而近移師居之。日夕賁臨。咨謁詢イ心要。

或就第講經。雲委甚至。捨男女出家。相公嘗問

云。蓋聞圓覺境界。弗容妄心測量。某等日用無

非妄心。敢請開示。師對曰。何傷乎。經曰。知幻

卽離。離幻卽覺。檀越既能知妄。日酬萬機。全是

圓覺。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切莫忘了。又曰。本朝

密教祖乎弘法。厥流惟二。爲小野。爲廣澤。廣澤

則云。除諸佛外更無衆生。小野則云。豈離衆生

別求諸佛。以此互相非咲。所謂生佛之異。不過

全波全水。至竟無生無佛。一味清淨之法。取不得。捨不得。禪和家於斯安住。乃稱活底祖意而已。公首肯之。又一日公問。頃者參諸尊宿。咸云。欲明這段因緣。要須根利智奇。先哲猶或少載。坐破七固蒲團。然後徹去。固非貴人所能。某聞其至難。自料不如修淨土業爲的當也。師曰。前言過矣。遮一着子人々。素有弗與三世如來。移易絲毫。聲色堆頭。照然顯露。根也智也。易田由イ干涉。但在一念知非。故云歇卽菩提。至如長慶間坐。却是癡漢耳。脫謂貴人弗能。則揚內輪李都尉裴張二相。皆非法門金湯矣。夫安養九胎之說。且爲劣器。設今曠方寸地存遐邦。無乃煩乎。伏願檀越不壞假名而談實相。金口所囑亦只如斯。公曰。某自登台輔。日課金剛般若。未曾間歇。其報若何。師曰。能摧諸物而不爲諸物所摧者。謂之金剛。以譬般若體用。檀越調變陰陽。致君堯舜。亦可謂般若熏習熏イ之力也。相公忻悅。益

信正宗。伊問。雜華論云。人々具不動智。迷之則凡。悟之則聖。未審此智可得求乎。曰。也無不動智。也無雜華界。僧問。禪元非坐。坐瞋胡爲。師咲曰。老僧十八上解習禪也。曾作是念來。中年キイ忽然自謂。坐瞋不妨。幸趣色力康健。勉旃。僧曰。爭奈被境逆順奪去功夫。難得此一。師曰。純一不純一。外邊打之邊。何不向八識田中下一刀耶。丁亥正月五日地大震。十又二日師示疾。相公慰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十六日薄暮師索浴。淨髮更衣跣趺。侍僧以遺偈爲請。師擲揄曰。堪作何用請勤。乃執筆書曰。騎倒木馬。蹈破虛空。要覓蹤跡。結綱係風。移頃而化。輿歸慈濟。龕留一日。神色猶生。緇白駿奔哀動。朝野門人遵治命。奉全軀。窆于佛慈率堵西偏。俗壽八十。坐夏六十二。相公聞之。悼惜累日。蛇曰。吾於佛心宗。得國師爲內護。便爾戟化乎。寵贈金錢者。再殊渥飾終。罕見其比。師形端重。疎眉秀目。音吐如

鐘。雖或機鋒一觸電射霆碎。而平居熏然慈仁。望見意消。其奉身節儉。使令者在側如路人。劈香楠襪。皆躬爲之。寒不附火。脇不沾床者四十餘祀矣。晚境雪老冰枯。加以脚疾。杖乃能行。然寅昏香火無少懈。戒檢精嚴。率類此。惠林岳翁

贊師肖像曰。養成一身元氣。鞏固三寶洪基。夏熱熾々。定室修禪無替。冬寒凜々。道場經行不

虧。蓋實錄也。師每談禪教諸書。以訓學毳侶。約言

折理。聽者忘倦。至緊要處。必正色厲聲。榮誨諄

諄。用是四來謁蹶趨風。雖隆寒盛暑弗憚也。嘗

從容謂人曰。我於此事了莫端倪。祇四十已後。

馳求心自歇耳。蓋其所養可得測乎。凡師滌篆。

權輿於岐之天福。洛之等持。而三子相國。一于

天龍。其御衆也。寬猛相濟。其扶宗也。夷險莫

移。其語言三昧也。脫略窠臼。波瀾甚濶。譬諸春

在花木。不知所從來也。上而公侯。下士而夫。請

普說無虛月弟。師平日絕不喜人記持其語。以故

廣錄闕如也。小子親炙左右久矣。綴緝零碎。得萬分之一。又敢紀其出處顛末。庶幾後學者知所矜式云。應永廿年歲次癸巳孟冬日。門人澄或謹狀。

普濟禪師行記

師諱善救。號普濟。生於賀州河北郡英田盛族藤氏。七歲。隸州之觀法寺爲童行。年甫舞勺。禮寂室光和尙於淨住披剃。十五登壇受具。十六寓越前州永昌寺曇英記室。讀雪竇祖英集。橘洲光明藤。十七遊方。初參天闕子相之東勝。明年春關遷壽福。師偕往執侍。十九掌書記。其年小春回鄉。尋依中庭于能之洞谷。舉傳主客。二十六歲。駐錫。洛東建仁。憇別源禪師洞春塔院。旣已三霜。以謂叢林秋老。從事浮華。大法不競。天下皆是徑。返賀之肆業。寂室命充維那。執職凡五年。

年三十四。以猶未鑒所志。遂造丹之永澤。見通幻和尚參隨。無何召侍巾瓶。師一夕得奇夢有者。卽入室問云。飛龍上天時如何。幻云。作麼生是飛龍。師云。龍無龍句。幻深肯之。時至德二乙丑歲臘月十七日也。幻繼住能之總持。師隨往。稟幻之命。補本寺維那。散席諸嶽。同歸丹山。或歷監寺。或典藏鑰。疊々各易其務。咸應元年臘月初六夜。定中瞥爾透徹。直扣丈室云。和尚和尚。我徹也。夜半拾金鍼。幻曰。如何拾得。師云。通身是眼。幻曰。如何是通身眼。師云。井觀驢。幻曰。且道與驢覷井。還有差麼。師云。毫釐有差。毫釐無差。幻曰。怎麼怎麼。無心道得。道無心道。無心合無心道。作堪爲洞上種艸。卽付拂傳衣。分座說法。厥後幻舉賀州聖興寺以付師。蓋幻祖有四建道場。聖興是其一。而爲退藏地。雖然以丹之永澤介於深山絕壑。便其幽勝。此去彼之。自時師以舊隱稱聖興者。職此之由也。明

德四歲癸酉十月。承總持之命。本月二十二日入院。應永二年八月退院。還賀之舊隱。明年八月。又受永澤請。逮入院日。豐狐夜鳴。百數遶寺不已。師感通于中曰。此護法之兆也。卽日立庵祀稻荷明神。狐鳴遂息。一住三載。無倦誨接。其際大勞土木。鼎新伽藍。應永五年八月擢退鼓。本月受請莅越之龍泉。視席三年。時本州榷富上莊緇素。波屬雲委。嚮師之道風。創建願勝寺。力請住持。無幾辭衆。歸賀之舊隱。然而越之道俗。景慕弗置。德尾保鉅戶白澤永幸居士崇信特甚。開剎禪林延師。師鑒衛護靡貳軌。赴其請。重來越國。應永十二歲乙酉七月開堂。奉師爲開山第一世。亡論禪林之締營。殿堂廚庫。百事盡備。晨鐘夜梵。禪規確整。歸然爲一國望刹。又觀山之形勝。以爲諸吾素蘊。於茲追憶東山左畔之餘論。北岳上方之垂誨。且諦觀救世菩薩。與此山實始同一慈力同一悲仰。作十境偈並叙引以見意。翌

歲應命能之永光。臨衆一周。十四年正月二十三
日將且解印。山中諸老勤舊知事。及太守檀越遮
行引裾。師弗獲峻辭。卻回再住。至七月自恣日。
翩然徑去。過舊隱還越山。應永十五年正月初。
浸染微疾。日累沈綿。屆十二日。門人知師不起。
請最後垂範。師掉頭顰覆左手云。今日分明指
示。安詳坐化。(詳)世壽六十二。法臘四十七。諸徒移
龕塔于本山。得法弟子正覺大圓。寶圓直傳。金
剛玉翁。洞源崇珍。宗德玉叟。淨智都寺。元快副
司。法鑒書記。凡八人。師者東西南北之人。少壯

行脚。閱禪將幾員。宜也比出世開堂。豁宗眼於
敷演。撥關捩於章句。如詩偈雖平々。道將來向
上巴鼻和盤托。出幻之貽謀。爲綽餘裕。獨在師
乎。特拔聖興明明付師。餘子所無也。不是非鵲
巢之鳩耶。師之平生行業。其爲徒者巨細記臆。
不可斯須忘之。雖然積日涉年。或有遺墜。是以
狀其大槩。以貽諸後。言到此。猝緘口何也。其道
之盛大。其德之光明。于時應永二十一甲午歲孟
春十二七周忌之辰。小師淨智等謹記。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四十

傳部五十一

前相國無求仲禪師行實

北禪製

師諱周仲。字無求。甲州人也。早入正覺國師之室。參尋已躬。幼嘗誦魯論。法兄龍湫禪師喜厥聰敏。攜師託國師。國師以嗜儒書不悅。命之讀碧岩百則公案。師誦憶無勞。國師亦喜敏捷云。有一信士。敬師之操履明亮。以新構僧房。而請爲開山鼻祖。師擲揄不受。於是俾爲三會下院。扁曰環中云々。迁守資壽祖塔云々。時居資壽。而爲景德前主。故染台翰。書壽德庵三大字以賜云。他日營塔院當用此號云々。門下有忤相

公命者。以故徙居和州。又越片岡。抵立野。地主郊迎。改封內教院爲信福寺居焉。有禪詩曰。栖息不應過一枝。雲林隨處足生涯。昨非今是俱忘却。祇聽松風十二時。一時想見高尙云々。相攸龜山東北創建一字。爲佚老之地。平生觀音像一軀隨身。因安此像。扁庵大慈。或人獻光國師親書大慈庵額云々。師喜甚。速揭軒楣。事先正覺如生。嘗在立野。以石浮圖(イ)。然厭先師諱。除去石磴云々。大凡遠近之行。例隨錢筒以給道路乞兒。若得檀施。則十而三四必施獄中。途逢棄兒。則命從者抱飯。募人乳羶。日賜二百錢。至于生

成。如是數矣。師住相國。冬節上堂云。山僧今日將龜毛掛劾魯史書。雲則箇大圓滿光明雲。大吉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大功德光明雲。大皈依光明雲。徧覆三千界。且道何吉兆。天下太平。民物康阜。十一月望。謝秉拂。上堂云。東藏主鑊錦橫按。據細柳營。佛祖乞命。魔外潛跳。雲門古曲猶有遺音。西藏主無門法門。元無鎖鑰。大藏小藏全從這裡流出。可尙也。嗚呼若此提唱。膽炙人口。蒙厥鈞帖所住。南禪天龍。到處宗風大振。叢社以爲榮矣。應永二十年癸巳十二月十八日。怡然寂于洛之環中庵。在今出河。師之塔和州有直指庵。嵯峨有大慈庵。所度弟子若干。大梁爲之上首。

自贊 小師梵梓藏主請大梁諱梓。

眉底有眼。鼻下有唇。是凡是聖。全假全真。父子不傳真妙訣。坐微塵裡轉法輪。

和相公悠然亭隱和尚賦詩韻 釋周仲

將軍甲第自清閑。智樂水兮仁愛山。亭築悠然揭神筆。百靈保護擁簷間。

和光國師節月栽竹嚴韻

森々碧玉半軒竿。老矣霜辛雪苦間。五夜清風千古月。大人境不在忙間。

和愚中和尙謝賜衣偈之韻 西山周仲

曾訪大唐國裡禪。體翁室內祖灯傳。英檀特製金欄賜。振起頽綱袒右肩。

長得院開基鄂隱和尚。勅諡佛惠正續國師。師平居室曰蘆花深處。終于土州吸江庵。嗣法于佛智。鹿山叡侍者雅稱鄂隱。卒賦拙偈以答其所需云。

舞禪呈撓古渡舟。隨波逐浪老岩頭。無端辣手打婆子。驚起白沙灘上鷗。

永德三祀癸亥三月清明佳辰。書于金龍岩隱軒。暮齡九十歲云。

松嶺秀禪師行狀

嗣法寂室
受業實翁

私記

禪師諱道秀。武州河越鄉人。姓藤氏。安藤右典厩石宗之六世後胤也。其俗也食邑于信州之力石。師父名尊巖。少而爲叡岳台教學侶也。天資俊敏。氣蓋同流。自負而欲爲宗首。詣文殊樓。祈大聖之冥助。一夕忽夢一童子容姿如所畫善財。持利劍尺餘許。下堦墀來。自謂可被授我。忻怡無堪。忽錦幃內有聲曰。皆爲凡器。不耐授之。授第四童。而顧其後。有五童兒。列坐神童終如其言去。恍惚而醒。熟想夢事。恐自身不得成志。度法嗣五人。其四將當於此識者耶。假令我不遂志。豈稱凡器乎。憮然下去。而後漸荒學。之京師探東魯之書。不歸山久矣。忽染痼痼。彌留不痊。涉年聊蘇。藥餌方盡。無所親附。因而遭女身子之魔魅。(實事)俗兄爲薩州太守。職滿上京。又奉命赴羽州。見巖百計弛廢。謂相携東往。及任滿而歸

發。獨留武州。而娶平氏女。杲生五男。師其第四也。其母夢一高僧貌甚清癯。以剃刀一隻寄于懷中。而有妊。以元德庚午二月三日生也。軀潔無垢。齒牙全生。髮毛上而不下。目睛有光。母怖非常。弗欲哺養。父巖念前夢識。殊加愛重。其爲人短少。精神可掬。額有毫一莖長數寸。甫三四載。點慧超群。父教以竺墳。隨學背誦。宛然。夙習。六載作和歌。章句可詠。七載從諸兄。見撫簞於筌梁之上。歸烹鼎中。有魚來斃者。忽躍墮熱灰裏。師看此泣涕。慨念地獄報。豈異之乎。自是不茹葷。父又知其宿因。不强之。九載誦論孟。十二載學台教。其年登伊豆走湯山。依萬代法師爲童兒。時潤默翁草創曹源之趾。唱佛國之道。一見師甚器之。乞萬代法師。師亦傾心相從。十四薙髮。及與法諱。(實事)次載隸名於竺仙和尚巨福席下。竺仙愛銳利。青顧倍常。師慕義。歸覲默翁。十六登叡岳受具。夢窓國師初開天龍雄基。默翁之徒

弟多在會中。因往龜山。經夏迨冬。國師以法契親殊爲誘獎。又還東。優遊相陽。遇實翁和尚董誠妙席。投誠入室。朝參暮請。日藍見聞主賓相見。猶如爺有兒。師與翁同諱。因請避之。翁曰。在古時師資之際猶有大小本。今安必用改乎。宇以松嶺相喚。十八司侍客。至仲冬旦。呈偈曰。朔風凜々撼千林。透骨寒威不可禁。時節因緣現成了。若何明取本來心。翁嘆喟之。冷泉諫議忠範公居相城。爲一時儒宗。師之兄聖會遊門下。問泗水道。將師共往來。範公愛師超群之才。評論孔門之底理。旁收百家之異學矣。師好學無倦。夜挑長檠。通霄立讀書。或眈忠範公會實翁話之。次曰。本邦儒家常乏其人。近有兩三輩俊流窺吾門者。皆是釋氏少生也。惟中無若秀侍者索隱鉤深矣。實翁不悅。範公去後。喚師責曰。余以子期於宗門遠大。奚入範公門。耽外學爲乎。古人天性才敏。而有兼異學。不妨道用者。唯略取樞要

而已。安得嗜此耶。不見教中猶有荷麻之呵。況於直指道乎。況在外道典乎。師赧顏去。而手不把外書。翁室中有子均侍者。尤英靈士也。師與之埒名。爲莫逆交。時皆曰。荷山之均秀黃龍之文英也。實翁常謂人曰。秀均二字。(子均)前途難測。惟恐均者無謹畏跼踖質。未知造物全與其命否。師不見均月餘。無知所之。或時忽至。師問。公先姓何乎。均云。頃聞稱復庵已庵主真知識。趨見彼老子常之寶雲。蒙佗請問。平日所學。一字消不得。方信名下無虛士也。若欲親切參佛祖道。可討於水邊林下者耶。師深刻意。往參復庵和尚。機語未契。經一冬歸。尋均侍者罹病。師勤看之。不幸不救。故益銳進道志。亦增丘壑情。師還伊之曹源念言。本朝善知識頻年化去。後聽大元既衰。海內沸騰。敢無一日安。外國船舶盡罹殃逆。今當依賴阿誰師。決了大事。仍詣圓通大士像前。瀝十指血。書普門品三十三部。日夜展拜不

止。困則以指炙香爐上。及十爪焦敗。限三七日。而懇禱逢名師。一夜立困靠辭。忽夢見白馬入門。及漸近而化成龍。凌空而昇仰。瞻之卽觀世音尊容也。而定卽中置一圓鏡顧告云。汝要求正師。宜隨我後。便向西而行。恍然開目。月掛西崦。曉樓鐘運。感喜集交。踊躍百拜。自想我所求者必在元朝。住欲買唐舶。先謁實翁。告以其情。翁謂曰。我初入大元日。未嘗有毫髮歸計。然爲祖道衰替。而猥殘不肖之徒。競作鄙事。甚於吾鄉。因此再渡鯨波歸矣。況者衲老宿相續逝去。余所識者。了庵卽休去聽其訃而已。船舶好通。一舉無妨。否則敢莫努力。師又問。本朝山林無有陰哲乎。翁曰。余心友光寂室南游之後。嘗未出人間。憇愛林泉棧絕交遊蹤。常無定所。雖未審寓何許。多在山陽道矣。公若往謁。雖不逾海漠。而得見正人。只恐峻拒者哉。師請需書去禮之。翁裁簡。其略云。秀侍者從愚而遊久矣。成褻

衰拙。勞倦不一。好學無倦。而今弃所嗜。專勤於此道。追慕德風。要求禮觀。敢勿嶮拒之。望垂慈乎使獲成器。異日宗門之幸也云々。又書偈贈在錄曰。侍者參得禪了也。此心何事未曾休。三千里外逢知己。不狂忙兮破夏遊。師拜辭去。時歲二十二也。徑征京西。訪尋寂室和尚。時寂室在于備前州慈廣寺。師到入門。未迨拜投。先到殿裏。瞻補陀大士之像。掌中安一鏡而晏坐。曾與在伊之曹源感夢者靡有少異。俯仰涕下。喜怡無已。便心知寂室是大士所指吾師也。及參禮。寂翁辭不受大展。容姿儼然。眼光射人。撩亂布伽梨。相揖蹲踞。師一見意消。僅欲進語。而翁變然改色。師看機卽休退依位。翁使僧將就于客寮宿。師却念這翁之孤峻。尙過於前聞。無所針筭。當如何參請乎。翌日呈一偈。述遠來之意。寂翁披之曰。意句甚尖新。我癡弃筆墨久矣。置傍不答。令遣侍者謂。荷山不知我。使煩於公修途到

玆。然我百醜千拙。深耻使人見之。所以山澤之間。儉安過時。公以荷山書爲紹介。特來相尋。而龜勉接顏矣。不可光陰虛弃者。公得此有素。寧借片言乎。方須速去。佗成志願。若滯此。渾喪二利云々。師謁使僧曰。某爲己事未明。特來拜謁。切冀見容依棲。留止旬餘。往還相逐。凡十六回。師追憶浮山參業縣之時。固意不去。翁見其剛毅。而呼師曰。若甘得冷淡欲眠。涉日。當任子性。師歡喜禮謝。從爾止渡元心。屏卻諸緣。脇不到席。單々厠涯個事。漸聞家裡話。益深信根。或時翁見靜坐曰。秀侍者行儀甚勤正。須慎終。有聖棣上坐。執侍翁日久。師與之交。恰如故舊。師謂棣言。吾爲大事。數千里來。然未聞一言誨勵。光陰易過。生死難期。似失行脚之志。公久侍和尚。不審得何言句耶。云。棣雖久親近師。而未承一誨示者。與公無異。然予從和尚于但州日。從容之間。予曰。今叱諸方學徒。動以疑之與不疑。商

量不審。那箇是親麼。和尚曰。疑底與二十棒。不疑底與二十棒。我說底亦廿契二十棒。予於此聊雖知痛癢。所恨根識浮淺。至今未能瞥地。師首旨之。依栖翁。一年遇翁徙于它。師拜揖而別矣。破納綴鉢。去留勃率。遊備之中。後間觀佳山水。則不借屋宇投宿。日唯一食。專行杜多行。無人敢識者。高庵丘禪師精通內外之典。諸史百家書無所不閱。好學之者歸爲文字之肆。師不虞而邂逅之。庵一見太奇之。異禮延接。人皆改觀。爾來往還旋屢。交義篤善。庵每曰。秀侍者肉身菩薩也。卓識超邁。不顯其用。戒真威儀。昂荷佛祖道矣。師又到因州。而訪寂室岩栖。弊衣垢面。躬取樵汲之役。翁常嘆賞。一夜圍爐清談。師現聖棣上坐。前日語曰。向來我錯甘棣上座屈棒。今不欲恁麼。要直下薦取。翁正色曰。爾喚什麼作直下也。師立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翁曰。學語之流。師云。雖然。如何欺得和尚麼。卽展拜。翁

搗住推背後曰。莫錯舉人。師徧體汗流出。其以降雖有聚散。而隨翁所居處。靡不禮覲從侍。師聞實翁領于巨福。而飄然歸至建長函丈。拜謁實翁。相獲甚懽。遇結制之節。命師司藏鑰。不屑而就。白日欲投身於賤役。奉謝法恩萬一。自乞淨頭職。長老高於其義。敢不奪志。終攜行李。入持茅元。託於鎌倉親好家。有曩日所集書史幾函。一々沽賣用辨靡費。點燭點燈。香煙香湯。轉觸爲淨。化穢爲潔。萬般異常。悉躬自作之。諸方靡不贊嘆。九旬已終。行辭函丈。長老固留。師曰。蒙和尚指示。獲見寂室老人。誓因終身林丘。今爲感廣大慈恩。來得展拜而已。稠人廣衆中齟齬其志云々。實翁曰。住院不可久。少時諸徇吾情。因留涉年。無凝謙和尚居于巨阜正統庵。燈節復白長老。先使小師看藏主寮。呼師強之。師謝恩義而出。不歸寮。不辭方丈。真出三門外。一筇双履。又作西海之行。至于備後鐵山。誅節駐。扁曰

牛關。徒侶三四輩。與世邈如。有藤氏男雅樂師景領於近境。尊師標致。數來問道。於備中多氣莊長岡山。權與精舍。懇請師使爲開山。嘉其志出居茲。未幾師景殞命戎陣。景父備前太守雅樂景貞不堪悲哀之情。益弘基趾。曰此貞德寺。募于本志。助彼冥福。又聞寂室止江左飯高山。師復往致力。話及貞德之事。請翁曰。吾奚過於公。公緣厚於吾。必不謙讓。乃自贊頂相序。稱曰。貞德秀長老。又謂曰。慈明不打一單椽。用破家散宅之手段。起臨濟將仆。今屹雄壯殿宇。華麗房欄。累石檣樹。以謂建隆法幢。這般痴漢者。觀之如惡疾。若有毫髮建隆之念。萌於心膂。早須捨去矣。吾不訝於公當歸合檀心。夫景貞親族繁滋。家門尤榮。傾城敬師。師若加意。輒應化寶坊。然茅屋三四宇。衲子三十餘員。禪誦精勤。無虛弁眈。師杖笠掛壁。如傳舍之人。後請性庵主。號空極。付與貞德。猶自放心遊。往于江還于備。翩

翻而如孤雲獨鳥之無依。夫寂翁者。沈重寡言。凡雖饜飫叢林之耆宿。接顏則皆心肅敬。忘吐氣呈語者多矣。然每值師到。翁快然立迎。直延入正寢。爐底添薪。夜話達旦。賓主談笑。如忘其爲師爲資。靡弗人恠之矣。除夕來拜。而數輩列座。寂翁口占。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歸也否。師獨立揖去。翁甚嘉之。及翁晚年。師忽告辭。翁曰。老病相迫。待蕉露晞。遂以今日。將可與公決別。師云。然那忍去麼。翁曰。莫々大圓鏡裡。時時相見。不可以生死隔。又贈法語一段。其詞云。松嶺秀侍者久侍實翁。以爲言行之師得酷矣。二十年前訪余巖居。而後或來。厥道義之篤。至今不少渝也。今夏亦來。聚首茆茨之下。向道之志。唯知進而不知退。加以機辨峻捷。不失衲子體裁。良以足可嘉。解制之前一日。來告辭之次。從余請益臨濟參黃檗因緣。予謂渠云。臨濟道。我初詣先師。三度問佛法的々大意。喫它六十烏藤

了。恰如蒿枝拂相似。而今思喫一頓。誰當下手。惜當時等閑放過它了。若箇漢出來曰。某下得手。待它擬開口。彈指一下云。蒼天々々管取。它無吐氣。轉身之分。秀曰。千載之下。不肖孫還無有具如上手段麼。予笑指秀云。喫非子夫復誰歟。予援毫記此。以贈云。此一篇可謂師之實錄也。師歸隱備之神代縣佛原山。而卓庵。夫原山備之北嶺最高頂也。人烟迥絕。疊巒巒。積雲埋屋。經年不消。人憚苦寒。不忍居焉。師唯紙衾布衣。而處茲者四祀。絕而不置筆研冊子矣。高庵散東福席。歸于桑梓陰。遣使招師。師勉強而出山行。庵曰。以老病退慧日之主。殘齡不可久歟。吾蚤歲究於灌頂兩部。爲一流之的派。爲未得其機。至今無嗣。忽逮于溘然。斷佛種者。誠可嗟乎。望師以交義。而得受吾法施。師曰。心宗猶不敢。奚得攻於異宗乎。若有相續之人者。我俾助彼耳。庵曰。祖光上座者禁律有博聞之資。吾

所欲者師與光矣。師諾。庵喜奧秘最密藏猶如不遺一義。傳付二人。授受之際瑞相施多。不可具舉。師雖深研密藏。猶如不曾。蓋師之檀越景貞爲高庵之俗弟。以之考之。高庵於師者慈明之神鼎也。英靈仲寓居于播陽安艱。師以松泉庵招之。靈仲來而就茲。頻々往來。會晤不拘時矣。靈仲寄偈云。慶喜稟承迦葉尊。破庵痛懇老松源。我今參請猶過彼。廣大深恩超厚坤。酬酢偈頌酷多。關東副帥藤公上相。天樹居士者。弱齡而在國清寺。無礙室中爲沙彌。國清曹源其境密通。默翁與無礙爲法昆弟。兩刹僧交參無阻。天樹令師之兄聖會頻招師。師復往東府。天樹喜。就中會之宅晤語。又於私第延待。勸以應世事。言。今禪興虛席。幸乞舉師住之。師擲揄而退。而以志話會。天樹又云。若拒登庸。別於近隣構一招提。冀師居之。時々誘化。教某懺滌罪衍。師云。度生幸有出世翁。代佛宣化矣。勞貽齒逸民乎。天樹不能屈請高節。

而曰。予所知之州中。或擇一林丘可棲遲何似。師諾曰。曾聞伊南溫泉太多。予頃有不仁疾。欲往浴之。若得柴水便。須卜居駐瓶錫矣。天樹甚歡。師到伊南河津。浴于縹田溫湯。見幽邃之裡有小漏屋。憩止一年。溫泉之東北有一高山。峰巒欹列。林木鬱□。山之中條莽然無樹。時々瞻之。彩雲集起。師恠之。呼居民問彼地勢。民云。群岫紆圍中自平坦也。無有隆窪。歲々虎杖草叢生。因曰虎杖原。封疆殆曠。宜創伽藍。一日師分荆躡山。追隨者十餘人。岩石嶽嵌。漸登其上。師憊然如有夙緣。便作終焉之計。縛茅而住。號林際庵。夫伊南者海外陋邦。而居民皆獮獠也。山川復絕。路途艱險。自非爲法忘軀衲子。不可得而到。師好而居茲。徒侶不過二三十人。而鉢盂有全粒者鮮矣。雖蔬蕒之具。或有不繼之日。屋僅庇風雨。其冷淡索寞之韻。求之古人傳記中。不可多見。然設本分規繩。不敢少忽。衆或有不

忍者。師之門弟無多者。倘有因事請暇。峻拒弗從。問責之曰。夫本色行脚高士。爲生死事大。勿憚危亡。相求于寂寞之瀕。要得師及以咨決。豈似爾等游州獵縣。看山門境致。虛遷時者乎。不甘這裡寒酸。欲覓那處溫暖。要往便斷。勿復來矣。咸聽不得去。又有行脚而飯。必問所歷。聞說親炙老成人承慈誨。則快然相好。若有信州禮彌陀。賀島尋文殊等。則逐斥不欲再見。其號令整嚴如此。藤公天樹聞其風韻大喜。而欲割邑充衆供。師又辭不受。唯請教其鄉內禁田獵事矣。天樹嘆美。廼下令禁殺。至今無屠殺者。先是師修圓應禪師三周忌。居于永源。尙自謙稱侍真也。復迨十三回。同門請居主席。至是昂荷乃師道。逮忌設大會齋。又新營僧堂。一夕於含空臺有虐炎。然不燄氣及它人。咸驚異。良材相集。不日落成。而高廣倍于前。欲鼎新於貞德之佛殿。景貞之雅樂前三州守及諸族之檀越。盡禮懇請。師又

應于其迫。不久畢工矣。明德辛未歲。天下將有叛逆之憂。京西諸侯鄉黨會契。而優伐虓噬。師視每嗟曰。我諸旦那勢威。豈得久者乎。運否交蒞。無可奈何。惜哉天地之間。無卓錫地云々。人皆聞駭異。或有避忌者。師尙不已言。於日新軒壁書一偈。遽爾歸林際舊陰。偈曰。世事悠悠多亂情。不如□岳送餘生。先師有語銘心上。死在巖根骨也清。明年果有山名之逆亂。師之諸旦家門一時喪亡者。偏如師語。雖當時浮信者。皆敬畏其知幾知微矣。應永癸未秋。師脊發癰腫。彌月增函。九月晦如氣將絕。俄爾顧徒曰。這回不可死。見神人告曰。延我壽十六年。不知爾乎。從其有速矣效。丁亥春。藤公上杉大全居士長基紹業。而副帥于關東。道遷豆州之國清寺。鼎建湘江佐谷。欲令選有德人作中興之祖。文圓公帖馳使請師。亦固拒不起。整大綱顯道庵共一時名勝也。皆作偈寄。恨其命矣。壬辰歲正月。林際寺

遭火。衆蒼黃如蟻集。師出立傍於爆裂崩倒之際。怡然謂僧。吾有偈曰。劫火洞然大千壤。寥々獨坐主人公。丙丁童子穩々去。燒熱婆羅門立功。其歲三月。師謂侍僧曰。我有感夢。當得江州之信。侍僧問其夢。師笑不說。翌日竹侍者持格越溪書來。書中切禱有江之行矣。因卽日束裝。而遣侍者辭旦那大全居士。封備中之產爐灰一迨送之。侍者曰。頃林際寺煨爐。今以白灰贈之。恐議笑者。師曰。懶往獻之。同佛圓澄爲季龍埋石去。師指迨曰。大全亦不出年而成這箇也。侍者意恠之。曾不向它說。及季冬。遽有大全之訃至。侍者大畏師之先見。凡鑑事于未萌。而語多類識者。不可枚舉。逮出林際寺。顧曰。忍死歸來埋骨茲地。季夏至瑞石山。長老可遲退席請師。不肯就。而留開山之塔書雲。日。師需筆記曰。今宵夢有異僧。乘雲來。問予曰。師爲守塔居此了。先師未了緣麼。答曰。老耳不聰。高聲問將來。問

曰。如何是先師未了緣。答曰。唯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問。此雲懸掛著耶。釘々著耶。答。明日是書雲。彼曰云々。乘雲昇空。今朝記之。江湖參方士。幢々接踵而來。未一見其顏爲耻。其年長老可遲入滅。永源虛席。同門一衆請師。不允。以怨訴不已故。癸巳二月入寺以顚蒙。而萬端付職事者。如不聞見。每諄々謂曰。吾老病相仍。如有氣死人。爲諸禪德逼我。曲徇人情。叨領主席。難免尸位素餐之譴。深有愧于佛祖。爾等各拳々翼載。可補乃祖道。莫敢怠情而相牽入火炕。聞者感服。遵式奉行。廢事具舉。徒弟稟侍者畏師甚。老沾唱衣盂。而剏構小院。作師燕休之所。今源院是也。在瑞石山。一位大相公顯山嚮師之風。使近臣金山持實言。頃承自東滄來于近江。爲幸不少。雖數欲詣函丈而咨參。有憚國民之勞。俟時必參謁。贈名香并袈裟十二頂。而請求其中一衣搭師肩者。頂戴受持。又命畫工。寫師頂相。朝夕拜

之。肅敬謁誠者如此。而後馳台翰遣事使者。絡繹于途。需頌偈讚辭類者。又不一。甲午歲八月。台駕忽到瑞石。石阜京城相去兩日程。從官侍臣駢闐不絕。玉輦金鞍聯串入山。江左邊民觀者如堵。大相公先使畠山殿左金吾直源大居士喚侍覆曰。和尚年尊。莫必立迎。冀設席直入寢室相見。侍者白師。師曰。善哉大相公。惜福業人也。師坐而接公入對。而以師老耳聵。令侍者傳語曰。仰慕師之道久矣。今得相見。甚遂素願。慶幸何多哉。師曰。老拙居東關有年。比來被業風吹轉此境。剩得遠勞台駕入山。以何充之。多愧無德。公曰。愚夫從少年信直指道。而每欲住禪定。爲身應物。未能純一。加以矜哀存心。不能無刑罰事。動便積罪過之因。如何免得地獄業耶。師曰。夫禪在心不在事。定由己不由它。況大相公乘夙世願輪而來。爲群情之依怙。行一政則庶黎咸悅。出一言則人臣悉和。檢邪標正。勸善懲惡。

罰獨加于有罪。刑不及於無事。然則不夭其命。不勞其力。不作其怨。不聽其訟。致君唐虞之上。揚身桓文之表。一天保太平之安。兆民樂無爲之化。此皆從相公襟台而流出。未嘗毫髮許個佗手矣。經不言耶。一心清淨故。多心清淨。世界及佛土皆悉清淨。又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無邊刹境自它不隔毫端。這是大相公日用三昧也。所修最不弘哉。若夫閉目藏睛。靜念歛情。獨免其身者之所爲定。非爲大定。唯所貴。不昧正因。不失大機。所以調達在無間極苦中。猶謂如三禪定樂。爲有其大機。得天王如來號。豈又苟然耶。相公素得其機者。那必怕地獄苦也。相公大悅曰。實如師言。弟恨未獲其機。相公特請師說法要。師只把大惠答參政法語一段。讀此曰。老僧口門。容不如這老之親切也。相對終日。應酬含緩。猶如庸常之客。以祖道衰替。禪林陸夷。憑外護之贊祐。爲語而已。師脫紙帽置傍。相公指之

問侍者。侍者曰：「帽子也。」相公把之看笑。而重其節儉不事服色。相公退而問侍者。山氣稍寒。和尚衣袖爲甚薄乎。侍者曰：「雖嚴寒亦無厚。公留北絹綿襖請著。亦贈紫袈裟。」師辭却之。相公仍呈不止。其肅敬優異。度越前輩。巨公名卿相從者競來拜謁。騶史士卒俱伺翹望矣。山名殿巨川居士常熙呈偈。有序記。林下一時盛事云。文繁不盡錄。偈曰：「李將當年參藥山。指雲指水兩重關。今朝特々枉台駕。賓主談鋒一默間。相公去後。師謂徒曰：「我元山谷士也。今獲對大臣官長。豈不背平生志哉。喚小師道通令發伊南。託曰：「備速去林際。須營把茅宇。我欲早歸償始願矣。乙未歲夏終。卒然還于伊。同問諸彥追至於途。固挽不隨。大相公聽而馳書。抵伊勢州。掩留三回。皆不顧。以偈辭。掉臂而行。偈曰：「召命三回到路岐。不堪老病決然之。浮萍蹤跡雲來往。生計隨緣山水湄。相追者三十餘輩。伊陽道俗獲再見師。如

慈氏尊降於觀率。至于林際。依然而屏居三年。徒衆多倍于前。龍峯諸老悅佛灯道振於林下。以庵門所鎮國師袈裟贈之。丁酉歲正月十二日。征寺之北隅。呼徒曰：「當以我遺骸瘞茲。爾宜乎其趾。」因芟除荆棘。移石擲土。師又誡曰：「我聞先師語曰：遊大元日。隨人尋寂音尊者之塔。在深山幽邃中。唯見青松一株而已。我當年聽之。甚以爲得。爾等於予芟芟。復切勿立塔。栽松標之。我心足矣。到二月八日。集徒七日宴座。於十三日之旦示微疾。呼侍僧曰：「吾死將臨。偃息尙如常。到十四日曉。令侍者掖起。披伽黎了打座。侍者曰：「和尙無遺偈乎。師呵呵笑曰：「今奚爲要偈耶。便手結秘印者食頃。解而爲定印。如睡脫去。壽八十有八。座七十二夏。從一位大相公顯山遠徵竹侍者。詳詢問始末。而以師道儀奏于極。諡曰圓明證知禪師。禪師者誓臥林壑。全初無踞寶華王座儼臨萬衆者。晚年得名傳于江湖。余幸感夙

緣。侍巾盥久矣。逮其參方之緒餘。頗有瑩聽者乎。所以遇耆宿老衲可識知。則必究問之。勤念不忘其德。如今拊緝。以記顛末。後來或有作傳譜之士。欲令之爲考據矣。才識暗短。言詞鄙猥。揅釀醅夥。贅疣不一。只望吾門兄弟賜訂正。或曰。迨參尋來由。優遊所歷者焉叟乎。生前父母之感夢。誕后少年異跡。備何由獲之乎。余曰。蚤年在湘江日。往來師之俗姓元貞者家數矣。值曝家書。使余驗品目。見題日史書三冊。披閱之。則貞之父聖會記四十年間日事者也。附義託事。多書父母兄弟事跡。其中有師記實十餘件。後臻走湯山。逢曹英都總者。二十年前齡既耄也。自稱曰。識子之師少年時者。可無過我也。余以先所見詰之。大凡尺圍鑰合者也。證據此二記而已。然師平生以韜晦爲心。豈欲彰行蹟於身後者耶。咸是家醜。那用揚外也。唯要屋裡之人些知屋裡事。故曰私說。

松嶺和尚勅號文。勅豆州林際寺松嶺和尚者。自蚤歲安心於空門。艱性於怡淡。尋深山入究谷。雖自能韜晦。然囊錫穎露。果熟香飄。學徒相隨。如雲皈岫。然而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掩光今已逾年。慕道者猶未休。欲立徽號以表示天下。依易名旌德之例。以塞其誠意。卽於國盛典。亦理當然。賜諡可曰圓明證知禪師。

岐陽自贊

東福八十世
嗣靈源

余本貫南海讚岐州。俗姓佐伯氏。母源氏。一夕夢獲珠劍二物而身。遂以康安辛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寅刻誕于熊岡莊。時屬國騷亂。父清泰奔北越。母携余入京。外祖父義大方業儒。子可教矣。壬子祖父卒。母家貧不能鞠養。捨東福泉石窻爲童子。泉石窻名曰秀。是歲靈源和尚住聖壽。及靈源遷安國日。薙髮受具。丁巳六月三日母卒。

冬節在惠日掌湯藥。己未三月二日。清泰卒於三州。夏赴相陽。掛錫龜谷居侍司。庚申春復回京。隸名南禪。辛酉奔靈源喪。秋自備中入京。寓東福。丙寅石窓寂。戊辰春往董周防長壽寺。己巳在東福司掌藏鑰。庚辰遷後堂首座寮。癸未轉前堂首座。結夏秉拂。秋九月領准三后帖。出世讚州道福寺。一香記靈源乳。戊子今相公請條普門寺篆。更三年復遷東福寺。相公賜金欄伽梨。乙未春掃阿州慈圓塔塵。十月復入京。戊戌承乏天龍寺。而嬰風痺退休於栗棘庵。而今追憶六十年間事。如幻虛妄無一可把玩。一侍者繪像求贊。似非幻者。一日二字恐而誤。全是不二。余於是乎贊曰。一則不二。不二則一。性相平等。匪影匪質。

應永庚子十一月朔 不二境界岐陽叟方秀

玉龍山福昌禪寺開山石屋禪師塔銘并叙

前住瑞龍山太平興國南禪禪寺比丘惟肖得巖撰

天童淨和尚一夕夢洞山悟本禪師相見。翌日日東禪者元公來參。針芥相投。深明洞上宗旨。便將芙蓉楷祖法衣。寶鏡三昧。五位顯訣授與之。元公得此東皈。於越之前州開山永平。建立宗旨。繇此越賀能三州間。洞派所據梵廬。大小相望。通幻禪師以永平六葉的孫。坐丹之永澤。盛倡洞宗名稱。普聞於天下。然繼之不辱其傳者石屋禪師其人也。師諱真梁。號石屋。本貫薩陽伊集院。姓藤氏。島津忠久公後裔也。母阿多氏。夢白衣大士降臨以娠。貞和改元七月十七日誕師。姑藏金聞夢兆乞以鞠育焉。觀應改元。師既六歲。投本州廣濟寺。執童子之役。夙智所發。習學倍蓰恒兒。族長道鑑公召把酒盃。師掉頭辭。

以金口痛制。公喜曰。真出家兒。延文己亥。觀光京國。禮南禪蒙山和尚爲師。及年十六。落髮進具。偶侍山。謁東堂東陵於西雲。陵愛師風骨爽拔。以石屋副其諱。人皆歎艷焉。貞治壬寅。妙喜董東山席。謂師曰。月公遊元之名衲。彼鱸膾不可後。手書薦之巾瓶之任曰。老牛舐犢。母訝喜。開書愕然曰。子何人。老和尚器重如此。便侍藥局。製字說以贈之。任罷再飯南禪。法兄虎森率師訪寂室於江之永源。寒暄罷。森珍重出去。師至門首自念。值善知識如優曇華。幸見此老。不敢染指法味耶。再入問入道據徑。室矍然曰。不圖瀟洒年少發老成之言。示以趙州無字。師三拜以出。貞治丁未。如是此山遷南禪。擢充侍客。應安辛亥。師年二十有七。竊出南禪。詣丹之九世。渡築之志賀島。皆吉祥聖像奉安靈境也。限以三七日。禱進道冥助。滿夕夢聖像親以福玉二字見付。而玉字半破。師以和訓原之。以爲賜福之

義。承白聖像曰。我所需究竟之法。世財非所欲。聖像重告。無傷弟。持去飯故里。埃時節可矣。遽然以覺。乃領聖旨。閱兩寒暑。一夕又夢。初祖來告。時至矣。母淹于茲。詰旦二比丘來。嚮渡江祖像。宛乎夢中所見。傾蒙顧之。卽晨奮然發足。道繇南海。過泉之高瀨。見雲樹的子古劍訥公。機語胎合。然無留志。直往丹之永澤。參通幻老師。乃問。生死到來如何行履。幻曰。把將生死來。因掛錫以住。(幻即如也)幻舉韶國師偈究之。師無晝無夜。請益靡怠。幻問既曰。心外無法爲甚麼。幻曰。青山。師於言下脫然曰。滿目響。幻領之。仍曰。爾明日嚮衣孟。設一堂粥供。從茲服勤無間。造詣益深。幻又問曰。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因緣作麼生會。答曰。日月有時。又問。觀自在爲甚麼瑤冠戴彌陀。師著帽出去。永和丙辰。聞大拙能禪師旺化東野。往依席下。拙一見以獨榻待之。拙講傳燈錄。緇白聽徒計千餘。師預焉。或有故來脫。

則移頃待之。千徒指目之。拙問曰。臨濟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汝作麼生會。答曰。不可喚作無位真人。又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答曰。門前金剛舉喙拳。拙便執師手曰。須還我師資禮。師呵呵大笑。拙顧侍僧曰。昔在南方。見千岩老漢于徑山。發明此事。岩大喜。載我小轎。巡東西廓。令人瞻禮。其時悟處適來。梁侍者捩轉底關。捩子耳。逮拙住建長。欲師伴其行。固拒而止於包宇都宮。繙閱海藏五年而徹焉。又夢通幻手綰袈裟曰。近前來。付爾。近前頂受。尋賜手簡督飯。偶幻應能之。搥持禮請。師巾侍以行。一日幻付以信衣。屬以柄宗。夢亦可徵。實永德三年癸亥十月十日也。明德改元。烏津大道創妙圓。延師爲開山祖。茲秋又省幻於越之龍泉。明年辛未飯薩。五月幻遷化。山川脩阻。不能奔赴。心表修供而已。有冒稱幻嗣者來訪。師刺知其未徹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若眞證實悟底。

如兩鏡相照。互相欺蔽耶。速來一人勘過。望崖而退者夥矣。應永改元。薩隅日三州太守烏津元久公久執弟子禮。新開一刹奉師。師號山曰玉龍。寺曰福昌。拆志賀夢中福玉二字。以命之也。莊產陵如。安衆千五百指。鼉鯨交響。叢規井々。隱然一方望刹也。尼智泉來謁。師以香片卑之。泉珍秘久之。視之化設利羅。光采爛然。以爲未曾有事白師。師叱曰。這臭老婆。無令外知。人以我爲怪。伯氏僧投師。受佛祖正傳。菩薩戒血脉。其廬條嬰舞馬之災。血脉圖儼乎灰燼中。毫髮無損壞。聞者見者靡不嗟異。於是乎三州靡然向師道化。崇之猶一活佛。戊子秋。搥持虎席。同門者宿請補其處。八月望進寺。乳香酬通幻。志所得矣。任滿又歸福昌。丙申春。避戎馬之擾。入山陰作之坪和。舊欽道望立西來寺。以安住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後崖竹筋鞭。又問。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云。用人境作甚麼。僧曰。築

著磕著。師便打。癸卯重五。乃通幻三十三回忌辰也。師領諸徒。暫需永澤。設萬僧供。從容謂曰。我留殘喘臻茲。爲脩先師末後忌供。能事畢矣。溘焉必矣。杲及十一日。沐浴更衣。泊然坐蛻。俗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此日大風飄鼓。林下摧折。諸徒舉龕閣維。堅固子累々。粘綴牙齒骨片。平日所持念珠不壞。塔葬永澤側曰智日。分牙舍利并念珠。皈子福昌瘞。師軀幹魁梧。音吐洪暢。目光熒々射人。自握拂柄三十年。以法道自任。八面受敵。皆用本分鉗鎚。定見如山。不可移動。每自語曰。假令不得一箇半箇。吾家種草掃地以空。不可以藥衆銀當九轉丹砂去也。故參學者。始苦其難。湊泊久。則眷戀而不克引去。桑榆既迫。願輪不退。室中每舉心外無法。以驗人。或曰。大死底時。道將一句來。陰利潛益。所漸被者復已廣矣。印記上首。曰竹居。曰大田。曰智翁。曰定庵。曰鑑窓。曰覺院。見存者竹居覺

億。餘皆早世。竹居諱猷。印心最早。予嘗與竹居聚頭海寺者三霜。相得歡甚。別去幾乎三十年。時々寄聲慰勞。茲冬初。遣其徒弟璠。寄師行實一通。求銘其塔。辭意懇々。予今踰七者五。衰病日加。豈復從事副墨乎。然伏念與師並時以生。出處間濶。不得一扣函丈。以耳法誨。以爲憾。記鄙文於塔下。以結逸多三會際遇之緣。不亦幸也哉。況竹居所懇。安得而拒乎。嗚呼法周沙界。有甚在不在。雖然古德說法度生。非無其方。則地亦有所預者歟。予近閱續傳燈雲外岫公下。無予一人餘無所見。可謂落莫。獨此方都城林下班々在焉。則悟本分身揚化不爲偶然。未來永劫宗枝繁衍亦可卜焉。增損行實無所書。系以銘。銘曰。

悟本再來開永平。洞宗勃興從北地。
七葉的孫石屋師。本貫薩陽姓藤氏。
始自天宮降母胎。白衣大士現喜瑞。
方登志學參上乘。九仞之山基一簣。

天下妙喜與西雲。命字製說已倒屣。
袈裟泛湖扣永源。趙州無字親揚爾。
文殊豈有二文珠。九世志賀冀法施。
至誠所感終不虛。粉里俟時含聖旨。
達磨蹈蘆來發揮。時也胡爲淹於此。
一錫飄然登丹丘。直見幻翁問生死。
無法外有甚青山。失口卽云滿目漚。
師資從此善合函。其間不可容一穗。
千岩之子中峰孫。大拙關左高標遶。
相見一笑又亡佗。橫榻點茶崇獎異。
放包暫寓宇都宮。古教照心因則寐。
幻翁開堂能總持。左右周旋無所墜。
忽付信衣拍其肩。千斤大法於是寄。
薩守新開大寶坊。法幢堂々茲頓轡。
山曰玉龍寺福昌。疇昔大聖有懸記。
長門大寧作西來。隨身宮殿自然至。
幻翁幻滅如昨朝。行值三十三回忌。

永澤重開追孝場。多々報恩修佛事。
殘喘到此無所求。方隔六日鶴林莅。
舍利念珠祭火中。分收永澤福昌寺。
與佛同壽示去來。畢竟都歸第一義。
雪片洪爐電空中。擬討蹤跡徒勞動。
有人摸索讀斯文。翠琰所鐫無一字。
永享六年甲寅十月十日 嗣法比丘正猷立

東漸和尚傳

嗣華峰一

東漸諱健易。京兆人。姓藤氏。母源氏。一夕有龍石之夢徵。乃娠。故小名曰龍石子。僅至七歲。投于華峰一公薙染。一公乃聖一國師四世之孫也。鍾愛之。鍼誨之者日尙矣。逮華峰寂。師遍歷相之諸刹。嘗司客於建長石室會下。後歷諸職。試清要。所到叢林稱贊之。後領相府鈞命。遷于相國寺。分座秉拂。台旆入山。以側鈞聽。未幾任廣

嚴。規矩森然。如巨叢林。職解。又寄餅錫於相國。台帖荅降。住京安國寺。又奉鈞命。住東福南禪大叢林。相府臨法筵者數矣。師上堂云。山僧入此門。已經七十三年。薙髮於此。剃髮於此。今正欲示歸就之處。大相公還識歸就之處麼。舉拂子云。一毛頭上定乾坤。凡四處住持。晚居常在光寺。病革請退。應永癸卯四月十七日。端書坐偈云。

威音一箭。虛空兩片。腳頭脚尾。日月面面。擲筆而化。前一日。相府見索法語。乃對使書。辭衆上堂而奉之焉。在東福創一華庵。以通叟祖翁爲第一世。在東福曰回輝庵。卽師塔所也。

岐陽與玄太白座元書曰。方秀再拜奉覆雲門太白座元禪師。秋初猶熱。不審震艮何似。比日不得欸語。惟有馳嚮之情耳。予法兄東漸西堂同門之老也。解廣嚴印以來。寄餅錫於相國寺。去十

八日領相帖遷京安國寺。開堂已擇明日初五日。以彼寺乏能文者。上首知事就予。求足下山門疏語。東漸亦要得足下高文。以爲我榮。敢告留一兩日之暇。以垂寵賜。則何幸如之。相足下訓導學者。日夕懇々。不當有此煩稟。但恃舊眷。以忘罪戾也。東漸名健易。遠江人。嘗司客於建長石室會下。後歷諸職。而在相國。居板首。明德間瑞世攝津廣嚴。信香供壽福華峰一公和尚。華峯後示寂備前祥雲山同會院。華峯嗣休通叟。通叟嗣東福佛照白雲禪師。白雲塔曰常寂。庵曰栗棘。門榜金剛關。皆宸翰爛如也。傳在元亨釋書。東漸現領備中瑞光寺。其凌霄自得則舊業也。凡居室以潛室揚之。其餘助疏語者。使文藏主稟之。不宜。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四十一

傳部五十二

勅諡大機弘宗禪師行狀

師諱安曇。華叟其號也。播州揖西縣人。生于藤氏。八歲。始到京師。禮德禪開山徹翁和尚爲師。十有四歲。剃染乃典侍局。親侍翁之巾瓶。定省不怠。稟性純粹端直。故翁喚之曰佛心。翁順世之後。一十八歲。隨侍雪翁和尚。廿三歲而再遷大德寺。此時蔣山和尚端居方大。師謁山求參禪。山云。老僧住持事繁。爾師兄言外屬者住德禪。且去參見。師便詣德禪。就外索參請。外云。何不問山麼。師乃舉前事。外唯略容之。仍命師作書記。自爾晝參暮咨。不敢退轉。一日迄舉揚

拈花微笑因緣。深秀徹矣。故號曰華叟。親受旨訣。爲外之的。猶如處喜纔飲光。于時明遠爲言外之侍者。每語遠云。於世尊拈花話。曇書記一人深徹其旨也。外滅後遷江州。安脇禪興庵。安逸歲久矣。養叟頤首座徑往扣其室。惡明這事。師曰。自得印證二十年。不道佛法二字。今日始爲爾開口云々。手段孤哽。敵其鋒者鮮矣。師問曰。如何是禪興。頤云。來風深辨。師曰。辨底響。頤云。露。師曰。轉向那邊去。頤云。再犯不容。師便打。又問曰。如何是禪興境。頤云。檻前山深水寒。師曰。恁麼則天際日上月下。頤云。正

與麼去時如何。師曰。聖人復生。願云。便禮拜。師因七夕垂示曰。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七夕一句。或云。七九六十三。或云。是什麼心行。或云。去却一拈得七。或云。銀河一帶水悠悠。尼云。勘破了也。師曰。那一句惣無人道着。三寸舌頭付與阿誰。衆皆退。師因明月垂示曰。月離中峰玉一團。爲什麼十眼看不見。願云。作賊人心虛。師曰。意旨如何。願云。天高地厚。師休去。師問曰。煙雨蒙蒙。遍界清涼。是衲僧第幾機。願云。第八機。師曰。何不道九十。願云。謹謝和尚開示。師曰。正與麼去時如何。願便禮拜。大智侍者問南浦和尚云。林際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如何是和尙門庭。浦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侍者便喝。浦云。龍頭蛇尾漢。侍者擬議。浦地住_{（云云）}趨出。師後來集。衆代侍者喝處。搗曰。如何是家珍。或云。侍者點茶來。或云。高着眼看。師便打。秀侍者辭師赴洛之時。師問曰。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藍子盛將歸。侍者應諾。師肯之。江州堅田祥瑞庵請師爲第一祖也。師從禪興庵遷鹽津高源院。臥疾七稔。一日以印證之語一帖子。法衣一領。付囑願首座曰。吾道至備。大行乎世。正長元年六月念七。援筆書一偈曰。滴水滴凍。七十七年。一機瞥轉。文裡酌泉。擲筆逝矣。世壽七十七。坐夏六十五。法嗣一人。養叟願和尚也。所度門弟若干人。師遷化後。後花園法皇下勅。爲大德之前住。又勅諡大機弘宗禪師。宸翰曰。德者依道自彰。名者隨行惟貴。天之成美也。之所恭。爰前住大德華叟和尚。爰大燈_{（受教）}之傳之宗旨。與林際正脉之玄風。寔是法海之靈珠。禪林之翹楚。肆節稱譽於舊碑。揚徽號於新墨。諡曰大機弘宗禪師。正長元年六月廿七日。門人謹署師大略。

萬歲山成道寺寰中和尙傳

師諱元志。字寰中。俗姓小足。肥後國合志郡人也。父常信天滿宮。勸請隈府赤星鄉。嘗禱子。一夕夢賜扇而□生焉。其扇骨露無覆紙。其出家之象也。故投正觀寺。正觀寺肥後之禪刹。而千光國師之法孫也。遂入□宮建仁西來院。復依南禪寺。爾後游中華。參楚石琦禪師。贈以寰中歌。今傳世。皈復住正觀寺。築庵西鶴軒。檀越菊池持朝請寰中。剏成道寺。號萬歲山。終寂于茲寺。壽八十三歲。辭世頌云。日本非生土。大唐亦客鄉。虛空兼法界。平等我家常。

前天龍心關大禪師祖道履歷之記

禪師諱清通。藤氏。洛陽人。應安八年乙卯誕。永德元年辛酉七歲。依叔父古雲禪師爲童子。同二年壬戌八歲。隸名天龍。至德三年丙寅十二歲。

石室玖和尙字謂心傳。頌曰。歷々三星遶月宮。西天東土立家風。知音唯有兒孫在。不落揚眉瞬目中。嘉慶二年戊辰十四歲。楞嚴首唱。同歲冬剃髮。康應元年己巳十五歲。侍于藥局。明德元年庚午十六歲。復楞嚴首唱。繼侍于請客職。明德三年壬申十八歲。薺翰林衆選執筆。應永八年辛巳廿七歲。在月庵會裡典西藏。同十七年庚寅三十六歲。天龍寺復第一山。衆選爲侍□。同十九年壬辰三十八歲。右履中會下司紀綱。同二十年癸巳三十九歲。依大岳和尙之薦。在惟忠會下結制。於後板秉拂。同二十一年甲午四十歲。領桂之大藏以興廢。蓋以門中衆望也。同二十五年戊戌四十四歲。在德祥會裏領第一座。同二十六年己亥四月四日。師歲四十五。拜備之後州康德寺帖。同年七月廿二日。以右金吾命住持長福寺經五年。后住凡三度。同年大岳和尙改字稱心關。同三十年癸卯。師歲四十九。遷守清涼寺祖

塔。後住凡三度。同三十五年戊申三月十四日。師歲五十四。受京之安國帖。三月十六日入寺。同年臘月十一日。主瑞篁塔院。永享五年癸丑九月晦。受圓覺寺帖。師歲五十九。同十二年庚申七月十八日。拜天龍寺帖。同八月七日入寺。師歲六十六。嘉吉三年癸亥。皈老於瑞篁先廬。師歲六十九。同四年甲子。領桂之薦福。蓋以國師舊跡也。師歲七十。文安六年己巳八月十四日示微疾。同十六日。移居薦福院。同八月廿九日辰刻。泊然而化。壽七十五。則塔于薦福院。系以詞曰。

時康正龍集丙子孟冬日

法友前惠山華岳建胃叟謹志

雲章和尚行狀

東福百三十
二世嗣奇山

丹陽人釋惠鳳

海東有大宗匠東福國師聖一爾公。得法於杭州

府臨安縣徑山佛鑑禪師範公。範公乃楊岐會公九世之孫。臨濟大師一十六葉之裔也。國師道合王臣。化行國內。丞相藤道家公最欽其德風。創大精藍於平安城之東南。命曰東福。推而考之。當是趙宋嘉熙淳祐之交焉。藤公之於吾國也。乃其世政柄者矣。其先嘗封乎春日。謂之春日神焉。自大織冠淡海公始領宰輔之任。子孫胥繼。獨專一位。而不敢授之他人者凡廿一葉。幾五百有餘年。國人目之曰執柄家也。東福之於吾國也。五大禪刹之一也。自國師之戢化也。其距今也爰且二百星霜。爾來據其席者。率皆國師之一派矣。子生孫。孫生子。愈久愈繁。其僧廬之依山沿澗者。金碧耀而棟甍出焉。數里之際。寅哺之候。鐘梵互合。遊此山中者。如入佛國土。自然使人脫凡骨。先是國師（開卷）而法之子。附墳塔於東福者。僅一十三人。尤號巨擘奇山禪師。然公國師眞傳之子。而在族譜爲子姪也。嘗以國師之囑。

受常樂普門兩處之委託。使其徒弟甲乙遞代也。後奇山徒以普門飯之東福矣。奇山之宰塔。在都城之南可十數里。謂之成恩。（註）成恩徒相率而謀。又以常樂如普門之例焉。且約東福元老宿師。因作之契券曰。吾之徒微如此。萬一得人。門庭或振。其飯吾徒乎。亦不爲晚。人以爲知言。比者奇山之門有大禪師。名一慶。號雲章。平安城人也。姓藤氏。左丞相道家公七葉之胤。今關白相公之兄也。日本至德三年丙寅五月十二日。生於桃花坊本第也。二十四年辛未。師甫六歲。入山崎成恩作童。初主僧通言首座。夢詣春日之社。取青蓮華栽之殿前。翌日肩輿載師而臻。言公異焉。乃引手謁其祖塔之下。俾拜其像。无何隸東福。三十四年辛巳。師十六歲。稟具足戒。明年壬午。皇華使者天寧天倫彞公。上竺一庵如公來于京師焉。因价僧覺曇以通謁矣。曇乃入大明國而呼曇菩薩者。天倫一見器之。有偈示曰。十二年前蚤出家。因緣傳得

祖袈裟。黃梅夜半曾分付。把住无客失左車。書其終曰。以祝遠到也。遂住城北聖壽。從岐陽秀公遊。旭鍛睡鍊。一莫不至厥極者矣。及秀公住東福。請師居藏主職。二十年癸巳。遊南臺。染指於賢首慈恩之旨。以禪不外於教也。壬寅二月。師命工肖岐陽禪師真。求其自題。禪師乃題其上。其略曰。興慶藏主評論碧岩集。至其羅紋結角之處。抵掌一咲而已。得其推重者如此也。三十三年丙午。在東福後堂寮。結制秉拂。庚戌三月。受普門請。入寺法語。一香供奇山也。師曾因覽奇山語。有自領者。遂曰。薦福古公彼何人乎。吾不可自欺也。古公讀雲錄有得。因嗣雲門。雲門古公相距一百餘年。於是乎嗣奇山。乙卯太上皇賜手書。講元亨釋書。嘉吉元年辛酉遷東福。戊巳四月。敷政門院之薨也。命從於浮圖之法而閣維之。俾師說法。法語載之本錄。寶德元年己巳八月。太上皇特命畫者繪其自像。以請師之語於其上。乃躬灑翰。謄詞一閱（真）

後。國人以爲榮矣。十月南禪之帖命。南禪乃佛心禪師肇化之大道場。而先龜山皇所賜宅也。禪宇之布於吾國者。弗翅數百萬也。然而其位實無與南禪伍矣。佛心亦國師傳道之上首也。寺舊有佛心像。龜山賜贊。以鏤乎寺。師住山之日。以謂寺之至寶莫以過矣。乃疊命繪之事。以聞之國王。國王又親書龜山贊語以賜。其末有應南禪長老雲章禪師求之十字。人又以爲榮也。十二月解印佚老。師天資不與時牽。力存古道。自悼正宗日就隱微。而流弊滋盛。平居之日恒講百丈古規。以繩其大終於邪曲之飯者。概考長蘆澤。山東陽諸家之言。自仍其舊貫。以并乎一焉。名曰清規要綱。自乙卯及今年辛未。凡一十七年。未曾臨沾席矣。己巳之歲。嬰於未疾。幾不可起。戲有口占曰。一十五年坐不臥。一百餘日臥不坐。放底合著丈石調。釋迦彌勒難作和。每喜誦程朱之說。仍製理氣性情圖。又有一性五性例儒圖。

嘗以五灯錄取捨不一。互有異同。造五灯一覽圖。以便於檢尋也。其他遊戲。形於紙墨。發乎語言。門人小師錄以私於手卷矣。自扁退居之室曰寶洛。以附庸于東福之陰焉。其宇與凌霄先廬竝。乃普門之地也。清溪遶而茂樹圍矣。居然韻勝。嗚呼師乃遠追奇山以爲師。奇山之於國師也。在族譜爲正姪乎也。在法門爲的子也。師之於國師。於丞相也。爲的孫也。爲正胄也。奇山之有後者。國師之有後也。國師之有後者。佛鑒之有後也。佛鑒之道光乎海東。是亦中州之化克被乎無根之謂也。是不可以不紀而托之於不朽也。仍撫師之始卒與傳道之源流。署其梗概。切具之於大手筆焉。姑此爲述。竹居清事。

錦谷跌禪師行狀

師諱周跌。號錦谷。以松鷗爲齋名。九歲入予師

兄大梁室。大梁天龍典藏。而遷居相國之十年。實應永二十一年癸巳。予先師示寂之歲也。先師在世之日。特命大梁爲壽德看院。予少小與大梁同序。故其徒亦皆相隨。乙未歲旦。大梁在相國后板秉拂。乙酉冬節。前板秉拂。皆與予偕在寮。戊戌夏。予寓南京。夏了。大梁領公帖。赴若州高成寺。助化儀者十餘輩。時歲十四從焉。開堂罷。便歸京。師居壽德。予又赴南京。既而大梁亦南來。與予同陪東大寺番一律師講序。于時留在壽德。至歲暮。予與大梁同歸。是春嚴中和尙再住相國。遂遷鹿苑。與予同在其席下。庚子歲。予住相國東藏。十五同在寮焉。予隸名相國。癸卯正月。予爲本寺寮元。亦隨在寮。明年同回鹿苑。是歲十九。爲大僧。乙巳歲。在誠中和尙會下爲侍客。秋八月十四日本寺回祿。從予歸壽德。冬節諸頭首秉拂。以輪藏爲法堂。於是勤書記秉拂問禪。己酉歲。大梁自等持寺首座寮遷西山寶幢。

侍于左右有日矣。庚戌夏。予遷後板寮。亦隨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大梁亦寂。西山大慈與諸子同居心喪。明年歸壽德。永享六年甲寅夏了。主于相國東藏。將勤冬節秉拂。時大明正使而行者兩人。以官命轉位東西藏。是以俄退矣。同八年丙辰六月。予遷前板。秋八月。出世景德。相隨侍衣。明年丁巳秋。遷等持亦爲侍衣。己未閏正月二十三日。與予同赴關東。庚申四月十六日。八坂塔供養。十高僧各有侍者。爲予隨侍。同年秋予自等持遷相國。將侍衣。而法眷一人幸在。讓以此職。明年辛酉夏六月。普廣相公俄薨矣。夏了。予散席歸壽德。命之居壽星。癸亥夏。予遷崇壽。同在茲矣。及丙寅秋。予回壽德。留居壽星。冬十月。予遷鹿苑。又住侍衣。明年秋。予退居壽德。翌年夏。遷北山鹿苑。留之壽星。翌年冬。自北山歸壽德東軒。壬申歲。命主于壽德。享德甲戌歲。任寮元。丙子春。予再住鹿苑。亦復侍衣。

丙寅春。自鹿苑侍衣遷前板寮。歲五十三矣。結夏秉拂。已登座畢。行者傳呼。相公臨法會。故座上收拂待之。旣而台旃入堂。坐于簾中。於是鈞語問答。到書記秉拂畢。台駕出堂。此相公臨秉拂之始也。退前板歸壽星。蓋爲表率者不可爲侍衣故也。向退侍衣之後。予以無其才闕此職。恐有怪者。率住持之善不善。係乎侍衣之賢不賢。可不慎乎。今茲移壽德。於寺內修造以下件々與有功焉。丁卯歲。領諸山公帖。近時領諸山公帖者。不必臨其寺。雖然居京師而不敢出頭。經三十六箇月爲紀滿。此時居壽星。日々爲後生講書。甲申秋。遷京之等持。入寺之日。相公臨席。先是淫雨連旬。此日快晴。相公亦喜曰。長老之幸也。明年有頻望交代者。故不滿紀而退。主于壽德。丙戌冬。官命以壽德爲慶雲院。院則雖易地改名。而主則不動也。丁亥秋。京師大亂。與予同客于北岩藏小庵。明年遷于高野有隣庵。纔閱

兩歲。又來于北岩藏。數間竹屋。人不勝其憂。然一室獨坐。讀書自樂。壬辰二月十九日。偶入城中訪諸友。二十一日。歸路脚力小勞。憊于茶店。到晚歸來。無恙如常。二十二日晚間困臥。到夜深如眠而逝矣。少予者十五歲。何少者先去。而老者尙留耶。予按其行業。永享三年辛亥。侍予西山大慈。時連竺雲退攝州廣嚴。居于華藏祖堂。就習漢書。平日無所藏之本。且書且聞。兩年而帝紀列傳畢業矣。中年以來。間爲後學講之。東西諸刹讀此書者少。大岳和尚常講此書。聞者不爲少。然相承而讀者竺雲一人。爾就竺雲而學者亦多矣。今亦一人也。爲人師難哉。少小就予友川江心聞韓文。就江西聞柳文。皆數年而畢矣。又寓八坂小庵。聞曰。一書記者講易。予爲付易本。此乃予俗叔一心性庵主所持。未有穎實田玄會法印記。實可爲珍者也。蘇黃詩聞予講者數矣。特以予坡詩本授之。予三十歲母亡矣。乏子

葬事。故所藏書。皆賣與于人。就中留兩三本。今所授蘇詩其一也。予十五歲。侍先師於崇壽。初聞椿齡中講坡詩第一者。纔數紙耳。從此有欲學此詩之志。然不得其師焉。二十四歲。聞嚴中和尙居大智。承公命爲珍寶山講之。自末而始矣。此時初得此本。每紙上下寫顧氏赴氏註。及自餘故事者也。杜詩亦聞予講。近年就友人借記江西講義者。寫之將爲同居諸少講而不果焉。雙桂肖翁垂七十讀坡詩。不許衆人陪席。始于二十五。而到第一之日。予謂之曰。一代無雙名師之講。雖一兩回而聞之。則豈非異日嘉話耶。携之同行。陪于席末。翁遂作松鷗齋詩而付之。至于佛書則聞予講。楞嚴圓覺者各五矣。以至法華梵網金剛心經孟蘭盆起信論等。比聞予講焉。常謂予曰。其於佛經祖錄。未得如留心。於外典實宿緣之淺也云々。前年取予所寫法華諸解去看之。蓋擇好者抄之也。去冬予就海藏門下。借濟北集二

十卷來。予未見之前。取去看之。今年二月十一日。自持來還之。因曰。此集中有通衡科。何義。蓋取於論衡之義乎。爾只以爲取於權衡爾。然引論衡爲最可也。太抵讀書精於義。古人詩句雖難解旨。不敢容易變過。每々與予商量。此方前輩中。每見雙桂詩。爲必可有妙意。而再三翫味間。得其意焉。予曾讀書。略抄一二。名之以刻楮集。予所抄者亦抄之。然能節其要。而細字楷書。便自校讎。令人便於觀覽也。予又借他書。不可久焉。則分之各抄。各抄如陸放翁入蜀記是也。見于刻楮集中。今各欠其半焉。自少至老。其勤于學如是矣。曾以近作十餘篇。就播心田求潤色。爾來屢推獎焉。一日謂予曰。何不令跌藏主製四六耶。予曰。平生多病。不可令之勞肝肺也。此言亦有由矣。予少志學。苟有所作。必就或天章求是正。天章々々。イ六二字五體我嗜讀書。每々有勸四六者。然以多病辭之。又曰。以四六爲業。頗似好名者。每

製一疏。袖藁謁諸老門。此亦所不堪也云々。故予於心田云爾。天章居西山保宗院。閉門謝絕賓朋。然隨予同謁。未嘗磨之。予嘗孟東野詩。有聖主恩波纔半俸。投金瀨畔困沙塵之句。天章以匠□荷枷。爲此句批語。予未解。而能解之。天章聞此爲聰明。遂以自撰梅城錄副本付之。永享之初。三條內大臣招予私弟。意在讀坡詩。予謂。金言以不親近國王子大臣官長爲誠。縱講佛書。猶爲不可。何況外典乎。然大臣爲普廣相公外戚。而天下無不畏其威。辭之如何。首鼠兩端之頃。勸予不應其招。于今深感之。凡爲己所主者。作應世之謀。則以與權貴相親爲助。人情之常也。然能反常。愛予之深矣。庚辰歲。予退鹿苑之後。諸刹住持之。選大抵屬于蔭涼。欲舉之等持。已爲舊交。又爲予同門。其才亦足用。然望者太多。頗勞思惟。予知之謂蔭涼曰。不必等持。惟餘寺虛席者授其位可也。予居鹿苑五年。舉在等持

者。皆五六年前承公命出舉書者也。今告於蔭涼之意。所以知其難得也。蔭涼尙欲遂初志。而當住持未退以前。稟之府君。蓋爲停餘人望也。等持已爲官寺。而爲十刹首。主此寺者。每以遷相國爲例。宜哉爭者不已。遂住此寺。實得於不求也。丙戌歲。製遣高麗書。亂後又有可製高麗報書之命。再三辭之。此時傳高麗書者。東福門下僧也。故華岳和尚寄書勸之。而不聽焉。庚寅歲。又有此命。辭之如前。然宗箴首座出入府中。約以自今後不可以此事煩而重督之。迫于不獲已從命。此雖細事。出於謙讓。又不好名一端也。兩書載之予國寶記。客簷夜話之次。謂予曰。干戈以來。五山崩壞。佛法拂地。經眼觸耳之事。無一不寒心。然自爲則未深憂之。相國若在。則萬物以爲等持前住。有住持命乎。如某福惠二俱不足。然一命再命已出於不意。至于三命亦恐不免乎。向來竊息之。則胸次不穩。今寺旣灰矣。其妄

心亦灰矣。豈不快乎。予咲曰。此太早計。然所貴不爲利也。進取在於求利。退藏在不求利。求利之心易得。不求利之心難得。難之心苟不著力。則臨時爲利欲所奪。子用心亦深哉。與予爲法門叔姪。如二甘露者。共不可企及。惟王梅溪以師弟勇退者。爲僧中二疎。其庶乎。蓋退藏不求利。豈非二疎知足不辱之遺意也耶。此皆不汲々於出世。可觀也。矧平生無一人徒弟。亦此心矣。示寂之後。一二朋友來弔曰。相國再造之日。選住持則必中其選。可惜予舉向所謂夜話對之。壽顯侍者令寫厥像請贊。贊則未得之。且記出處顛末畢。記畢視之。則大半予出處也。將改之。然六十年隨予。如影於形。形若除之。則影亦安在哉。兩人出處并在一狀中。未爲害耳。文明四年龍集壬辰八月。臥雲八十二老衲周鳳書于北岩藏慈雲庵西軒。

特賜宗惠大照禪師行狀

師諱宗頤。字養叟。俗姓藤氏。生於平安城東山靈山麓。年甫八歲。詣東福寺正覺庵。拜九峰和尚爲師。迄于祝髮受具。司侍局。後掛錫於建仁寺天潤庵。典藏鑰。又隨喬大周遷土州之吸江庵。博覽群書。且及探經頤。戾止播州書寫山。以依心空上人之講席。再還建仁。書雲節居仰嶠板位。秉拂提唱。晨昏篤志乎此道而已。參見巨壑和尚。而透過許多公案。自謂已是足矣。法友謂師云。者裡不然。茲有大燈的傳言外上足華叟和尚。久栖遲于江州安脇禪興庵。師若有肯諸宜往參見。繇是師乃發足。徑詣其室。問曰。某甲爲要明此事。遙拜和尚來。許參請否。叟云。吾從得印證二十年。不道佛法。今日爲憫始開口云々。得師從是十六年。朝參暮扣。辛勤不倦。領解深旨。始知從前虛用工夫。遂承印證。爲華叟法嗣。叟乃付囑法衣云。吾道至汝大行乎世也。師寫壽像

需贊語。叟書云。口吞佛祖。眼照乾坤。手裡竹筴。天魔喪魂。一句語提三要印。願來的々付兒孫。又出楮求號。號曰養叟。賦一偈云。祖家門下久參徹。只飽西來密旨禪。握得無端雪花鬢。逢人先語舊因緣。叟一日從安脇禪興庵。遷監津高原院。師亦相隨去。叟化緣已終。師再至京師。掛錫于大德寺。暫居如意庵金剛軒兩處。師承相公之命。視篆大德。開堂演法。又董德禪丈室者三載。門弟費私。肇草創大用庵。後奉勅黃。再端居大德方丈。師於華叟身後。奏朝奉綸命。以爲大德之前住。□竝謚大機弘宗禪師。于時寶德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也。師當本寺回祿時。革大用作雲門庵。乃因回祿垂示曰。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大德寺佛殿山門向什麼處去。師代曰。是法住法住世間相常住。再大用建立之時。師垂示曰。如武帝問達磨云。設建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老僧因甚麼建立一字。試下一轉語

看。師代曰。將此深心報塵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恩大難酬。有宗歡者。以河州花田之古基。作財寄之。師以之再興大德法堂。乃應一衆之請。陸堂法語祝讚。宗歡復於泉南。肇營造一基。曰陽春庵。請師爲第一相也。師平生垂示勘辨。問答對機。說法々語。贊語頌古惟多。不遑縷陳。師氣宇溫柔。道德無慙。迄發轉大機大用。雖宿德飽參。難當其鋒也。後花園法皇特賜宗惠大照禪師號。師一日病床染筆書偈云。喝。末後一喝。具眼者辨取。連喝兩喝。輒擲筆坐化。于時長祿二年六月廿七日也。閱世八十三。僧臘六十一。嗣其法者。春浦和尚。岐庵和尚。芳獻叟。所度俗不可勝計也矣。門人謹狀于梗概。

前南禪瑞岩禪師行道記

千光六世之孫。一庵克家之子。師諱龍章。字仲

建。後改龍惺。自號瑞岩。又以蟬庵爲別號。泉州石津人。族姓源。其先食邑山東。稱山名氏。其父因州刺史南樵公。廼族長。與州大守氏清公女。兄之子而爲舅甥行。故見優寵者。非舉族所企及也。其母佐々木鞍智氏。方娠也失常情。却酒葷。至德元年甲子誕。師天資穎異。在齠齔中氣宇如神。與群兒嬉戲。侮玩之氣。每出其上。太守喜其英特。敢加鞠育。師七歲。從親入洛。徧覽聖跡。至佛廬卽合爪瞻拜。戀慕不能去。因詣北山閣王堂。視其壁上所自冥界衆苦。告乳媼曰。汝過出家。我亦皈釋。媼大奇之。然門閥以奢侈相矜。父母欲奪其志。明德二年。師八歲。方泉州亂。族黨嬰禍。或抱師匿深山。止古精舍。有一沙門修密行者。憐師不可逼。而官兵急逐而至。沙門蒼皇匿師護摩檀高座之下。且警曰。雖移頃勿悲泣。卽登其座。手印口咒。自誓于心。若此兒不能遁難。我亦忽爲兵死之鬼。惟願諸聖衛安救焉。官

兵披索莫所不至。然不顧此座而去。師遂得遁。而母託之安栖無染。無染氏清公之女。而其宗巨川公夫人也。應永元年甲戌。師十一歲。無染謂保善尼文海曰。這兒要飯于釋。宜爲之擇師。文海鹿苑相公大姑。而拜知足祖龍翁爲師。故俾師依東山住持法兄一庵禪師。庵一見喜甚。如有宿契。命名爲僧童。竟果其告乳媼之志。庵鍾愛日加。師時經行殿廡間。寫爲泥污。及飯庵自取之。以黃直褱袖拂焉。而謂左右曰。起吾門者此子也。其器重可知矣。空谷國師訪庵。(從遊)觀師風骨爽拔。以仲達副其諱。庵欣然。庵徒龜峯侍行。散席還東山。師方十七。較其所習。剔髮進具。而侍藥於東溪牧。侍香於龍潭濬。皆董東山席之日也。倘非研精文字。焉知古聖賢所爲。專探經史百氏之書。旁及雜說。吹藜繼晷。莫不達明。庵見之謂曰。文字之學。於道不爲無助。雖讀外書亦可也。然壯歲濡其耳。深其目。不以佛語祖言爲先。則

逮求離文字法。而亦不爲有助矣。想汝後必悔。而庵舉外典中數事啓問試焉。應答如響。庵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庵呼曰。適來所答。無絲毫差錯。方舉个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庵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由爾舍彼就此。朝煨夕煉。深得其旨。遷瑞龍。中侍以行。其飯東山。亦從之。商確古今。密付秘譯。師年方二十四。庵掩光。慨然嘆離師之早。枯瘁寒瘠剝落。執習一衲。漠然守節。不移時。少林岩惟肖與巨川公有支許交。一日謂巨川曰。章侍者固法棟也。寒苦尤甚。資無所出。然終不自言也。公共同出。自何不思之乎。自是公恒欽艷。多所委施。師年方二十八。雲門玄太白董東山。道價方重。海內屬望。擢師俾飯藏司。方此時。惟肖太白爲僧中健嵩。偕愛其器。不翅感庵之曰。每從江西派慕哲攀二兄。周旋二老間有年矣。玄論之餘往々言詩。佳篇清章一日傳稱。適玉府會

諸兄弟而賦化松石。或人有陰忿者巧言曰。石者玄猷國師之諱。其以忤諸孫而觸焉。遂訴之官。將陷於罪。勝定相公大怒。執其魁二人。議投昇於有北。慕哲其一也。而斥逐同席數十人。或告師曰。子故甘受罪。而無意於免乎。師曰。漢之黨錮。宋之黨籍。不得與其人齊名者耻也。我預其數。死而何悔。師聿出洛。旅次三井教寺。師謂佛性有緣因。吾何適而不可。仍探教觀之要者兩歲。然後相公覺其徒素不罪。悉放還。而友社如故。師年方四十二。據第二位。無何罷之。師年五十。虛板首。衆皆欲起師居焉。師力拒。山中遺老禪居伯元迫而請之。師告元曰。我要永委迹寂莫誓不出世。元勵語曰。胡不思乃翁拂寫之愛。苟守小節。何以報之。師感茲言。便領焉。至其分座提唱之妙。聳動衆聽。職解而徑主護國祖塔。兄江西作偈賀。未幾同門耆宿相與謀曰。願賀之福聖龍翁甘棠也。宜授之師。而帖下。蓋免往董者。

情其遠去也。其後僧錄司寶山珍以清見屢請焉。不就。師年五十七。築之聖福命至。賀猶以其遠不往。況築乎。如福聖例。先是庵戢化以還。見兄西如庵之生。西亦友愛染矣。東山席命降之日。西賜一伽梨曰。我付之于公。如大龜之於慶喜。師曰。吾何當之。實師年六十三。其之秋西遷寂。率闔山廣衆。欽備盛奠。祭之以文。任滿退居東庵。差爲本寺評事之首。凡事無大小。惟待師所可否而決之。是曰是。非曰非。如人臨鏡。無少私之古。善者敬。不善者畏。建議立論。非兼利法門不爲。師年方七十。今之山名金吾公宗全。承先忠仰其風。轍聞于朝。將以五山之上南禪任焉。師謂。此位乃疇昔祖龍翁。先一庵。兄江西弘道之地。率非名德不輕授。我何以蒞之。牢辭不可。公盡禮。力致之。入寺之日。宿衲鉅德素有時名者雲集。公亦引一門親戚幕下僚吏數百許至焉。冠蓋相連。馬車塞路。或緇或白。至無所容。蓋如之

者。誠有以自致也。居半歲。殆不堪勞。荐以病乞退。其夏未解印還東山。東山輕重。多繫其來去矣。戊寅歲。當泉州大雄開山三光國師百年遠忌。請師陞座說法。觀者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棄其觀金。爲其祖塔補廢之備。衆皆嘆異之。長祿庚辰。師年既踰七十有七。謝事閑退。掃一室於靈泉之東隅。扁靈源。所以慕佛壽也。秋八月病作。九月彌留。諸徒進藥餌。因告曰。我能事畢。弗可久處世矣。遂屏去醫藥。言笑諧謔如平時。其厚於道義者。問候無虛日。雖老且病。接引不倦。僧錄司瑞溪鳳欲用藥治。自提其資。師不許。屏之如初。閏九月初五黎明求。楮管書遺偈云。通貫三際。彌綸十方。一機瞥轉。石火電光。因書其末曰。長祿四年閏九月初五。送諸祖塔。塔傍掩土。煩九淵唱無常偈。諸公珍重。仍垂戒弟子。皆宗門大體。不及其私。如返故廬。脫然而逝。卽日當山住持率衆來祭。天興啓製文。停龕

十三日。顏色如生。諸徒涓卜。其十七日。昇至護國浮圖。空於庵與西之左。如其遺囑。平生道友門生驚走赴喪。南禪住持雲章慟以一偈。道交東沼亦作偈。有序曰。東山其頽乎。法梁其壞乎。蓋爲法門悼矣。昔千光祖始與禪於日域。猶如真丹之有達磨祖。然而達磨唱滅十月初五日也。千光唱滅七月初五日也。相去數百歲。而江西示寂八月初五日也。今師示寂亦九月初五日也。雖異其月。而同其日如合符。然自非臨生死際。而得自在者。奚爲如此乎。而光祖及江西與師。各奉全身一藏於斯。豈非閻浮界中一希有事哉。師也壽七十七。僧臘六十夏。軀幹雖小。襟宇鴻曠。德臘雖高。秉禮儉卑。隨其所居。學徒四來。戶外履盈矣。咸愛相該。直言中病。以故二主道場。爲諸方所法。御其衆以純誠慇懃。不錄過不沒善。主持叢林。法度嚴整。定見如山。不可移動。闡揚法教之餘。每以起廢舉墜爲己任。況性喜施。隨有

隨發。衣盂之外。不留一物。曰是師之所至。屋宇墻壁。葺理作新。煥然改觀。凡承佛胃。續法胤。所以標準斯世者。行爲上。言次之。假令其有言者。未必有行。其有行者。未必有言。師卓然獨立於庸緇攘奪之際。涉世沒齒。毫髮無遺恨者。蓋所以行爲上也。不能其行。其爲言也。足以爲法。有二會語錄。其說法也。則如轉丸於千仞之岡。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有外蘖若干卷。其爲詩也不祈新巧。不尙險快。以言外意爲主。觀者不具眼。乃以詩語之工稱之。不直師一笑也。予竊聞。前輩言行不見傳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蓋門人弟子之罪。是以覺範譏眞淨之狀。物初記北磻之實。無文述笑翁之行。皆起居言遑纖栗下。遺爲他日大書深刻張本。予固雖不文。倘東而閣之。則其罪焉。追故錄所見聞者十一於千百。逮其開發正見光明偉傑。如青天白日。則非予言之所髣矣。

長祿四歲々在庚辰季冬仲浣

小師比丘龍統謹記

周防路鹿王山龍文寺開山竹居禪師塔銘

前位瑞龍山太平興國南禪々寺比丘天隱龍澤撰

昔宋佛鑑禪師據龍淵室。鞭宮群衲。天下謂之七世善知識。其後二百餘年。而日本國薩摩出七世善知識。諱正猷。字竹居。俗姓長氏。薩之伊集院人。父母皆爲鄉里善人。師卅歲之時。與弟善並坐。父謂曰。富貴官爵金谷聚。故吾聞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兄爾治吾家。弟爾紹佛種。石屋梁禪師乃真歇菩薩十世孫也。今在郡之妙圓寺。盛倡新豐曲。兄爾携弟以入寺。執僧童之役。時不可失也。師受家君囑。率弟入寺。備述父言。石屋欣

然欲以鐸子剪髮。弟叫喚出門以走。師跪曰。我弟時機亦未熟。願我代弟以出家。請師安名。石屋以爲戲。徐察之曰。爾言如此。殆乎宿習乎。賜名正猷。從衆參堂。晨昏究。屹如宿衲。一日石屋打僧曰。速道々々。僧茫々。師在傍徧體汗流。乃具威儀。入方丈呈所解。石屋恠笑曰。子徹玄。於是一衆屬目也。師自謂。吾宗不立文字。雖然文字載道器也。行解一。則不爲全德。于時南禪雙桂惟有操文詩之柄。定才學識之價。師負笈登龍山。親炙桂雙者三周寒暑。雙桂揮竹居二字以副諱。然後相之龜谷。遠之楞嚴。到處究佛祖言教。又飯妙圓以省。石屋喜其飯來。讓正寢以居之。爲衆陞堂入室。着々有出身之路。又董眞林福昌兩刹。雲水雜還。指爲一方大法幢。能之總持。丹之永澤。越之龍泉。軒撥轉法輪也。大內驚頭弘忠請師住長州大寧寺。寺乃知翁所創。令石屋爲開山第一祖也。師一住數十年。至莊墅倉廩。未

嘗不經意。椽栳差脫者修之。什器破者完之。是新之功惟夥。故稱中興也。薩之了心。松仙。堅忠。德住。防之龍文。皆師插草之場也。籌室之中。拔璠器之一人爲先登。師謂器之曰。吾宗到汝與乎。祖宗衣鉢付拂。爾善護持也。檀越弘忠與同姓大內教弘有隙。弘忠遂遇害。師聞之曰。浮屠豈可戀桑下三宿哉。卽日撾鼓退飯具林。教弘起之。又住大寧。規繩復舊。上堂曰。牛頭不見四祖。山僧不識石屋。因甚麼。如是要知麼。洎渚不留麋鹿。又璠和尚問。隨處成主時如何。師云。柳絮毛毬水上萍。又問。正與麼中。諸訛作麼生。師驀面唾。又僧展兩手云。請和尚一句。師云。汝時失却。又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幡心是動。將軍止渴說梅林。一聲牧笛黃昏月。不解邊城兵馬侵。又自贊曰。化々禪。坐住滅。劫外春。火中雪。禪餘爲初機後學。講法華。楞嚴。圓覺。維摩等諸大乘經等。屢盈戶外。自稱化々禪。又號幻寄叟。

關東管領上杉罷俗累飯釋門。法諱長棟。學涉內外。不遠數千里。來扣寧丈室。染指鼎宗。扁宴座之室曰槎留也。師一日告衆曰。却後五日當滅。緇素省問相繼。大內教弘相隔者兩日程。聞預告之言。入寺拜師。亦神色自若。舉茶盞曰。珍重。大內公唯々而退。入槎留軒。與長棟語話。侍者走報曰。師已逝矣。偈曰。混沌破了。八十二年。蚊虻眉上。好打鞦韆。夏六十六。實寬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大內公亦隨僧之後以送。盈街溢陌。無下嗚咽者。先是石屋居肥之天草島。未有一个嗣法者。天草其信士。或時顏色異常。正衣冠端座曰。我爲誰乎。我是住吉大明神也。視三世掌果。末世衆生敬佛法。是故降此界以救之。石屋和尚古佛應化也。滅後有六人。以成大器。其中可有號竹居。七世善知識也。其言皆識。將來聞之者。身毛卓豎。蓋住吉之神託言於天草信士也。其後雙桂號師爲竹居。暗合神託。可謂奇

中奇。始知師爲七世善知識也。又長門一宮爾住吉神也。祠堂有不勤祭禮者。俄狂曰。我是社神也。自點胸曰。汝有罰。曾從七世高僧受菩薩大戒。其罪可宥。言畢如夢醒。祠官舊從師聞木叉也。器之住大寧。三聞霜砧。後移永澤。衲子奔湊。衆至七百。器之付於大庵。大庵相繼住大寧。諸子角立。曰爲宗。曰全岩。曰箕外。曰泰伯。曰海雲。又有圓道也。大庵戕化後。全岩攝住持事。岩壯歲居京師。孜孜勵業。寸陰尺璧殆忘寢食。出門則逢人問難字。居室則口角紛紛誦而不止。見者異之。後聞大庵法道之盛。趨而附之。遂獲心印。四衆嚮化。今屬指麾者有三千指。可謂衆角一麟也。文明乙未歲。有客過大寧。告長老全岩曰。大明國王深信大乘。一夕夢中有一道人。現于殿前。王問曰。對朕者誰。曰。日本僧猷竹居也。寤後徧問群臣。無知之者。王以爲希有事。乃詔微仕郎中書舍人。多令書竹居二字。散布民

間。使黎庶結緣也。日向國小內海人作黃頭郎。入大明國。親聞夢事者。如客言。竹居篆字在日向國也。全岩聞斯言。遙向日州拜之。客云。應化非真。拜箇什麼。岩檣住曰。那箇真那箇假。客擬開口。岩托開曰。寤語作什麼。便迎篆字。安大寧丈室。篆字左方有微仕郎中書舍人閩衆史盛篆十二字。史盛善篆文。是故有是命也。師滅後二十八年。全岩和尙不遠千里。狀師行實。遣侍者總恩。求銘于翠堵。其請可謂勤矣。夫洞上語句。君臣道合。偏正回互。金針雙鎖。寶鏡洞開。以明向上一機。非其門葉則不可委委。雖然夢得青鷹續大陽斷絃者。林際的々柴石野人也。龍澤雖不敏。撰師行實。眉毛厮結不可不助長楊廣異苗於沙界也。雙桂製石屋塔銘。逸住吉神託。古佛應化六人大器之二事。今書之以補亡因係之以辭。曰。

祖師西來別無意。十萬里程一葦航。

天下皆被馬駒蹏。世無伯樂與王良。
分作五家立門戶。大道多岐各亡羊。
最苦濟北白枯賦。殺人一口金剛王。
一句具三句射調。人天眼目老韶陽。
僞仰父子相揖讓。鶉銜紅柿落路傍。
箭鋒柱者是法眼。作牡丹詩注清涼。
新豐古曲超今古。正音何敢墮宮商。
疊而爲三變成五。重離六爻好商量。
鷺鷥立雪非同色。夜明簾外月昏黃。
二十一傳逢的月。生緣薩摩俗姓長。
忽代小弟皈釋氏。因緣暗合石屋梁。
少年自有老成譽。瞑倚蒲團脇不床。
打動隣僧行正令。杖聲入耳汗翻漿。
急趨函丈重所解。呵々大笑發顛狂。
從此不捩娘生鼻。飢喫困眠呀郎當。
住吉明神護吾法。見透將來告且詳。
師是七世善知識。惟德惟馨及四方。

于時龍山有雙桂。舉世稱僧史文章。
負笈從之凡幾日。朝薺暮鹽閱三霜。
自揮竹居爲雅稱。清風颯々雪蒼々。
一錫雲遊何處去。楞嚴遠江龜谷湘。
人天推轂捧香幣。蒞董真林又福昌。
法葦圓覺開講席。聽徒環擁如堵牆。
萬象森羅齊聳耳。一大藏教是秕糠。
大明皇帝夢納拜。娑婆往來一炊梁。
對朕者誰曰不識。八字打開不覆藏。
千江有水皆含月。百億分身處々彰。
失口錯告涅槃日。預爬待痒太著忙。
蚊子眉上打筋斗。八十二年遊戲場。
楊廣山頭無根草。異苗鬱々盡扶桑。
長享戊申二年重陽。曾孫比丘東純立。

器之禪師塔銘

師諱爲璠。字器之。自號天遊子。大隅州帖佐院藤氏瓠家之產也。瓠乃地名。州有瓠島也。幼薙髮於里院。逮入京。初投南禪雙桂惟肖和尚室中。勤學無倦。精銳敏達。功業日彰。和尚以器之稱焉。一日自思惟曰。此是非吾出家所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可久滯于文字之間。俄然告辭。和尚卽允許之。賦詩以祖餞焉。旣省勤竹居老師於長州大寧寺。廼執役乎衣孟。入室參堂無怠。遂承嗣竹居老師。師平生籌室之中。擢器之一人爲先登。且謂器之曰。吾宗到汝興乎。祖宗衣鉢杖拂。爾善護持也。微言豈不符識乎。老師赴越州龍泉之請。師亦隨侍。或時謂衆曰。國中永平寺者曩祖開闢之道場。而洞上之第一峯也。汲洞水之流者。不可不歷此地。蓋往禮祖塔乎。忽至于彼。而一覽山川勝絕。松杉陰森々。誠哉會聞天童之境無異。卽拜祖塔。已題一偈曰。吾

祖從曾戡化權。宗風墜地百餘年。兒孫無復英靈漢。誰把鸞膠續斷絃。師之初心頗任洞宗千鈞之重者。於此可觀。竹居老師退龍泉。還大寧。師亦隨之。陶越州盛政公覲龍門寺。請在山濬公令住持。未幾。竹居師丹州永澤寺之命至。令在山補之。禪徒雲集。大旺玄化。明年六月廿五日。在山示寂於永澤。仍龍門虛席。檀越請竹居老師。老師又命師。師峻辭云。陶公者國家藩幹。而威權遠振。雖爲林下之居後。將同官寺。盛政公遺令謹嚴懇請愈切。以難違檀命。故則住持。端居丈室。問衆曰。萬仞龍門坐斷時如何。白代云。佛祖立下風。後改曰龍文。此殿宇落成。規矩全行。學者輻湊。道風昇盛。由是遂稱中興。器之撝謙。追請竹居和尚爲開山第一祖。而東山爲第二代。師儀相豐碩。家風峻峭。舉揚宗乘。則觸其鋒者少。唯有大庵老衲的嗣竹居和尚。曾付竹篋有語曰。不涉皆觸作麼生。答云。殺活在和尚手裏。居打

云。此痛永劫不忘。將謂打着師痒處。依師受業者不知幾箇。平日相看問答。垂語機緣。不遑縷陳。奇事異瑞甚多。一日有行者。及晚入寺。驚頭故兵部侍郎踞坐門前溪橋之上。行者作奇異之想。問云。胡爲今在此乎。答云。和尚明朝有大寧之行。爲致供奉也。行者愼密不言。果翌日赴大寧。侍郎所憩橋欄留跡。人皆爲奇。寬正四年癸未。受丹州永澤之請。前三歲東北雲水。止他山往來。侍師之法筵耳。其歲八月一日。入院開堂。禪徒七百餘員。對衆問曰。世界未起時。卽有此性。如何是此性。衆各着語。白代云。月裏姮娥不畫眉。此語未經七日。早聞武州五十子陣中。于時町田藤公太田道真二信士。誠計其途程遠近。善行者發武州二十餘日可達丹陽。皆作希有想。一時流傳甚矣。又信州高梨郡有一富沙門。傳聞師之道化。散私財。捐滯貨。潛入京師買毒藥。以計參到之日。欲自服云。不逢和尚引接肯免業。

果走入永澤。具陳意旨。衆皆謂爲顛狂。其趣終不可測。居延壽堂看養。纔歷一晝夜。如願而終。遂一衆火葬。追悼甚多。甲申八月一日。住院期滿而退。問衆曰。功成名遂身退時如何。代云。涼風萬里飯心快。七尺烏藤笑點頭。還居龍文。以大寧屬大庵。龍門南面構小亭。扁視雲。常於此遊宴終日。應仁二年戊子夏五月有微疾。大庵從大寧馳至。卽令次補法席。廿四日辰刻。泊然示寂。閱世六十五。卽葬視雲亭傍。建塔于西南隅。余竊以龍文創業陶盛政公余養父也。童稚之日。侍堆雲祖翁於洛之鷺峯。有惠山莊僧某。來往于陶公。公聞余聰敏。卽傳誦詩句。因乞爲猶子。永享年多々。良持世入洛。陶盛政公相從。余始相見。不達前話。恩惠最夥。京師逆亂俄興。陶公還國。不幾聞公之訃。嘉吉丙寅春來于洛陽。予其喪也。一日到龍文寺。欲攀公之墓樹也。住持器之迎接慇懃。余賦詩寄呈。末句云。相見楚越亦

肝膽。幽鳥啼々花雨濃。陶公老臣獎余以九州名境。余往歷覽。及飯遂到大寧寺。謁見竹居和尚。提誨親切。龍文器之來臨。再遇寒溫款密。由是觀之。器之於余。豈翅半面之雅而已哉。夫保安禪師山號祝融開基檀越平氏女。法諱妙榮。別號華谷。相攸於周防州都濃郡富田西北。擇良年月吉日良辰。肇基插草。建立一大精舍。土木之輸委。匠工之經營。不日而成。架數十間大廈。而安佛像於中央。焚修於茲。祝贊於茲。傍室僧徒禪宴之場。經藏之殿一字。庫院鐘樓等大率完備。夫華谷蚤飯三寶。經增佛像修造之功德許多。永正五年八月廿八日。感激恙而委矣。世壽七十八。次界陶弘詮一日告余云。保安寺附庸于龍文也。追請器之和尙。欲令寅開山祖位。請和尚撰增銘之文。則某弘願也。開基信根。於是成就。寺門盡未來際。法輪不退。不權輿於此乎。余答云。碑銘之文。漢唐宋元以來天下能文之士撰述。本

朝則禪林之文詞之徒所裁也。余不事擒藻。老憊之至。可敢輒爲乎。弘詮請之不止。余按器之和尙。石屋門下竹居會裡麟角鳳觜。而泊一代善知識。況陶盛政累世飯依竹居老師。余鑽仰之久矣。器之從容既有年。不可峻拒。未見其行狀實錄。時有門末師透珠瑞等。其端緒且傳口碑者。具于前文。往日傳聞湖海衲子齒牙餘論云。器之和尙竹居老師室中手度高弟。海內稱其道化之盛。雖然古來三登九到之益。蓋缺焉耳。余謂。西乾東震。傳受心法。一人付一人。不亦明白乎。靈山咲花。少林立雪。以來一千七百。續焰聯芳。不必遍參。雜華會上善財南詢。則古今一已。標準是已。青華嚴之於柴石。小厠兒之於高安。較夫手度。孰爲優。孰爲劣乎。矧師資針芥投契。非凡庸之所企及。但佛祖衡鑑。有如曠日焉。能管窺乎。追繹器之和尙際遇。五十年前杳如夢寐。詎圖余桑榆之晚。留滯於此。而陶武公爲檀度而聞

斯令命乎。器之靈鑑不昧。恐有所待耶。豈偶然乎。荒斐之辭雖不炫曜於一時。然千載之下。令器之道光大追配三生大覺師者。無乃不斯文乎。始述梗概。銘曰。

西域先師。一花傳旨。南天初祖。五葉分髓。嶽原殊途。洞曹同軌。眞丹聯芳。扶桑結子。長蘆群分。永平資始。一師之化。六傳而至。通幻間出。石屋崛起。竹屋單傳。器之的嗣。宋璉慕名。魯寶偉美。甌家主緣。隅國人事。曾拜祖塔。嗟向澆季。鸞膠續絃。遂協初心。花偈流通。毳徒風靡。竹筵皆觸。不容擬議。到汝興乎。千鈞重寄。百城罷參。三利董莅。萬仞龍文。雲行雨施。中興鹿阜。棟宇完備。宿契驚郎。橋欄留趾。應緣瑞雲。一朝興致。補處永澤。七百衆率。問性代語。姪娥月裏。丹陽武州。蚤傳垂示。驚動三軍。激勵信士。癡漢白鳩。入室誓死。出所去來。奇祥異瑞。

萬里烏藤。功成名遂。齡六十五。應仁第二。示寂五月。二十又四。防郡都濃。富田故里。發願檀心。肇開基址。華谷美女。仁保平氏。良年月日。相攸某地。祝融呼峯。保安號寺。刈夷荆榛。阻絕城市。經始募財。匠工獻工。一大寶坊。隣刹無比。當陽金像。香花隸爾。傍室安禪。袍笠居止。香積僧厨。花鯨法器。建經藏殿。表轉輪義。微鹿經卷。具葉文字。恤彼諸昆。歌爾先妣。猶向羹牆。欲奉脩漸。瞻茲名藍。寘彼祖位。那伽定中。仰觀俯視。通幻間尊。垂億萬祀。天遊十方。視雲咫尺。如春在花。似月予水。不來而來。匪遐匪邇。無位而住。于彼于此。凡聖同源。就眞孰似。產葦有恒。焚修無弛。忠信奉先。古今不異。率土太平。遠阪至治。孝子報親。天地何恃。鬼神呵護。龍天觀喜。月建戊辰。歲舍己巳。瓜瓞聯綿。棣萼蔽芾。不文之辭。惟銘以記。

多々良朝臣陶武庫立之。

永正六年龍集屠維大荒落三月日

前南禪了庵撰

通幻和尚示寂明德改改元辛未五月五日。

石屋和尚寂應永卅年癸卯五月十一日。壽七十九。

竹居和尚寂寬正二年辛巳十月廿五日。

器之和和尚寂應仁二年戊子五月廿四日。壽六十五。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四十二

傳部五十四

興宗明教禪師行狀

師諱周鳳。號瑞溪。日本國明德辛未之冬佛成道日。生於泉州界南伴氏。句餘州亂。逃居丹州桑田郡。應永己卯年。師已九齡。丹州又亂。明年庚辰。父沒于軍事。舉家離索。偕母入京師。託外祖母。有異母兄。爲浮屠氏曰性庵。主少林。明極之孫。單丁住庵本色之士也。外祖母以師囑焉。庵主知其非常童。撫養者五年矣。甲申年師十四。依先無求於相國。無求領住持事。使命隸名本寺。無求乃正覺國師晚子。幼而敏捷。碧岩集百則過目背誦。稍長工於偈頌。法門昆季間與絕海尤

親。後歷位天龍南禪。門庭峻峭。無敢湊泊者。其塔院在東京者曰壽德。今相公改額慈雲。在西山者曰大慈矣。丙戌年師十六薙髮。十七披衣受具。十八侍藥大周。癸巳年師廿三。無求遷化。心喪畢事。廿四侍香嚴中。居擇木寮。戊戌年師廿八。赴南京。寓興福寺佛地教院。從普一玄啓二講師。二講師者皆律家真虎。兼精華嚴宗義。師探頤於圓宗。普一師所秘之五教章纂釋三十九冊。一手寫之。告辭北歸。適嚴中住鹿苑院。師寄几硯。嚴中徒弟太多。命師誨之。庚子年三十。結制在相國東藏主寮秉拂。五月丁母憂。職未解奔

葬。而乏子資。盡賣所藏書籍。以辦哀事。天性至孝。永享庚辰年師四十。轉于後板。丙辰年四十六。居第一座。是歲半夏。相國丈室大開頌席。以扇面壽星爲題。普廣相公台旆入山。師爲之遨頭。且書且諷。相公一見。以爲有道禪子。秋八月降鈞帖住景德寺。就壽德先廬。受請陞堂開法。一番供無求。明年夏末。相公俄命師住京之等持寺。一住四年。于時關東有軍旅之事。相公令師往諭。著入東記。自京至關以東。途中所歷名山大川佛宇僧廬記而不遺。讀之如東游者。庚申年相公修造八坂塔。四月十六日。作塔之供養。舉十高僧以嚴法會。師當其選。同年秋。相公延師自等持董相國官寺。朝野歡抃。縑素馳賀。如一佛出興也。嘉吉辛酉。相公遽薨矣。夏了。櫬退歸先廬。諸子胥議。輟軒於相國寺之北邊。爲師退居寮。師名以壽星。壁間掛壽星像。人皆不待謁額而知軒名爲壽星。此像昔鹿苑相公迎諸尊宿

於北山甲第。設齋各有所賜。無求賜此像。僧錄司太岳作詩賀之。一時盛事也。師始受知普廣相公。亦在扇面壽星頌。席又有以東坡壽星竹軒真蹟贈師者。此詩此像二物併按似不偶然。故有此軒名矣。癸亥年掃崇壽祖塔。文安丙寅年。師五十六。住鹿苑院。掌僧錄司事。明年謝事歸先廬。戊辰年遷北山鹿苑寺歲餘。山下豪民誘官家。欲奪寺之田地。期未滿而退。康正丙子年。師六十。迫公命再掌鹿苑僧錄司事。而經五年。年七十。解印歸老矣。構斗室號北禪。以左先廬之北也。閉門謝絕人事。學者仰之。如天不可梯也。寬正甲申年。師七十四。相公請師。就三時知恩院講法華經。拒而不允。相公臨場。藤夫人垂簾而聽。明年乙酉七月廿五日散場矣。錦繡香合贈金居多。分其半賜崇壽祖塔。爲繕脩費。餘以歸先廬。絲忽不爲吾有矣。應仁丁亥。京師大亂。師布衣葛巾。避亂於北岩藏。年七十七。耳目未衰。禪

定之暇抄書作文。發揮此道。方今天下瓜裂。以官軍爲東。以賊軍爲西。天子行在相府。陣勢以固。相公又集吾徒。以謀叢林之復舊。於是乎命師掌僧錄事。師任此職者三回。在古所未覩也。諸山公文。僧中規繩。坐而斷之。無一犯法者矣。文明辛卯孟冬廿五日。天子勅相公。延師行在所。將爲國師。師堅辭。其志不可奪也。相公奏曰。以天龍開山正覺可爲國師。制曰可。天子宣詔曰。降南禪帖。加以紫衣。師又辭而不可。天子喜之。先是兩度斥南禪聘。其韜晦可知矣。師遂齋國師頂相及衣盂。詣于行宮。年八十一。扶杖上殿。宰相及百官皆謂。體裁殊勝也。授戒法安法名。代正覺表師資儀。加錫正覺曰大圓國師。以爲七朝帝師。師承其三世。而不墜其緒。不亦大乎。癸巳年六月廿四日。值普廣相公遠忌。相公建普廣院於陣中。營諸般法事。預請師陞座說法。隨辭隨請。鈞命迫焉。師曰。今年八十

三。命在旦暮。況忌辰有餘月乎。且待之。五月四日示微恙。行道不忘。七日。召諸徒在城中者。使作冷淘伴倉曰。是袂別也。汝等去矣。八日早晨。談笑自若。據座逝矣。顏色如生。諸徒塔其全身於北岩之麓。瘞履之。後十年壬寅。適當先帝後花園院御忌。後土御門。天子追慕師道風。勅謚興宗明教禪師。輔教重寄不在斯乎。師少小癖于坡詩。年十五。侍無求於崇壽。有椿齡中者。在其會下。講此詩纔數紙耳。師聞之有欲學此詩之志。其後懶雲翁。嚴中。蕉雪翁。惟仲。禪餘玩此集。師謁來二老門。粗得一二矣。又一時諸彥之論。面而問者。耳而聞者。并錄號坡詩脞說。蓋每句下舉諸說。至末判其優劣。師古注漢書之法也。古人所未注及。苟有在證則筆之。是脞說之作也。有客詰曰。釋氏之徒。醉心於儒家者之詩集。爲有識所嘲。師解曰。坡公身爲戒禪師再生。而拜照覺爲師。佛印付雲山衲佛惠點智海燈。如文關西

夫鐵脚大通小本。皆與之肩拍袂挹。又參寥海月惠勤惠思琴聰密殊之輩徒而遊矣。一箇冠巾老和尚也。曰釋曰儒。假也妄也。不二境中。何異之有哉。客瞿然而起曰。其服矣。又爲後進。講黃詩杜詩韓柳之文。五十歲以來。講圓覺維摩金剛般若般若心經楞嚴楞伽孟蘭盆法華梵網起信論等。又讀傳燈等諸錄。鞭宮四來焉。師以隱退爲心。蚤歲號臥雲山人。普廣相公當軸之初。三條內大臣招師私第。欲使講坡詩。師謂。金口以親近國王々子大臣官長爲誠。縱講佛書猶爲不可。何況外典乎。大臣爲相公外戚。人畏其威。師確乎不屈。又名師硯德之門。好名之士奔走。而師獨不矣。唯所從游。懶雲蕉雪與天章耳。天章負命世才。眼高四海。斥前相公寵命。移第入深。時輩儻得見之則以登龍。而與師定忘年之交。批子詩。叙于脞說。跋于四六藁。加之寄書。期師以武丘推雲眞淨湛堂諸師之樣。晚歲說法廣大。果如其言

也。蕉雪一代僧。望片言隻字。貴於金璧。勝定相公延居相國西堂。蓋重其人。兼使此山重也。師年二十。日侍席下。蕉雪使製四六則曰。煩大手筆。讀其四六則曰。得此文者生前面目也。見推獎如斯。師平居淵默。臨事廉明。江湖諸老有諸法語。皆借潤色。後生晚學袖詩文傍門。一覽是者添削之。非者卷返之。不以一言當人情。楷法尤妙。始學西丘竹庵書。中年自成一家。獲其寶墨者。十襲以藏焉。官寺紛冗有事未決。寺官謀於師。一言而定。推理之所有也。建議立論。非兼利天下不爲。凡住山不私。一針獲惜。常住意小。不合則脫屣而去。故法幢之所臨。廢者修之。絕者興之。懦夫貪夫。有立有廢。有檀越諸佛事。或陞座或拈香。一切辭之。一室蕭然無異玩。兼味淡如々常僧。有尊宿以來。未有如此也。嗚呼盛哉。自稱羸羊僧。號竹鄉子。又號刻楮子。有刻楮集二百卷。四方之書莫不讀。讀則莫不抄。所謂

二百卷是也。大藏經七千卷在刻楮內纔爲七冊。則所讀之書不可勝數矣。語錄二卷。四六一卷。文集詩集若干卷。入東記。溫泉行記各一卷。善隣國寶記三卷。夢語錄一卷。脞說廿五卷。同補遺一卷。日件錄三十餘卷。並行于世。師之小節。希宗友派藏主。爲人敦實。師鍾愛也。今年癸卯。吾國入貢大明。差前相國子璘禪師爲正使。正使以希宗爲從僧。希宗曰。某久欲觀光於中華。今也時哉。其意在求師塔銘。及語錄外集序跋。仍命余記師之行實。余辭以不文。然而余寓北禪室者有年矣。其家世之本支。出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竊聽緒餘。佩服惟謹。希宗請而不已。遂漏萬分之一。且告希宗曰。吾船著大明之日。先問在朝大儒之以史文鳴於當世者。吾禪林宗匠之以正知正見儼臨於人天者。卽時拜趨其門。而求其所求。若載船中以歸。則不啻光輝吾師之道。爲吾國不朽之榮也。謹狀。

一休和尚行實

一休和尚母藤氏。南朝簪纓之胤。事後小松帝能奉箕箒。帝寵昵焉。后宮譖曰。彼有南方志。每袖劒伺帝。因出宮闈。而入編民家以產。師雖處襁褓之中。有龍鳳之姿。世無有識者。應永廿二年乙未。師廿三歲。初赴江之豎田謁華叟。廿五年戊戌。師廿五歲。一日聞瞽者演妓王失寵落飾之事。忽於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因緣投機。華叟一日書一休二大字。與師爲號。廿七年庚子。師廿七歲。夏夜聞鶉有省。卽舉所見。先師曰。此是羅漢境界。非作家衲子也。師曰。某只喜羅漢。而嫌作家耳。先師曰。爾是真作家也。先師欲偈。記之曰。十年以前識倩心。(倩(年譜))嗔恚豪機在卽今。鶉吟出塵羅漢果。昭陽日影玉顏吟。師作此偈。乃是年五月廿日夜也。五月先師書一券。力腰疾輿赴京。囑宗橘夫人。付一帖子曰。吾暮景已迫。西峴行脚在近。此帖子是靈山如意。及老僧遞代家券

也。前年付純子。彼擲地拂袖去。彼之豪邁非可
彊也。橘爾待彼豪氣稍屈。付託時熟。以付之。是
老僧顧命也。欽哉。後花園皇帝正長元年戊申。
師卅五歲。六月廿七日。華叟師寂焉。聞訃倉皇
拉成子。赴堅田以致祭。一七日諸徒各散。師次
日亦還京。八年丙辰師四十三歲。是年當開山國
師百年遠忌。師往拜。九年丁巳。師四十四歲。師
暫寓源宰相館。一日心地不快。竊意謂。今佛法
混亂。無具大眼目者。龍蛇不辨。邪正駁襍。纔持
一紙券。則皆曰我嗣其法。浩々如麻。賈徒之覆
轍。其可不戒哉。卽命相公開故篋。把遞代券。段
段花孽。命相公成沅二子。於師面前令燒却了。
源相外縫掖而內伽黎。久響師風。故橘夫人囑託
之源相。十二年庚申。師四十七歲。六月廿日。徒
門老請師入住如意庵。廿七日設先師華叟和尚
一十三回之忌齋。廿九日。一偈題校割末以貼庵
壁。一偈呈養叟老人。以致退席之意。包笠徑歸。

乃七月朔也。嘉吉二年壬戌。師四十九歲。初入
讓羽山。借民家住。有山居偈。後創尺陀寺徙焉。
文安四年丁卯。師五十四歲。龍山多故。數僧獄
繫。一門心酸。秋九月。師心疾革。潛入讓羽山將
食死。事達宸聽。卽降勅批曰。和尚決有此舉。佛
法王法俱滅。師豈舍朕乎哉。師豈忘國乎哉。師
答勅曰。貧道亦率土之一民耳。命可敢辭耶。重
陽日述九偈以示衆。月尾歸京。享德元年壬申。
師五十九歲。師遷睹驢庵。庵在賣扇庵南。長祿
元年丁丑。師六十四歲。夏末入薪。居十餘日。細
川源京兆略致外護之意。且關幕下館。迎侍甚渥。
三年己卯。師六十六歲。或人賣虛堂祖翁唐本畫
像。上有自贊。休子率金購。以措酬恩常住。時像
猶在京酬恩。塔主夜夢睹驢和尚得々來。翌早說
夢。等子時居酬恩。所夢偶同。而不敢言。午後果
虛堂像至。掛壁各拜。塔主曰。夢乃睹驢和尚。而
覺則虛堂祖翁。堂其和尚前身乎。如夢而來。不

亦奇哉。等子亦說人曰。夢乃有同乎。春初領住德禪之請。疏仍表視篆之義。入而禮祖塔者三。插香大展了。次詣光日照一揖。寬正元年庚辰。師六十七歲。華叟師入滅已三十三回忌。三年壬午。師六十九歲。秋八月患痢。諸子咸曰。師逝也。師曰。吾必無恙。九月痢止。心地稍快。十三日。避亂寓桂林尼寺。四年癸未。師七十歲。七月入賀茂山。寓大燈寺。臘尾歸睹驢庵。應仁元年丁亥。師七十四歲。六月兵起京師。八月師出睹驢。徙東麓之虎丘。是時都下大亂。睹驢亦燬乎兵火矣。九月朔。師出虎丘。入薪之酬恩庵。先是十餘年來。師每誡諸徒曰。兵氣其兆焉。雒京其潰焉。汝等急打辨旅裝。備於倉卒。或臻乎。作爲偈句以警之。於此人皆服師先見。二年戊子。師七十五歲。五月十五日。設大會齋。縉白來赴。妙勝酬恩。方來殆無措足地。蓋修靈山和尚一百年之遠忌也。文明元年己丑七月。(師七十六歲脫髮)西兵入薪。徑入

餅原之慈濟庵。八月二日。出餅原入南京。方一宿也。三日入泉信宿。五日出泉。僑住吉浦之松栖庵。二年庚寅。師七十七歲。有一檀越。占庵坂井之上。以延師。師喜而携諸徒徙。扁其庵曰雲門。蓋以龍山雲門祖塔亂後草白。聊存其名。以擬靈光歸存也。六年甲午。師八十一歲。二月廿二日。廣德柔仲和尚捧勅黃來。致大德住持之請。八月染瘡。月尾少間。玆年衆已踰一百餘人。師不憚曰。靈山和尚會下衆不滿百人。吾何爲乎致有之也。八年丙申。師八十三歲。四月瘡疾少發。蔬圃有隙地。縛茆以館。柔仲和尚諸徒求扁。扁曰。床菜。且偈以示衆。臘月衆求三轉語。師垂示三轉曰。天喬地厚。赤肉白骨。逼塞乾坤底。大人境界也。恁。三世了達漢。如來禪耶。祖師禪歟。這兩轉語。須到彌勒下生辰。九年丁酉。師八十四歲。床菜庵南畔脩竹成林。宜乎納涼。師每夏苦熱甚。竹間構小亭。刈蘆爲葺。編竹爲床。師

乘轎子行。半日消搖。扁亭曰多香多福香嚴。風流可慕。仍作偈以題亭之側。九月河兵入津。廿八日。藍輿赴泉之小島。居半月餘。十月十八日。發島宿安松之草舍。十九日。衝雨歸墨江之舊栖。神主出迎驩甚。月尾微恙不病而問焉。十年戊戌。師八十五歲。二月中浣。師預推如意祖翁一百年遠忌。却後十又二年己酉歲也。吾旦暮人也。急命諸徒。率財營供于茲恩寺。請鄰封僧尼。實三月初九日也。十二日。出住吉浦赴新。六月拾墨江雲門于龍山。欲復靈光祖塔也。七月再創如意祖塔而落焉。夏末再據妙勝之席。披虛堂祖翁衣。有偈。十一年己亥。師八十六歲。六月新構法堂于龍山。鉅材良工不期而畢具焉。惟三柔仲偕來賀厦。九月微恙乃愈。十三年辛丑。師八十八歲。孟夏下浣。興新龍山正門及偏門。且築廢城礮銅池。畚鋪之役。徒侶汲然。檀度響合。仲夏之初成矣。七月十日。設齋修門。成之賀儀。孟冬

朔癸發。三日服驅癘之樂。而癘散矣。然衰憊喘。喘殆焉。十又九日。江刺史來謁。對話如常。十一月七日疾病焉。水漿不入口。廿一日卯時。泊然如寐坐逝。晡時定全身慈揚之塔。辭世頌曰。須彌南畔。誰會我禪。虛堂來也。不直半錢。

東海一休和尚年譜

後小松皇帝應永元年甲戌

師刹利種。其母藤氏。南朝簪纓之胤。事後小松帝能奉箕箒。帝寵渥焉。后宮謔曰。彼有南志。每袖劒伺帝。因出宮闈。而入編民家以產。師雖處襁褓之中。有龍鳳之姿。世無有識者。

正月朔日出時出胎。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五年戊寅。

六年己卯。

師年六歲。投京師安國寺長老像外鑑公。執童子役。鑑呼曰周建。鑑乃龍光鐵舟濟公之嗣也。

七年庚辰。

八年辛巳。

九年壬午。

十年癸未。

十一年甲申。

十二年乙酉。

師年十二歲。清叟仁藏主在寶幢寺前。講維摩經。聽者數百人。師亦往預。人皆目師曰。少年有老去就。前程未可量也。

十三年丙戌。

師年十三歲。竊發遊學志。出龜嶠天龍寺。依東山。慕哲攀公。而學作詩之法。每日一首爲課。祥

球書記亦有詩名。稱師有作者風。時有見惠侍者。諭師曰。吾祖別源翁有秋風白髮三千丈。夜雨青燈五十年之句。子誦之必入佳境。一日詠長門奉草。有君恩淺處草方深之句。聞者吹服。

秋荒長信美人吟。徑路無媒上苑陰。榮辱悲歡日前事。君恩淺處草方深。

十四年丁亥。

十五年戊子。

師年十五歲。賦春衣宿花之詩。膾炙人口。

春衣宿花詩曰。吟行客袖幾時情。開落百花天地情。枕上香風寐耶寤。一場春夢不分明。

十六年己丑。

師年十六歲。結制日聞秉拂僧喜記氏族門閥。掩耳出堂。乃作二偈呈慕哲翁。翁曰。今叢林頽靡非一柱可及。三十年後。子言必行。忍以待之。其偈曰。說法說禪舉姓名。辱人一句聽吞聲。問答若不識起倒。脩羅勝負長無明。又曰。犀牛扇子與誰人。行者盧公來作賓。姓名議論法堂上。恰似百官朝紫宸。

十七年庚寅。

師年十七歲。中秋無月。賦佳句入神。始依仁清叟于壬生。預于外書及經錄之講筵。兼扣起倒之義。清叟每應西宮夫人之請說戒。拉師與往。路過神泉苑。小虵出候。叟下授安陀衣。爲唱戒法。則作馴伏狀。率以爲常。一日師竊袖脚石塊候蜿蜒。便打殺。叟大美師曰。俊哉此舉。衲子手段舉措脫。宜政若斯。爲謙翁唱關山宗旨于西金寺。閑房杜門。高風激世。師往造室。謙翁清叟追隨共五年。

十八年辛卯。

中秋無月詩曰。是無月只有名明。獨坐閑吟對鐵檠。天下詩人斷腸夕。雨聲一夜十年情。

師年十八歲。顯山相公留心々宗。色々革弊。聞清叟壽像偕着金伽黎。一日遽到庵所。欲見彼像。徒侶股栗。師偶在庵。請持幘子出迎。相公立砌下。赤松越州侍旁。年少美丈夫也。師立屋簷上。欲親度與幘子於相公。赤松公咄

之。進而出手接幘子。師握其手而作眇色。相公覽此像了回駕。(謂脫機)從者曰。自非禪者。殆不見有此舉。蓋師無豪邁。以之可概見也。稱光皇帝應永十九年壬戌。

師年十九歲。一日師遊泉涌蘭君。坐有生客。(先舉)師問傍僧。僧曰。來自龍寶山中。靈山派下闍黎也。師乃促牀打話。師謂僧曰。今龍寶佛法鋪席盛開。惟有曇首座一人。在其餘碌々耳。僧驚曰。子能知吾家私。師曰。吾望江源爲登龍門。子能先容乎。後在江源逢着前僧。僧曰。不待指南。善財在此。

廿年癸巳。

師年二十歲。爲謙翁一日謂師曰。五蘊已傾倒於子。然吾無左證。故不證汝。其爲宿德器許如此。翁承因無因本色古衲子也。

以謙遜辭左券。故無因稱謙翁。

廿一年甲午。

師年二十一歲。臘月爲謙翁寂。致祭無資。徒心喪耳。辭詣清水寺。寺舊法自除日至上元。禁人斷穀焚誦。歸啓母氏。再詣清水寺。經歌中山。路出大津驛。驛亭人見師驂衲勃率而挾菜色。謂曰。雛閣黎汝如何人。豈非師呵咄定後母陰辱耶。國俗歲晏家設胡餅。餅偶成焉。與師數枚喫々了。卽達石山大士像前。默禱道念。堅勁無他懇焉。焚誦七日。山中有僧。延師過庵。保持甚厚。洞下僧也。出其家話一百則者。需師書之。師疾書而予。彼喜出金以備旅費。一日起大士像前。遙步湖橋。竊意語吾投身水中。若得命全。則大士加被無疑。否則雖委魚腹。它日必遂所志。大士豈舍我。諸將投之。頃忽母氏信使至掖而遏住曰。毀身失孝。悟道有日勿爲遲也。師不獲已。歸京覲母。廿二年乙未。

師年二十二歲。初赴江之堅田。求謁於華叟

師。閉門峻拒。師意誓。吾不得一謁。決死於此矣。露眠草宿。不少屈。夜投虛舟。且造庵前。既經四五日。叟偶赴村齋。出門見師蒲伏門側。而顧左右曰。前日僧猶在此。急須水洒杖。遂齋退歸庵。見師猶屹不去。遂延以處置。一語投契。孳々參請。有一僧妬師資相得。讒吻數啓先師。謀師佯爲之間。彼恒伺師。取炊巾入室。百計背拒。或倩童子。以訟先師曰。每人參問。則純子必沿壁伏牀聽之。他日渠不可測。師恐未知先師。只叱逐童子。不問倩主。蓋嘗使師屬牆壁之耳也。服勤凡九年。得其要領。早在三四年之速矣。

廿三年丙申。

師年二十三歲。華叟會裡枯澹甚矣。齋孟不再露江庵濱湖。漁者爭隈。師與一舟子善。夜每借其篷宿。功夫達曙。舟子憫師能耐饑寒。每設盤飮羞焉。其妻刻甚。數輟羹釜。師囊儲屢

簞。歸京或製香包。及難婦彩衣。得金則徑赴堅田。旅具不設。鞋笠蕭疎。如適城市之易。然華叟師平居辛棘。色不少假。一日命師劉藥。指血下染藥砒。叟直視師曰。子壯大手指。軟弱如此乎。師聞此。手彌戰。叟微有咲容。

廿四年丁酉。

師年二十四歲。謙岩冲公以作者鳴。與華叟師世系也。開爐有偈。呈華叟師。師和曰。展開兩手當爐處。陝府鐵牛白汗流。省師和。和曰。撥盡寒灰臍寂子。瀉山眼重火星流。叟誇岩曰。純子避老僧一頭地。

廿五年戊戌。

師年二十五歲。一日聞瞽者演妓王失寵落飾之事。忽於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因緣投機。華叟師一日書一休二大字。與師爲號。

廿六年己亥。

師年二十六歲。宗頤首座繪先師像求讚。讚有

願來的々付兒孫之句。願公誤認爲認可語。而稍々訓人。先師聞此震怒。忽欲把轎子來付一火。師出啓先師曰。願兄老大。久在和尙會裡。人皆知之。今遽火轎子。彼何面目之見人哉。和尙百年後。彼若漫稱券開口。則吾必橫身破斥之。勿爲慮也。先師怒少霽。因把轎子付願兄曰。兄能嘗膽勿忘焉。

口吞佛祖眼乾坤。手裡竹篋天魔魂。一句語提三要印。願來的々付兒孫。

廿七年庚子。

師年二十七歲。夏夜聞鴉有省。卽舉所見。先師曰。此是羅漢境界。非作家衲子。師曰。某只喜羅漢。而嫌作家耳。先師曰。爾是真作家也。

先師欲偈。記之曰。十年以前識情心。(此三言)嘔恚豪

機在卽今。鴉笑出塵羅漢果。昭陽日影玉顏

吟。師作此偈。乃是年五月二十日夜也。五月

先師書一券。力腰疾。興赴京。囑宗橋夫人。付

一帖子曰。吾暮景已迫。西崦行脚在近。此帖

子是靈山如意。及老僧遞代家券也。前年已付純子。彼擲地拂袖去。彼之豪邁非可彊也。橘爾待彼豪邁稍屈。付託時熟。以付之。是老僧顧命也。欽哉。橘字花林。實吾門尼惣持也。蚤

升如意堂。晚入華叟室。與師法友于而義骨肉也。帖子付託日。橘啓華叟師曰。吾老且獨。叟指師曰。可子以子。豈有過純哉。橘曰。奈非骨肉何。叟便問。橘爾如何是養子緣。橘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叟曰。心徑苦生時如何。曰。彩鳳舞且霄。純爾如何是養子緣。師曰。鐵樹抽枝。枯木生花。曰。意旨如何。曰。滴水滴凍。曰。和泥合水時如何。曰。斬成兩段。曰。一刀兩段時如何。曰。滴水滴凍。曰。枯木再生花。橘却曰。各志言矣。願聞師志。如何是養子緣。叟曰。何似坐。曰。心徑苦生時如何。叟曰。瞎。橘揖曰。有此父。有此子。其母豈不任立孤之託乎哉。

廿八年辛丑。

師年二十八歲。先師腰疾不起。塊坐一榻。二利共設承器。左右輪次除穢。衆皆用籌子刷。師獨下手指。以祛雪之。曰。師翁之穢。何之厭之有哉。衆有漸色。

廿九年壬寅。

師年二十九歲。十月九日。如意庵設三十三回忌齋。華叟師力疾赴會。師與俱預席焉。舉衆道具齊整。師獨布衣草屨龍鍾也。華叟師顧師曰。汝何無威儀。師曰。余獨潤色一衆。蓋貶膺緇之牛裾也。點心罷。華叟師燕息如意之西軒。先日照來謁。問曰。和尚百年之後。付法誰人。曰。雖道風狂。有箇純子。

三十年癸卯。

師年三十歲。一日會堪堂。面有刀瘡。故人名臉裁溝堂。于土岐館。館有父。名象。而其子曰猿者。滑稽傾座。

堂指猿問曰。象爲甚麼生猿。師答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堂曰。懷州與益州相去多

少。師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堂無語。師拊背堂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華叟師傳聞曰。純藏主答太過於問。對牛之琴不可彈也。後數日。又曰。純藏主吾家裡人。不可無此答焉。

卅一年甲辰。

師年三十一歲。岐嶽周和尚符橫嶽祖師之遠識。而領拄杖以歸。爲人落魄不羈。住龍山日。

招官寺少年。而看雲亭上置酒放浪。一日問師

曰。汝識老僧境界否。答曰。茂陵多病後。猶愛

卓文君。嶽領焉。乃請師題無頭榜。國師識曰。吾

此山者。乃吾後身也。留杖必付之。

卅二年乙巳。

卅三年丙午。

卅四年丁未。

師年三十四歲。後小松帝付神器於稱光帝以降。聖念特在師。鍾愛愈篤。故時々召對。前席

簪々。問道譚禪。大稱宸衷。稱光帝將入蒼梧。

大寶當仁。負辰不讓。朕其任誰。容慮猶豫。師

密入奏曰。咨天曆數。正在彥仁王之躬。時不

可失。勿待左右祖。帝曰。朕儲定矣。師言。良

哉。玉璽歸彥仁王之手。則師之功績不爲不鉅

多也。又一日對御之次。帝曰。空谷性海兩禪

衲。本色爲誰。請師擇焉。師曰。吾恐空谷不在

性海下。海文字習未脫。谷名利念兩亡。於是

追崇空谷爲帝師。諡賜佛日常光。

相國佛日常光國師諱明應。字空谷。嘉曆三年戊辰六月廿四日生。嗣天龍無極玄。玄嗣夢窓國師。○東福性海和尚

諱靈見。自號不遷子。正和四年乙卯生。康永初元之秋入宋。嗣无關。應永三年丙子三月廿一日示化。八十二歲。

後花園皇帝正長元年戊申。

師年三十五歲。六月二十七日。華叟師寂焉。

聞訃倉皇拉成子赴堅田。以致祭。一七日諸徒

各散。師亦還京。

永享元年己酉。

二年庚戌。

三年辛亥。

四年壬子。

師年三十九歲。冬携沅子遊泉。時有女子名彭。自殺其夫。請師秉炬。其語曰。手裡吹毛。能死能活。小姑彭郎。一刀兩割。擲火炬於背後。赴茶毘會者火星點衣。師一日入檀家。欄有老牛。戲書一偈掛其角端云。異類行中是我曾。能依境也境依能。出生忘却來時路。不識前身誰氏僧。其夜牛斃矣。翌日牛主戲師頌殺吾牛。師一咲。

五年癸丑。

師年四十歲。後小松帝不豫。登遐前數日降宣召師。師密入仙院。對御侯問。咫尺龍牀。略演心要。喜見龍顏。因命侍臣。發金匣把先朝寶墨。及草飛白等數帖來。親賜師曰。朕雖在天。以此併法寶居矣。國祚陰翼師本職。而不在朕言也。師拜稽首而去。遂以十月二十日崩。師

生乎一針不著。況餘長哉。惟此墨硯寶貯小葛籠。到處相隨身不暫離。

六年甲寅。

七年乙卯。

師年四十二歲。曾在泉南。每出遊街市。持一木劍彈鋏。市人爭問師。劍以殺爲功。師持此劍。是甚麼用。答曰。汝等未知。今諸方廣知識似此木劍。收在室則殆似真劍。拔出室則只木片耳。殺猶不能。況活人乎。人皆咲之。瑞子繪師像。曲錄牀角靠長劍。以代烏藤。讀有吹毛三尺發動煙塵之句。

八年丙辰。

師歲四十三歲。是年丁開山國師百年遠忌。師往拜。塔下一女子戴衣囊而隨後。仍述偈以當齋供。有祖師遷化已百載。空拜婆年婆子裙等句。

囊覓青銅無半文。酬恩一句豈驚群。祖師遷化已百載。空拜婆年婆子裙。○又兒孫多踏上頭關。一箇狂雲江海間。

大會齋還在何處。
白雲蒸飯五臺山。

九年丁巳。

師年四十四歲。師暫寓源宰相館。門殿。士御一日心

地不快。竊意謂。今佛法混亂無具大眼目者。

龍蛇不辨。邪正駁襍。纔持一紙券。則皆曰吾

嗣某法。浩々如麻。賈徒之覆轍其可不戒哉。

卽命相公開故篋。把遞代券來。段々花壁。一

炬爐之。其券契曰。純藏主悟徹後。與一紙法

語。道是甚麼繫驢轂。拂袖去。可謂瞎驢邊滅

類也。臨濟正法若墮地。汝出世來扶起。此汝

是我一子也。念之之思。應永二十七年五月日

華叟。下有華字。先是帖子付託之座。沅成二

子在焉。二子共伽黎也。帖子大法所係。僧恐

犯其器。源相外縫掖。而內伽黎久嚮師風。故

橘夫人囑託之源相。

十年戊午。

師年四十五歲。銅駝坊北。冷泉萬里小路。有故人小廬。

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師樂此。而設一圓蒲
席坐。非咨詢之輩謝絕不接。

十一年己未。

師年四十六歲。是年明遠智公寂。龍山宿德。

知師佩華叟和尚正印。每々稱師於稠席之席。

剛介不阿之先人也。(掌璽)

十二年庚申。

師年四十七歲。六月二十日。徒門老請師入住

如意庵。二十七日。欲設先師華叟和尚一十三

回之忌齋。泉人雜還畢集于大川庵。且懷香錢

賀師住庵。紛冗非素。粗叙寒喧而已二十九

日一偈題校割末。以貼庵壁。一偈呈養叟老

人。以致退席之意。包笠徑歸。乃七月朔也。

題校割末詩。將常住物置庵中。木杓筑籬掛
壁東。我無如此閑家具。江海多年養笠風。

嘉吉元年辛酉。

師年四十八歲。安衆坊之南。路町。小村檀後園。

草屋數楹。脩竹環軒。朴野可禪。師請而燕息

者一月餘。育子侍閑居次。避席啓師曰。五家宗旨已見貫花。七宗之綱領門下語。師遂一下語。育子佩服。

二年壬戌。

師年四十九歲。師初入讓羽山。借民家住。有山居偈。後創戶陀寺徙焉。徒侶慕而到者。皆爲法忘軀之流。故拾枯掬澗。岩路盤屈。汲々而勿倦。讓羽爲名。朝貢出石灰地。讓羽出灰。和訓相近。瑞子舊朝臣也。故曾熟此地。是以先容。

三年癸亥。

師年五十歲。大炊御門室町畔有屋。主常不在。乃陶山公室妾宅也。閑寂宜師。陶公館師。於此日夕保護。來者屢滿。亡何辭去。

文安元年甲子。

師年五十一歲。關山一派昔被擯斥以來。未嘗山中往還。況亦可錯斧敢入其手哉。舜日峯以

官命將住山。養叟和尚和會師而欲拒其入寺。師假作門看。叟假作日峯。問答數番。約彼負隨則不許入門。師先橫棒跨門限。叟學峯來之儀。假看撈曰。自門入者不是家珍。假峯衝口曰。如何是家珍。看乃曳棒曰。吞舟之魚。不遊龍門。峯拂袖去。看曰。好云西天路。迢々十萬里。師謂養叟曰。義勇既如此。官命實不可拒也。叟撫然。

二年乙丑。

三年丙寅。

師年五十三歲。土州太平舜日峯參徒也。一日來謁問曰。德山入門便棒。其口未合。後句將來。師返詰曰。本有圓成佛從甚麼處來。平曰。看々。師打曰。龍頭蛇尾漢。平無語。蓋雖飽參自負者。一到師面前則皆發機含糊退。所謂無尾也。獼猴子。不消一胡蘆。

四年丁卯。

師年五十四歲。龍山多故。數僧獄繫。一門心酸。秋九月。師心疾革。潛入讓羽山將食死。事達宸聽。卽降勅批曰。和尚決有此舉。佛法王法俱滅。師豈舍朕乎哉。師豈忘國乎哉。師答勅曰。貧道亦率土之一民耳。命可敢辭耶。重陽日述九偈。以示衆。月尾歸京。

五年戊辰。

師年五十五歲。是年假寓雙杉俗曰二本杉。小庵三五日。乃歸永昌坊口之庵。乃陶山公舊第。巷曰賣扇。暇日謂左右曰。曩日所焚之券。猶有人襲藏否。吾膺爲

礙。自覺有此。非他告也。瑞子啓曰。有此哉。不免出堂。披覽則糊破紙爲全券。蓋諸子不忍火寶惜囊秘。師丞呼火炬焚了。

寶德元年己巳。

師年五十六歲。一日街頭逢僧。問師曰。市中有隱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市中隱。師曰。何似生。僧無語。師打僧。

二年庚午。

師年五十七歲。熟視諸方。邪解牛毛。正見麟角。乃自欲策己。且箴吾徒。手書規文數通。遍囑當軸在宮所人以畏而能外護吾門者。各送一通曰。老拙生平未曾印一人。恐吾辭世後。爲人口不啞。密付印不刑。(印)或自負佛法潛作家。則不涉款案鞭撻。急須告御史獄繫。是法之姦賊。而吾之怨敵也。曷哉護法之任。其可旁縮手觀哉。

三年辛未。

師年五十八歲。興春作嘗撰國師行狀。筆無史體。具狀達官貴戚奔趨之迹。不錄艱苦行乞。不刪之行。師補文欠。以一偈題狀末曰。挑起大燈輝一天。鑾輿競譽法堂前。風飡水宿無人記。第五橋邊二十年。養叟和尚聞此。媿咲曰。先國師可狀之行。豈必寒乞云焉乎哉。通訴一子久親炙叟者。不忍匿咲。啣叟不知言。便辭

去見師。師近接厚待。頗出等伍。蓋褒其師資背馳也。

享德元年壬申。

師年五十九歲。遷瞎驢庵。庵在賣扇庵南。亦是陶山公所置也。

二年癸酉。

師歲六十歲。師叔惟山和尚養叟和尚嗣住龍山。師

遣徒弟數輩。助開堂之化儀七日。懣攸爲崇。

鐘魚索然。惟浴堂門廡。及如意大用僅存。養

叟和尚乃毀大用。以爲靈光之塔。師作題塔偈

曰。草創百二十八年。看來今日體中玄。正邪

境法滅却後。猶是大燈輝千大。

三年甲戌。

師年六十一歲。師一日携瑞子。特謁養叟和

尚。將叙間濶。諸徒諫止。師意不決。便先詣靈

山真前。燒香拈鬚。吾將詣大用致拜。不知祖

意如何。瞋拈中拜鬚。徑造叟。叟徒出嫚罵師。

叟叱。其徒退。乃延接。從容曰。一來奉遲。近將遣价諭之。先師頭面潑糞水公也。然吾未向他說。只對吾徒說之。師曰。豈不云哉。家裡人說家裡話。不向他說。非師兄恩。糞水之義。請細指陳。叟曰。聞公舉百丈餓死話。及靈山和尚示榮街徒法語。示學侶。先師在日。未此等語。師曰。吾以百丈餓死。別不立話頭。不作食之事。詳見虛堂祖翁普說。且靈山法語。先師每日苦言及其說。公其健忘乎。聞公稱非參禪示其徒。此語先師在日未聞之。昔佐侍者參禪峯。法身話而知非。知非乃悟。豈別有非參禪耶。然則公自糞水於頭面。非于先師也。叟作色曰。吾手有券。公何漫議乎。師曰。余亦有券。非公券比。叟曰。吾不敢保公無券。師大咲而出。從比法券之義永絕焉。師已焚券。於此稱券。則蓋弗違先師曩昔之一約也。冬。養叟和尚赴泉南慶陽春新庵。垂示入室。鼓篋男

女。或人作偈調之。

康正元年乙亥。

師年六十二歲。正月。泉南調偈傳達於師。師次其韻者二百餘首。編作一卷。題曰自戒。師一日赴天平齋。有深首座。舜日峯之徒也。齋罷。出問師曰。龍峯山裡龍如何出頭。師不答而詬罵曰。子此一問無體裁。故吾籍答口。子徐聞之。昔天明老人問靈山和尚曰。金翅鳥王當宇宙。龍寶山裡龍爭出頭。一問樣子已如此。子無撈人句漫撈人乎。今天下知問答之起倒者無一個。汝師日峯老々大々。殊不知好惡云々。

天明居士於紫野問靈山云。金翅鳥王當宇宙。龍寶山裡龍如何彰。靈山答云。開口看騰。明云。胡亂長老。如麻似栗。山云。卓上老僧梵天。明作禮退。

二年丙子。

師年六十三歲。薪之妙勝乃大應國師之道場。而祖堂未塑遺像。僉曰。鐵典。師募木工以安

焉。薪人拜如在也。

新造大應國師像偈。活眼大開真面門。千秋後倚弄精魂。虛堂的子老南浦。東海狂雲七世孫。

長祿元年丁丑。

師年六十四歲。夏末入薪。居十餘日。細川源京兆介龍安秉義天。略致外護之意。且闢幕下館。以待甚渥。蓋此時途中逢熙藏主。春浦和尚。痛罵法中姦賊。其徒欲加害於師。流言紛々。

二年戊寅。

三年己卯。

師年六十六歲。或人賣虛堂祖翁唐本畫像。上有自贊曰。容易肯人。難與共語。竹篋頭惜之如金。禪牀角委之如土。淨覃知藏善知機。(靈照)電光影裡分賓主。休子歇叟也。率金購以捨酬恩常住。時像猶在京酬恩。塔主夜夢瞎驢和尚得々來。翌早說夢。等子時居酬恩。所夢偶同。而不敢言。午後果虛堂像至。掛壁各拜。塔主曰。夢乃瞎驢和尚。覺則虛堂翁。堂其和尚前身乎。

如夢而來。不亦奇乎。等子亦說人曰。夢乃有同乎。春初領住德禪之請。疏仍表視篆之義。入而禮祖塔者三。插香大展了。次詣日照光和尙一揖。

寬正元年庚辰。

師年六十七歲。華叟師入滅已三十三回。師先忌齋庚。率香錢以送龍山。復往拜三祖塔。且謁光日照。揖茶人事而已。

二年辛巳。

師年六十八歲。春遊嵯峨。路經西京。入拜龍翔之塔。荒涼僧少。堂宇傾欹。照堂特龍山所營。而獨無恙。庫院最廢。而鼓飯瘠焉。師慨焉。率錢數千緡。以新之。不日成矣。

感龍翔寺廢偈云。常住物誰用己身。山門境致剪松筠。殿堂只與花零落。廢址秋風二月春。

三年壬午。

師年六十九歲。春戲製勾欄曲。命寧童歌舞。酒闌自舞。秋八月患痢。諸子咸曰。師逝也。師

曰。吾必無恙。九月痢止。心地稍快。十三日。避亂寓桂林尼寺。

四年癸未。

師年七十歲。七月入賀茂山。寓大燈寺。臘尾歸睹驢庵。

五年甲申。

寬正五年冬至日。作虛堂贊。臨濟正傳誰棟梁。慈明楊岐又虛堂。東海兒孫七世子。大燈室の々靈光。

六年乙酉。

今上皇帝文正元年丙辰。

應仁元年丁亥。

師年七十四歲。六月兵起。京師兩宮駐蹕於相府。劉項雌雄未可決。八月師出睹驢庵。徒東麓之虎丘。是時都下大亂。睹驢亦燬乎兵火。九月朔。師出虎丘。入薪之酬恩庵。一村父老皆欣々然而有喜色。先是十餘年來。師每誡諸徒曰。兵氣其兆焉。雒京其潰焉。汝等急打辨旅裝。備於倉卒。或臻乎。作爲偈句以警之。於

此人皆服師先見。

二年戊子。

師年七十五歲。五月十五日。設大會齋。緇白來赴。妙勝酬恩。方來殆無措足地。蓋修靈山和尚一百年之遠忌也。凡都鄙慕師風欽師德。一承師顏者。無少無老。僉不召來助。伊蒲之供。惟恐後焉。秋書示多福庵禪竹薪在之今春大夫也。法語一通。

靈山和尚百年忌。僧運酬恩妙勝薪。靈山昔日涅槃辰。二千四百年前境。梅雨流紅五月春。○又癩兄率率。伴出人前。靈山人家常說禪。龍寶山中辛滅却。靈山記苑晴驢邊。

文明元年己丑。

師年七十六歲。夏讚松源祖師像。畫者墨谿繪靈靈見桃。香嚴擊竹于佛龕障子。師一見絕倒題偈。爲陳侍者作睦州織鞋圖讚。七月西兵入薪。徑入餅原之慈濟庵。八月二日。出餅原入南京。方一宿也。三日入泉信宿。五日出泉。僑住吉浦之松栖庵。此地蓋以卓然和尚甘棠遺

蔭可慕。而泉津獠鄉不可居也。

贊松和尚。松源靈隱老師禪。破法禁條有數錢。囊中我沒半文著。狂客江山三十年。○又巡堂合掌又燒香。堅拂拈槌坐木牀。臨濟正傳也何處。一休東海斷愁腸。應仁三年孟夏日。東海純一休拜贊。○見桃偈。見處風流悟道心。桃花一朵價千金。瑞池王母春風面。我約愁人雲雨吟。○擊竹偈。對畫忽然盡誠情。道人龜鑑太分明。娘生佛見南陽境。鵬驪黃陵夜雨聲。

二年庚寅。

師年七十七歲。有一檀越。占庵坂井之上。以延師。師喜而携諸徒徒。扁其庵曰雲門。蓋以龍山雲門祖塔亂後草白聊存其名。以擬靈光歸存也。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師年七十九歲。或人出小幘子。以需書牌位。卽點筆書與之。曰。住德禪某甲虛堂七世天下老和尚。

五年癸巳。

師年八十歲。八月行在所翫最院。曰大德。迎

開山靈山如意像于藪里。以安奉焉。祖翁三塔香火所存。豈可忽諸。乃課門客。率貨泉以送矣。

六年甲午。

師年八十一歲。二月二十二日廣德寺攝州尼崎。柔

中隆和尚捧勅黃來。致大德住持之請。不可辭也。師作二偈。且謝且警。柔中和尚寓本色住

山祖教中興之祝。且求入寺法語。卒書而應

之。八月染瘡。月尾少間。茲年衆已踰一百餘

人。師不憚曰。靈山和尚會下衆不漏百人。吾

何爲乎致有之也。

七年乙未。

師年八十二歲。薪之虎丘作壽塔而落矣。師揭

軒楣以慈楊塔。且作偈示衆。其意有自也。

偈曰。不是平生好境痕。任陀雞足月黃昏。誰氏風流我盟約。馬嵬青塚舊精魂。

八年丙申。

師年八十三歲。四月瘡疾少發。五月望有人獻

韻府數冊。師獲而喜甚。語左右曰。此冊曩子

與華叟先師有少逆而辭去。歸京途中遇讚堅

者。華叟師俗姪也。曰。子今何之。師件々縷說辭意。堅

者携師歸。再謁先師。師曰。來也。爾辭吾出

去。何爲留書無。乃眷戀之至乎。撫愛倍舊。後

霜雨浹旬。崖崩損庵窓。書蝕土中。冊數不全。

泥痕猶存。而書卷破。此其驗也。今幸屬余。吁

天哉。物歸有主。披而一覽。宛如見先師再謁

時之面。仍拜書一偈於外裝紙。以爲家寶。誠

諸子曰。莫敢共也。蔬圃有隙地。縛茆以館柔

中和和尚。諸徒求扁。扁曰牀菜。且偈以示衆。臘

月衆求三轉語。師不得已垂示三轉曰。天高

地厚。赤肉白骨。逼塞乾坤底。大人境界也麼。

又曰。三世了達漢。如來禪祖師禪。又曰。欲知

箇兩轉語。須到彌勒下生辰。

九年丁酉。

師年八十四歲。春夏無恙。牀菜庵南畔脩竹成

林。宜乎納涼。師每夏苦熱甚。竹間構小亭。刈蘆爲葺。編竹爲牀。師乘轎子行。半日消搖扇。亭曰多香多福香嚴。風流可慕。仍作偈以題亭之側。九月河兵入津。二十八日。籃輿赴泉之小島。居半月餘。十月十八日發島宿安松之草舍。十九日衝雨歸墨江之舊栖。神主出迎驩甚。月尾微恙不病而間焉。

十年戊戌。

師年八十五歲。二月中浣師預推如意祖翁一百年遠忌。却後十有二年己酉歲也。吾旦暮人也。急命諸徒。率財營供于慈恩寺。請鄰封僧尼。實三月初九日也。十二日。出住吉浦赴薪。老幼遮道以慕。臻攀轅曳衣。揮淚而別。六月捨墨江雲門于龍山。欲復靈光之祖塔也。七月再創如意祖塔而落焉。夏末再據妙勝之席。披虛堂祖翁衣。有偈曰。運庵還衣。純先留衣。截作兩段是松源衣。

十一年己亥。

師年八十六歲。六月新構法堂于龍山。鉅材良工不期而畢具焉。惟三柔中偕來賀厦。九月微恙。乃愈。

十二年庚子。

師年八十七歲。正月三日爲江州刺史。作自讚。劔篋之像也。細川右馬廐寄紙需書。無字下書偈與之。因以宗鏡錄一部爲贐。

十三年辛丑。

師年八十八歲。孟夏下浣。興新龍山正門及偏門。且築廢城礮銅池。畚鋪之役。徒侶汲然。檀度響合。仲夏之初成矣。七月十日。設齋修門成之賀儀。孟冬朔瘡發。三日服驅瘡之藥。而瘡散矣。然衰憊喘々。殆焉十有九日。江刺史來謁。對話如常。十一月七日疾病焉。水漿不入口。二十一日卯時。泊然如寐坐逝。晡時窆全身于慈楊之塔。遺命諸徒不得披麻祭奠過

儀。平日所述頌古偈贊等。編曰狂雲集。已爲人傳所稱。師之爲性。等慈莅物。貴賤一目。視敗夫鬻豎不爲疏。遇待僧門生不爲親。故童稚挽髮而馴。鳥雀就手而食。濟惠是喜。隨得隨與。嬉咲怒罵。潛鞭密鍊。生平意誓。縱雖得一箇半箇種草。吾必斷絕。況痛惡諸方咒銅羽養之風。而臨學者彌辛棘。或有欲參請者。曰。吾已耄矣。然逢其人。則百種施設。巧譬旁引。猶如常山虵餘尾擊應。是其緒餘而已。若其具佛祖大機大用。則縱雖僧家南董。吾恐一筆所不能紀云爾。

雙林二世中興開山一州和尚行實記

師諱正伊。號一州。生于周防能毛郡宇佐木鄉藤氏之家也。本州有豪族之稱八藤者。所謂曰惠藤。曰藤藥。曰原。曰開田。曰宇佐木。曰稻田。曰

有馬。曰長谷川是也。師稻田公之少子也。母夢白玉徑三寸許。有白蛇尺餘蟠繞焉。母以爲奇而熟視之。白玉忽躍從右脇入胎。旣覺有娠。及生白光照室。迨于其長。依本州般若寺爲童。早朝臨鏡無影。傍人以爲不祥。自咲云。君不見通身無影像也。十三歲薙髮受具。而不學經論。遊方謁于京之日峰和尚。一見器之。授以碧岩集百則公案。不勞參究。一々如宿契。然龐行不要諸藝。只自然合道而已。丹圓通寺參牧翁和尚逢普請搬柴次。師負米來放下。翁云。所作已辦棄諸重擔。還得已利也否。師曰。不修萬行。不歷僧祇。翁云。畢龍當淵恁麼去。師云。去無方處。來無住處。翁云。畢竟作麼生。師云。有時乘江月。不覺過滄洲。翁顧傍僧云。新到禪客不凡流也。而隨衆上下五家七宗之極。則至于誦訛商量處。金聲玉振。道價日增。方來雲衲不敢觸其鋒。翁乃云。此子天然會禪也。見希明和尚于越慈眼寺。日々

入山採菜拾薪。一似猛兒伏爪牙。一日臨法戰場交鋒之際。不覺發機伶利俊快也。衆莫不驚異。爭稱飽參也。有屹明和尚云。璞玉渾金。堪作何用。師云。至寶不彫琢。便拂袖去。禮勤月江和尚於小山田大川寺。問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江云。可惜許。暫待別時祇對。師云。謝尊答。江微笑耳。而服侍十有餘年。密契心印。親受信衣焉。不幾國亂寺廢。無有基趾者。檀那大田道真公相攸於相之山下而再興。欲令師住持。以有法兄泰叟。故堅辭讓便去。而關東副元帥幕下執事長尾左金吾俊叟。命嫡子景信公創建梵刹。令師爲開山第一代。師追請月江和尚爲開山初祖。而一日公問師云。本寺以何等號稱焉。師云。俊叟平日。着僧伽梨作俗務。入大寂定誦真言。恰似道冠儒履釋袈裟傳大士。宜扁双林。而山號則公之心也。公笑云。世人皆謂。和尚家風偏類了庵和尚。然則擬大雄山最乘禪寺。而號山

於最大者如何。師云。尤可也。爾來扶桑國裏參禪問道之侶。莫不望風而臻焉。凡掛錫隸名於僧籍者。出入往來都計七千餘人。僉靡不受法益。入室之外。朝參請益。臨時相看。問答機關。不知幾千萬。雲水禪徒。往々記取焉。可書而存一二乎。寔爲日域龍象法窟也。偉哉俊叟將垂福祿於子孫。爲厥後昆者。孰不享賚耶。頃寺罹鬱攸化成灰燼。然白井齋主竭力再造。不日畢功矣。諸徒追崇師。爲中興開山。豈不一時盛觀乎。尾之楞嚴月江所創也。師住三年也。三董最乘。籍禪徒有六百餘員。而沼田長忠公以玉泉延師。端居丈室。履盈戶外焉。又^{ヒナダ}休田公屈師於石井三鋸寺住。任寺務於野僧却回双林也。先是世傳。土佐國有獵師二人。互相友善。一人現蛇身却入海。人無測其所由。一日復本形。持白玉來。謂其妻云。昔我持此玉。自支那遡跡海漢。中流爲神龍奪去。今僅權之。尙恐墜奪。寔是本朝至寶。名曰萬

戶王者卽是也。在人間則鎮護國家。在海藏則救濟鱗介。全世寶而法寶也。卽欲教汝納之於宇佐八幡宮得摩。妻云。啗。夫云。母容易。言訖夫又入海。妻如其言。便放船詣宇佐宮于豐前。而於周防宇佐木之海上俄風浪激立。神龍乃奪其玉。婦亦隨亡。父母追悼不止。建寺於宇佐木鄉。小字般若。故名寺曰般若。其事具載于寺之本記。今旣舉以備遺忘而已。師慈母彼婦般若之後胤也。蓋如來藏裡隨色摩尼。或現三賢十聖。或隨六凡四生。入驢胎出馬腹。變化多端也。驪龍護之於領下。淵底千年。聖主秘之於髻中。寶祚萬歲。古往今來如吾師道身。受用得而快者未者之也。宜哉賓主相見處。內外瓏々無暇影。若當機具把住面目。則赤手殺人。天魔膽落。又垂慈露放行肝腸。則青眼對客。孩童近馴。稟姿忍俊不禁。而呵風罵雨。電轉星飛。千變萬化。實如摩尼之隨衆色。嗟吁終無知其素質者哉。平日有白蛇尺餘。

不離燕室。遷化之後。失其所在也。疑是知師之素資者乎。或時有狂狗。噬損師之足。師謂。我疇昔踢倒貴人以受此報。又曾於明眼人頭上舉。豈可無其報哉。遂及示寂之期。頂上出瘡。是以平生一言半句不浪發矣。往々有回果撥無者。聞之莫不愕然。加之奇瑞異跡甚多。而無益宗旨。寧煩縷陳耶。長享元年丁未十一月四日戌刻。師將示滅。大衆雲集。屬後事了。氣息如恒。泊然而逝焉。閱世七十二。坐夏五十九。夫贊曰。九萬里扶搖能負垂雲之翼。百千頃洪渺必容吞舟之魚。嗚呼吾師也。（以上皆驪龍隱）廣闊世界不留蹤由。□螟眼中自在遊戲。人絕方處。谷傳聲細入無間月印水。銀無假阿魏無眞實。本色衲子行蹤。迷悟不立新定。作家機變。佛魔難窺。向這裡欲着一語。吾七年間。分疎不下。徒望洋而向耳。雪苦霜辛。曾幾多乎。而今力竭神疲。細汗凝衣。困眠不知移時。側有童子。叫喫茶。恍惚之際林抄風動。煩襟稍

豁。顧視四旁。不覺高吟。雲壑千岩疲。霜林萬葉
飛。風味有餘舐。禿毫聊書焉。忽然點頭。謹書以
爲贊語而已。維時適當于七周忌辰。

明應癸丑仲初四日

双林第三世嗣法比丘前最乘曇英惠應草略
不備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四十三

傳部五十四

橫川和尚傳

景三字橫川。永享元年己酉歲誕生。年四歲。投英叟師叔之室爲童。到三十歲。奉師叔命。而養於龍淵師兄之手。而遂拜先師頂相。代而嗣焉。適當先師三十三回忌之日也。或曰。故曰景三。應仁丁亥歲。寺燬於兵。因茲僑居於江之山上飯高山小倉氏之室。源公爲搆一小庵。扁曰識廬。凡經寒溫六年。文明四年壬辰。自江歸洛。居於樵雲之虛寢而寓。筆硯於永德者數月。遂祖塔側乞故慶雲之地搆斗室。今小補是也。八年乙未四十七歲。十二月望領景德帖。十一年戊戌五十

歲。四月廿三日。入寺于等持。十三年庚子五十二歲。領相國帖。十七年乙巳五十七歲。四月廿一日。視篆于相國。當時尊宿作疏山門。勝鬘桃源。諸山常在蘭坡。道舊靈泉正宗。同門三會月翁。江湖友社大昌天隱。各疏成。而村庵跋卷後歎美之。可謂一時盛事也。長享元年丁未五十九歲。十一月廿一日。義政相公賜龍山帖。并金欄衣。預修陞座。實明應二年癸丑六十五歲。十一月十七日示寂于小補正寢。別號曰補庵。集曰京華十冊。共村庵所命也。避亂於江州之日。頌偈若干首。名曰東遊集。又有閨門集。

正續大宗禪師行狀

春浦和尚

松源九世的孫。大照十笏眞子。師諱宗熙。字春浦。播之赤松縣人。俗姓源。其母夢吞劍。覺有娠。幼而隨母入京師。受業于建仁乾心。乾心與師書云。爾六歲甫來。薤髮染衣。依附于余。余嘗夢白蛇吞珠而獻之得爾。爾神性端直。余從戊戌春嬰疾苦。起居不安。用汝爲手足。用汝爲股肱。凡童行之所不爲。爾無不爲也。磨礱欲作一顆寶珠。爾思遠大期而孜孜于學。則余願足矣。十八歲而受具。二十三歲。司藏鑰於建仁。于貴大照禪師倡道於大德。師傾誠入室。竟至二十四歲。遷居大德。其發足之日。跨建仁門限。預發誓者三。其一云。不爲飢寒易志。二云。縱受人瞋拳。忍而作笑面。三云。若不究宗門闢奧。不中道而廢。自是日夕策勵。殆乎忘寢食。一日需法諱。照云。爾他日到休歇田地。則不求而與之。師數日之後。瞥然桶底脫矣。卽呈偈云。佛祖全機沒可把。看

來不直半文錢。春風枕上無閑夢。紅杏花前醉倒眠。照大喜。爲師諱之。師之處衆。糧虧不接。司本寺持淨之職三年。一夕見月之落瓶水。忽爾見得馬祖不安公案。照又示以雲門關字。師下數轉語。後投機云。韻陽一字。關鎖重々。掉臂透過。步々清風。師逮傳雲門祖塔之日。有僧問云。已是侍雲門。未審具透關眼麼。師云。爾喚甚麼作透關眼。速道々々。僧擬議。師驀口與一掌曰。去西天路。迢々千萬里。又僧問。師唱誰家曲。師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僧作聽勢。師曰。耳聽如響。僧云。與麼則字人。退身三步。師云。蚊蚋弄空裏猛風。便打。自餘對機勘辨。束之高閣。照授春浦號之偈云。氣入千林處々花。光沉萬水家々月。若逢作者須爲人。明眼衲僧莫輕忽。囑々。又付囑法衣之書云。華叟先師法衣一領。傳來付與宗熙首座。可爲滴水滴凍之證。照將順世。爲師書云。宗熙首座隨侍老僧。年深日

久。參禪徹矣。如一器水傳一器。宜爲法中第一也云々。爲其師被許可如此者。古來之有也。爾來庵于東山祇園之側。顏曰大蔭。學徒麀至。守大用先廬之日。奉綸命視篆本寺。實寬正辛巳仲冬十四日也。明年七月十六日。退居大蔭。台府勝山大居士爲亡夫人善室大師。創建妙雲院。厥令子通玄尼寺竺莫長老奉鈞旨。革妙雲院作養德。養德蓋贈號于勝山。請師居焉。資薦其冥福矣。師避應仁之騷亂。憩止于攝之城福寺。不幾復應衆請。赴泉南陽春庵。一住八稔。本寺罹官軍兵燬。而無餘燼可拾。一衆戮力。紫野之外綿蕞于城中。事聞于朝。朝請師再住山。復其舊觀矣。移東山養德於城北。興龍翔祖塔乎百廢之餘者。皆師之力也。文明十三年秋相攸。伏見潛邸卓庵兒。鉏灌乎荆棘。平砥乎嶮崖。而茅不剪。椽不斲。扁以清泉。南面榜江山一覽。傍構宿鷺亭。而樂其佳境。一歲之間。往來者數矣。後於靈山祖塔

之西隅。草創松源院。其落成偈云。院扁松源寄短椽。將三轉語不論禪。半色山色四檐竹。遮莫囊無省數錢。後土御門院欽其風。特賜正續大宗禪師號。及師之病篤。拈拄杖告衆云。這木上座。遊戲神。通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有屹挂天挂地。有屹作蛇作龍。死活循然。口吞列祖。與奪自在。牙咬大虫。鹽行流得腕頭力。擊碎華山千萬重。喝一喝。又云。老僧火浴之後。莫造石塔。仍留以一喝云。全身無舍利。臭骨一堆灰。堀地深埋處。青山絕點埃。喝一喝。明應五年丙辰正月十四日順寂。遺偈云。倚天長劍。急磨刃來。祖佛俱殺。五逆聽雷。冷笑一聲。擲筆而逝。其翹行道地者三處。以松源爲其本也。師世壽八十一。法齡七十一。按其始卒。廉謹嚴毅。眇觀天下。不肯以言假人。雖貴冑豪族耆斗碩德。皆芒背泚頽矣。家法森嚴。槌拂不倦。寔爲一代宗匠。吁。見師其猶龍耶。壯歲奮發跨東山之門。則啓蟄戶。晚

年入龍寶之門。則鼓法雷。豈乾心室中白蛇不改其鱗乎。予親炙于師也尚矣。錄其攸聞見者。纔四五于十矣。以爲他日銘乎塔之草云。

前住大德禪寺法孫比丘宗真謹撰

大興心宗禪師行狀

佛日眞照禪師雪江第二神足。諱宗頓。字悟谿。本貫者尾張州丹羽郡山名村之人也。託胎初。父母寐。而父已睡熟。母未睡。人寤然而來。入于母懷中。摸之一僧也。母絕叫云。一僧忽入懷中。起々。父驚覺而見之。大人聳身。出戶走卻。父叫。正賊趁出。一村人人驚起。而拈白棒。腰利刀。而俱趁之。逼于村裏之釋迦堂。而以炬火覓賊無。只有木佛釋迦而已。趁者卻斷腸云。不是正賊。狂夫何言乎。是只寐語也。父聞自以愧赧。而移怒木佛云。釋迦偷人婦妻。不知慚愧乎哉。

大罵而歸。趁者聞之。拍手大笑而分散。於茲母

不歷一句而懷妊。父云。若產男子則令出家。期

滿十箇月。誕而穎利也。應仁二十三年丙申之歲。人異之。萬口

一朝僉曰。釋迦子誕。及長父携投一僧。得度之寺。薙髮染衣。

受業師。誕產之月與日者。聞所未聞。皆隨疑惑。以故不記老宿之口碑也。後代父之家居。村

民居住。則得微疾。盡附木。穴也。終作空地矣。祇今澆

季之吏官。雖不免寸土。恐怖而寄附于村裏之顯

寶寺。至今村民曰。悟谿屋敷也。空地有楠一株。

枝葉繁茂。人不取一枝一葉。今猶存矣。此一株天正年中罹

兵燹。師永享年中出扮里。在于日峯舜禪師左右

爲侍者。親炙教誨矣。妙心再興之頃。日峰禪師

在洛。師亦隨侍。年齡十七八歲頃乎。師之粉里與犬

牛鳴地也。日峯禪師三十三回忌。文明十二年庚子正月二十六日也。師之香語曰。縱滄海變恨何窮。三喚機前昧已歸。昔時華

園活聽了。連聰。又辭日峯和尚後。參侍雲谷祥禪師。悔不掌斯翁。

又適東濃。可兒郡愚谿寺。參請義天承禪師者年

舊。于時桃隱朔禪師在伊陽保々鄉大樹寺。學徒

雲奔。師聽得扣桃隱室。參請者年舊。隱不安。溢

然而化去。師侍塔下者。日歷五七。後挿複子到洛陽城。直登龍安衣蓋閣。侍者便報師上洛。佛日禪師曰。桃隱遷化。侍影堂下者。不歷五旬而上洛。謂太早計哉。便許參堂。未幾居侍真職。佛日禪師具大根機。施惡辣針錘。小根芳機輩。弗堪勤苦。師曾無倦色。勤者一回。尋又充淨頭職。

師雖上々根機。難措手足。不報請暇。拂袖而出去矣。後再來于席下。親炙次豁然大悟。呈投機偈曰。石火電光猶鈍遲。機前一喝碎須彌。衲僧更有轉身句。展盃開單喫飯來。師從受印證以往。機鋒無敵。道化盛者。如杲日麗天矣。景川隆禪師寬止五年甲申佛成道之日。於龍安被受印證。師亦此年被受印證乎。未詳開矣。蓋師四十七八歲之頃乎。尾陽赤羽

郡犬山莊瑞泉精舍之境內。師相攸于谷之南。挿一艸曰臥龍矣。瑞泉之封疆。山半嶺而古來無水。日峯禪師從相攸。乍有甘泉涌出于巖間。以故曰瑞泉。又涌出池名宿龍池。本源院之後也。祖塔也。修竹篁以潤色常住庫司寺中南北之院。院徒

衆及半千。拔其華者塔頭八箇所。黃梅院義天承。龍濟庵雲谷祥。慈明庵桃隱朔。妙喜庵雪江深。大龜院景川隆。臥龍庵師。輝東庵時芳傑。臨谿院東陽朝。自此八院支派分院。院總計七十有餘。雖如綴密脾。井淺而時々勞于汲渴矣。臥龍一庵者。師不掛厚費于心頭貯深井。輓轡繩長者十一肘餘。足水湛然。而始終不汲渴。又無飲乾。至今謂之三十貫井。然而被置大藏經于臥龍。其舊趾今日經堂也。洛大德虐其席。特降綸命。敕師開堂演法。大驚衆聽也。匡大德席者兩回。尋又匡妙心席者兩回。又視篆尾之瑞泉者兩回。又尾之春日井郡山田莊之內光音寺者。束福徒以東之名藍也。久欠住持之人。敦請師。單丁光音者年數不聞之。師自撾退鼓。依爲他山兒孫。不被補闕所。而以徃殿廊廡零落。而後曹洞之僧縛一庵住居。師之畫像至今掛在于壁間。師住諸刹。董徒領衆。而鐘鼓改響矣。又濃陽厚見郡金

華山傍。有台宗名刹之舊趾。師相攸于此半嶺。藤氏大年妙椿固師檀約。而創伽藍洪基。日夕率衆。拾瓦礫。芟除荒艸。而力士星馳負簣。巧匠霧列運斤。則不終五年。而其功大成。殿堂樓閣依法備者。七堂無不丹漆黝塋。聞者拍手。見者駭目。云。帝釋梵王疑降地。覩史夜摩怪離天而已。四衆歡呼。得未曾有也。山曰金寶。寺曰瑞龍。又辱朝廷賜額。宸翰奎畫。鳳舞龍翔。而赫々然矣。縱此諸方名衲。江湖飽參。日々輻湊。忽爲龍象大法窟。衆及七百。華大年椿公欽仰師道。爲山門外護。嗣師法者九人。各々相攸于東西之谷。萃構院。院者瑞雲院天縱受。龍德院西川洵。龍振院仁濟恕。息耕院玉浦珉。雲龍庵壽嶽彭。巢雲院鏡隱贊。龍岡院瑞翁縉。鶴栖院獨秀才。開善院興宗松。大年椿公亦奉師命。相攸于西山之半嶺。私創一院。師扁曰開善。然而後嗣皇降綸命。從被準十刹之例。數以來於瑞龍行僧官者

不誣也。依尊命。任綸言之旨。年々以仰紙數十枚。助與于犬山之臥龍庵矣。是故令守塔比丘行僧官也。師顧子念孫之心多。枉駕于濃陽之權門貴戶。使貴介公子賢牧富民出隻手。以一字充一文錢。欲印行碧巖集。大年禪人聞之。言侍者曰。某不悔吝厚費。和尙因甚勸富民。有待孔方。兄點頭者。不是師慚愧乎哉。被止勸發者可乎。侍者言師。師大罵曰。這顛預以後莫復言。復言則退出此山。可爲空院。吁。爾不知乎。此書諸伴正眼列祖大機也。若不改作則遂廢乎。又是爲利益人天也。大年聞得退。而欽仰師者。倍萬于前日。此言流傳于四方。人々雲奔海集。合掌低頭。而以資財施入者。不知幾千萬人。於茲百則公案。覓刊本及蜀本。校訂譌升。命良工。傾心盡力。以鏤梓。壽其傳。老婆心切者歟。自爾以降。藏新刊碧巖集于本邦之諸禪刹者。不是師道力云乎哉。又豈小補云乎哉。碧巖集者。本朝濃州路瑞龍禪寺

新刊之十一字載之者判然矣。東陽朝禪師曰。衡梅院獨未構昭堂。明年當七周忌。愚熟思之。開山中興兩塔。共是瑞龍堂頭法見大禪師。曾攸作新也。然今先師一塔何不顧戀也耶。不可不勸發者乎。遙垂高鑒。特出隻手。庶幾乎謹奉呈矢。衡

梅昭堂助緣之謝忱金寶堂上大和尚座前。伏希昭亮。喜師一諾義尤真。立向東風斫額頻。佗

日華堂燕應賀。黃金纔上柳條新。開山中興兩塔

師攸作新也。衡梅院昭堂亦助成者昭々然矣。師

日禪師七周忌之香語。在偈頌之處矣。○瑞龍山門之莊園油田寄附之地。雖在濃之處々。後人詳不知之。涉于猶預者仍不記也。師瑞龍封疆之內。當于南有林丘。爲歸藏之

地。觀一院曰濟北。瓊樓玉殿。盡輪奐美矣。實明

應九年庚申秋示微疾。九月初六日。溢然而示寂

矣。世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塔于開山佛日禪

師之右。以序昭穆也。塔扁虎穴。院曰德光。依遺

命。瓜瓞之諸徒輪次交代。周而復始。綿々而不

絕也。嗣師法者。筵田慈雲寺天縱受。龍德寺西

川洵。蜂野瑞林寺仁濟恕。山縣大智寺玉浦珉。尾州興野德林寺壽嶽彭。鏡隱寶患聾而無貽厥矣。栗野大德寺。一色天衣寺瑞翁緒。長良崇福寺獨秀才。岐陽大寶寺興宗松。各接武曜化。一方者。昭々乎如朝日上扶桑矣。珍重。

曇英和尚行狀

師諱惠應。號曇英。其姓藤家。父九重城轉法輪人也。有故降防州。州之山上有如意輪觀音堂。父母待月於堂前。月湧大洋海。母祈向月開口。光入喉。自是有娠。實應永甲辰三月二十三夜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夜誕生。蚌胎明月耶。蚌胎觀音化身千億。入慈母胎遊戲自在也。所謂僧寶人々。滄海珠々。言性圓明。而無瑕類也。明年二歲之秋。父寓於遠江見付府。有相人一見曰。此好男子。爲千人之主張。旅店之主聞。乞父母

爲養子。六歲。投今浦山金剛寺爲童。諸經誦讀。不勞師教。夙深般若緣所致乎。十三而居相之瑞鹿圓覺續燈。或時聯句詩之席執筆。垂露有手。清風入懷。一座皆傾嘆奇兒。麟天瑞字曰曇英。并作說。天瑞預知師後爲衲子。命乎可謂濁世優曇華矣。居洛之相國數年。相洛往還。入臨濟古叢林。參文字禪。十九歲。自念願。瞿曇十九。離金輪位出家。願入無上道。吾歲豈不然乎。國史補言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也。不可竺冊魯典不相兼。故往下野足利。學儒書。或誦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拋經思惟。文字語言非真實。不如入摠持門。領教外別傳旨焉。寶德庚午。師二十七。掛錫於越前之慈眼寺。拜天叟和尚。問曰。生死事大。請示入道捷徑。叟云。箇顛預問他不可得。師言下寒徹骨。翌日入室。深求指示。天叟曰。宗門以禪那稱僧。少林九

年面壁。豈不思之乎。師於是不舍晝夜跏趺。心地之淺。不如禪味之無味。半而屈。叟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況像武之小根劣器乎。宜勵其志不怠。師於是忘飲食。雪月相映。兜綿界裡。一見忽然大悟。拍子叫。多子無時。住持出僧堂歸方丈。認得聲。進執師手曰。如是々々。師擺手摹面掌。叟又與一掌。飯方丈。師隨入室。叟云。不勞再舉。且喫茶。師拂袖出。有數日。叟令侍者喚師來曰。悟徹發機。當陽血脉亂如穿鑿。則心地狂。待血氣定。通悟處來。師云。坐得斷百千三昧之根源。跨萬法頭上。不爲萬法碍。叟云。受用得也無。師云。千變萬化。與奪自在。轉轉々々地。叟云。根源坐得斷。如何。師云。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叟便打。師便出。天叟受業師臨濟門下大同國師肖子雲侍者罷參之僧也。天叟自驅烏在膝下。濟下參禪悉了。所以師五秋螢。不離左右。洞下濟下之玄樞。

無不透過也。先往長門大寧寺。問竹居和尚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未得一時如何。居云。稱之大寧。師云。如何是此中主。居云。眼橫鼻直。師云。未具面門時。相見了也。居云。猶隔玄關在。師云。寺門前金剛空捧拳。便九拜。又往周防龍文寺。器之和尙。師禮拜欲伸一問。器之返詰云。尋師訪道。不遠千里。作得何邊事。師云。鼻孔依然掛居上之云。爭奈無位真人出入面門。師云。這般閑事。還足下便出器之劈脊。便打。然隨參徒。上下勸方。來學者不怠慢。大虛和尚董丹之永澤之席。師掛錫九旬。忙家樞要皆參得。凡參見扶桑六十餘州善知識。處々皆有得處。與南詢善財參五十三。全無別路。爲參月江和尚於尾之楞嚴。從前諸方參得底。總用不着陳年曆日。雖勵其志力竭矣。憶着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一聯之偈。感淚如雨。黃梅路上七百。會禪不會道。獨有惠能。不會禪只會道。師至者裏心。如墻

壁瓦礫。雖與麼法戰場中。無當其鋒者。月江和尚臨遷化云。彌遠師資禮可化人天。師云。天生劣也。宜交衆作務。江曰。其然。豈其然乎。月江印可弟子中一州謂師云。上州有爲予欲覩禪刹者。稱長尾左金吾。我今欲往也。謂相收於山川佳境。令遂檀越願心。師云。我欲居雲林養泉石膏盲。州云。豈不是動靜一致乎。於是往隨之。精舍落成。號曰双林。慕双林大士遺躅乎。學者雲集。文明壬辰一州遷相之最乘寺。師助化。不幾爲六百餘衆之上首。師天然無喜怒哀樂。心只以慈悲接得。同行雲衲。商量話頭。至于極則處。論毫釐之差。各機鋒新發研。師分節角諸訛。直決勝負。若有不服者。驀地面折。雖冤家聚首無含讐欲報之者也。一州謂師云。古人皆於先祖之塲。傳法傳衣。續佛祖惠命。蓋在爾邪。師云。我見學者。暗昧難加穿鑿。只於無人處送餘喘。州云。大隱市。小隱山。斷佛種族爲什麼。強付衣

法。師雖非素意。拜受退矣。文明壬辰六月十九日也。向所謂受海月情誕。則知識如水中月。此謂恰好者乎。千江同一月。祖父月江上。脉連環不誤焉。上貴介公子。下野老農夫。飯嚮師法道。至處步々。檀越沼田恕林長忠庵主以一州爲

開山也。師在寺領學徒。寺嬰饑攸之災。書籍古人糟粕皆燒却。恕林自書寺領目錄等。巍然在灰燼中。天感師檀心深乎。前永平中心和尙他門耆宿。遷越龍泉。與同門諸老相誼。盧永平主席。請師補之。師希隱逸。不敢就。諸老推獎甚親切。不克辭。起着紫衣。兼德爵齡達尊也。文龜辛酉。師厭双林人事紛冗。寺內卜一閑地。號宿蘆汀。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或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司才。或曰。身在菰浦中。名滿天地間。皆是師之謂乎。弟子三千人。印可十人矣。五祖後身東坡居士云。坐令着更作瞿曇孔佛之間。如掌與拳。彼徒擬孔門之三千十哲。就中元光。

裔正。方朔。宗門三足鼎。豈漢家之重云乎哉。祖燈相續。光焰萬丈。師末輝照于萬世矣。侍衣方朔就懶庵請師行狀。懶庵亦前年於白井双林與師舊面也。雖不文拾所閑者載之。予只記歲月而已。

永正元年甲子八月日

特賜猷光禪師住山建長老衲玉隱英璵書于聽松軒下

幻住九世一華碩由大禪師行實之狀

師文安四年丁卯三月初四日生。父秦氏。母藤氏。關西筑之前州宮陽縣之產也。師未生以前。父參籠志賀之文珠堂。願祈得好子。三七日滿夜。夢賜香色袈裟。并獅子紋簾。覺而奇之。飯家。不幾母懷胎。父竟念。此子誕生則爲出家。果產師。容貌如玉。父者迺宮陽神護山建德精舍之

檀越也。此時建德住持梅隱禪師者。蘭谿古佛四世的骨也。師產之夜。梅隱夢詣于八幡大菩薩。大菩薩摩梅隱頂曰。汝欲兼全禪門五家法道麼。汝門前此曉秦氏所產之子。養而爲僧則可也。覺而爲奇怪之。翌日遣人。問秦氏有產子否。秦氏答云。有產。其容貌如玉。此子有因緣。成長則爲出家云々。梅隱知是好夢。默不語人。邇來養育。日々生長。異于他兒。寶德元年己巳十一月初九夜。梅隱又夢。白衣束帶老人告曰。建德後住胡爲不名。夢中向老人云。不知名甚麼。老人云。看取蘇老泉名二字說。覺而記得之。翌日十日即冬節也。遲明。秦氏懷師來云。此兒既三歲。可賜所名。梅隱感昨夢。秘而無語人。私按蘇老泉名二字說。竟謂。軾雖爲名士。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轍者禍福之間。轍乎知免矣。吾祖于轍。卽名元由。自五歲居寺。凡禪門所要之諸經咒等。迨于六歲諳畢矣。自七歲對卷不倦。見以聰敏。彌到

生長。手標益美麗也。凡叢內得美人名。垂髮之間以景轍爲號。常以字呼。寬正四年癸未。師十七歲。十一月初四日。冬至節也。祝髮爲僧。隸于扶桑最初禪窟安國山聖福禪寺僧籍。司侍局之職。從茲勤學孜孜不忘。專精經錄。寬正六年乙酉。師十九歲。梅隱欲逝去。向師之法兄剛叔座元遺言曰。建德後住有誰爭。元由侍吏（老歟）雖弱。汝養之。以到於剛。是元由識文也。莫露顯。自懷出一軸。付與剛叔畢。經年序披而見之。前夢記錄也。師瑞世後。剛叔傳之於師。師雖領建德。不營辨世事。每件委於剛叔。建德傍別構山莊。築假山。栽諸花。號養花軒。常會風雅騷客。于彼于此。彷彿江湖遍歷客。文明四年壬辰。師二十六歲。俄歎曰。今叢林棄參禪學道。專文字禪。胸中徒立妄塵而已。豈真正知見乎。近所有宗良居士者。紫野養叟禪師參徒也。往參柏樹不侶。貓兒地獄話等數則。復扣道玄大徹實峯派下道人室。

自露柱大死底。參到五位君臣。雖然不語合經錄意。故疑團未破。又登幻住八世法孫覺晶庵主玄室頌圭禪師之門。示以趙州狗子話。只這一箇無字。便宗門一關也。不得透過六年。圭禪師知是真法器。作頌垂示。趙州一著鐵崑崙。嘯月吟風穿々門。古佛堂前舊公案。尿天狗子吐難吞。於此有省。師亦題無字云。趙老無々已絕無。絕無絕處却是無。芭蕉葉上題無字。蕉葉破時無亦無。從是參請不慢。終徹三關。文明十三年辛丑。師三十五歲。二月佛涅槃日。於覺晶禪庵。受玄室庵主之密符。始更景轍。號一華。名頌由。從此法道日盛。縉素舉群歸。明應四年乙卯。師四十九歲。奉勅著香衣。叫幻住門派真獅子兒。蓋父秦氏於文殊堂裡夢。原于茲者也。文龜三年癸亥。師五十七。前慧林院殿義植在防城日。九州僧徒之中。選其仁。住列刹。師雖未秉拂於五岳。既蒙勅許。拜帖日。相公一見曰。此僧威儀堂

堂。雖爲天下僧錄。於容儀不讓。寔一時之榮也。師聖福入寺日。自改號。號雷隱。蓋取子由在雷州再出之意者乎。人僉曰。梅隱名二字之說。合一契。師平日以出人間世爲志。住院未幾。革弊補破。辭衆退去。又歸建德。創雲堂。造衆寮。號覺晶庵。集徒商量。加之興長福廢壞。凡在建德則匡大覺受業。在覺晶則挑中峰法道。逢洞宗則以洞宗法。逢濟宗則以濟宗法。如信乎。(手勢)斫方圓。規矩一々中。所謂梅隱兼禪門五家夢。不墮烏有者乎。入師門。或得肉者多。就中得髓者少。有大年寶龜首座者。移一器水於一器。雖然不幸而先子師逝矣。師隕淚曰。嗚呼天喪予。天喪予。吾道將斷絕。誰是斯中拔尤者。衆中有頌鼎書記。年纔二十五。先是自弱歲在玄室會下。嘗法味者也。喚出曰。子雖後生與衆異勤之乎。鼎伏膺而已。其中講談碧岩。每一則下語批判。多是爲頌鼎脫白也。梯之而日々上參。終參得百則。頌鼎

以書除虛之三韻。作頌呈師。師和之云。大元普應國師道。一傳而至于日本。丹丘高源遠溪祖雄庵主。的々相承。而至于玄室頌圭庵主八傳。扣圭庵主室。參得百則者。遠江耕上座。關西愚夫而已。扣愚夫室參。得百則者。湖心鼎書記也。頌鼎參了。翌日袖華偈一章來。謂予云。賜此和。則爲後日之證乎。予和之者一章。格國有餘地。更製一章。祝遠大云。寧將百則低頭書。公案圓成文字除。生具拋來罷參後。猿歸青嶂碧岩虛。參從不識至吹毛。百則呈終有這曹。他日喚稱新雪竇。更加才氣道聲高。維時永正三年丙寅薦月初八日也。翌年丁卯正月十六日。頌鼎書記不告師竊出寺。志在上洛。暫在長州府金山長福寺裡潮音院。待同行人。數日師於長投府書曰。汝何過今春不上洛。汝宜却回來。爲汝談圓覺經。頌鼎雖難背師命。既出中途。又與同行約。豈空歸。拂袖而去。留洛之東山洞春院數月。師二

月中旬有微疾。門弟子欲進醫藥。師笑曰。耆婆醫得釋尊否。我近日傳法得人。三月初四日子誕日也。有始必有終。吾逝去。寺便付于恕忠庵。衣孟預傳鼎湖心。二月四日。喚弟子仙覺元鶴首座曰。時今何刻。仙覺答云。未時也。師咲曰。懸羊頭賣狗肉。我刻後逝去。把筆書一偈曰。脫却三界。六十一年。一機轉處。日月交肩。端然示寂矣。葬全身於覺晶禪庵。世壽六十一歲。臘四十三。師在日。閱諸錄中所要之句一千餘句。後初關到兩關三關分類定位。覺晶庵主跋之。名吾宗家珍。如之碧岩百則。無門關四十八則臨濟錄等。一々下語。秘訣見家錄。入師門窺一言半句者。縑素不堪勝記。凡得印可者十有餘人。閱寫于宗派圖。

大明嘉靖十九年庚子孟夏初吉於北京會同館嗣法小師頌鼎革焉

璨無文撰佛鑑禪師行狀之略曰。前輩言行不見

傳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蓋當時門人弟子之罪。思曉瑩之狀浮山圓鑑。寂音之傳石門雲庵。起居言動纖衆不遺。其師生之義浮于翰墨。豈非千古師資之龜鑑乎。予與筑之冷泉幻住大和尚。忝忘年之素者稔矣。今玆以南船再渡之事。僑寓于此間。一日陪蒲側。打茶話之次。和尚手小卷。囑予曰。此是摺撫。吾先師緒餘者也。久收在巾笥。請備擬諸目子錄之行實。則何惠如焉。予未及開卷。而曰。夫先師廼中峯國師之裔。而一代宗匠之冠冕也。苟非老道學。焉得措一詞。雖茲葛何言乎哉。就而展之。其家世之本支。出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集以大成矣。只欠大言深刻而已。烏虜繇玆思之。無文之於無準。曉瑩寂音於圓鑑雲庵。雖有支倭古今之異。其尊師之道一也。故予授舊例辭時命□。和尚倘然予之言。增損右起艸。以鏤于梓。傳不朽則匪啻存先師遺風餘烈。且濟水之流益遠。中峯之道彌高。於

是乎人皆必曰。海東有今佛。猶如江南有古佛。

維時天文萬年之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如意珠

日天龍國師六世劣孫前臨川策彥叟周良謹

書焉

右行實并跋語者。二十年之先。予以事在筑之冷泉之日。應幻住湖心大禪匠之命意。而攸下蓋乎也。今也濟蔭老禪透中峯古佛之玄關。稟萬年古錐之印證。以故請予再騰寫。可謂逢緣卽宗也矣。吁。

元龜三禩壬申仲冬十有四日 前圓覺見等持策彥叟於西嶺艸堂涉筆。

故大德佛宗大弘禪師實傳和尚道行記

趙宋旣南之後。破沙盆下諸師揭起臨濟正宗。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五傳而至本朝大

燈國師宗峯。其悟門之宏大也。機鋒之精銳也。肯不下於老松源也。大燈又五傳。而得正續大宗禪師春浦。春浦門庭高峻。登龍者方以四五數。其中峰巒擎頭角者。佛宗大弘禪師其人也。師諱宗真。號實傳。濃州惠那縣遠山莊人。永享六年甲寅。誕于林氏。其先出於藤秀鄉之族。齡甫四歲。乳媼襁負往參州。就師伯母靜栖庵尼宗祐。受鞠養者年有焉。迨漸長。却回本州。依大圓寺宗牧首座。爲驅烏伍。粗誦習內外之書。年十四。又從乳媼將赴京師。偶假道尾陽。投蓬萊宮下客舍。其夕乳媼夢師頭自落。被蓬科纏繞。媼大駭。詢于神前。巫祝原之曰。是瑞夢也。他日天下更無出此兒上者。且夫蓬者當社靈草也。神之護此兒者可驗矣。媼喜甚。竟携入京。寓止東山天潤庵。回春軒。服事晉舉才禪師左右者三葛砧。智光日顯。年十七而稟具爲大僧。卽歸東山衆司寮。二十八歲。據隆睡虎位。秉拂提唱。時闕西藏主。

故師鈞語有大藏小藏一夔也足之句。衆僉稱善。旣而二十九歲。自奮且嘆。世間文字之學。果能可敵生死乎。叱大宗禪師闢大蔭庵。鑪鞴甚熱。金鐵俱鎔。師負干將莫邪之精才。不顧鹿亡。白身投之。朝而千煅。暮而百煉。宗門闔奧。罄而無遺。其間管轄庶務者十有二年。闔衆喉襟。係師一臂。大宗扁師所居之室以挺虛。且有偈云。蕭然物外。逼塞長空。佛祖無分。明月清風。眞禪者眞禪者。經行坐臥。堂在其中。又頌實傳號云。虛空無人容易過。機權一句辨龍蛇。天眞獨朗爲君訣。的々用來分付他。一日肖大宗壽容請贊。贊曰。酒々落々。默々痴々。渠其非我。我是阿誰。破砂盆兮歡睹正眼。龜竹篴兮辨得機宜。莫道限力避箭。何妨攙鼓奪旗。眞禪者々々々。他家自有通霄路。父攘羊而子隱之。禪子訝中眉垂。咄。文明丙午冬。天朝降詔。滌篆大德本寺。一香敬爲大宗通法乳之信。長享元年正月十七日。大宗

付以先師華叟法衣。且作書云。華叟先師法衣一領。大用和尚傳來。卽今付與實傳。以爲他日之證云。明年重與書云。實傳長老付囑華叟先師法衣了。可爲的傳者也。有誰相爭哉。明應丙辰春正月十有四日。大宗遷寂。師作偈悼焉。其偈云。毒氣衝天老舌錐。話頭未舉辨來機。嗔拳飽喫三十載。恩大難酬五逆兒。

後土御門院特賜師以佛宗大弘禪師之號。師卽詣闕謝恩。永正丁卯春。宿疾稍侵。臨垂訣之期。手書遺法屬云。華叟先師法衣。代々相傳。今以非無其人。雖然秘在當院。可爲的傳之證者也。蓋大宗所以付師者。黃梅於曹溪之垂範耶。以衣爲傳法信也。師之所以秘院者。曹溪止而不傳之遺意耶。在法不在衣也。二俱可爲宗師於式。亦是主車者之推挽而已。又寫偈。辭衆云。末後牢關。快活々々。會麼。只餘一喝。時孟夏四月初八日也。法齡五十四。世壽七十四。門人遵治

命收全骨。塔于伏見清泉寺。奉慈容。安本寺養德院。烏乎師之處世。標格醞藉。語言溫柔。其在衆時。起居動靜。一無與衆違者。至於看話下語。則快々然。如竹節迎刃而解。衆皆瞠若子後。大宗亦以爲不可及。所謂跨竈兒也。應世主法之後。其按人之嚴。如秋霜烈日。爲之不少貸。而及物之功。如春風時雨。使其不自知。實一世大法幢也。嗣法大弟子佛心正統禪師古岳老和尚叙次師道行。冠未見命。予狀之。顧吾蕭庵翁曾受大宗知也熟。而師之於吾翁。視之如同袍。以故和尚者予不道無孔李之素。於義可敢拒乎。髣髴景像姑如右。其或不可以景像求者。待他日宗門董狐筆端具大辨才之手云。

嵯大永六年丙戌孟秋上澣

前建仁二十一住常庵龍崇謹撰

故大德正法大聖國師古岳大和尚道行記

師諱宗再。字古嶽。江之蒲生郡人。姓宇多源氏。而佐々木之甲族也。母夢朝日昇時。老僧拈一枝花坐高岩上。覺有娠。故小字曰岩法師。蓋祝遠大堅固也。年甫四歲。從父而遊本州菩提寺。笑庵翁以文殊偈授師。師一聞便誦。更不再問。翁摩頂云。此兒卽文殊也。八歲母携投岩馬寺義濟書記。而習經書。丁寺之案山而岩峻秀。母仰視之。彷彿於曾所夢之境。於是卽說前夢。以爲有宿因。實文明壬辰九月十七日也。此年濟教師以法華。輒八日終八軸。八軸內一字無更問。誦讒一遍。而與衆同音誦。如珠走盤也。濟歎云。爾甚聰敏。後生可畏。師問。此經外更有經否。濟云。五千餘卷。滿龍宮溢海藏。師云。誦之則可成佛否。濟云。雖誦一大藏教。心地不明則不得成佛。成佛作祖階梯別。有可知底事。師問。如何是可

知底事。濟乃書教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四句云。這是事可知底事也。爾長年之後。可逢善知識。以明此事。師自是常起信於此四句。豈非傳法濫觴乎。十一歲受業於東山瑞光庵喜足和尚。十七歲受具。典侍藥。十九歲勤冬節。秉拂之問禪屢論答話。以激揚鏗鏘聳動人天。乃任侍香職。喜足道話之次。謂師云。紫野靈山徹翁和尚。始爲鏡堂祖之徒弟。二十三參見大燈國師。遂爲的傳。師問。復有繼靈山踵。而入其門者否。足云。無。師自謂。今茲二十三。吾願繼其踵。忽入大宋師禪師室。而參詳萬法不侶栢樹子話。明年隨侍大弘禪師于如意庵。弘云。爾俗姓受業子細說看。師一々縷陳。弘云。奇哉。爾世緣法緣如與靈山和尚合符節。能努力。他日須佩靈山正印。棟梁法門。師愈勵志不怠。晨參暮扣者二十年。有時弘命人瓶裡插花。因師問。瓶裏五色花。那箇是正色。弘云。還有不涉正色底麼。

師云。試轉向那邊看。弘云。轉向那邊一句作麼生。師云。再犯不容。弘云。且坐喫茶。師參究德山托鉢話。作禮而退。弘喚云。德山托鉢自方丈下來處。卽今代雪峯急道看。師云。托鉢隨德山。後代德山如何。師云。老僧被爾勘破。代雪峯如何。師云。某甲却被和尚勘破了。代德山如何。師云。把手共飯方丈。弘深肯之。誰敢觸其鋒。弘爲本堂淨源禪門入室勘辨。于時師爲侍者。舉南泉斬貓兒話之次。問師云。本堂淨源禪門卽今在什麼處受供養。師答云。在和尙竹篋頭上受供養。弘藏竹篋於袖裏云。又在什麼處。師云。千眼看不見。弘便打。元旦入室。師又爲侍者。拶萬法不侶西江水了。弘問師云。瑞雪滿北岳。祥雲遍南山。不是四海太平瑞麼。師云。諾々。弘云。意旨如何。師云。謹謝和尚指示。弘打云。不謬爲老僧侍者。弘一日召師云。爾可寫老僧幻容。爲爾係贊詞。以爲他日之證。卽寫以呈焉。弘題其上云。

普化打筋斗。盤山有承當。咄々。再禪者々々々。別蹈斷一條。爾活路。還見得老僧麼。再也古今不覆藏。圍正當。明應庚申佛成道日也。自非向上人。提向上機。爭得恁麼證。弘授古岳號而識厥義。頌云。拈花微笑有誰知。久遠再今彰活機。千嶂萬峰都不峭。雲間岌嶮絕多岐。弘云。爾曾呈世尊拈華密旨之次。忽然透徹。故今以稱揚吾祖門下道稱之。頌打其諱者。唯我與爾而已。非餘子之比。深思之。繇是觀之。院扁大仙。殿榜拈花。大有來由矣。且又庵在泉南。號南宗。不妨隨處立法幢。弘授印證云。爾見地明白。參禪徹者年久。然而至今不印。其有以矣。大燈云。雖一旦伶俐漢。而參徹不見盡。其盡未來際。則豈輕許可乎哉。我今隨家訓。爾亦他日印證人。則可如先師言也。的々相承人焉度哉。永正己巳九月十七日。應綸命而視篆本寺。嗣法香語末云。靈山祖後入開山國師室中。收拾片木頭。遍界不曾藏。

六傳而至吾老漢。老漢秘在。持來密付山僧。山僧懷之年久矣。卽今拈出。分作二分。一分欲奉靈山祖。靈山祖爲我太賒。不如一齋插向一爐。奉供琅靈山六傳的葉前住當山特賜佛宗大弘禪師實傳老漢云々。法筵之盛可視焉。端居丈室。近傍者少。禪餘栽珍樹移怪石。以作山水趣者。猶如靈山和尚所謂先聖後聖一揆耳。惠林相公藤原朝臣公兄。其餘大家高官傾心問道者。不暇枚舉。抑亦遐迹道俗男女。戴衣孟以爲勝因。提公案以明玄旨。瞻望師之體裁。逢貴施辛辣。逢賤垂慈誨。不意法運之季。復覩本色鉗鎚。大永辛巳夏五月。後栢葉原院特賜佛心正統禪師之號。其詞云。前住大德古岳和尚不承林際正裔。克酌松源的流。寧非確論乎。天文癸巳冬十二月。當今詔師入內。待以師禮對御。談玄從此始。隆寒令中使報師著帽。對萬乘主。先宗

未曾有。烏摩師有何德。爲帝敬足臻于此極哉。丙申冬。當今染宸翰。將賜國師號。其詞云。大德寺住持佛心正統禪師古岳大和尚。迺曹溪的流大燈正續也。名喧宇宙。眼蓋乾坤。發大機大用。則合臨濟德山爲一人。不較和尚振四辯八音。則僉曰竺土大僊。日本國裏上堂。大哉道至哉德。可謂濁世烏鉞矣。朕特加正法大聖國師之號。以酬聞法之恩。蓋今日國師天下師也。眷夫師名動九重。震耀一世。與南陽忠國師(師公)併按矣。大燈祖之的孫任國師者二百年來仰一人。乘肩輿出入禁門。攀大燈國師之例耳。不亦榮哉。東湖之永明尼寺。永昌長老。永紹長老。佐々木少弼定賴嫡男義賢。小原定保。皆皈依法門。以雖敬師。師遂不改辛辣。師暮齡八十。小師等尸謀。入壽牌于本平祖堂。天文十三年孟夏十有七日也。竊以師識鑑高明。言緣飾(縁飾)。厥平素於學徒也。談世事則和氣霽然。如春在花。論宗旨則風稜凜烈。似

雪壓竹。一撈機前。鉅卿碩儒。不覺汗額屈膝。飽參宿學。爲之飲氣吞聲。加之折旋俯仰。力整緇衣禮樂。故改龍寶舊規者惟夥矣。文章之功。筆勢之奇。於師餘事也。不足論焉。或本寺土地堂安梵天帝釋像。或祖堂寄附百丈臨濟開山之三像。天文十七戊申五月示微疾。諸醫不得治焉。師疾病。六月十五日。上勅勸修寺大納言尹豐問之。師起身禮謝。同廿四日。臨其遷化。而自把筆書曰。拄杖竟未後句。倒擲方似龍峯。諳汝試卓破看。滅却臨濟正宗。一衆珍重。擲筆化。法齡六十八。世壽八十四。緇素難惜。貴賤悲泣。猶鶴林入滅。順遺誠而昇全身。入定于院之北隅。塔于其上。門之左右種松。因以松關扁焉。上又命前勅使尹豐。錫金剛經并青銅。以爲弔儀。十全宗匠。天下達尊者耶。法嗣三人。其一傳庵宗器和尙。其一大林宗套和尙。其一江隱宗顯和尙。江隱一日自洛來吾越。叩予笏室云。翁吾愛

業也。吾徒胥議云。願撰師之行實。以垂不朽。則爲幸予非一人。拒辭者至二至三。雖然予幼而有東山同刹之好。以故遂遵焉。昔黃梅東山。自五祖大滿。六祖大鑒。而展轉至三佛。今也吾東山。權輿于靈山祖。以出大宗大弘大聖三大禪師。云三佛云東山。則震旦也扶桑也。出大法器者例而如斯。予之言豈誣乎哉。後世若有宗門遷固。則庶幾補斯僧史矣。嘗天文廿年甲寅仲春下浣。

前南禪 驢雪鷹灞謹撰

春林和尙行實

禪師諱宗淑。字春林。丹之後州人也。俗緣昔大江氏也。少謁玉龍寺。祝髮染于緇。精銳不佇思。骨面瀟灑。小目纖長。視物凝遠。十有四歲。參得栢樹子話於椿叟。至于翌年。參着萬法不侶話於廉叟。爾來掛錫於洛水大德古刹。朝參咨佛照大

鏡禪師。暮參請佛智大通禪師。後勤眼普應大滿國師。三有餘白。休究練磨。遂受印證矣。國師頌春林之號曰。和氣霽然。惟德芳。向陽嫺桂久昌。故家喬木根株別。長養兒孫作蔭涼。書證明之語曰。宗淑首座相從久矣。既明投暗合。吾不如爾。一器水傳一器。使人知此證明矣。莫肯使吾道斷絕。報老僧微困之恩而已。相尋奉勅請。視篆大德寺。開堂說法。書付囑之語曰。佛宗大弘禪師囑大圓禪師云。世尊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屬摩訶大迦葉。山僧讚夢影云。正法眼藏滅却瞎驢邊。且道世尊底。卽是山僧底。卽是迦葉何人哉。首座何人哉。無一々々。分無別無斷。故山僧亦道之。囑爲春林長老作證矣。是爲上足的傳證者也。將先師相續雲門錄之抄并諸錄之抄。付與春林長老者也。

後栢原先皇帝有勅問。特賜佛通大心禪師之徽號。并唐錦繡。旣而住泉南陽春庵。瓜期而欲歸

洛。攝北泉南之堺。竹篴下巨擘。緇素老少數百。依有望望。抑留師甚。聞師之風者。攝北之禪通寺虛席。應衆之懇請。一位不得辭。鼎革廢址。大新棟宇。師席未暖。徙但州圓通寺住持。不日太守堅請。使師陞座。舉揭綱宗。宗風大興。再造殿堂。百廢共興矣。攝州人未已猶有景慕。再住禪通寺。但州之人留師。攝州之人奪師。如蘇州之人留宗本。杭州之人奪宗本相似。大德禪通兩寺之室。要留卽留。要去卽去。往來絡繹二十有餘歲也。勘辨機語。垂示代語。如秋霜烈日。陞座說法。全體作用。似春容月影。天下所度眞俗輻湊。不可勝計。言句機緣。布在耳目。晚構一宇於本寺之雀位。扁黃梅庵。爲終焉之居矣。越永祿七載甲子。老病衰邁。臘月二十九日。旣欲順寂。將法衣頂相。并付囑之語。謂會裏之衆曰。法中之事。付在琇首座。將隨身之具。分付隨逐親炙之衆。曰居者守黃梅。去者可去也。卽書偈曰。來也

咄。去也咄々。七十七年咄々々。擲筆勸盃於會裏之衆。居移泊然化矣。閱世七十七年。坐六十夏。

小師宗琇燒香謹誌

和泉州大鳥郡堺南莊龍興山南宗禪寺開山前住大德特賜正覺普通國師大林和尚塔銘

前住巨福後住瑞龍見僧錄司最岳元良撰善聞從上。大達之士有大趣向。而能洞徹祖佛之淵奧。然後以之濟度群有。人莫不敬仰而尊崇之。在近代眈世。而洞徹祖佛之淵奧。濟度群有者。正覺普通國師也。師諱宗套。字大林。洛陽人。姓藤氏。家世簪纓也。少入龜阜之天源院。受業于肅元嚴禪師。嚴令師充職以喝食。諱曰壽桃。字曰惟脊。師生姿容不凡。舉衆愛敬矣。

師賦春首之佳什。五岳一時之諸彥。擊節唱和。就中玉府雪嶺翁之嗣響膾炙人口也。其詞曰已知學業琢磨加。日夕携詩侍絳紗。君必登龍吾點額。潮頭望入武陵花。含畜師諱而言之也。師十七歲。薙染受具。初侍三應轉掌藏鑰。然而杖策屋于輩寺之名老宿。歷扣其廬者年于茲也。應仁文明以降。五峰知識以著述如己任。佛經儒書相半而開講筵。師自嘆謂曰。文章一小技耳。非于心法。不如就明師。決擇趣問。于時牧東溪間倡大燈國師之法道于龍寶山。遂往依焉。朝煅夕煉。咨謁有年。牧戢化之後。隨小師岡玉英。決未了公案也。問趣勢陽。師亦從行。問會裏有伶俐漢三員。師居其一。茲有一佞僧。而常拒三納。越經歲餘。三納皆去。師歸龍寶。留古岳老禪會裏。而請益研究。聖可其言。而奇其器。乃改諱曰宗套。大永五年夏二十有九日。岳爲宗安禪人者入室勸辨。師爲侍者。岳舉南泉斬猫兒

之語。問曰。南泉昔日斬猫兒與檀門。今日之供養是同是別。師曰。洞山昔日設愚痴齋。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二。岳曰。畢竟落在何處。師曰。水到瀟湘一樣清。岳打曰。斷頭船子下楊州。及至于機々相契。心々相通。而遂辱印可。岳付以大林號。書一祇夜證之曰。佳氣鬱葱千萬梢。春花開遍色相交。鳳棲高在碧梧上。衆鳥畏威低樹巢。師一日俾善畫者。寫岳慈容請贊。岳援筆書曰。形模雖凡。機鋒是利。掃魔軍則倒拈松源帚。挑法戰則高揚林際旗。幟。喚賈餘勇者誰作家。套禪子決戰。幟旗底時節。聲。太平無日不春風。天下吾門一桃李。時大永乙酉夏五月也。未幾據本寺第一座。受德禪請。戊子。傳庵示寂。泉南々宗庵虛席。岳命師補其處。於是乎振起宗門墜緒。輝光正灯餘焰矣。先是岳勸師之瑞世者再四。然以靜退爲心。辭以時未到矣。同四年。岳馳書乎師曰。出世邊事。堅拒而不

隨命。則永絕師資之義。不許稱吾法屬也。師爲岳所譴責。遠趣裝而出南宗也。泉南有一檀度。名曰宗顯。遇師於途而問其行履。師以實告。顯聞之曰。師勿猶預。爲師計焉。於是乎顯周旋而以輔成出世之力矣。同五年丙申春二月十有五日。奉詔出世于本寺。今茲臘月念二日。大燈國師二百年遠諱之辰也。前晚法堂宿諱。師勤舉經之役。宿諱畢。則與大衆同赴雲門庵。師過明月橋時。僧出問。如何是雲門真一曲。師曰。座中盡是江南客。莫向樽前喝鷓鴣。岳後聞之大稱賞曰。真獅子兒。好獅子吼。岳一日付鈔書於師。乃以書爲證。其書云。松源祖平日所講之碧岩集。臨濟錄之二本。付大弘禪師。師以此二本付余。余今以之付大林長老。不可容他見。一生之後。可付丙丁也。天文十年暮春書。師構一字於大仙之西隣。扁曰栽松軒。從四位下源姓三好氏匠作長慶。咨詢師道。益加

崇信。仲氏豐前太守入道實休禪門。其叔十河戶部大卿一存。其季安宅攝津守冬康。及門族外家之俊士。欽風者甚多也。弘治二年丙辰。長慶移南宗庵於宿院之南隣。爲先考筑前太守元長入道海雲齋善室等。慶僧門。鼎建巨剎。改庵曰南宗寺。請師爲開山祖。師涓取吉日。開堂供養。永祿年中。松永氏彈正少弼久秀爲亡婦仙漢宗壽禪尼。草創一字於南宗寺裏。號曰勝善院。

師在南宗。元旦入室。長慶入諸徒之隊。下語勘辨。師機用活脫。手段辛辣。長慶戰々栗々。汗流浹背。退而語人。吾平生當敵。而利者破之。堅者摧之。今見和尚猛威。難觸其鋒也。只是度越數萬甲兵者乎云。於此叱長慶握兵馬之權。畿內之豪傑無出其右者。然過南宗之四邊。則必下手乘騎。其所以重賞。師者可見也。如之四衆恭敬。如見諸佛天。惟師生法門之澆季。支禪海之顛波。此故匪雷布德化於四方。又震道譽於

九重者乎哉。天文十九年庚戌春三月九日。

後奈良帝特賜佛印圓證禪師號。其詞曰。前住大德大林和尚。靈光獨耀。大用全彰。激揚雲門宗風。荷負林際正法。錦心繡口。壯歲吟西嶺雪於畫窓。鐵眼銅睛。多年看南浦雲於畫棟。非雷傳教外旨。何況接最上機。萬變千化。無改無移。八達七通。自由自在。特賜佛印圓證禪師。永祿己未年秋九月初二日。

正親町帝重賜正覺普通國師之徽號。其詞曰。佛印圓證禪師大林和尚。名高夏夷。德重丘山。慈悲之叱炎天降雹。嶮峻之處陰谷生春。闡揚少室真風。在普天之下。激起濟水餘流。及率土之濱。道香開瞻蔔。祥瑞現曇華。朕特立正覺普通國師之號。以報佛恩隨法緣耳。師至于晚年。扁側室曰呼枕。同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有七日。書辭世偈曰。吾家寶劍。的々常磨。臨行急用。鋒刃破那。擲筆而化。世壽八十有九。僧臘七十有三。門

人奉全身。收于塔。塔曰曹溪。大凡稱其徒。而升堂入室者。不爲不多。然契其機。嗣其法者。笑嶺訴禪和。惟清泉首座二人耳。師嘗謂泉云。大弘禪師呼吾大聖師。稱跨窻兒。泉也亦吾家跨窻兒也。吁泉首座爲師所器許者如斯。不幸而早世。唯有本光禪師。振師之宗風也。古不曰乎。佳衲子如玉杵曰。善知識似鉢羅華。其斯之謂歟。承應壬辰之秋七月上浣。武野氏安齋知信寄一封書於予曰。知信祖父紹鷗。以永祿元年物故矣。鷗曾於洛陽泉南之間。敲磕于天聖普通一師門庭。用心良苦。而略有省發也。爾來仰龍寶門下之玄風者年尙矣。鷗平日以爲一新南宗舊庵。而令普通國師爲開山祖。然以力微。終不果矣。當此時三好長慶營建巨剎。信士之輩齊出化緣之力。諸宇及法器亦成辦矣。爾後鷗之親族繼先志。而資幹蠱者若干。於是乎祠堂立牌。鬼簿留名。以鷗加檀度十人之數也。雖然慶長乙卯之

兵燹。南宗懼災。祠堂亦焦土矣。承應甲子歲。丁鷗之一百年忌。知信苟爲劣孫。與寺僧相謀。而欲修追福也。寺僧曰。當寺營建以降。歲月浸久。而未有開山祖塔銘。請子寄附之可也。深願翁煩手筆。以賜銘文。豈不寺僧與知信大幸乎哉。予閱此手教。竊有感于懷。不克峻拒。以徇其請。銘曰。

瞻部之南一乾坤。坤有五神就七尊。
六十六州俗情敦。華夷同軌重玉言。
漢代衣冠今猶存。至化播來盡沾恩。
金枝玉葉子生孫。治過唐虞德義軒。
正覺普通國器根。昭回祖道扶桑暉。
靈光赫爾破群昏。國師徽號宇宙喧。
機前突出鐵崑崙。牙如劍樹口血盆。
泉南佛國給孤園。津濟衆生似救燔。
胸中申兵挫虎賁。後學若爲窺籬藩。
至理從來不涉繁。一喝下時怒雷奔。

曹溪派脉貽后昆。
鵬搏扶搖北溟鯤。
世緣已盡涅槃門。
丹青貌影留筆痕。

濫觴當知在天源。
三世諸佛莫口吞。
天龍緇素共斷影。
日居月諸効采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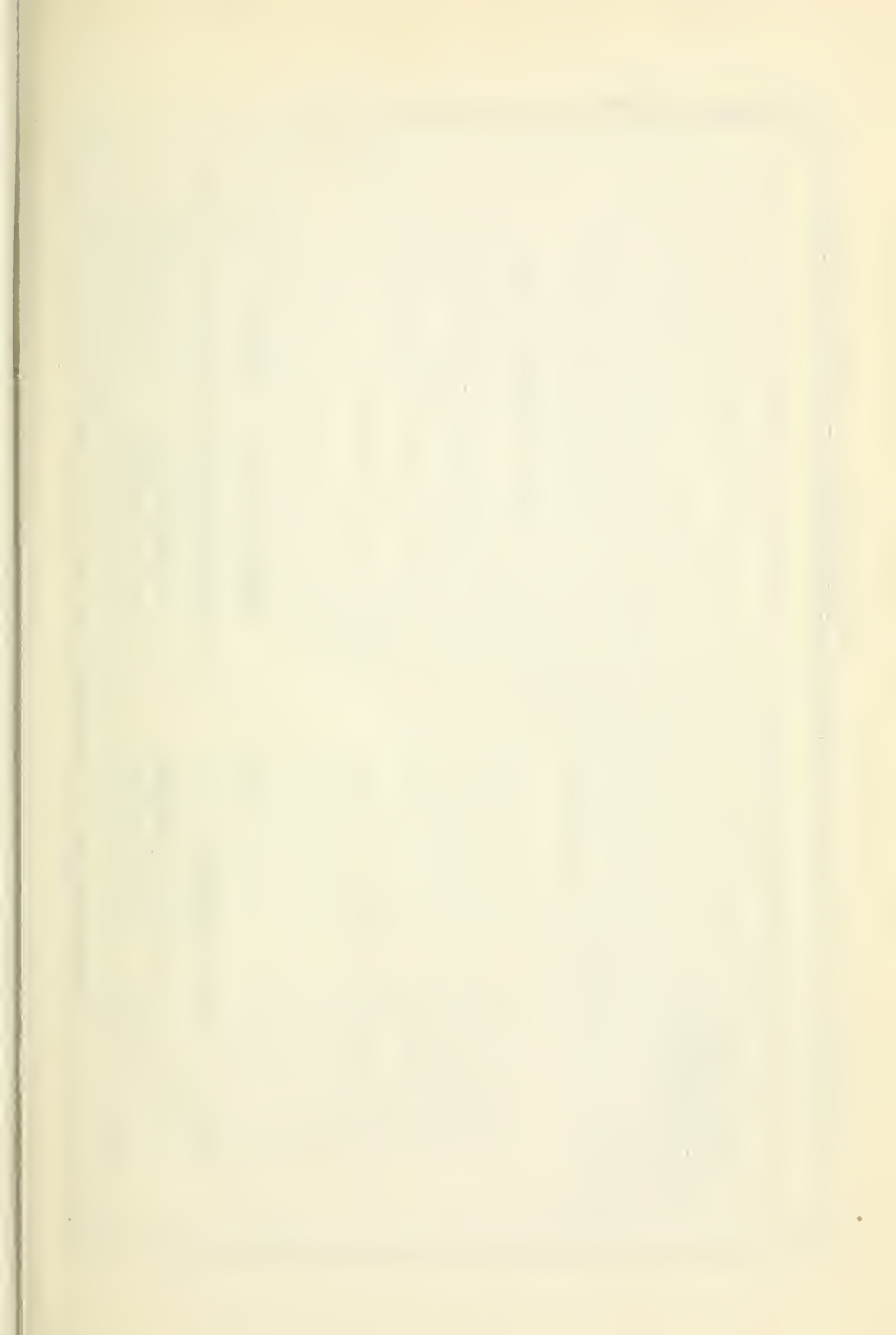
因憶鉗鎚聲生冤。勒銘垂遠要不諼。

承應第二歲次癸巳

臘月佛成道日

大藤三宅
和倉喜松
田代允
五月九日
尾崎明憲

校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三日 印刷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 發行
昭和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再版發行

發行者

太田藤四郎

東京府西巢鴨町大字集鴨二千五百七十番地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代表者

印刷者

今井鐵次郎

東京市京橋區南小田原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所

太洋社第三工場

東京市京橋區南小田原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不許
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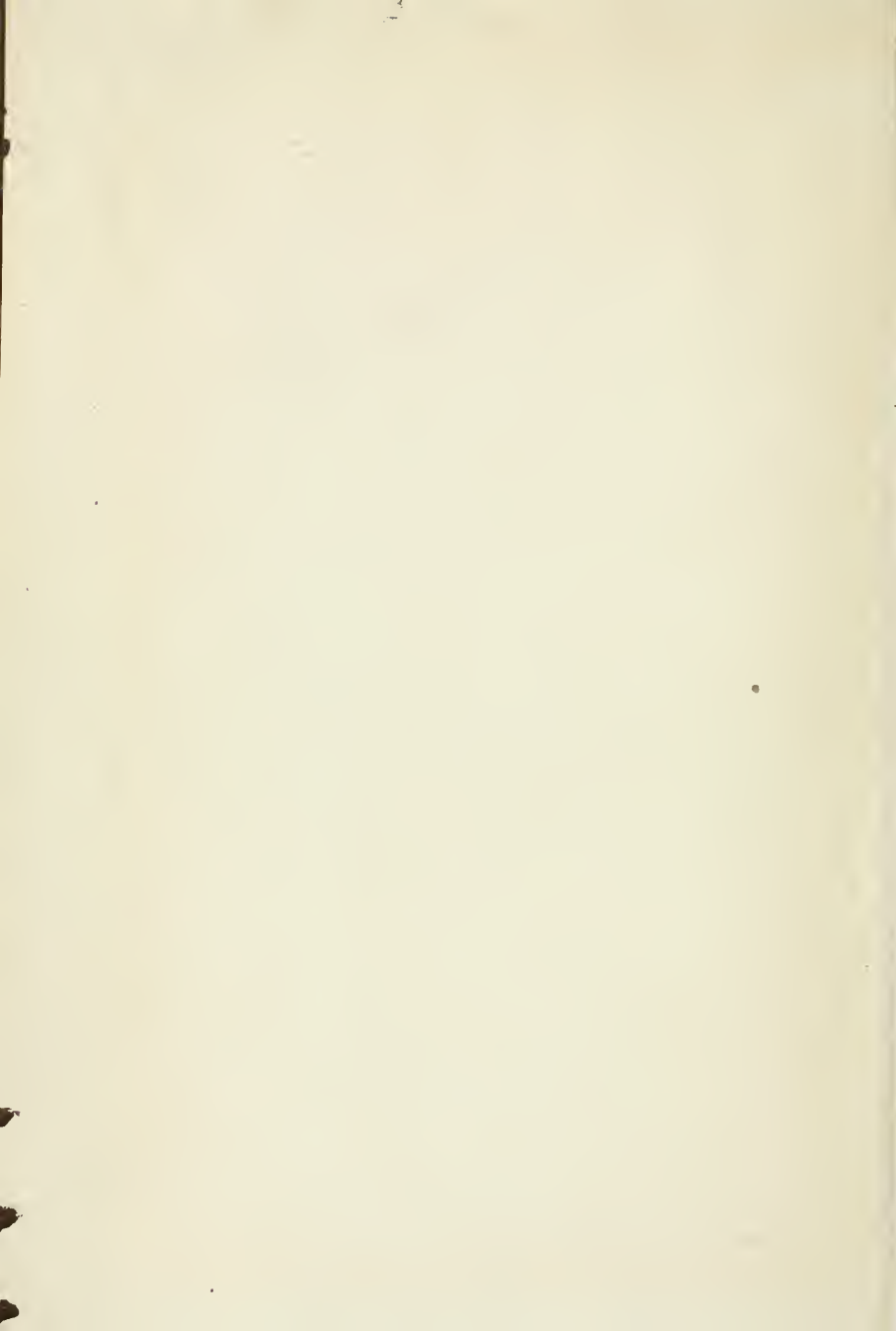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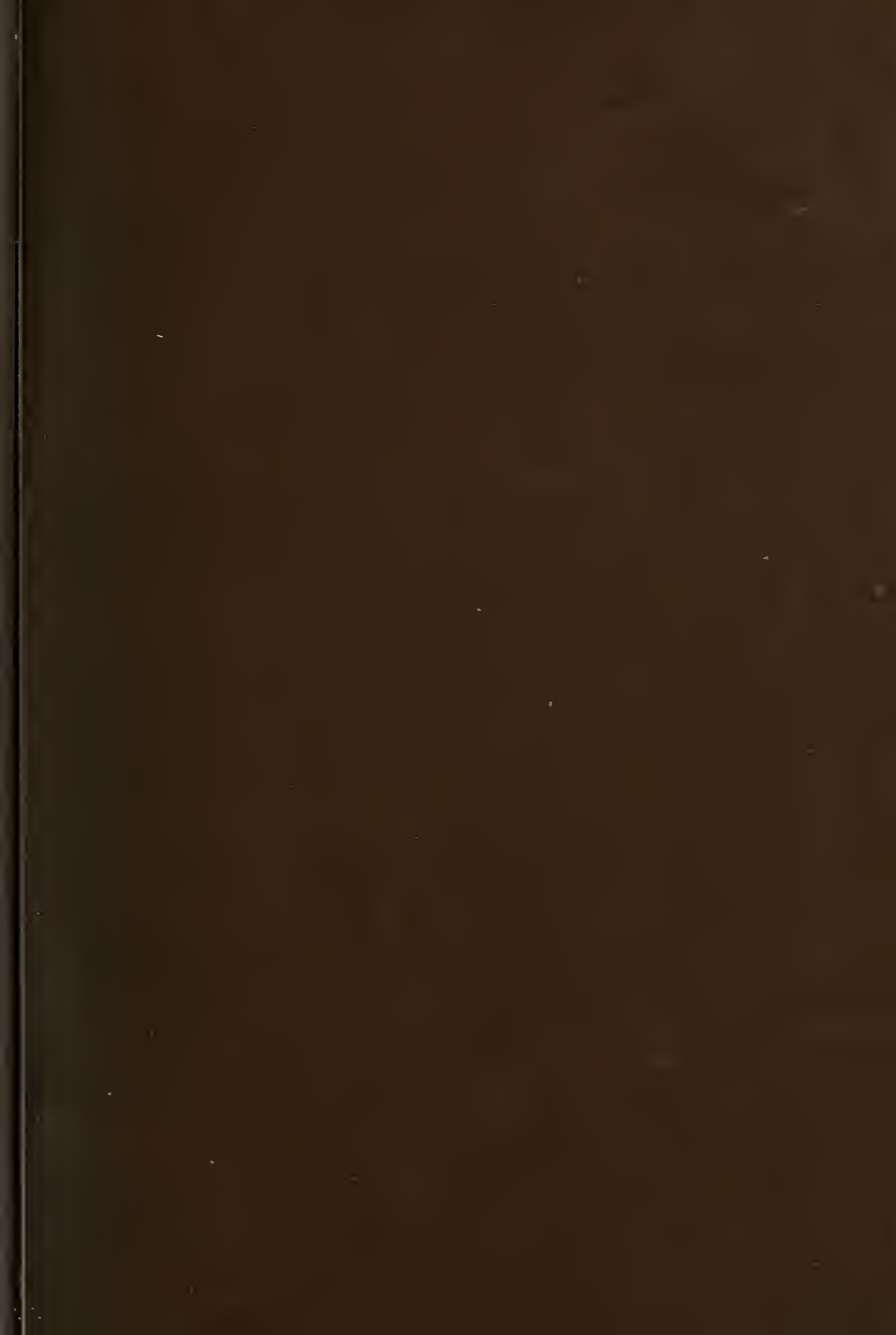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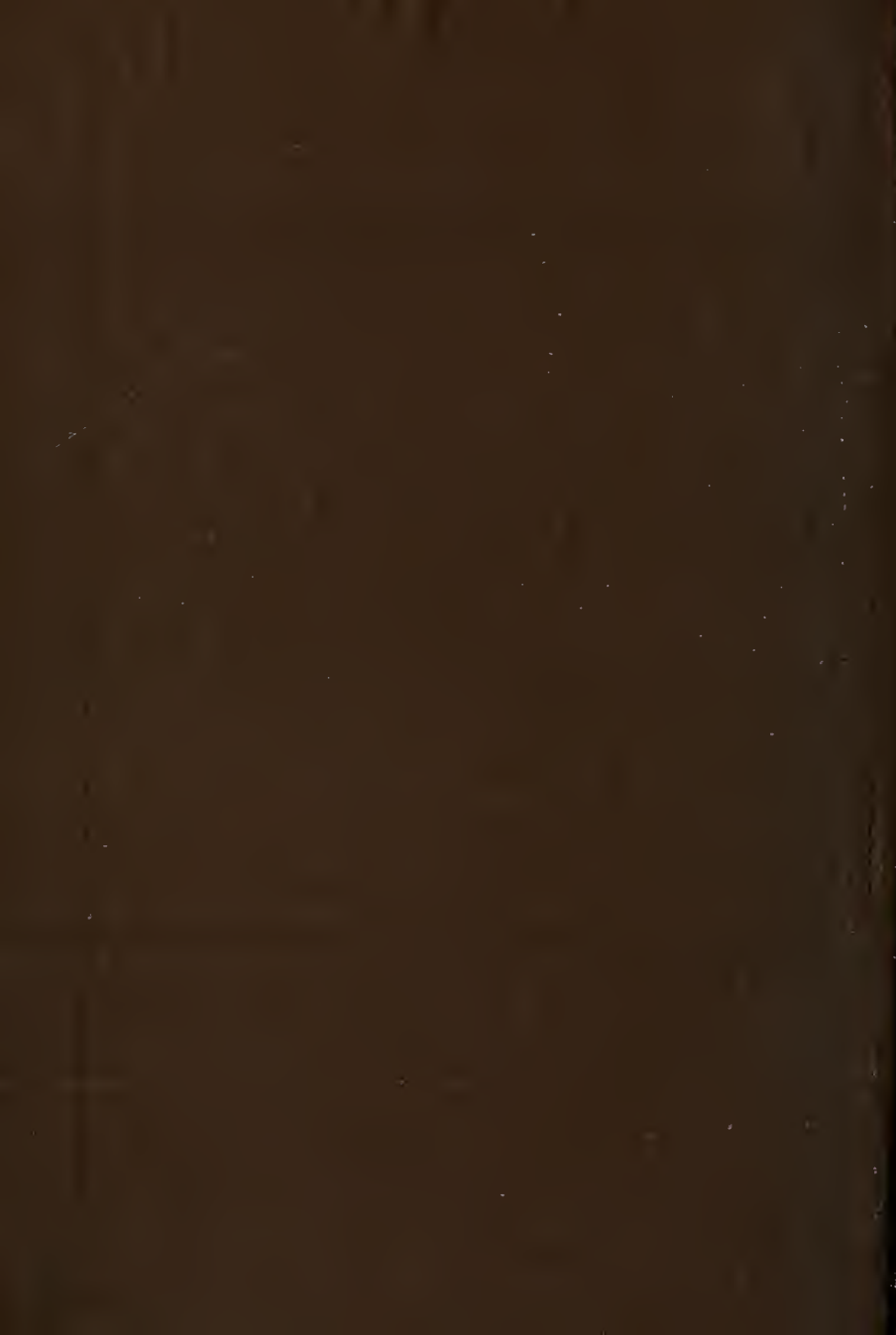
東京府西巢鴨町大字集鴨二千五百七十番地

振替東京六二六〇七、電話大塚七一八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3 3445